武俠世界

初戰會羣雄（雪刀後傳故事）

龍乘風・著

風雪之刀隨着龍城壁豹隱後，已束諸高閣歷時二十二載，如今又再重現江湖，消息一經傳出，整個中原武林立刻大爲哄動！雪刀易主，新一代主人的名字是：龍玉郎！他掀開風雪之刀故事嶄新的一頁，也向多姿多采人生展開強勁的衝刺！超級金牌鉅著當前，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7年

22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繼承人

馬雲 著

H.K.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在本刊刊載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了，這個故事集刋出以來，都深受讀者愛戴，一致好評。他對這個故事的撰寫，似乎特感興趣，也許由於對書中人物龍城璧有所喜愛和欣賞，餘興未了，續撰後傳。今期巨型小說「初戰會羣雄」，就是講述龍城璧自完婚後便告豹隱，而風雪之刀也束諸高閣歷時廿二載，突然，江湖上盛傳風雪之刀再次重現江湖，使整個中原武林哄動起來，而且雪刀新一代的主人竟是雪刀浪子的兒子——龍玉郎……各位讀者，且看龍玉郎怎樣掀開風雪之刀嶄新的一頁吧！

* * *

黃鷹的作品已暌別讀者十數期，今期他的新作「魔界」又與各位見面了，是篇充滿詭秘離奇、疑幻疑眞氣氛的武俠巨著，保證閱讀之下令你滿意。

* * *

馬行空在下期撰寫一部俠情倫理哀艷故事——「情絲縷縷纏俠劍」，敘述一個俠士為了避情，遠走他方，豈料却因此而捲入一宗復仇行動，繼而再惹情絲暗繞，怎麼辦？下期且看馬行空娓娓道來。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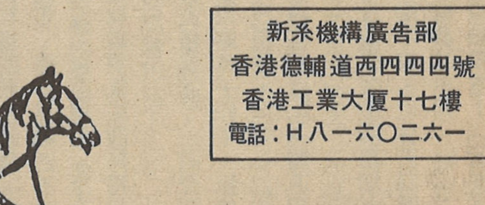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2期
（總號136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會羣雄

不賭銀子賭鼻子

龍玉郎吃過午飯後，便給父親一腳踢出門外。

「你今年整整二十歲了，武功已練得比老子不遑多讓，唯一所差者，就是江湖經驗，所以從今天開始，你要自己去吸收，自己去磨練，日後成龍抑或成蟲，就得靠你自己怎樣去幹了。」

龍玉郎苦笑一下，瞧瞧自己的手。

他手裏捧着一柄刀，刀鞘殘舊，刀柄是古銅色的。

這柄刀，已有二十二年沒有在江湖上出現過。

但誰也無法忘懷這柄刀，更無法忘懷曾經擁有過這柄刀的兩位主人。

這兩位主人，一個是北極異人，甚至被譽爲天下第一高手的風雪老祖。

風雪老祖神功蓋世，就算沒有這一柄刀，他仍然是天下第一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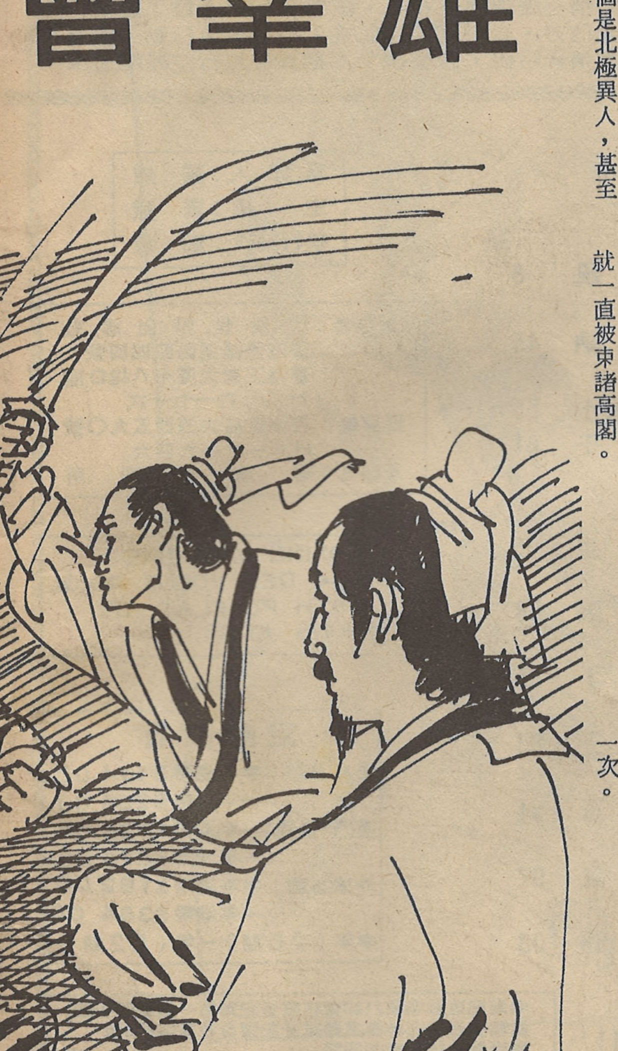
其後，這位北極異人把這柄刀贈送給龍城璧。

龍城璧是個江湖浪子，而當他擁有這柄刀之後，江湖上的朋友便給他一個外號，稱爲「雪刀浪子」。

雪刀、風雪之刀。

這柄刀落在浪子手裏之後，曾經在江湖上會過無數風雲人物，更曾經直闖過無數大俠大陣。

自從二十二年前，雪刀浪子龍城璧與武林中第一大美人唐竹君成親後，這柄刀就一直被束諸高閣。



刀若有知，是否也會感到寂寞？

現在，風雪之刀已在龍玉郎手裏。

龍玉郎就是龍城璧之子，他早已學會了八條龍刀法及龍心神訣，一身武功決非泛泛之輩可比。

就在這一天，龍玉郎給父親踢出大門，也未嘗不可以稱之爲奇人奇事。

× × ×

一個月後，洛陽城內最大的一間賭場，出現了一個怪客。

這怪客年約五旬，一身灰衣，長得眉濃鼻直，留着很濃的鬍子。

賭坊裏的人，初時並未把他放在眼內，倘若有人告訴牌九桌的荷官，說他曾經一口牌賭過五十萬兩，相信任何一位荷官都很難相信。

但這怪客的確曾經賭過，而且還不只一次。

今天，他也是來豪賭的，但却不是賭五十萬兩，而是賭一隻鼻子。

他要賭郭情山的鼻子。

郭情山就是這間賭坊的老闆，他今年才三十一歲，既年青，又英俊瀟洒，而且多金，更多情。

他並不是只對一個女人多情，而是對每一個年輕而又漂亮的女人都多情。

他喜歡欣賞美女的每一個部份，其中當然也包括美人的鼻子。

但他更欣賞自己的鼻子，因爲最少有十幾個美人兒，稱讚他的鼻子既挺直，又好看。

郭情山的鼻子的確很美，就算有人肯花一千萬兩銀子，他也絕不肯在這鼻子上輕輕割一刀。

但今天，却有人要賭他的鼻子。

這個灰衣怪客對荷官說：「我用自己的鼻子作爲賭注。」

荷官楊四臉色倏變，但他在這賭坊已獃了八年，總算見識過不少場面，所以很快便恢復了鎮定神色，冷冷道：「在這裏，只要你夠勇氣，就算用腦袋來作爲賭注也可以。」

灰衣怪客道：「我今天不想賭得太大，所以只賭鼻子好了，無論是贏是輸，我只賭一注便走。」

楊四沉聲道：「閣下認爲自己的鼻子值多少錢？」

灰衣怪客道：「在別人眼中看來，自然是一文不值，但你若問問郭老闆，他的答覆就會截然不同。」

楊四怒喝道：「朋友，你若想撒野，



雪刀後傳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初戰

只怕是找錯地方了！」他這麼一喝，賭坊裏的氣氛倍加緊張，立刻有八九個漢子滿臉殺氣地圍了上來，而一些怕事，胆小的賭客，更是早已脚底揩油，逃之夭夭。

但留下來的賭客，却還是佔了大多數，他們都抱着瞧熱鬧的心情，想看看這灰衣怪客怎樣給賭坊的打手揍得鼻腫臉靑，慘淡收塲。

誰也不會認爲，這麼一個潦倒漢子，可以把這間賭坊挑了。

楊四當然也是這樣想。

賭坊賭的是銀子、金子，可不會接受鼻子的賭注。

眼看這灰衣怪客立時就會被揍得遍體鱗傷，賭坊裏忽然响起了一個人清亮動聽的聲音：「你們都給我退下！」

這人的聲音不但清亮動聽，而且還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威嚴。

他的說話，就是命令，最少，在這間賭坊裏，他的命令從來都沒有人敢違背過一次。

灰衣怪客看着這人，這人也直視着他，兩人互相凝望了很久，灰衣怪客才慢慢的說：「郭老闆，你今天氣色不太好。」

郭老闆！郭情山終於出現了！

他悠然一笑，道：「你會爲郭某担心嗎？」

灰衣怪客道：「實在担心，我很担心，你這個連方艷玫、薛如玉都盛讚不已的鼻子，很快就會給切掉下來。」

楊四陡地怒道：「郭老闆怎會跟你這種人一般見識？」

郭情山嘆了口氣，回頭望了楊四一眼

道：「老四，你認爲這位先生是那一種人了？」

楊四吸一口氣，道：「這厮一定是個瘋子！」

「瘋子？」郭情山皺着眉，道：「你認得他？」

楊四搖搖頭，道：「小人不認得。」

郭情山臉色倏地一沉，冷笑道：「你連人家是誰都不知道，便在這裏胡說八道，簡直就是丟人現眼！」

楊四的臉立刻漲紅，雖然心裏大大的不服氣，但却也不敢再說出半個字。

郭情山又厲瞪了他一眼，才目注着灰衣怪客，道：「你今天是否非賭不可？」

灰衣怪客點點頭，道：「我是個天生的賭徒，只要賭癮一起，便非賭不可。」

郭情山道：「賭博是要找尋對手的，你早已選中了郭某？」

灰衣怪客道：「不錯，我用自己的鼻子，賭你的鼻子，以一博一，誰也沒有半點吃虧，也沒有半點便宜。」

郭情山搖搖頭，道：「你錯了。」

灰衣怪客「哦」了一聲道：「何以見得？」

郭情山道：「在這裏，我永遠是個莊家，做莊家的永遠都佔了便宜，比方你拿了一副天九，我也拿着一副同樣的天九，莊家便算是贏了。」

灰衣怪客道：「這個我知道，所以，我決不會抓天九這樣的牌，甚至連雙天都不要。」

郭情山笑了笑，說道：「你想要至尊寶？」

灰衣怪客道：「對了，只要抓着一副至尊寶，便包贏不輸。」

郭情山道：「就只怕閣下很難有這種運氣。」

灰衣怪客笑道：「郭老闆，你敢不敢賭？」

郭情山哈哈一笑，道：「既然尊駕賭癮一起便非賭不可，郭某自然唯有捨命相陪。」

灰衣怪客道：「不必捨命，只要把鼻子割下來就行了。」

郭情山目光閃動：「你認爲我一定會輸？」

灰衣怪客道：「最少輸了一半。」

輸了一半的另一種解釋，也可以說是贏了一半，而最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輸贏機會參半。

在此之前，誰都很難相信，郭情山會答應這次賭博，但最後，他眞的賭了。

他們賭的是小牌九，只有兩張牌，正是牌一翻兩眼瞪，不是贏就是輸，既乾脆又刺激，絕無半點含糊。

牌是楊四洗的，疊牌的却是郭情山。

但撒骰的人，却是個灰衣怪客。

天九牌很快便分好，每人各佔兩張，灰衣怪客首先開牌，他開牌的手法很快，好像這一位只是押了幾文錢，而不是把自己的鼻子作爲賭注。

兩張天九牌一掀開，點子既不算大，也不算小，是梅牌湊長衫，六點。

郭情山看着這兩張牌，淡然道：「閣下今天的運氣，似乎不算太好，最少，這兩張牌和至尊寶實在是相差得太遠了。」

灰衣怪客默然不語，他身邊忽然却鑽出了一個人，笑嘻嘻的道：「六點可以輸給七點八點九點地槓天王寶子，却也可以吃掉五點四點三點兩點一點以至蹩十，這一注牌嘛，正是名副其實的有得賭！有瞄頭！」

這個說話的人，身上穿的衣服五顏六色，臉龐却蒼白得有如鋪着霜雪，看他的樣子，最少也有四十來歲了，但手裏却捧着一塊葫蘆冰糖，而且好像還吃得津津有味，就像個七八歲大的孩童一樣。

郭情山凝視着這人，忍不住問：「你是甚麼人？」

彩衣人又是嘻嘻一笑，道：「我是個大夫。」

郭情山道：「甚麼大夫？」

彩衣人道：「我姓梁，當然就叫梁大夫了。」

郭情山道：「哦，你好像不是來賭博的？」

梁大夫道：「當然不是，我這個人對別的事情都很聰明，就是對賭博這等玩藝兒一竅不通，就像這些甚麼牌九牌八，別人看來簡單得很，但梁某活了四十五年還是不懂，連一丁點兒都不懂。」

郭情山沉吟半晌，道：「既然不懂，爲甚麼跑到這裏來？」

梁大夫却反問道：「你們不是正在賭鼻子嗎？」

郭情山道：「是又怎樣？」

梁大夫道：「你們賭你們的鼻子，我做我的生意，正是大家都好。」他笑了笑，望着灰衣怪客，接着又道：「你的鼻子實在不怎麼好看，就算輸了也不必可惜，可是，你爲甚麼要這樣賭法呢？」

灰衣怪客淡淡道：「我當然有我的理由，你不必管。」

梁大夫點頭不迭，道：「對！說得很對！但萬一你輸了怎辦？」

灰衣怪客道：「自然是遵守賭約，把自己的鼻子切了下來。」

梁大夫又轉視着郭情山，問道：「你呢？」

郭情山道：「當然也是一樣的。」

梁大夫「唔」一聲，道：「所以，不管怎樣，你們之間必定有人會失去鼻子，那是會很疼很疼的。」

郭情山道：「不但很疼，而且還會流很多很多血。」

梁大夫道：「切掉鼻子，可不比切掉一隻手或者是一隻腳，斷掉手腳的人不會死，但忽然間不見了鼻子，說不定立刻就會連性命也丟掉。」

郭情山道：「這個我們都很明白，倘若有個醫術一流的大夫在旁照顧着，情況就會好得多。」

「對了，」梁大夫瞇眼怪笑，道：「我就是醫術一流的大夫，有我在這裏，你們放心賭好了。」

郭情山冷冷一笑，道：「這一注牌，我們已經賭定了——」說到這裏，他的右手已準備掀牌。

但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沉聲狂喝：「我兒，放手！」

這四個字雖然簡短，但却充滿着一種懾人的力量。

牌九桌旁邊，原本早巳圍滿了人，但這喝聲一起，人叢裏立刻就讓出了一條「通路」。

一個紫皮臉膛，赤髮灰鬚的威猛老人，用極沉重的脚步緩緩地走近過來。

他並不是這間賭坊的老闆，却是老闆的父親。

這賭坊創立以來，這老人才來過一次，那一次，他帶了兩個艷妾，十萬両銀票而來，門外還有一輛用兩匹大宛名駒拉動的豪華大馬車。

但他走的時候，兩個美人兒，十萬両銀票以至馬車，都已輸得乾乾淨淨。

他並不是輸給賭坊，而是輸給經常到這賭坊賭博的豪客。

他輸得很漂亮，風度之佳實在令人難忘。

× × ×

「財星老爺」郭萬祿已越來越少在江湖上露臉，他並不居於洛陽，而是「家居九省」。

在九個不同的省縣，郭萬祿都有自己的宅院，他極有財勢，也極具身份，無論黑白兩道，敢不向郭老爺子賣帳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據說，郭萬祿在十五歲那一年，便巳家財百萬，就算十輩子坐着吃喝花用，也花之不完。

但這麼富有的一個公子哥兒，却一點也不庸碌，他很精細地管理家財，從十六歲那年開始，凡是可以賺錢的生意，他都絕不放過。

到了現在，郭萬祿的財富巳多得連他自己都算不出來，但兒子却只有一個。

郭情山！

郭情山是他唯一的兒子，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希望這個兒子會爲郭家爭氣，在江湖上吐氣揚眉，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傳宗接代，生下孫兒越多越好。

所以，郭情山十八歲便成親，新娘子是「大力鷹爪門」掌門人趙恆蒼的女兒趙蓉芝。

趙恆蒼很疼愛女兒，他考慮了整整一年，才答應把女兒嫁入郭家。

郭萬祿只有一個兒子，趙恆蒼也同樣只有一個女兒。

成親之日，婚宴極盡鋪張奢華之能事，那是趙恆蒼感到最驕傲，也最難過的一天。

婚後兩年，趙蓉芝忽然離奇失踪，趙恆蒼急如鍋上螞蟻，派人四出找尋，但却一直沒有下落。

郭萬祿看來也很緊張，江湖上許多人都知道，他爲了這件事花了不少銀子，但却始終沒有結果。

最愛理不理的是郭情山。

他在洛陽開了這間賭坊，生意滔滔，客似雲來，當然也一直在賺錢。

在不到五年之內，他連娶妻妾十二人，但直至如今依然膝下獨虛，連蛋也沒生下一隻。

一夫一妻，妻子不孕，責任十居其九必然落在女方身上，但郭情山妻妾滿堂，仍然沒法爲人之父，這毛病出在那裏，自是不用言明了。

但無論怎樣，郭情山巳是郭家延續香燈的唯一希望。

× × ×

郭萬祿一出現，賭坊裏的氣氛更緊張了，巳有人開始在擦汗，雖然，這件事和這些人根本上是沒有半點相干的。

除了賭坊裏的人之外，其餘賭客大可以離去，但此刻逗留着的賭客仍然很多。

郭情山的手本巳打算掀開兩張天九牌，但郭萬祿却阻止了他。

「這一注，咱們決定不賭！」郭萬祿語氣森嚴地對灰衣怪客說。

灰衣怪客微微一笑，道：「郭老爺子，我的牌巳開了。」

郭萬祿臉色森然，道：「老夫知道，這是一張梅花，一張長衫，湊起來只不過是六點。」

灰衣怪客淡然道：「撇開寶子，天地槓王不談，從鱉十算到九點，我這副牌巳算不錯。」

郭萬祿冷冷一笑，道：「老夫曾經在這張桌上抓過一對寶子，結果還是遇上了何員外的雙天，只好乾瞪着眼把兩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兒輸掉。」

灰衣怪客道：「這就邪門得緊了。」

郭萬祿道：「賭博原本就跟邪門這兩個字永遠分不開的，何況尊駕此刻抓着的只不過是六點，可不是至尊寶猴王。」

灰衣怪客道：「郭老爺子担心我的鼻子？還是令郎的鼻子？」

郭萬祿道：「自然是你的。」

灰衣怪客道：「郭老爺子何以會爲我的鼻子担心起來？」

郭萬祿道：「若是別人的鼻子，就算切掉一千幾百隻，也算不上怎麼一回事，但你的鼻子却不同。」

灰衣怪客道：「又有甚麼不同了？」

郭萬祿道：「你若在這間賭坊輸掉了鼻子，只怕咱們以後的痲煩就會多如天上之星。」

灰衣怪客道：「這又是甚麼緣故？」

郭萬祿道：「說句老實話，老夫招惹不起這個痲煩，就算老夫不怕你這個人，也怕了尊駕的朋友，諸如杭州唐門唐胖夫婦，偷腦袋大俠衛空空，醫谷許大先生，更尤其是時九公，還有雪刀浪子龍城璧伉儷等等……」他越往下說，聲音也就越是謙和、甚至是軟弱。

郭情山聽到這裏，一張俊臉陣青陣白，不由叫了一聲：「爹——」

「住口！」郭萬祿倏地喝止：「這件事，爲父自有主張，可不容你來插嘴！」

郭情山雖然是這賭坊的老闆，但給嚴父喝罵，又有誰敢稍有半句多言？

灰袍怪客却直瞪着郭情山，道：「你眞的不敢開牌子？」

郭情山還沒有開口，郭萬祿巳沉聲道：「他若不敢跟你賭，早就不賭，决不會等到這時候才退縮。」

灰袍怪客道：「眞的不賭了？」

郭萬祿冷冷道：「不賭就是不賭，你走罷。」語聲甫落，郭情山那兩張天九牌巳給他抓起。

結結實實的天九牌立刻在郭萬祿手裏變成粉碎。

灰袍怪客默然半晌，終於說：「好，我走！但這一筆鼻子的債，必定會有別人

前來收取。」

郭萬祿目光一寒：「甚麼意思？」

灰袍怪客聳肩嘆氣道：「你何不問問郭老闆？」說完也抓起他的兩張天九牌。這兩張天九牌也同樣立刻變成粉碎。

× × ×

灰袍怪客離開賭坊後，梁大夫一直都跟着他。

灰袍怪客給他跟得有點不耐煩，忍不住回頭一手揪住他的衣襟，道：「你爲甚麼老是跟着我？」

梁大夫擠着眼角，露出了一個奇怪的笑容，道：「我就是喜歡跟着你這種大英雄。」

灰袍怪客冷冷道：「你要找大英雄，可找錯對象了，我只是個無所專事的賭徒，有得賭最高興，賭局一散，整個人就會失魂落魄，甚麼事情都不想幹！」

梁大夫搖搖頭，道：「司馬兄，到了這時候，你何必還來瞞我？」

灰袍怪客道：「你知道我姓司馬？」

梁大夫道：「殺手之王司馬血！你敢不承認嗎？」

灰袍怪客吸了口氣，終於放開了手，道：「殺手之王！不錯，我只是個殺手，而不是甚麼英雄。」

梁大夫道：「不！別的殺手自然不配稱爲英雄，但你例外，我師父曾經說過，他老人家畢生救人無算，但最值得救的只有幾個人，而司馬兄就是其中之一。」

司馬血楞了一楞，接着爲之目光大亮，道：「你師父姓時？」

梁大夫笑笑，道：「正是。」

「是時九公？」司馬血臉上神情變得更驚訝。

梁大夫道：「正是他老人家。」

司馬血「哦」了一聲，喜悅地說道：「想不到，你原來是醫谷中人。」

梁大夫道：「梁某在醫谷只住過半年，而拜師也只不過是去年中秋之事。」

司馬血道：「明師出高徒，時九公能夠收你爲徒，足見尊駕當非泛泛之輩。」

梁大夫却嘆聲道：「師父老啦，近來連走路都很吃力，還要他教我這個不成材的弟子，正是百上加斤，斤上加両。」他最後四個字，實在未免畫蛇添足，多餘之至。

司馬血臉上神情，漸漸又變得一片淡漠，他瞧着梁大夫，道：「很高興可以在洛陽遇見你，但從現在開始，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好了。」

梁大夫皺了皺眉，道：「我這個人是不是十分討厭？」

司馬血道：「這當然不是，但咱們走在一起，對誰都沒有甚麼好處。」

梁大夫搖頭不迭，道：「司馬兄此言差矣，區區醫術雖然僅及師父九成半左右，但對於一般奇難雜症，嚴重傷毒，皆自問可以應付裕如，萬一兄台有甚麼閃失，區區自當全力施爲，把閣下從死門關邊緣搶救出來……」

司馬血道：「你認爲在下將會有危險嗎？」

梁大夫道：「唉，你現在就已經危險極了，剛才若不是郭萬祿及時出現，你這個鼻子……」

司馬血乾咳一聲，道：「莫非你知道郭情山抓着的是甚麼牌嗎？」

梁大夫道：「他抓着的牌不算好，一張天牌，另一張湊的是板櫈，加起來還不外乎只是六點。」

司馬血道：「天牌六却比梅牌六大，所以，倘若牌一翻，我這個鼻子現在已經不保了。」

梁大夫道：「一個人若沒有了鼻子，就算活着也一定變得很難看。」

司馬血道：「不但難看，簡直就是恐怖駭人。」

梁大夫笑了笑，道：「但有我在你身旁，你最少還可以活下去，正是好死不如惡活——」

「這句話你該向郭情山說才對，」司馬血不等他說完，便已截然道：「牌是郭情山叠起的，但擲骰的人却是我。」

梁大夫道：「那又怎樣，骰子沒有灌鉛，你決不可能作弊。」

司馬血道：「賭場的骰子雖然沒有灌鉛，但在一個眞正高手裏，仍然可以操縱自如。」

梁大夫眨着眼，道：「眞的這麼厲害麼？」

司馬血道：「本來就是這麼厲害，正是十賭九騙，各顯神通。」

梁大夫道：「你已知道郭情山的牌怎樣？」

司馬血道：「當然知道。」

梁大夫道：「是否一張天牌和一張板櫈？」

司馬血道：「他不錯有一張天牌，但另一張却不是板櫈，而是虎頭！」

「虎頭？」梁大夫道：「這豈不是只有三點了？」

司馬血道：「不錯，若不是郭萬祿及時趕到，不見了鼻子的人一定是他，而不是我。」

梁大夫道：「但他若輸了，他肯不肯把鼻子切下來。」

司馬血瞧着梁大夫的臉，道：「你認爲呢？」

梁大夫道：「一定不肯。」

司馬血點點頭，道：「對郭情山來說，別人的鼻子就和蒜子一樣，要切便切，連眉頭也不必皺一下，但他自己的鼻子却不同，給漂亮的美人兒捏捏，那是可以的，而且更是一種樂趣，但要切掉下來，當然是萬萬不可。」

梁大夫道：「你爲甚麼要贏掉他的鼻子？」

司馬血道：「你想知道眞正原因？」

梁大夫道：「很想。」

司馬血道：「那麼，你不妨去問另一個人。」

梁大夫道：「問誰？」

司馬血道：「趙恆蒼。」

「趙恆蒼？」梁大夫奇怪極了，「這件事和他有關係嗎？」

司馬血道：「倘若沒有關係，我也不會叫你去問他。」

梁大夫道：「趙掌門如今在那裏？」

司馬血道：「我不知道，但你是個很有辦法的人，只要肯花點工夫，一定很快就可以找到他。」語畢，輕功一展，瞬即

在街角裏消失踪影。

梁大夫沒有再追纏下去，他知道，「殺手之王」司馬血劍法一流，輕功更是武林一絕。

他既已存心要擺脫自己，那麼就算自己長出了一對翅膀，也是萬萬跟不上這個人的。

正當他思前想後之際，背後忽然有人輕輕推了他一把。

梁大夫吃了一驚，猛然回頭。

他立刻就看見了一個神態懶洋洋的藍衣人。

這藍衣人腰間斜斜地插着一柄刀，刀鞘很殘舊，刀柄是古銅色的。

這一望之下，梁大夫又再吃了一驚，不由失聲叫道：「雪刀浪子？」

藍衣人皺了皺眉，道：「怎麼？我眞的很像父親嗎？」

梁大夫呆了一呆，隔了片刻才吐出口氣，道：「你……你是玉郎？龍玉郎？」

藍衣人淺淺一笑，道：「不錯，我就是玉郎，你早已知道我的名字了？」

梁大夫立刻興奮得大笑起來，居然把龍玉郎高高抱起，眉開眼笑地說：「是你！是你！眞的是你！哈哈！哈哈！眞是令人太高興，太開心啦！」

龍玉郎又是輕輕一笑，道：「九公怎樣了？」

梁大夫說道：「他老人家很好，吃飯拉矢，喝水撒尿，一爬上床不到兩個時辰便可以睡着了覺，眞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龍玉郎道：「聽你這麼說，實在難得極了。」

梁大夫道：「令尊和令堂可好？」

龍玉郎道：「很好，尤其是家父的脚，十分有勁。」

梁大夫奇問道：「怎麼了？他練腿功嗎？」

龍玉郎道：「他老人家練不練腿功我不大清楚，但我是給他一脚踢出大門的，直到現在屁股好像還有點疼痛。」

梁大夫這才恍然，接着不禁哈哈一笑，說道：「不打緊，最怕是令尊不肯讓你出道江湖，老是關在家裏，那才悶得要命哩。」

龍玉郎微微一笑，道：「但自此以後，就得請大夫多加指點迷津了。」

「那裏的說話，」梁大夫笑得連嘴也合不攏，「你是個聰明人，天大的事情都可以扛在肩上。」

龍玉郎却嘆了口氣，道：「聽說江湖上近來的日子，過得並不怎樣太平，是不是有這回事？」

梁大夫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照區區看來，千萬般事等如無事，若爲其中一事而頭疼，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笨蛋。」

龍玉郎奇怪地望着他，半晌才道：「你喝了很多酒？」

梁大夫點點頭道：「今天曾經喝過一點點。」

龍玉郎道：「現在還想不想喝？」

梁大夫兩眼一眨，道：「只要遇上好酒，只要遇上說話投機之人，爲甚麼不喝？正是不喝白不喝，不醉白不醉，不過癮白不過癮？」

龍玉郎淡淡地一笑，說道：「還有沒有！」

「當然有，」梁大夫摟着他的肩膊，朗聲笑道：「不他媽的白不他媽的！」

龍玉郎不由大笑。

「此地美酒何在？」

「桃花居。」

「好！好！咱們這就直往桃花居去可也……」

× × ×

桃花居沒有桃花，既沒有眞的桃花，甚至連畫出來的桃花也沒有。

但這裏却有好酒。

龍玉郎雖然年輕，但早已懂得辨別酒的好壞。

他父親雖然並不是個無酒不歡的酒鬼，但却總是和酒結下了不解的緣。

龍城璧可以半年以至整年不喝一滴酒，但也可以天天喝個不亦樂乎，甚至使人認爲他比唐竹權更像一個醉鬼。

雪刀浪子，本來就是一個這樣奇特的人。

龍玉郎呢？

他的作風和父親有甚麼相同？又有甚麼分別？

梁大夫曾經聽過不少有關雪刀浪子的故事和傳說，但他從來沒有見過龍城璧。

在醫谷，他曾見過龍城璧的畫像，所以，當他驟然看見龍玉郎之際，還以爲他就是雪刀浪子。

但雪刀浪子在二十年前已不年輕，雖然，如今他仍不算老。

「龍玉郎！龍玉郎！」梁大夫喝得愈多，說話也是愈多，「能夠和你一起喝酒，實在很有意思，但……但……呃……」

龍玉郎輕輕撫摸着他的背脊，道：「別忙，別忙！有甚麼說話，慢慢的說！慢慢的說！」

「哈！還要慢慢的說！」梁大夫也斜着醉眼，道：「我現在說話，已慢得像……像是蝸牛……走路……若再慢一點，那就連螞蟻都不如啦……呃……」

「你弄錯啦……」隔離桌子忽然有個人答腔，插嘴說：「螞蟻走路，本來就比蝸牛還要快得多……」

這人也是個酒客，龍玉郎已留意他很久了，但梁大夫却一直只是注意着龍玉郎，並未發覺到身邊有一個這樣的人。

直到這人忽然答腔，梁大夫才把視綫轉移到他的臉上。

「嘩！是個大胖子！」梁大夫脫口叫道。

隔桌那人眞的很胖，胖得難以形容，胖得令人難以置信。

大胖子一面喝酒，一面摸着肥大的肚子說：「老子不是大胖子，而是個老胖子啦。」

他喝酒的速度也十分驚人，一罎十斤裝的酒，不到三兩下工夫，就已全部灌進他的肚子裏。

「唐……唐門大少爺！」梁大夫忽然失聲叫道：「你一定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先生！」

大胖子笑了笑，龍玉郎却已直跳起來，道：「甚麼？你……你眞的就是唐……

唐……」

「還唐甚麼酸薑葱大蒜，老子就是你的舅父！」大胖子忽然沉聲喝道。

龍玉郎大吃一驚，忙道：「舅父恕罪！恕罪！請恕外甥有眼不識泰山！」

「不是泰山，是舅父！」唐竹權立刻一拍桌子，「泰山就是岳丈，你別以為舅父已醉得七葷八素了。」

龍玉郎道：「舅父還很清醒，只是小甥醉了。」

唐竹權怪眼一翻，大為不滿地說：「你只喝了幾斤貓尿，怎能說醉了？」

龍玉郎道：「對不住，眞眞對不住，小甥已有十幾年沒見過舅父……而且在十幾年前，小甥還不怎麼懂事，那時候眞的是個小糊塗！」

「不！老子十五年前探望你之際，你已很聰明伶俐，而且很懂得敲竹槓。」

「敲……敲竹槓？」龍玉郎一愣，道：「怎樣敲法？」

「嘿嘿，說將起來，你也眞是厲害頂透，」唐竹權說到這裏，又叫酒保拿了十斤酒上桌，然後才慢吞吞的說：「那時候，天氣雖然不怎麼寒冷，但却也已北風虎虎，少穿一件衣服都會冷病。

「當年，老子還是和現在這樣胖，但許谷主却愈來愈瘦，據說他是操勞過度，連飯都吃得很少很少。

「當年，老子和許谷主跑到你家裏喝酒，許谷主不知如何忽然把皮袍脫掉，擱在一道欄杆之上，等到酒意醒後，這件皮袍已是遍尋不獲……」

梁大夫聽得有點出神，便問：「皮袍怎會不見了的？」

唐竹權瞪着龍玉郎，道：「就是這小子的傑作！」

梁大夫一怔，道：「他為甚麼要把許谷主的皮袍拿走？」

唐竹權道：「他看上了許谷主的一頂狐皮帽子。」

梁大夫「啊」一聲叫了出來，道：「我明白了，他要許谷主用狐皮帽子換回皮袍？」

唐竹權搖搖頭，道：「倘若他用這種辦法，也就不是個聰明的人了。」

梁大夫奇道：「他還有別的花樣？」

「當然有，」唐竹權怪笑着說：「他等到許竅之找得最着急的時候才施施然地走出來，說：『許叔叔，我把你的皮袍送給別人。』許竅之一呆，道：『你怎麼把我的皮袍送給別人？』玉郎一本正經的說：『皮袍是你脫下來的，你一定覺得不冷。』許竅之道：『我把皮袍脫下來，是因為當時喝了很多酒，如今酒意一醒，身子便冷了起來。』玉郎道：『那眞抱歉，我還以為你不要它了。』許竅之皺了皺眉：『你把皮袍送給了甚麼人？』玉郎道：『一個穿了貂裘的禿子。』許竅之怔了一怔，說：『那禿子既然穿着貂裘，怎會覺得寒冷？』玉郎道：『雖然他穿了貂裘，但頭上光禿禿的，當然也會感到寒冷。』許竅之道：『若是這樣，他身上穿得再多，頭頂還是寒冷的。』玉郎道：『這就糟了，怎辦？』許竅之想了想，便把自己戴着的狐皮帽子除下，遞給玉郎，道：『這樣罷，你把這帽子送給那禿子，然後把皮袍換回來，可以不可以？』玉郎正中下懷，自然立刻就答允了，就是這樣，許谷主的狐皮帽子便給他騙走了。」

梁大夫聽得津津有味，最後，不由笑道：「這到底算是敲竹槓，還是行騙的手段？」

唐竹權說道：「一半敲竹槓，一半騙人。」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都是我不好，一時貪心，直到現在還給人抽後腿。」

梁大夫道：「那個禿子，是否眞有其人？」

龍玉郎道：「我若說有，你們會相信嗎？」

梁大夫道：「這個……這個……」他一連說了兩次「這個」，分明是不相信當年確有禿子其人了。

但唐竹權接着却道：「話倒要轉回來說，當年，的確有一個這樣的禿子在龍家門外賴着不走。」

梁大夫訝然道：「是眞有其人，眞有其事了？」

唐竹權道：「倘若沒有這麼一個禿子，玉郎就算把狐皮帽子騙去，到頭來也一定會屁股受罪。」

梁大夫一愣，望着龍玉郎說：「令尊很喜歡打你屁股嗎？」

龍玉郎俏臉一紅，笑道：「偶一而為之，實在無傷大雅。」

梁大夫「哦」一聲，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唐竹權又在仰首喝酒。

龍玉郎忍不住問：「舅父，這十幾年來，怎麼一直都不見你老人家？」

唐竹權哼了一聲，說道：「這個你少管。」

梁大夫好像有點看不過眼，冷笑一聲，道：「區區倒知道箇中原因。」

「住嘴！」唐竹權立刻喝止，「你要說，改別的時候說，今天休要掃掉老子喝酒的雅興。」

梁大夫道：「你要喝酒，天天都有雅興！」

「斗胆！」唐竹權又再次，拍桌子，道：「你竟敢這樣對老子說話，該當他媽的何罪？」

梁大夫面色不變，道：「這個罪名嘛，該當罰酒三杯！」

「三杯有個屁用！」唐竹權倏地大笑，「最少也要罰酒三罈！」

梁大夫也狂笑起來，道：「喝便喝，不喝的是他奶奶的龜兒子！」

龍玉郎嘆了口氣，說道：「在酒家裏遇上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算不算是一場浩刦？」

唐竹權不理睬他，只是抱着一個宗旨活下去。

他的宗旨是：「有酒萬事足！」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仍然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雖然，他已兩鬢灰白，但豪氣依舊不減當年。

×　×　×

大醉之後，醒來，腦袋裏好像一片空白。

梁大夫已很久沒有這樣醉過了。

他醒過來之後第一個看見的人並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而是龍玉郎。

龍玉郎目不轉睛地看着他，而且眼神還很清醒，好像連一滴酒也沒喝過似的。

但梁大夫知道，他所喝的酒，絕對不比自己爲少。

「好酒量！」梁大夫由衷地豎起了姆指稱讚。

龍玉郎搖搖頭，道：「我的酒量，萬萬比不上舅父。」

唐竹權就在他身邊，聞言忽然嘆了口氣，道：「老子老啦，雖然目前還被江湖上的朋友譽爲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但老子自己很明白，今日之唐竹權，巳比二十年前的唐竹權差了十分之一。」說到這裏，眼睛眨了一眨，又再粗豪地大笑起來。

唐竹權畢竟仍然還是唐竹權，雖說歲月催人，但他只承認，二十年來他只是衰退了十分之一！

梁大夫拍了拍腦袋，嘆道：「眞是不中用，喝幾斤酒便弄成這副樣子。」

唐竹權道：「反正沒有甚麼正經事情等着去幹，醉一醉又有甚麼相干？」

梁大夫兩眼一瞪，道：「誰說我沒有正經事情等着去幹？」

唐竹權道：「有人病了？等着你去救命嗎？」

梁大夫搖搖頭，道：「那倒不是。」

唐竹權道：「是不是有個人纏住閣下，所以……」

「不是病人，也不是女人。」梁大夫嗆咳兩聲，道：「那是一個老頭兒。」

「老頭兒？」唐竹權一怔，「一個怎樣的老頭兒？」

梁大夫道：「趙恒蒼。」

「大力鷹爪門的趙老掌門？」唐竹權不由爲之一陣動容。

梁大夫道：「對了，就是他，唐大少爺，你有辦法找到這個人嗎？」

唐竹權沉吟着，半晌才道：「要找趙恒蒼，本來最直接了當辦法，就是跑到大力鷹爪門總舵，但現在却不管用了。」

「爲甚麼不管用？」梁大夫一愕。

唐竹權道：「五日之前，這位趙老掌門神秘失踪了。」

梁大夫又是一愕，但隨即說道：「江湖中人，往往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他失踪五天，未必眞的就是失踪，說不定他躲在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喝酒，就算一醉十天八天，那又有甚麼稀奇？」

「不，這一次不同，」唐竹權道：「他在失踪之前，曾經留下了一封信給方金粉，信上只寫了兩個字：『余將於日內失踪，免找！』」

「免找？」龍玉郎笑了笑，道：「是不是付酒菜帳，本來只需八両，付帳者却把一錠十両銀子遞給小二，然後說聲：『免找！』那種意思？」

「當然不是，」唐竹權搖搖頭，道：「趙老掌門是個著名的吝嗇鬼，這種『免找』，做小二的大可不必奢望了。」

梁大夫沉吟着，道：「他這句『免找』，應該是說：『趙某失踪後，爾等毋須枉費氣力去找尋啦！』」

龍玉郎聳肩一笑，道：「這就眞箇奇哉怪也，好端端的一派掌門，忽然留下一封這樣古怪的信，而且後來眞的失踪，這算是甚麼玩意？」

唐竹權怪眼一翻，道：「天曉得是甚麼玩意？」

梁大夫乾咳一聲，道：「這件事，只怕大不尋常！」

唐竹權看着他，說道：「你有甚麼想法？」

梁大夫道：「今天，我見過殺手之王司馬血。」

「甚麼？」唐竹權一聽見這個人的名字，立刻就跳了起來，叫道：「這個老小子在那裏？」

梁大夫給他嚇了一跳，道：「他欠下你銀子沒還嗎？」

唐竹權道：「錢債倒沒有，酒債却堆積如山。」

梁大夫道：「他喝了你很多酒？」

唐竹權道：「老子在長安那間杭州樓，早已賣了。」

梁大夫道：「做老闆做膩了？還是虧了老本，非要關門大吉不可？」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說來眞奇，老子經營杭州樓，十餘年來旣不賺錢，也沒虧本，自始至終總是一團和氣，正是和尙之弟，和過！」

梁大夫道：「旣然用不着虧本，何以把它賣掉？」

唐竹權嘆息一聲道：「唉，說來一言難盡……」

「若要長篇大論方可解釋前因後果，敬請舅父大人且慢則個！」龍玉郎老實不客氣的說：「小甥現在只想知道，司馬伯伯跟梁大夫有甚麼話說過。」

梁大夫道：「司馬血是個奇人，他殺人乾淨俐落，賭博起來更是斬釘截鐵，不是做大贏家，便是輸得愁雲慘霧，一塌糊塗。」

唐竹權道：「但他總是沒有在賭桌上輸死。」

龍玉郎道：「眞正聰明的賭徒，永遠不會輸掉自己最後一注本錢，除非形勢所逼，那又自當別論。」

梁大夫搖頭不迭，道：「老弟此言差矣，司馬血經常在賭桌上孤注一擲，有一次，他在長安賭了五口牌九，結果就輸了足足一百萬両，到第二天，還要向朋友借錢，才能塡飽肚子。」

龍玉郎道：「這件事，家父巳說過不少次，但他眞的孤注一擲嗎？」

梁大夫道：「輸得連吃飯錢都沒有了，難道還不算是孤注一擲嗎？」

龍玉郎道：「當天，他的確是輸光了，但仍然不能算是孤注一擲，因爲不到十天，他又再捲土重來，而且賭得比上一次更兇狠。」

「別再談論這個賭精好不好！」唐竹權愈聽愈不滋味，「賭博賭博，又怎及得上喝酒寫意？」

梁大夫陪笑，說道：「不談賭！不談賭！」

唐竹權道：「你今天遇上了司馬血，可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過？」

梁大夫道：「他在賭坊裏賭牌九。」

唐竹權啐了一口，道：「他賭牌九就和老子喝酒，黃毛小子抹鼻涕、牛吃草蒼

蠅鑽豬糞一樣，又怎算得是一件特別的事情？」

梁大夫道：「但這一次却偏偏大不相同。」

唐竹權一怔，道：「怎麼了？難道他這次賭牌九，身邊有十幾個絕色佳人陪伴着不成？」

梁大夫笑了笑，道：「他好像從來都沒有這種桃花運。」

唐竹權冷哼一聲，道：「自古以來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就算眞的交上了桃花運，恐怕也不是甚麼眞正的福氣。」

梁大夫也斜着眼盯着唐竹權，臉上露出一種曖昧的笑意。

唐竹權兩眼一瞪，道：「老子又不是個如花似玉的妞兒，有甚麼好瞧的？」

梁大夫仍然在笑，半晌才道：「說句老實話，你老人家是否在美人關口重重的摔了一跤？」

唐竹權一拍桌子，梁大夫却「嘖嘖」連聲，道：「不喜歡說就別說，千萬不要爲了這種事大發脾氣。」

唐竹權「哇」的叫了一聲，好像眞要大發脾氣了，但接着，他還是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對！對！爲女人而發脾氣，那是懦夫所爲，甚麼衝冠一怒爲紅顏，想來眞是放屁！放屁！」

梁大夫正要答腔，唐竹權又巳緊接着說：「實不相瞞，老子的確重重的摔了一跤，但這個使老子栽觔斗的，却萬萬談不上是個美人，只是個長得不算太醜陋的婆娘而已。」

梁大夫嘆道：「對待女子，應該客氣一點，怎能說她是個婆娘了？」

唐竹權哼一聲，道：「不說婆娘，難道說她是個太監？」

梁大夫爲之啼笑皆非，龍玉郎在這時候問：「舅父把杭州樓賣掉，就是爲了這個紅顏知己？」

「甚麼紅顏知己？眞是愈說愈敎老子毛骨悚然，」唐竹權搖頭不迭，道：「這婆……這女子叫蔡碧娘，她老子叫蔡大豪，嘿嘿！嘿嘿！」

龍玉郎一怔，道：「那又怎樣了？」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碧娘有一個這樣的父親，眞是老子的倒霉，這十幾年來，老子陪盡小心，獻盡慇勤，連酒也每天喝少了一兩斤，但到頭來，這婆娘還是沒有變成唐太太，嘿嘿！嘿嘿！」

龍玉郎呆住，良久才道：「事情眞的巳弄僵了？」

「僵啦！僵啦！」唐竹權陡然吐出了一口氣，道：「比殭屍更僵，僵得連心肝脾肺腎都變成石頭，變成鋼鐵，甚至是變成了九百年前的一塲春夢。」

梁大夫皺着眉道：「你既然這麼納悶，何不把杭州樓買回來再做其老闆哉？」

「做老闆有甚麼好？」唐竹權搖頭晃腦，又把胖大的肚子搓來搓去，「與其老是猷在杭州樓喝他媽的悶酒，倒不如今天東闖闖，明天西蕩蕩，總之一醉解千愁，不醉四處遊，哈哈，如此這般，不亦快哉者也乎？」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舅父大人做不做老闆，那是舅父的事，以後再研究不遲。」

「對了，玉郎說得對極！」唐竹權目光凝注着梁大夫的臉，道：「司馬血今天賭牌九，又有甚麼特別之處？」

梁大夫道：「他今天賭的並不是銀子、金子。」

唐竹權一呆，道：「不賭銀子，金子，難道賭鼻子不成？」

梁大夫立刻用力地點了點頭，道：「這次你猜對了！」

唐竹權臉上的神情變得十分古怪。

接着，梁大夫就把賭坊裏所發生的事，一一和盤托出……

雨中青衫老釣叟

平定河下游，有一條巳很古老的橋，在上月下旬，橋西忽然坍塌了一角，於是，附近村民，都認爲這條橋非要修補不可，否則遲早總有一天會整條倒塌下來。

這一天，天降大雨，不但雨勢洶湧，而且還有轟隆不絕的雷聲。

雷聲駭人，豪雨對這條巳殘破的橋樑，也構成了極大威脅。

但就在此時此地，橋樑之下居然有人在持竿垂釣。

這垂釣者年約五旬，一身青衫，外披簑衣，頭戴笠帽，臉上神情木然，持竿的左手異常穩定。

至於他的右手，一直緊緊揑着拳頭，拳頭內似乎包藏着某種物事，但那到底是甚麼東西，却很難可以就此看得出來。

就在雨勢最大時候，橋上忽然來了一個撐着油紙傘的白衣漢子。

「收穫怎樣？」白衣漢子在橋上問那垂釣者。

垂釣者默然片刻，才道：「魚兒巳吞了鈎，但沒有上鈎。」

這句話奇怪極了，任何人聽見，只怕都會感到大惑不解，但橋上白衣人的臉上，却沒有半點困惑的神情，他只是淡淡的說：「魚兒愈大，自然愈要花費心思和功夫，常言道：『皇天不負苦心人。』只要持之以恆，你總會有大功告成的日子。」

垂釣者落寞地一笑，道：「我從來沒有着急過。」

白衣人道：「小弟知道，你從小至今，都有着過人的定力……」

「這一次我不着急，却和定力無關。」垂釣者臉上的肌肉突然顫動了兩下，「你可知道原因嗎？」

白衣人道：「我不知道。」

垂釣者道：「對於一件根本沒有可能得償所願的事情，着急又有甚麼用？」

白衣人默然半晌，道：「你是否太悲觀了？」

垂釣者道：「在這條魚兒還沒有游近過來之前，我比誰都更樂觀，就算有人推舉我去競爭武林盟主，我也決不畏怯，而且還會充滿自信！」

白衣人道：「但現在又怎樣？」

垂釣者嘆息了一聲：「你早就知道答案，又何必還要再問？」

白衣人道：「何不用劍？」

他這句話也很奇特，若是有第三者在旁，一定不明白這四個字是甚麼意思。

但垂釣者却立刻就明白了，他沉思了

一會，搖搖頭，又嘆了口氣，才緩緩道：「揮慧劍，斬情絲，唉，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白衣人仰望了一下灰濛濛的天幕，聲音漸漸變得低沉起來：「魚兒太好，往往未必等於漁人好福氣。」

垂釣者的臉色陡地一陣蒼白。

他緊閉了一下眼睛，一直穩如磐石的身子忽然抖動起來。

「金粉，你走罷，這條橋不太牢固。」他顯然不想白衣人繼續逼自己。

白衣人無奈地一笑，半晌才道：「你要我走，我決不會繼續逗留着，但老趙那邊，你千萬要小心提防。」

「老趙！」垂釣者忽然冷笑，接着却又沉默下來，彷彿甚麼說話也沒有聽過。

大雨依然，一陣大風吹來，橋下河水急湍而混濁。

魚兒在哪裏？

就算河裏有魚，又是否可以在如此混濁的河水裏找到鈎上的魚餌。

× × ×

金粉！

這白衣人的名字就叫金粉，方金粉。

方金粉在江湖上沒有太响亮的名氣，因爲他不喜歡沽名釣譽，也不喜歡在武林中爭鋒頭，逞本領。

他認識趙恆蒼，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倆相交凡二十餘年，從來沒有爲過任何事情爭吵過半句。

這樣的朋友，總算是很不錯了。

但在不久之前，趙恆蒼神秘失踪，而且在失踪之前，預先給方金粉一封信。

「余將於日內失踪，免找！」

這封信很怪，但方金粉也同樣古怪，他眞的沒有去找尋趙恆蒼，但却也沒有把這件事情保守秘密。

「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這十四個字，方金粉一直都很欣賞。

人，總是有秘密的，再偉大的聖賢，在某種情況之下，也會有他個人所不能公開的秘密。

秘密並不是罪惡，只有罪惡的秘密，才是眞眞正正的罪惡。

但方金粉總是認爲，一個人若要活得愉快，心裏的秘密肯定愈少愈好。

× × ×

平定河西，有一座破落的廢院，從滿是泥濘的大路直走，通過一道已斜脫下來的殘破木門，就可以看見圍牆後早已野草叢生的花園。

雨點還是大顆大顆的撒下，方金粉雖然撐着傘子，但還是渾身都已濕透。

他不但身子濕透，就連頭髮也滿是水珠。

他忽然把傘子丟掉，但由大雨迎頭洒下。

這破落的院子，本來就已荒蕪得令人心酸，在這大雨滂沱之下，更是顯得蕭索和落寞。

方金粉獨個兒站在院子裏早已乾涸，但現在又再滿是雨水的魚池旁邊，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爲甚麼要在這裏淋雨。

他在沉思着，他想起了很多往事。

他所想起的往事，有些已很模糊，但有些雖然隔了二三十年，却還是記憶猶新，每一事每一物每一個人的影子，都清楚得恍如就在目前。

回憶不一定是美好的，但也不一定是蒼涼或者是醜惡的。

等到方金粉想起十二年前終南山一役之際，背後忽然有人咳嗽了幾下。

——終南山一役，對方金粉而言，可說是畢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役。

——在十九年前，方金粉的父親方千信，憑着一支判官金筆，一副精細靈活的頭腦，在短短半年之內，連誅山東十一巨寇。

——方千信當年被譽爲「金筆鐵血神捕」，在六扇門中，極負盛名。

——連誅十一巨寇，固然是一件豐功偉績，但却也爲方千信帶來極大不幸。

——十一巨寇眞正的老大，根本不在山東，而是遠居雲南，這件事，就算方千信再精明百倍，也決計猜想不到。

——十一巨寇伏法後，眞正的老大立刻連夜趕赴中原，誓言要對方千信展開滅門大報復。

——結果，方千信敗陣，死後且被鞭屍三百，而方家滿門老幼，亦被老大誅殺殆盡，唯獨方金粉當年已在南嶽衡山紫蓋峯跟隨玉機眞人練藝，方始避過這一場刧數。

——七載後，方金粉出道江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爲方家復仇，結果，在終南山下與仇人一決生死，終於險勝半招，得以親自手刄仇人。

——手刄仇人，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它帶來的感受，只是一種說不出的沉痛與無奈。

大雨下，方金粉正回憶着這一役，他想得正在出神，想得連身後有人來了也不知道。

等到他聽見這咳嗽聲的時候，就算想抗拒來人的侵襲也已太遲了。

但來人並沒有侵襲他。

這人只是用一種深沉的目光凝視着他的臉，等到他轉過臉龐的時候，才說：「你姓方？」

方金粉打量着這人。

只見他一身藍衣，雖然眼神看來深沉肅穆，但却不像個很難相與的人。

方金粉楞住了，心想：「他是誰？他看來最多二十歲或者是多一點點罷了，怎麼輕功這麼高明，連他走近身邊我都沒有察覺？」

藍衣人見他沒有開口回答，也沒有甚麼表示，便又再說了一句：「是否在下打擾你了？」

方金粉乾笑一下，道：「不打緊，方某昔才只是在胡思亂想，你來了，反而使我從紛亂迷惘境界裏獲得清醒，這是一件好事。」

藍衣人吁了一口氣，道：「閣下果然就是方金粉方大俠？」

「的確是方金粉，但却不是甚麼方大俠。」方金粉認眞地說。

藍衣人拱了拱手，微笑說道：「是不是大俠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活得磊落光明。」

方金粉哂然一笑：「說的甚是，甚是！嗯，這位兄弟怎麼稱呼？」

「龍玉郎。」

「龍玉郎？」方金粉蹙了蹙眉，腦海裏不斷地在思索，喃喃道：「這名字好像很熟……但……但我若沒記錯，你我之間似乎是素未謀面的……」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我們的確從來沒有見過面，但這並不重要，任何人結識都會有第一次的，對不？」

方金粉爽朗地笑了起來，道：「對！凡事總有第一次，連下雨也是一樣。」

龍玉郎怔了怔，似乎他後面這句話弄得有點莫測高深。

但他只是想了想，隨即便說：「不錯，雖然第一次下雨，距離現在已有千千萬萬年，但終究還是有第一次的。」

方金粉立刻由衷地稱讚，道：「好悟性！」

龍玉郎微笑道：「方大俠過獎了。」

方金粉忽然目光一轉，盯着龍玉郎腰間斜斜掛着的刀，道：「這……這柄刀……」他斷續地說出了四個字，一張早已濕淋淋的臉龐突然漲紅，連聲音也變得有點嘶啞。

龍玉郎吸一口氣，道：「方大俠以前見過這柄刀嗎？」

「見過！見過！」方金粉深深地吸了口氣，道：「我若沒有記錯，看錯，這柄刀就是二十餘年前，武林中最傑出年青刀客雪刀浪子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龍玉郎沉默着，只是緩緩地點了一下頭。

方金粉的臉漲紅得更厲害了，他陡地失聲叫道：「對了，你就是龍大俠的……兒子！龍玉郎！對了，我早就聽說過你的名字……」

龍玉郎瞧着他，忽然嘆了口氣，道：「方大俠，我心裏有個疑惑，却不知道應該怎樣說出來。」

方金粉立刻說：「龍老弟，你若信任方某，不妨直說，我若可以帮忙，一定帮忙。」他的說話充滿摯誠，一點也不像是僞作。

龍玉郎感激地一笑，道：「我只想知道，我配不配用這柄刀。」

方金粉聽見這句話，先是一楞，繼而哈哈大笑，道：「這個答案太簡單了，問題絕對不在於這柄風雪之刀，而是在於你對自己的看法怎樣。」

「我對自己的看法？」

「不錯，你自己若認爲配，那就配用之又配用，你若認爲不配，那麽別說是風雪之刀，就算是一柄生銹刀，霉刀，也是不配之又不配的。」方金粉語重深長地說道。

龍玉郎一面聽，一面仔細推敲，你細咀嚼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都有着「玄」的味道，但却「玄得有理」，「玄得合情」。

方金粉接着說道：「一個人若有氣吞牛斗的氣勢，即可胸羅天下萬物，以至萬人，又何況只是一柄刀了？」

龍玉郎聽至此，不禁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便道：「在下明白了。」

方金粉淡淡一笑，道：「很好！你應該會有這份信心的，我在少年時候見過令尊，那時候，我的武功全不入流，但却有緣目睹令尊與『黃河鐵魔神』上官絕情之一戰。」

龍玉郎忙道：「這一戰怎樣了？」

方金粉有點奇怪，道：「難道令尊從來也沒有向你說過這一戰的情況？」

龍玉郎苦笑了一下，道：「說是說過的，但我不懂。」

「不懂？」

「也許不是不懂，而是根本完全忘記了。」

方金粉蹙了蹙眉，道：「看你的相貌，並不像個善忘的人，令尊向你提及這一戰，是多久以前的事？」

「十八年前，」龍玉郎又再苦笑：「那時候我剛好兩歲。」

「兩歲？」方金粉不由啞然失笑，道：「這就難怪了，但後來又怎知道令尊曾經向你說過這一戰？」

「是家慈在我十七歲那年說的。」龍玉郎聳了聳肩，「我娘親說：『你爸爸在你年幼時，一切大大小小的戰役和驚險故事，都很詳細的說完又說，那時候，你年紀細小，甚麼都不懂，只要爸爸陪伴着，無論他說的事情有多乏味、有多可怕、有多麼荒誕不經，你也會張開嘴巴笑得又甜又有趣，但等到你三歲以後，他就不再說這些往事啦，而且就算你想去問，他也不會回答，只是叫你好好唸書，好好練武，將來做個文武雙全的武林奇人……』」

「武林奇人，」方金粉淡淡一笑，道：「若論奇人，令尊可算奇中之奇，也是俠中之俠，一個人能令黑白兩道高手都對他又敬佩又畏懼，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龍玉郎道：「你呢？」

方金粉啞然失笑，道：「我也可算是一絕，但却不是奇中之奇，俠中之俠，而是笨蛋中之笨蛋。」

龍玉郎搖搖頭，道：「你不是笨蛋，只是爲人老實而已。」

方金粉失笑道：「老實歸老實，但却只有眞正的笨蛋，才會在下雨天把雨傘丟掉。」

龍玉郎道：「倘若沒有雨傘便算是笨蛋，那麽我也是其中之一個了。」

方金粉搖着頭，道：「你不同，你本來就沒帶雨傘。」

龍玉郎道：「咱們何不找個地方喝喝茶？」

方金粉道：「身子淋濕了，最好喝熱酒，驅驅濕氣。」

龍玉郎道：「你知道附近有喝酒的好地方嗎？」

方金粉想了想，說道：「好，你跟我來。」

龍玉郎點點頭，立刻就跟着他走。

路上，方金粉忽然問：「你怎知道我在這裏？」

龍玉郎道：「是一個人查出來的。」

方金粉一愣：「這人是誰？」

龍玉郎道：「我的舅父。」

「唐竹權？」方金粉更驚訝了，「老人家在甚麼地方？」

龍玉郎聳了聳肩，才說道：「我不知道。」

方金粉道：「你不是和他在一塊兒的

嗎？」

龍玉郎道：「本來是的，否則我也不會找到這裏來，但他酒癮發作，在不久之前趕着買酒去了。」

方金粉道：「就只有他一個人？」

「不，還有梁大夫。」

「梁大夫？那一個梁大夫？」

「梁大夫就是梁大夫，他的師父就是天下第一號老神醫時九公。」

「噢，那可不簡單。」方金粉回頭望了龍玉郎一眼，「你們找我有甚麼事？」

龍玉郎沉吟半晌，道：「我們想找一個人。」

「找誰？」方金粉陡地停下了脚步。

「趙老掌門！」龍玉郎爽快地說道：「我們都很想知道，司馬血爲甚麼要和郭萬祿的兒子賭博，而且賭注都是雙方的鼻子！」

方金粉的眉心打了個結。

「龍老弟，我們還是先去喝杯熱酒再說。」

龍玉郎聳聳肩，只得又再跟着他走。

× × ×

在那條不太牢固的橋樑上，忽然出現了一個肥胖得驚人的大胖子。

但更驚人的，却還是這大胖子手裏捧着的大酒罈，這大酒罈若裝滿了酒，就算淹不死一頭大象，也最少可以淹死一隻野豬。（這並非誇大其辭，只要把野豬頭用力壓入罈內，即可將之淹死。）

如此一個大胖子，捧着一個如此嚇人的大酒罈，來的當然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了。

這條橋，附近村民早就認爲不大穩固，如今來了唐竹權，令人看來大有不勝負荷之感。

幸好橋樑沒有眞的立刻坍塌下來，而雨點也開始漸漸細小了。

橋樑下，垂釣者依然還在持竿垂釣。

唐竹權喝了一口嘍，俯身看了垂釣者一眼，然後大聲叫道：「你在這裏發甚麼神經病？」

垂釣者沒有理睬他，既沒有回答，也沒有改變原來的姿勢。

唐竹權又大聲叫道：「這個時候，風雨交加，河水大混亂，甚麼魚兒都給嚇跑啦。」

垂釣者終於冷冷一笑，道：「你錯了，世間上最少有一種魚是永遠不會給嚇跑的。」

唐竹權「哦」一聲，道：「那又是甚麼魚了？」

垂釣者道：「木魚。」

唐竹權呆住，接着忍不住說：「閣下老是趴在這裏，難道就是想從河裏釣一隻木魚上來？」

垂釣者道：「是的。」

唐竹權皺着眉，道：「河裏怎會有木魚？就算有，也決不可能上鈎。」

「你又錯了，」垂釣者冷冷道：「只要心裏有木魚的存在，那麼無論身在何處，都一定會有木魚陪伴着。」

唐竹權道：「你想出家爲僧？」

垂釣者道：「想了很久。」

「實在有多久？」

「三歲時，我就已經很羨慕那些和尚了。」

「三歲？」唐竹權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的確是很久很久了，但你怎麼直到現在還沒有眞眞正正削髮？」

垂釣者道：「天下間無數人從三歲那年開始，就已很想發大財做個富翁，但怎麼絕大多數人直至嚥氣那一刻，仍然是個窮措大？」

唐竹權立刻反駁：「想發大財絕不容易，但要當和尚，却是簡單得多了。」

垂釣者嘆了口氣，道：「肥朋友，你是不會明白的，你還是捧着大酒罈走你的路罷。」

「肥朋友？」唐竹權哈哈一笑，「老子肥是肥得很的，但却不見得可以跟你這種瘋子交朋友。」

垂釣者道：「我也絕不想跟你交甚麼朋友。」

唐竹權笑道：「是不是妒忌老子斤両十足？又抑或是害怕老子用大酒罈把你整個人壓扁？」

垂釣者搖搖頭，說道：「你胖大是你的事，你若想用大酒罈來動粗，難道我就不會閃躲；甚至索性把這大酒罈擊個粉碎了？」

唐竹權道：「既然這樣，咱們爲甚麼不可以交個朋友？」

垂釣者搖頭道：「原因只有一個，你爲人太麻煩，兼且好管閒事，令人望而生厭。」

唐竹權拍了拍大肚子，訝然道：「怎麼？老子眞的如此惹人討厭？」

垂釣者道：「別人討厭不討厭我不知道，但我實在是吃不消了。」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你討厭老子，但魚兒也同樣討厭閣下，人生不如意的事眞是太多嘍！」

垂釣者的臉色倏地一變，怒道：「誰說魚兒討厭我？你胡說！瞎扯！你有神經病！」

「老子有神經病嗎？」唐竹權怪笑着說：「是不是眞的？」

垂釣者叫道：「當然是眞的，你是個爲酒發狂的瘋子！」

「這樣好極了，」唐竹權居然很高興地說：「老子是瘋子，你也是個瘋子，正是物以類聚，咱們哥兒倆以瘋對瘋，以傻對傻，保證可以玩得十分歡暢。」

垂釣者陡地吼叫得更可怕、更駭人：「你給我滾！遠遠的滾！」

唐竹權却不動氣，只是平平淡淡的反問一句：「你要老子滾到甚麼地方去？」

垂釣者道：「滾回杭州，滾回杭州唐門去！」

唐竹權「啊」地一聲，依然面露笑容，道：「原來兄台早就知道老子是甚麼人了。」

——大胖子再加大酒罈，早就已成爲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金漆招牌。

垂釣者又怒罵了一聲：「死胖鬼，你再不滾，我不客氣了！」

唐竹權這一次好像眞的吃驚了，忙道：「算了算了，像你這種瘋瘋癲癲的傢伙，老子遠而敬之便是。」

說完，仰首喝了一大口酒，然後施施然走過橋樑，瞬息之間不知去向。

但過不了多久，橋上又來一人。

這一次，來的是梁大夫。

× × ×

梁大夫一出現，立刻連雨都停了。

他背負藥囊，手搖虎撑子，兩脚踢踢嗒嗒的在橋上走動，一邊走一邊嘴裏唸唸有辭：「醫人哪！一醫斷病根哪！不傷心的不醫，愈傷心的愈要醫哪！來哪來哪！不醫不收診金哪……」

但橋下垂釣者彷彿充耳不聞，仍然一手持着釣竿，另一手緊緊握着拳頭。

梁大夫唸唸有辭了很久，見橋下那人還是沒有半點反應，便道：「喂！下面的漁翁，有沒有活魚兒賣？區區已很久沒嘗試過鮮魚的滋味了。」

垂釣者終於開口，但却答非所問。

他說：「我不傷心。」

梁大夫倏地目光一閃，笑道：「你眞的不傷心嗎？」

垂釣者道：「實在不傷心，我不是騙你。」

梁大夫道：「我知道你不騙我，你既然不傷心，也就用不着醫治了。」

垂釣者道：「我雖然用不着你來醫治，但魚兒却太傷心了。」

「傷心的魚兒？」

「對了，是傷心的魚兒，你行行好，把魚兒救治過來罷。」垂釣者的聲音和語氣，已變成了一種急切的哀求。

梁大夫咽了一口唾沫，道：「魚兒在那裏？」

垂釣者道：「我帶你走，你很快就可以看見魚兒……」語聲未落，人已向上斜斜飛躍拔起。

他本來在橋底柱下，但一晃眼間，已在橋面四平八穩地站立着。

他仍然一手持竿，但魚竿上根本就沒有釣絲，自然更沒有鈎子。

梁大夫傻住了，他從來也沒有見過輕功如此高明的人。

這個垂釣者不但輕功卓絕，點穴制人的功夫更是到家，梁大夫連看也沒有看清楚對方的臉，兩邊脇下四個穴道已被封住，接着給人家輕輕一提，整個人就像是小鷄般給揪了起來。

「噹」一聲响虎撑子已跌落橋面上。

× × ×

在一株老榕樹下，唐竹權一面喝酒，一面注視着橋樑上的情况。

在這裏，他既可以看見梁大夫，也可以看見那個神秘的垂釣者。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梁大夫居然會給垂釣者揪起，並且隨即帶走。

他吃了一驚，急忙撇下大酒罎直追出去！

唐竹權雖然身軀肥胖得驚人，但輕功之佳，往往出乎絕大多數人意料之外，但那垂釣者的輕功，仍然使唐竹權有望塵莫及之嘆……

沒有鼻子的白袍人

燙熱的酒，暖暖的石室，再加上幾盤烤肉鮮菜和鷄鴨，對於一個又疲倦又飢餓的人來說，實在是無以上之的最佳享受。

「這是大駝子的房子，我和他有十九年的交情，所以，他的地方也就是我的地方，你既然有緣來到這裏，就不必客氣。」方金粉一面撕開鴨腿，一面對正襟危坐的龍玉郎說。

他這麼一說，龍玉郎就眞的立即不再客氣了，他本來就和父親一樣，是個喜歡過着無拘無束生活的人。

半個時辰後，桌面上雖然還未致於杯盤狼藉，但却也凌亂不堪，盤子上的食物也消耗得七七八八。

大駝子一直在旁邊侍候着，他看來不像是方金粉的老朋友，却像是個忠心而且勤力的從僕。

龍玉郎覺得很不滋味，曾經屢次叫大駝子坐下來喝酒吃肉，但大駝子却只是一味推辭，到了最後，他才說：「我是吃素的。」

大駝子這麼一說，龍玉郎方始釋然，方金粉接着又道：「天下間的怪人，無奇不有，而這些怪人的怪癖，也是個個不同，令一般正常人感到不可思議。」

龍玉郎皺了皺眉，看了大駝子一眼。

大駝子只是笑笑，但接着又再沉默下來，他並不是個很喜歡說話的人。

方金粉忽然嘆了口氣，對龍玉郎說：「天下間好管閑事的人，絕不只有你一個，但管得如此起勁，把別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還重要的，却是少之又少。」

龍玉郎仰首喝了一杯酒，道：「正因爲我自己沒事所以才會去管別人的事。」

方金粉道：「但你可曾想到，這樣會爲自己帶來多少麻煩。」

龍玉郎淡淡一笑，道：「麻煩的事，往往也會有許多樂趣，就像是喝酒，醉了固然麻煩，但在半醉半醒時候，却是一種樂趣。」

方金粉笑笑，道：「除了喝酒，女人也是一樣的。」

龍玉郎道：「賭博也是一樣。」

方金粉道：「你賭不賭錢？」

龍玉郎道：「賭，只要賭得起，無論注碼有多大，都賭。」

「常常賭？」

「不一定，」龍玉郎道：「有時候連賭十天八天，有時候一年都不賭一次。」

方金粉道：「你若想做一個眞正的賭徒，大概應該多點向司馬血學習學習。」

龍玉郎道：「但在最近，他險些輸掉了一隻鼻子。」

方金粉道：「實在輸了沒有？」

龍玉郎道：「他現在的鼻子仍然很好，不但皮膚光滑，而且嗅覺靈敏，就像是森林裏的野狼。」

方金粉道：「他在三十年前就已經很懂得怎樣保護自己，所以，無論是誰爲他而担心，都是杞人憂天，十分多餘。」

龍玉郎道：「我不担心，只是不明白郭情山的鼻子有甚麼價値？値得殺手之王用自己的鼻子跟他對賭？」

方金粉沉默着，隔了很久才慢慢的說：「你眞的想知道答案？」

龍玉郎道：「實在很想。」

方金粉道：「好，你跟我來。」

龍玉郎捂着鼻子，道：「今天，我好像命中註定老是要跟着你走。」

方金粉笑道：「是不是有着做跟班的

感覺？」

龍玉郎聳一聳肩，道：「只要跟得其所，由早跟到晚也沒相干。」

方金粉欣然同意：「說得有理，當今武林，正需要你這種有胆色、有魄力又不拘小節的年青人。」說完，邁開大步，帶引着龍玉郎向北方直走。

這時，雨早已停，但道路還是異常濕滑，龍玉郎跟着方金粉走了約莫一頓飯時光，來到了一座古老大院之中。

這座老古大院雖然門戶還算整齊，但牆壁簷瓦早已殘破不堪，顯得蒼涼無限。

方金粉推開大門，穿過一座深沉廣闊的廳堂，來到了偏廳後的一個園子中。

園內有井，枯井。

方金粉站在井邊，從井側拾起三顆石子，一顆一顆的擲進井中。

不久，井裏冒出了一道青烟，而且青烟愈冒愈濃，龍玉郎正想退開，方金粉却說：「別動！」

龍玉郎一愣，而也就在此際，青烟裏倏地出現了一張可怖的臉，只見這張臉白慘慘的，全無半點血色，雖然面有笑容，却笑得比蛤蟆還更難看。

但這張臉最恐怖之處，還不是白慘慘的臉色和醜陋的笑容，而是臉龐上竟然是沒有鼻子的。

沒有鼻子，只有兩個極難看的洞。

龍玉郎呆住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張臉孔，甚至連想也沒有想過。

過了好一會，青烟漸散，只見這人身上穿着一襲單薄而且手工拙劣的白袍，雙脚沒有鞋子，只有泥濘和雨水。

龍玉郎驟然看見這麼一個人，當然是相當驚詫的，但他沒有眞的害怕，只是覺得這人很是可憐。

龍玉郎看了方金粉一眼，終於忍不住問：「這位兄台是誰？」

方金粉還沒有開口，白袍人已首先說出了兩個字：「拔刀！」

龍玉郎一呆，半晌才莫名其妙地道：「你叫誰拔刀？」

白袍人冷冷道：「當然是你。」

龍玉郎皺了皺眉道：「我爲甚麼要拔刀？」

白袍人道：「這是我定下的規矩，無論任何人第一次到這裏找我，都一定要接我十招武功！」

龍玉郎道：「若是一個全不懂武功的人，那又怎樣？」

白袍人道：「還是不能例外。」

龍玉郎道：「那豈不是白白的來送死了？」

白袍人道：「那也不算白死，最少，他可以在死前看見我這張臉孔。」

龍玉郎不由暗罵：「你這副三分似醜人七分似眞鬼的尊容，倒貼銀子也沒有人想看。」

白袍人見他不作聲，又再催促：「快拔刀，否則你將會死得不明不白！」

龍玉郎心中有氣，便道：「我若拔刀，你才死得不明不白！」

白袍人却不動怒，只是不住的在冷笑，方金粉望着龍玉郎，忽然道：「你還是順着他的意思去做好了。」

龍玉郎吸一口氣，不知道方金粉爲甚麼會帶自己來見這個怪物，但既已來了，也就只好瞧得一步便走一步。

他知道，方金粉把自己帶到這裏來，一定有着某種重大的緣故，而這個沒有鼻子的白袍人，極可能會是問題關鍵所在。

「對了，」龍玉郎驀地想起：司馬血要和郭情山賭鼻子，而這裏偏偏就有一個沒有鼻子的人……

「這傢伙的鼻子，莫非也是賭牌九輸掉的？」他不禁這樣想。

就在這時，白袍人手裏已亮出了一件武器，那是一把寒光四射的七首。

龍玉郎只好嘆了口氣，然後緩緩地拔出了風雪之刀。

風雪之刀一出鞘，它的光華立刻掩蓋過白袍人手裏的七首，但白袍人面上神情依然，既不欣羨，也沒有給震懾住，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發招罷。」

龍玉郎心想：「這次只怕眞的遇上絕頂高手了。」但他絕不害怕，反而感到有點興奮，在另一方面，他又暗自下了個決定：「這一戰，對方可能會猛施毒手，但我却不可殺他，最多把他的鼻子削掉下來便是。」最後一個想法，自然甚是多餘，那白袍人根本就沒有鼻子。

龍玉郎終於首先出手，他第一刀平直無奇，但身形却變動靈捷，顯然志在試招，不求急取。

他這一刀甫發，白袍人的七首也驟然舞動，但聽「嗤」一聲響，七首已刺向龍玉郎胸口「神藏穴」處。

一剎那間，七首光芒竟似又再反蓋着風雪之刀！

龍玉郎微「噫」一聲，心想：「此人果然不是弱者。」心念動時眉毛一揚，刀勢疾廻怒捲，看似以攻對攻，實則以「卸」字訣輕巧地避開白袍人這一擊。

他這一手功夫絕不簡單，既有「八條龍刀法」招式，也配合了杭州唐門「五妙奇步」之上佳身法，這兩門絕藝一經揉合，自是威力陡增，令人防不勝防，甚至是無法抵擋。

但白袍人身形一飄，掌中七首招數又變。

一晃眼間，他六招迭發，而且每一招都在無意無形之間，正是猶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招連招，氣連氣，一對赤足走得輕描淡寫，但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口呼吸，都蘊藏着立殺不饒的致命殺着！

龍玉郎若是庸手，早已接招不住。

但六招過後，他仍然神情淡逸地站在白袍人身邊。

白袍人却在這時候收招，動也不動，人如木偶。

「嗯，還不滿十招，怎麼停下來了？」龍玉郎問。

白袍人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再打了。」

「爲甚麼？」龍玉郎道：「若不接足十招，豈不是壞了兄台的規矩？」

白袍人默然片刻，冷冷道：「規矩壞了，不會長命，倘打足十招，定下這個規矩的人就肯定活不下去了。」

龍玉郎蹙着眉，道：「不見得這樣糟罷？」

白袍人道：「不必貓哭老鼠假慈悲，我若殺得了你，早已殺了，旣殺不了，再打下去就只有自取滅亡的份兒。」

龍玉郎眸子裏閃動着光，道：「我怎會殺你？我們彼此之間，根本就沒有任何仇恨，也沒有半點利害衝突。」

白袍人道：「你心腸雖好，但我却脾氣太壞，倘若眞的敗在你刀下，就算你刀下留情，我也同樣不想活了。」

龍玉郎道：「你不像個脾氣很壞的人吧？」

白袍人道：「從前，我的脾氣的確不壞，但，唉……總而言之，今非昔比啦……」語聲愈說愈沉重，神態也愈來愈是愴然。

龍玉郎回刀入鞘，接着，長身一揖，說道：「昔才諸多冒犯，還望兄台切莫介懷。」

白袍人嘆了口氣，道：「你沒有甚麽不對，人也挺好。」

方金粉微微一笑，道：「他若不好，我也不會把他帶到這兒來。」

白袍人點點頭，道：「這位年少兄弟的確很好，但你的肚子却不怎樣好了。」語聲未落，倏地左拳暴伸，「蓬」然地向方金粉小腹怒擂。

他這一拳，又快又重，方金粉閃不開去。

但龍玉郎却看得出，方金粉並不是完全無法閃躲，他只是沒有閃躲，只是甘願站在那裏硬捱白袍人一拳。

白袍人若再動手，即使方金粉不還擊不招架，龍玉郎也絕不會袖手旁觀，但白袍人只是打了方金粉一拳，便冷笑着退了開去。

龍玉郎一則莫名其妙，二則心中有氣，忍不住便想斥喝罵人，但方金粉早已把手一攔，示意他不用開口。

白袍人冷哼一聲，對方金粉說：「一個這樣好的年青人，你為甚麽帶他來見我？是不是想把他害死才高興？」

方金粉神色不變，淡淡道：「他現在死了沒有？」

白袍人道：「現在雖然沒有，但他若敗在我七首之下，那又怎樣？」

方金粉嘆了口氣，道：「你見過老鼠可以打贏大貓的事情沒有？」

白袍人道：「當然沒有。」

方金粉道：「這就是了，所以，我絕不會為大貓而担心。」

白袍人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我變成了一隻老鼠。」

方金粉道：「做老鼠也沒有甚麽不好，最少，老鼠的牙齒鋒利有如七首。」

白袍人陡地轉身怒瞪着他：「你敢嘲笑我？」

方金粉哂然一笑，道：「你敢揍我一拳，我為甚麽不敢嘲笑你？」

白袍人大怒揮拳，但却不是揮向方金粉，而是一拳擊向身邊。

一拳擊下，就坍塌了差不多一半。

方金粉緊皺着眉，嘆道：「這又何苦由來，好端端的，又何必大動肝火？」

白袍人冷冷道：「你好端端的，我却一點也不好！」

方金粉道：「凡事不妨慢慢想辦法，看你老是這副樣子，唉……」

白袍人怒道：「我現在這副樣子怎樣了？是不是少了一隻鼻子就變得很難看？你說！你說！」

方金粉見他聲勢洶洶，只得說：「恕我說錯了話，你若眞要怪罪，就把我的鼻子也割下來好了？」

白袍人沉聲道：「你這樣說，算是負氣鬥嘴？還是一再取笑於我？」

方金粉道：「你已氣在頭上，我又不是天下第一號大笨蛋，豈會在這時候還再火上加油？唉，老督，咱們不是三歲孩童了，凡事要向大局着想，不可老是吵吵鬧鬧，弄得壯志消沉……」

他說得十分誠懇，白袍人的火氣顯然不住地下降了。

龍玉郎靜靜地看着這兩個人，良久不語，直到這時候才道：「都是我來得不好，連累兩位鬧了意見。」

方金粉連連搖頭，道：「你這樣說就很沒意思了，江湖好漢大丈夫，吵罵幾句以至大打一塲，都算不上甚麽一回事，總要俯仰無愧於天地，到了晚上就能睡得着覺。」

白袍人忽然笑了起來，但却笑得有點愴然。

方金粉瞪着他，忍不住又道：「你有甚麽意見，不妨直接提出來，何苦閃閃縮縮，吞吞吐吐！」

白袍人搖搖頭，道：「一個連鼻子都沒有的人，又還能提出甚麽意見？」

龍玉郎大不以為然，道：「鼻子歸鼻子，意見歸意見，兩者風馬牛不相及，豈可混為一談？」

白袍人看着他的臉，彷彿慢慢思索着這幾句話，過了一會，才道：「你的刀法不錯，說話更不錯，你師父是誰？」

龍玉郎說道：「我的師父，也就是家父。」

白袍人道：「令尊怎麽稱呼？」

龍玉郎道：「家嚴當年在江湖上的稱號，是為『雪刀浪子』，姓龍，名諱上城下璧。」

白袍人呆住，怔怔地上上下下打量着龍玉郎，良久才深深吸一口氣，道：「你就是龍玉郎？」

龍玉郎點了點頭，道：「正是。」

白袍人兩眼一眨，向方金粉質問：你怎麽不早點說？」

「說甚麽？」方金粉顯然在裝糊塗。

白袍人哼一聲，道：「早就知道，你這種人極靠不住！」

方金粉也不反駁，只是笑笑不語，白袍人倏地回頭問龍玉郎：「你是怎樣認識老方的？」

龍玉郎玄妙地回答：「在應該認識的時候就認識了。」這種回答，答了等如沒答，但白袍人的反應却也同樣玄妙，道：「能夠如此認識，總比有緣無份的人有福多了。」

龍玉郎仔細一想，就覺得他這兩句話若非另有隱喻，就是神經病發作，是個腦筋亂成一團的瘋子。

一個人沒有鼻子，已很不妙了，倘若再有神經病，那就更是不妙之又不妙。

一個不妙之又不妙的人，他的說話又

怎能算是玄妙?

這時候，白袍人又繼續說：「我姓曾，叫曾百全。」

龍玉郎點頭問道：「一百的百?存在的存?」

「是一百的百，但却不是存在的那個存字，是全軍覆沒的那個全字。」

「噢，原來是福祿壽全的那個全字，」龍玉郎連忙為他更改，道：「百全百全，百樣齊全，尊駕大名很好!很好!」

曾百全搖搖頭，嘆道：「還說甚麼百樣齊全，也不怕別人聽了笑話!」言下之意，自是指「缺鼻之憾」。

方金粉忍不住叫起來，不由罵道：「你少再提起『尊鼻』好不好?你再說，我操——」

「請斯文一點!」曾百全忙道：「別嚇壞了龍少俠!」

方金粉兩眼一瞪，道：「我那句說話不斯文了?難道說『我操心極了!』也是污言穢語嗎?」

曾百全道：「口風轉得眞快!」

方金粉自是死不認輸，道：「我這句話本來就是這樣，你若不相信，我用你的名義罰個毒誓好了!」

曾百全給他弄得啼笑皆非，只得說：「敬謝不敏，算是我投降也罷。」

「既願投降，乃可不斬!」方金粉索性大唱官腔：「斬殺降將，例必不祥，正是古有明訓，自當不再重蹈覆轍者也!」

龍玉郎聽得頗為有趣，想不到方金粉為人，也有如此詼諧的一面。

曾百全也笑了，雖然他的笑容並不好看，但總比愁眉苦臉的時候好得多。

「龍少俠，」他忽然拉着龍玉郎的手，說道：「明天陪我去見一個人怎樣?」

曾百全這句話說得沒頭沒腦，龍玉郎不禁為之一陣發楞，方金粉却立刻反問曾百全：「龍少俠陪你去見誰?見皇帝還是見太監?見尼姑還是見和尚?」

曾百全給他搶白了兩句，却不着惱，只是說：「她不是尼姑，却比尼姑還更可憐。」

方金粉說道：「尼姑跟可憐人是兩種人，可憐人不一定是尼姑，尼姑更是不一定可憐，你切莫把兩種人，兩件事混淆不清。」

曾百全想了一想，點頭道：「你說得對，她不是尼姑，尼姑也不會像她那般美麗，那般好看。」

龍玉郎給他這麼一說，好奇心越來越重了。

照曾百全的說話，他要見的人是一個女子，而且這女子既可憐又漂亮，看來多半是曾百全的意中人。

「她眞的很美麗?很好看嗎?」龍玉郎順着曾百全的口氣說。

「當然是眞的，」曾百全道：「她也是世間上最善良的女子。」

龍玉郎「唔」一聲，接着却說：「但這世間上，越善良的女子，也越容易給別人欺負。」

曾百全道：「不錯，但我從來沒有欺負過她，她也沒有欺負過我，咱們是彼此相敬如賓的，可是……可是……可是……」他一連說了三個「可是」，但接着却沒有了下文。

龍玉郎正待追問，曾百全却又再開口，道：「今天別再提起她好不好?」

龍玉郎還沒有答腔，方金粉已然說道：「不提就不提吧，現在，你有甚麼好主意?」

曾百全道：「到大駝子那裏喝酒。」

聽見這個「好主意」，龍玉郎不由一陣失笑，他和方金粉本來就是從大駝子那裏趕來的，現在，却又得打回原形，重回大駝子的屋子裏。

方金粉哈哈一笑，忽然吟哦起來：「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這是韋應物一首五言律詩，他吟哦了一半，龍玉郎便繼續接下去：「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

曾百全一聽之下，搖頭晃腦，直視着龍玉郎道：「你正是旭日初升年華，甚麼『蕭疏鬢已斑』的老人老話，不宜出自爾口，倒是曾某吟來，最是貼切!」

「何出此言哉!」方金粉斷然反對，朗聲道：「你我年紀相若，你肯認老，方某可不肯認!」

曾百全喟然嘆道：「你是人老心不老，那是一輩子也沒話好說的。」

龍玉郎失笑道：「人不老，心也不老!只有老朋友這個老字越老越妙!」

方金粉姆指一豎：「說得好，光是這句話，就已值得浮一大白!」

意興一到，又復朗吟：「昨夜星晨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曾百全愴然一笑，接道：「鳳尾香羅薄幾重，碧文圓頂夜深縫，扇裁月魄羞難掩，車走雷聲語未通。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

詩吟未了，方金粉已不斷搖頭，截然道：「曾兄錯矣，伊人不遠，又豈是『斷無消息』者也?」

兩人一前一後，所吟七言律詩，皆是李義山（李商隱）之作，但方金粉吟來寫意，曾百全却頗有落魄憔悴，不勝蒼涼之概。

龍玉郎唯有居中調停，對曾百全道：「天大地大，不及酒裏乾坤大，還是先去喝個痛快再說!」

曾百全連聲叫好，到大駝子那裏喝酒的主意，本來就是他自己提出來的。

× × ×

大駝子的石室，雖然佈置簡樸，但却能令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大駝子是個好人，一個難得之極的好人。

他一直過着平淡的生活，但只要是他的朋友來到這裏，不用開口，他也會以豐餚美酒熱誠招待。

大駝子的朋友不多，方金粉是一個，曾百全也是另一個。

龍玉郎還沒有忘記方金粉的那一段說話，他曾說過：「這是大駝子的房子，我和他有十九年的交情，所以，他的地方也就是我的地方，你顯然有緣來到這裏，就不必客氣——」

方金粉這麼一說，龍玉郎也就眞的不

客氣了。

他喜歡方金粉的爲人 同樣也喜歡大駝子。

但當他再次回來的時候，石室內巳空無一人。

這石室縱使有人，也只會有大駝子一個，但這時候，大駝子不見了，桌上却留下了一隻手。

左手！一個人的左手！

桌上只有手，却不見血，也正唯如此，看來更令人爲之怵目驚心。

方金粉一看見這一隻手，一顆心便沉了下去，聲音更是又沉重又憤怒：「是大駝子的手！」

龍玉郎面上表情也和他不相伯仲，接道：「不錯，他的手靑筋特別多，骨節上的厚繭更是最容易辨認。」

方金粉一拍桌子，咬牙道：「是誰下的毒手？」

曾百全忽然冷冷一笑，道：「不必瞎猜了，我知道是誰幹的。」

方金粉猛然回頭盯着他：「你知道是誰？」

曾百全道：「危如好！」

「危如好？」方金粉變然動容：「你說的是『莫干鬼母』危女邪？」

「不錯，危如好也就是危女邪，」曾百全神色凝重，道：「這女魔頭善變戲法，『斬手不留痕』乃是其中一種。」

龍玉郎訝然道：「難道她有辦法，可以使一個人斷手而不流血嗎？」

曾百全點點頭，道：「不錯，她有一條十分邪異的方子，把藥材煉製成爲膏藥後，一經塗上肌膚，血液很快就會消失得乾乾淨淨，到了那時候，縱使一刀砍下去，也決不會流出半滴血來。」

龍玉郎悚然一顫，說道：「好厲害的邪藥。」

方金粉眉頭緊皺，道：「危如好怎會找到這裏來？她又怎知道那件事……」

龍玉郎毫不放鬆，單刀直入就追問下去：「那是一件怎樣的事？」

方金粉沉吟半晌，才道：「那巳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唉，禍根！禍根！」說到這裏，又再住口不語。

龍玉郎心想：「這其間必然有一段曲折內情，他既不肯說，再問也是枉然，徒然自討沒趣。」想念及此，便不再繼續追問。

方金粉也是老江湖了，一看龍玉郎的臉色，便知道他正在東想西想，便道：「這件事，你遲早會明白，但現在去救人要緊……」

「方老兄，這個自然。」龍玉郎連忙說道：「就只是不知道大駝子叔叔落在何處。」

曾百全道：「後面有一座山丘，山丘下有片林子，咱們趕去找找！」

方金粉道：「也好！」當下不再遲疑，身形一展首先掠了出去。龍玉郎和曾百全隨即立刻緊緊跟上。

三人輕功俱是十分高明，須臾之間，巳翻過一座山坡，還沒到達林子，就巳看見一株榆樹之上，倒懸着一個身形臃腫的人。

「是大駝子！」曾百全沉聲說。

方金粉道：「小心陷阱！」話猶未了，但聞「崩」一聲響，一支利箭巳從林內射出，直向方金粉面上呼嘯而來。

強弓勁箭，不似是出自婦人之手，但方金粉揮袖把箭撥下，林內便出現了一個頭髮焦黃，一臉兇相的黑衣婦人。

曾百全冷冷一笑，道：「果然是來自莫干山的鬼母危如好！」

只見危如好手挽漆黑强弓，面上殺氣嚴霜地說道：「來者何人？那一個是姓方的？」

龍玉郎忖道：「她是衝着方金粉而來的？」

這時，方金粉巳迅速踏前，朗聲道：「在下就是姓方的。」

「你就是方金粉？」危如好雖是一個女流，但說起話來相貌猙獰，不愧是個「鬼母」。

龍玉郎心想：「這鬼母來意不善，巳是不用懷疑之事，却不知道她和大駝子、方金粉之間有甚麼重大的過節。」

別人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但龍玉郎却絕不是這種人。

他和父親的脾性雖然並不完全一樣，但在這一方面，却是子如父、父若子，彼此都是一般無異的。

方金粉面對凶名赫赫的「莫干鬼母」，依然鎭定之極，他坦然回答，道：「在下正是方金粉！」

「莫干鬼母」危如好早在三十年前，便巳稱霸於蘇、浙一帶。

當年，莫干山有「虐命三煞」、「竹溪五雄」、更有蘆花蕩的金蓮帮，其時衆合帮衆五、六百人，聲勢也算十分浩大。

危如好第一次踏足蘆花蕩之際，誰也沒有把這個貌不驚人的女子放在眼內。

那時候，她還年輕，長相雖然也很兇猛，但在不動氣，不說話的時候，別人還不覺得她有甚麼可怕之處。

但不到半天工夫，金蓮帮裏最厲害的八大高手，包括帮主及三大護法在內，全都給這個陌生的女子殺得片甲不留，半死不活。

未幾，「虐命三煞」、「竹溪五雄」也相繼栽倒在危如好的手裏，終於，這個女子霸踞了莫干山，成爲日後的「莫干鬼母」。

莫干山地處江南，雖然跟許多崇山峻嶺相比，它一點也不算突出，但却勝在山明水秀，風景清麗，處處都可以給人一種恬幽靜靑的感覺。

而莫干山之名，相傳是由一段神奇故事裏得來的。

故老相傳，在春秋時代，吳王夫差之父闔廬下令干將鑄劍，干將乃鑄劍名匠，但在鑄劍時遭遇到困難，鐵汁不下，其妻急問有何法可以解救？干將道：「先師歐冶鑄劍不銷，以女人嫁爐神就能銷。」莫邪聞言，冷不防就捨身竄入爐內，鐵汁果出，乃煉成雌雄神劍，雄曰「干將」，雌號「莫邪」。

後人爲紀念這對夫婦，就把這煉劍之山，命名爲莫干山。

危如好性情兇暴，江湖中人盡皆知，以是當這位「莫干鬼母」佔據此山，又組成「鬼母天王教」後，胆敢涎遊莫干山之

人，眞還不怎麼多見。

當年，「虐命三煞」死於沸鍋中。

「竹溪五雄」更是死法各異：一人被剜目斬足，重傷致死，一人活活餓死，一人被埋首黃沙，腰刺利刃，又一人好讀書，乃被火焚於書堆之中，最後一人最悽慘，全身皮膚生撕活剝，然後澆以鹽水……

危如好，就是一個如此兇殘惡毒之女魔頭。

× × ×

莫干鬼母手挽強弓，背負箭囊，那全是屬於多餘的。

她懂得射箭，而且箭術十分高明，但她眞正的看家本領並不是這一樣。

她最擅長的是用赤手空拳來殺人，此外，一桿能夠伸縮自如的「鬼母斷魂杖」，也是她經常用來殺人的犀利武器。

她的鬼母斷魂杖，向來插在腰間。

但她手裏的強弓利箭，又是怎麼一回事？

方金粉不曉得，但曾百全看清楚後，臉色就不由自主地變了。

他認得，這一張弓，這一壺箭，是屬於一個叫蕭潔人的老拳師的。

蕭潔人生於長安，成名於長安，是個道道地地的長安人。

他甚至也願意死在長安。

蕭潔人除了拳脚功夫造詣不凡之外，凡是長安城內內外外以至黑白兩道的英雄好漢，都知道他有個混號，被譽爲「賽李廣」。

李廣猿臂善射，聲威顯赫，蕭潔人本身，從不敢以「今之李廣」自詡，但這外號是江湖上的朋友公送給他的，他雖不以此自傲，道上豪傑却還是稱之爲「賽李廣」的。

能有此美譽者，自是愛惜良弓利箭之人，蕭潔人當不例外。

他最喜愛的一把弓，名爲「小裂」。

顧名思義，這一把「小裂」強弓，是有一點點裂痕的，這裂痕並不深，也不大，於弓無損，反而另添一種獨特氣質，顯得格外與別不同。

曾百全在年輕時，曾在長安小住，而且還跟蕭潔人練過兩套拳法。

蕭潔人這把「小裂弓」，曾百全也見識過，而且，還曾經借用它射殺過一頭野豬。

弓是良弓，而且曾百全還知道，蕭老拳師極珍惜它，曾經有一次，一個富商巨賈願意出價一萬両銀子收購它，立刻就給蕭潔人斷然拒絕。

良弓利箭，對蕭潔人來說，就像是魚的鱗、豹的皮、樹的根。

但這時候，「小裂弓」居然巳落在兇名赫赫，視人命如草芥的「莫干鬼母」危如好手裏。

弓巳易手，人呢？

蕭老拳師怎樣了？

曾百全沒有問，也不必問。只要稍爲有腦筋的人稍爲想想，就巳不難猜到這答案。

「爲甚麼要殺蕭潔人？爲甚麼要砍掉大駝子的一隻手？爲甚麼要找方金粉算帳？算的又是那一筆帳？」這都是曾百全百思不得其解的

驀地，他的腦海裏閃過了一個人的影子。

「是他搗鬼？眞的又是他在煽風撥火？」曾百全心裏在怒吼！

× × ×

方金粉越來越接近危如好。

他很鎭靜，不但步履安詳，神態也同樣地安詳，反觀危如好這位女魔頭，她一臉戾氣，濃重的殺機明顯地在眉宇間浮現着。

方金粉兩眼牢牢地看着危如好，沉聲道：「大駝子是方某的朋友，妳可否先把他放下來再說？」

「放他？」危如好獰笑，不住的搖頭道：「我若要放他，就不會把這個人倒懸在樹下。」

方金粉道：「大駝子與世無爭，是個平凡老百姓，妳欺負一個這樣的人，難道就不怕江湖上的朋友笑話？」

「與世無爭？平凡老百姓？」危如好不住冷笑：「姓方的，你這些鬼話騙得了誰？」

方金粉臉色一沉，道：「然則妳認爲他是怎樣的人？」

「江湖上，有一位很出色的殺手，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他年紀有多大，又抑或是男是女，只知道這殺手叫『拂曉』！」危如好忽然說出了這一番說話。

方金粉瞳孔收縮，道：「鬼母娘娘提起這人，未知用意何在？」

「用意只有一個，就是要拆穿你的謊話！」危如好惡狠狠的說：「大駝子就是『拂曉』！是他殺了施則君，是他殺了『武夷天王』！」

——「武夷天王」施則君，是另一個魔頭，他並不是危如好的丈夫，但在這二十年來，施則君一直都跟着危如好，一直都和危如好形影不離。

——「鬼母天王敎」裏的天王，就是這位甘願屈居於「莫干鬼母」危如好之下的「武夷天王」施則君。

——施則君武功不如危如好，但心腸之狠毒，手段之險詐，却比危如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危如好也不是不知道，施則君對她只是假情假義，一旦形勢逆轉，施則君第一個要殺的人，一定就是她這位「莫干鬼母」。

——但危如好一直裝傻，有一天，她的一個表姊對她說：「施則君即如魏延，腦後有反骨，留住此人，實乃禍根！」危如好聞言，輕輕嘆一口氣，對表姊說：「妳說得不錯，我早就想殺了他，但却下不了手，不如這樣：妳替我殺掉這個反骨賊罷。」她表姊搖搖頭，說道：「我不行。」危如好道：「何以不行？」她表姊說：「我武功遠不如他，一動手只會白白送死。」危如好眨了眨眼，道：「但像妳這種蠢人，活着又有甚麼用處？」她表姊這才大吃一驚，但後悔巳太遲。

——當晚，危如好送給表姊一壺毒酒，同時說：「淺嚐輒止，不要浪費。」結果，她表姊只是用舌頭舐了舐，不到一盞茶功夫就報銷去了。

「莫干鬼母」危如好就是一個這樣的

女人，她對任何人都可以狠得了心，就是放不下施則君這個男人。

施則君其貌不揚，一萬個女人看見他，最少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覺得此人十分討厭，但危如好偏偏就是第一萬個，說起來眞是異數。

但有一天拂曉時份，莫干山「鬼母天王宮」內，悄悄的來了一個殺手。

這殺手悄悄的殺了施則君，然後又悄悄的離開了「鬼母天王宮」，悄悄的離開了莫干山。

這殺手就叫「拂曉」！

大駝子眞的就是「拂曉」嗎？

南天第一槍

大駝子已不見了一隻手，而且此刻還被人倒懸在榆樹之下。

他若是「拂曉」，武功就一定絕不會弱，他的武功若是稍差了，也殺不了「武夷天王」施則君。但一山還有一山高，「拂曉」武功再高，世間上一定還有武功比他更高的高手。

「莫干鬼母」危如好就是武功比「拂曉」更高的高手！

方金粉忽然沒話說了，他沉默下來，神色凝重，心裏彷似有無數念頭正在翻滾着。危如好面上殺機更濃，冷笑着對方金粉說：「這個駝子殺我天王，你們兩人總共得到了多少好處？」

龍玉郎心中一凜，道：「這就乖乖不得了，原來事情跟大駝子和方金粉都有關係。」

話旣說到這個地步，方金粉也不再否認了，他一挺胸膛，道：「不錯，大駝子就是『拂曉』，殺『武夷天王』施則君一案，方某就是居中穿針引綫的掮客。」

危如好的臉色一陣青白，又是一陣紫脹：「主謀又是誰？」

方金粉道：「指使之人，自然是妳和施則君的仇家。」

危如好吼叫道：「說清楚一點，我要知道這個人的名字。」

方金粉道：「這個人的名字，妳永遠不可能知道！」

危如好露出了一個陰森笑容：「你會說的，你一定會說的。」她把「小裂弓」拋在地上，隨手往腰間一摸，把鬼母斷魂杖抽了出來。

方金粉站定原處，全身上下衣衫紋風不動，龍玉郎暗自讚了一句，道：「好定力。」

倏地，危如好飛身一晃，左手一揚，七八道烏金光芒電射而出。

方金粉一個繞步側身，閃開暗器，同時左手駢指如戟，一探手雙指便勢捷如電般向危如好頸際大脈戳去。

危如好冷冷一笑，根本不閃不避，手中鬼母斷魂杖一壓，便把方金粉這一着攻勢硬生生封住，而且繼續連消帶打，反向方金粉小腹擊落。

便在此時，方金粉亮劍。

他身法奇快，出招更是溜滑之極，但見身隨劍走，劍勢有時如同狂飇，有時却似輕描淡寫，又彷彿是流星趕月般急速射來，端的令人防不勝防，相當厲害。

但「鬼母」兇名赫赫，武功極高，方金粉劍招再精再奇再快，還是攻不下，殺不進。不但攻不下殺不進，而且還漸漸生了險象。

曾百全越看越是不對勁，他早已把匕首捏在掌中，此時正待出手相助，忽然間，山坡四周殺聲喧天，數十青衣漢子各揮利刄武器，從四方八面衝殺過來。

方金粉怒聲一笑，道：「鬼母天王敎羣魔空羣而出，倒算瞧得起方某。」

「放屁！」危如好獰笑道：「殺你這種豬狗不如的東西，多帶一個人來都是多餘，多餘。」她這兩句話雖然狂妄，却不像是甚麼假話。

龍玉郎心中大奇：「旣非鬼母手下，又是何方神聖？」

形勢至此，已不容他仔細推敲，他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速離此地，或者是以寡敵衆，把這羣青衣殺手驅散再說。

本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尤其是敵衆我寡，形勢不利之際，更是早走早着，不走的是蠢材。

但在這時候，一走並未能「了之」。大駝子、方金粉和曾百全三人，都在險境之中，除非大家一塊兒都走得了，否則獨自逃命，就是大大的不講義氣。

所以，龍玉郎絕不會走。

「一大羣瘋狗，倒也不容易對付！」他忽然有點發愁，但却又不是恐懼。

在百般無奈之下，他抽出了風雪之刀，大喝了一聲：「刀下無情。」

一個使判官筆的青衣殺手破口大罵，一面罵一面向龍玉郎衝了過來。

「辣塊媽媽，看你祖宗怎麼收拾你這個小——」罵聲未巳，眼前雪亮刀光一閃，這青衣殺手的腦袋立刻就不見了一半。

龍玉郎本來不想隨便殺人，但在這時候，若不殺他三幾個惡漢，絕對難以平大局。

× × ×

這幾十個青衣殺手突如其來，就連「莫干鬼母」危如好也是大爲意外

初時，她甚至還以爲這些殺手是來對付自己的。

但危如好怒火正在頭上，又恃着一身武功，雖見一羣殺手洶湧而來，却也悍然不懼，孰料這些殺手要對付的並不是她自己，也就更無忌憚了。

龍玉郎見形勢起了變化，知道這一戰必然會打得十分慘烈，不禁一面揮刀却敵，一面暗暗嘆氣。

八條龍刀法一經施展，但見寒芒亂閃，血光不斷湧現，才十招八招間，已有五六個青衣殺手慘呼倒下。

曾百全出手更加狠，匕首着着刺向敵人要害，凡是給他擊中之人，必然死多活少。

不消片刻，已有十餘名青衣殺手倒臥血泊之中，其餘殺手睹狀，不禁都是有了怯意，雖然還在裝腔作勢，已再無初時之勇。

但就在此際，忽見一人挺槍向倒懸在榆樹下的大駝子疾刺！

這人也是一身青衣，但却腰纏金帶，足穿繡金銀底快靴，氣派與其他青衣殺手大不相同。

龍玉郎眼尖，這青衣人一動槍，他已急趕上前揮刀攔截，青衣人冷喝一聲：「遲了。」但實際上，龍玉郎的雪刀比他的長槍來得更快，「噹」一聲响，刀槍交迸，濺出一蓬燦爛星火。

但也就在刀槍交迸這一剎那，又有一人從大駝子背後殺出，那是一個灰袍蒙面人。

灰袍蒙面人輕功極高，出手更是又狠又快，才一揚手，最少已有二三十件暗器向大駝子直打過去。

龍玉郎迴刀急轉，想掩護着大駝子，但這一次眞的已太遲了。

只見大駝子全身上下都是暗器，而且暗器上藍芒，綠芒，紫芒綜錯亂閃，顯然都是淬有奇毒的。

即使暗器無毒，一個人身上中了這許多暗器，也是非死不可。

龍玉郎光火了，他怒叫道：「向一個手無寸鐵倒縛在樹下的人驟施辣手，算甚麼英雄好漢。」

灰袍蒙面人冷冷一笑：「英雄好漢，留待你自己去做好了。」語聲未落，又是一蓬暗器向龍玉郎撒了過來。

暗器一飛，刀光同時怒閃。

只聽見「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灰袍蒙面人的暗器全被擊落。

這時，青衣人又已舉槍突襲，龍玉郎聽得斜側破空之聲，立刻微一俯首避開一槍，隨即疾進兩步，先欺身攻向那可惡的灰袍蒙面人。

灰袍蒙面人見暗器傷不了龍玉郎，立刻改用一柄彎刀全力週旋。

這彎刀形狀奇特，蒙面人的招數也是別創一格，又驚險又刁鑽，就像是一條厲害的毒蛇。

龍玉郎不住冷笑，心裏却是絲毫不敢大意。

兩人刀來刀往，拚了三十餘招，但兩柄刀自始至終，從未相碰過在一起。

三十招過後，青衣人又再加入戰圈，以一桿長槍不斷刺向龍玉郎，分明志在擾亂對方心神，使灰袍蒙面人有可乘之機。

龍玉郎倒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方金粉和曾百全兩人。

方金粉以一敵一，在人數方面沒有半點吃虧，但他的對手却太厲害了，「莫干鬼母」兇名赫赫，能夠使遊人絕跡於莫干山，自然不是「浪得兇名」的。

曾百全的對手，武功雖然遠遠不及「莫干鬼母」危如好，但却人數衆多，即使



鬼母面露殺機的對方金粉道：「駝子殺了我的天王，你們二人總共得到多少好處？」

初時還可以抵敵得住，但時間一長，終究難免陷雙拳難敵四手之險局。

龍玉郎越想越是不妙，不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方金粉和曾百全兩人。

本來，最不妙的人應該是大駝子，但大駝子如今已死於暗器之下，正是「身爲死人」，再也沒有妙與不妙可言了。

龍玉郎一想到這裏，一股無名怒火便湧了上來，但他幼承庭訓，深明「怒火可以焚身」之道，唯有全力抑壓，决不能讓怒火遮掩了自己眼睛，白白便宜了敵人。

那灰袍蒙面人其實武功極高，他突然出現暗殺了大駝子，固然是輕而易舉之事，至於龍玉郎，初時他也沒有把這個年青刀客放在眼內。

但比拚了三十餘招以後，蒙面人對龍玉郎的潛力不能不爲之刮目相看了。

青衣人也是一樣，在他心目中，蒙面人是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這藍衣青年無論如何接不下蒙面人二十刀，那知一經比拚，却全然不是想像中那麼一回事。

灰袍蒙面人刀法雖然又古怪又刁鑽又厲害，但龍玉郎的八條龍刀法却也有它的一套，無論灰袍蒙面人的刀法怎樣古怪、刁鑽、厲害，龍玉郎都總有辦法將之一一化解，不但沒有落在下風，而且還把蒙面人逼得有點透氣不過來。

青衣人越看越是心驚，心想這藍衣青年刀法造詣奇高，若不先行把此人除掉，想把方金粉和曾百金全收拾，只怕就不大容易了。

心念電轉之下，决定冒險一搏，他主意一定，槍勢倏然疾變，本來只是從旁干

擾協助蒙面人，此刻却改轅易轍，把一桿九尺長槍使得有如車輛急轉，又似是驟雨狂風，攻勢排山倒海般力壓而至。

灰袍蒙面人立刻大讚一聲：「好槍法！」他這一讚，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套子，作用是把青衣人緊緊套住，鼓勵青衣人繼續採取這種打法。

青衣人一聽見這三個字，知道再難從容脫身，唯一可解危困之法，就是儘早把這藍衣年青刀客解決。

也可以說，他已騎上虎背，除了作背水為陣之戰以外，再無其他方法可想。

但他倒也悍然不懼，那是因為騎上虎背之人，並不只有他自己一個，還有一柄彎刀越使越古裏古怪的灰袍蒙面人。

那知灰袍蒙面人狡猾無比，青衣人挺槍闖入戰圈之後，他就一步一步的慢慢退却了。

換句話說，這蒙面人已看透戰局，與其兩人騎虎，不如自己從虎背上跳將下來，不再冒這個隨時都有殺身之禍的險。

青衣人初時還懵然不覺，但他終究不是呆子，時間一長，就已瞧出了這番景象了。

他心中又驚又怒，但却也不能立時發作，只求咬緊牙關，放手全力與龍玉郎拚搏。

龍玉郎雖然出道江湖未幾，但却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子，龍城璧聰明絕頂，他也絕對不比父親輸虧，一看之下，已看出眼前兩個敵人，正在各懷鬼胎，心中不由更是鎮定，知道這一戰自己已然穩操勝券。

雖然勝券在握，龍玉郎仍然不敢稍有半點大意，終於，他把握了最適當一刹那間的機會，看準之後，使出了一招「見龍在田」。

這一刀，身隨刀走，刀隨臂揚，刹那之間，只見他人如飛龍出洞，斜斜一刀就向青衣人右脇之下疾刺過去。

青衣人也是久經大敵，臨陣經驗極其豐富的老江湖了，但龍玉郎這一刀既精且妙，出手與身形方位之間更是配合得妙到毫巔，他就算全副精神早有防備，到此刻也是萬萬招架不了，更絕對無法可以在百忙中抽身急速閃避。

只要是武林中的大行家，都可以立刻斷定：青衣人一定無法自保。

唯一可以救他的，只有那個灰袍幪面人。

——灰袍幪面人若在龍玉郎左首發力，急攻他的下三路，青衣人就可能有救！

可是，灰袍幪面人早存獨善其身的打算，又怎肯冒險去救這青衣人？

況且，他已等待了很久的「逃亡機會」，也正在此時！

龍玉郎既向青衣人疾施殺手，對灰袍幪面人這一邊就自然放鬆了一點，雖然只有這麼一點點時刻，但對於灰袍幪面人來說，却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再也不理會青衣人，右手彎刀虛晃一招，先作怒攻之狀，但實在却是脚底揩油，向後溜之大吉。

灰袍蒙面人早已存心出賣青衣人，這一下向後急溜，自是全力施為，唯恐稍慢半步。

他他這一急退，立刻就知道自己上當了。

龍玉郎年紀輕輕，萬萬談不上老謀深算，但他天生機警，頭腦靈捷，早已看準這灰袍幪面人會趁着這個「機會」抽身逃亡。

所以，他這一刀「見龍在田」，實實在在也只是一下虛招。

這青衣人縱有可殺之處，但更該殺的還是滿身暗器，兼且全然不講江湖義氣的灰袍蒙面人。

以是幪面人一退，風雪之刀的招數也急劇地改變了，由那招「見龍在田」，迴刀一變變成「龍捲西風」！

灰袍幪面人大大的吃驚，同時急急右手揚刀，左手更射出十幾件歹毒絕倫的暗器。

在這間不容髮生死關頭之際，他能夠有這兩下子應變之道，足見不凡。

但龍玉郎更不凡。

雪刀殺着既出，雪刀刀光自然完全掩蓋了彎刀的鋒芒。

彎刀已無力，暗器呢？是不是又給龍玉郎一一擊落了？

不！暗器沒有被擊落，龍玉郎根本就不打算再重複使用這一套。

他對付這些暗器的方法也很簡單，竅訣只有一個字：「閃」！

只要能夠閃避得過，就算暗器再歹毒，也是於人無損的。

龍玉郎很輕易就閃開了這些暗器，但風雪之刀刀勢還是沒有因此而稍有絲毫改變。

「龍捲西風」還是「龍捲西風」，就是這一刀這一捲，灰袍幪面人臉上的布巾登時碎裂。

布巾碎裂，臉孔也同時碎裂，世間上沒有任何人的臉孔可以挨得起這一刀。

灰袍幪面人倒下去了，而在他倒下去之後，他的臉已不再被幪裹着。

龍玉郎雖然看見了這張臉孔，但看了等如沒有看。

那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孔，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這個人。

從形貌看來，這人大概四十來歲，國字臉，白白淨淨的臉龐，蓄着不長不短的山羊鬍子。

青衣人雖見幪面人倒下，但却沒有立刻逃走，也沒有向龍玉郎發動攻擊。

他只是呆呆的站在原處，一張臉蒼白得難以形容。

直至龍玉郎回過頭問他，他才彷似從一場可怕的噩夢裏驚醒。

「這人是誰？」龍玉郎問青衣人。

青衣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接着用既憤恨又慶幸的話調回答：「姜鐵謙！」

「姜鐵謙？人稱『大俠鐵君子』的姜鐵謙？」龍玉郎吃驚極了。

青衣人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俠名滿天下的『大俠鐵君子』。」

龍玉郎道：「你和他之間的關係怎樣稱呼？」

青衣人道：「你現在還有空跟我談這些廢話嗎？」

龍玉郎道：「我不認為這是廢話。」

青衣人道：「但你若再袖手旁觀，方金粉和那個姓曾的恐怕就會沒命了。」

龍玉郎冷冷道：「但我也不能就此把你放掉。」

青衣人道：「你可以殺了我，也可以把我的穴道點住，然後倒懸在這一株大樹之下。」

龍玉郎奇怪地望了他一眼，接着却說：「怎麼不叫你的手下來助陣？」

青衣人道：「沒有這個必要，再說，他們的武功跟你相比，實在是差得太遠了，就算人數再多，也決不是你的敵手，徒然使更多人白白送死而已。」

龍玉郎說道：「曾百全也不是等閒之輩！」

青衣人道：「所以，最聰明的辦法，還是下命令，把這些人趕走。」

龍玉郎又問道：「你能命令這些殺手嗎？」

青衣人道：「姜鐵謙活着的時候，他們只聽他一個人的命令。」

龍玉郎道：「現在呢？」

青衣人道：「主帥陣亡，我的命令也就等如姜鐵謙的命令。」

龍玉郎故意再加問了一句：「會有效嗎？」

青衣人說道：「你看看就知道了。」然後，他就高聲吆喝，下了一道撤退的命令。

命令很有效，轉瞬間所有青衣殺手已走得一個不剩。

當然，地上還有不少青衣殺手留下，他們不是不聽命令，而是聽不見命令。

有二十二個青衣殺手死了，絕大部份都是曾百全所殺的。

曾百全的衣衫，東一片紅西一片血，也不知道是青衣殺手的，還是他自己身上流出來的。

總之，他全身上上下下都染滿了怵目驚心的血，就連他自己看見，也是不禁爲之嚇了一跳。

但他最關心的人並不是自己，而是仍然跟危如好苦拚不休的方金粉。

方金粉一直苦苦支撐着，但也總算仍然可以支撐到這個時候。

他有這份能耐，「莫干鬼母」危如好也是相當驚異的。

她對付大駝子，前後只用了十九招武功，就把這個「拂曉殺手」收拾得妥妥貼貼。

但方金粉這個「殺人掮客」，他的武功路子跟大駝子頗有分別。大駝子練的是「出雲劍」、「霹靂斷金手」，全是速戰速決，宜攻不宜守的招數，他要擊殺敵人，固然往往快如閃電，但若然遇上武功比他更高之輩，要敗陣下來也是「爽快俐落」，連想拖泥帶水的機會也沒有。

但是方金粉的武功路子，却是大不相同。

他年紀輕輕就已出道江湖，生長的環境也和大駝子大相逕庭。

大駝子雖然也是會家子，自幼便苦練武功，但在江湖上，知道他是個武林高手的人，幾乎可說是絕無僅有。

大駝子在很久以前就以殺人爲業，但他有個規矩，就是一年只殺一人。

他生性自甘淡泊，不求名利，以是雖然每年只幹一次殺人買賣，所得財帛已足夠他一年之需。

一個這樣的殺手，絕不會經常跟別人動武，但方金粉却全然不同，有時候，他整年到晚都不會跟別人發生衝突，但有時候，說不定在一天之內，就已連續斯殺三幾場，到了晚上睡覺還要提防仇家施放冷箭。

可以說，大駝子的武功，全然是爲了要殺人而練的。

但方金粉却非要先求自保不可。

就是因爲有了這種差別，大駝子的武功練得宜攻不宜守，但方金粉則是守優於攻，更尤其利於持久作戰。

若不是這樣，他早已敗在危如好的杖下。

危如好報仇心切，那是自待不言的，但她也不想立刻就斃了方金粉。

她亟欲知道，是誰要收買刺客殺死「武夷天王」施則君，而方金粉就是唯一綫索，倘若方金粉死了，主謀者將會永遠「逍遙法外」。

她要活擒方金粉！

但這個願望，並不如她想像中那樣容易達成。

平情而論，在單打獨鬥情況下，方金粉縱然擅於防守但久守必失，危如好終究還是可以擊敗他，然後活活生擒下來的。

但這單打獨鬥的局面，看來已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那個藍衣年青刀客，能夠在以一敵二劣勢下擊殺姜鐵謙，當非泛泛之輩，再加上曾百全趕來助陣，別說要活捉方金粉，便是自己能否全身而退，也是大有疑問之事。

「莫干鬼母」雖然兇殘暴戾，令人看來狂妄囂張，目空一切，但她畢竟並非瞎子。

曾百全以匕首殺傷不少青衣殺手，危如好還未曾怎樣放在心上，但龍玉郎以一招「龍捲西風」擊殺姜鐵謙之景況，却令這位「莫干鬼母」爲之駭然不已。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龍玉郎這一刀，絕不尋常，否則也殺不了名震中原的「大俠鐵君子」。

姜鐵謙一死，那些青衣殺手也相繼撤退，而那個使一桿長槍的青衣人，顯然也已爲龍玉郎所降服……

這種跡象，都足以使江湖經驗豐富的危如好大起戒心，認爲形勢對自己是越來越不利了。她開始後悔沒有帶着「鬼母天王教」屬下的精英高手隨行，這一次，她可算是犯了低估敵人實力的錯誤。

但事至如今，後悔已然無用，唯有抽身急退，將來再徐圖後計。

主意既決，鬼母斷魂杖輕輕往地上一點，人已向北急掠。

她輕功造詣極高，但見身如飛鳥，瞬即掠出十餘丈外。

「追！」曾百全怒叫。

那知叫聲甫落，危如好的身子已像是一塊沉重石頭跌在地上。

霎時之間，方金粉呆住，曾百全也是呆住，就像是看見山崩地裂一樣，既驚且呆。

只有龍玉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沉聲說道：「好厲害的一掌！」

× × ×

世間上有些說話，聽來十分可笑，但却也十分實在，絕無半點虛假，例如——

「只有漂亮的人兒，才會有漂亮的臉孔。」

「高山不矮。」

「禿子決不會有長頭髮。」

這時候，使長槍的青衣人湊近來，回應了龍玉郎兩句說話：「只有極厲害的武林高手，才能擊出如此厲害的一掌。」

但沒有人覺得這兩句說話可笑，只是覺得可怕。

也許，令人眞正覺得可怕的並不是這兩句說話，而是那一個人和那一招沉猛駭人的重掌。

——「莫干鬼母」危如好匆匆溜走，一去十餘丈，眼看她立刻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踪，但就在這時，一個人閃電般出現，閃電般向她揮出了一掌！

只是一個人，只是揮出了一掌！

就是這樣，「莫干鬼母」危如好立刻便倒了下去，再也沒法子可以站得起來。

之後，那人又不見了。

他也彷彿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神秘的鬼魅，可怕的幽靈。

等到龍玉郎等人趕往察看的時候，「莫干鬼母」危如好已死。

她也許是一中掌，當場便斃了命的。

只見她的臉已給沉重的內家掌力完全震碎，不但鼻裂嘴歪，連一對眼珠子也給震得向前怒凸，形態可說是恐怖萬分。

方金粉和曾百全都是臉色蒼白如雪，半晌還作聲不得。

只有龍玉郎用平靜的語氣說話：「好霸氣的掌功，你們可知道他是甚麼人？」

方金粉沒有回答，神情却越來越是凝重，曾百全却長長的嘆一口氣，然後才慢慢的說道：「是他！一定是他！」

「他？他是誰？」龍玉郎追問。

但曾百全却沒有繼續說下去，忽然整個人完全沉默下來。

他有甚麼難言之隱？

龍玉郎不知道，但看見他這副樣子，知道再追問下去也不會得到結果，只得也陪着他一起沉默下來。

但方金粉却在這時候說：「不要等明天了。」他這句說話聽來沒頭沒腦，龍玉郎再聰明，一時之間，也不明白是甚麼意思。

龍玉郎不懂，但曾百全却是一聽就明白過來，他想了想，便點頭道：「也罷，反正早一點遲一點都是一樣的。」

曾百全這麼一搭腔，龍玉郎立刻就省悟了，道：「我們現在就去見那個人？」

他此刻所說的「那個人」，並不是指一掌斃了「莫干鬼母」危如好的高手，而是曾百全心中朝思暮想的女子。

這女子對於曾百全來說，當然是極其重要的，在他心目中，沒有了鼻子固然是一大憾事，但若跟那個女子相比，一個人有沒有鼻子，却又變得全然微不足道，不值一哂。

龍玉郎從洛陽追查至此，最少有一半原因，是想知道「殺手之王」司馬血爲甚麼要跟郭情山賭鼻子。

那一場賭博，雖然誰也沒有贏，誰也沒有輸，但那全然是因爲「財星老爺」郭萬祿及時搗散了賭局之故，否則現在，司馬血和郭情山兩個人加起來只會有一隻鼻子。

不管輸掉鼻子的人是誰，總之其中一個人，他現在的樣子就會跟曾百全一模一樣。

世間上少了一隻手，或者是斷掉一對脚之類的人很多，又或者是瞎掉眼睛，啞巴的人也爲數不少，但缺少了鼻子的，却很罕見。

這種缺憾，不單只是缺憾，而且也是一件又殘忍又恐怖的事。

也正因爲這種缺憾相當罕見，所以龍玉郎總是認爲，司馬血在賭坊推牌九賭鼻子的事，極可能和曾百全這個人有關。

但關鍵在那裏？到目前爲止，龍玉郎還是找不出來，而唯一辦法，就是繼續追查下去。

對於一個漠不關心他人死活的人來說，如此花費力氣去追查別人的事，不但多餘，簡直就是蠢蛋、白痴、荒天下之大謬也。

但龍玉郎並不是那種人。

那種人的血，就算不是冰冷的，最少也是「凉兮兮」的，絕非熱血赤胆忠肝之輩。

龍玉郎和他父親龍城璧一樣，從不以熱血赤胆忠肝之輩自居，不但嘴裏不承認，便在心底裏也絕不承認。

這一對父子，只喜歡幹自己認爲應該去做的事，旁人對自己的觀感如何，評價怎樣，實在是全然不會在乎的。

× × ×

「莫干鬼母」危如好死了，就連她自己都絕不相信，世間上竟然有人可以在一招之內，就把她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但無論她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情已實實在在地發生了，從此以後，「鬼母天王教」既沒有鬼母，也沒有天王，這一個兇殘霸道的邪魔異教，當然也很難再在江湖佔一席位。

曾百全和方金粉都瞧着危如好的屍首發呆，而那個使長槍的青衣人，他臉上的表情也和曾、方二人大同小異。

倏地，曾百全目光一轉，盯着青衣人那桿長槍。

長槍還是長槍，既不可能忽然長了幾寸，也沒有給龍玉郎的雪刀削短了一截。

但這時候，在這桿長槍之上，却掛着一把玉石强弓。

「小裂弓！」曾百全忽然面肉抽搐，他缺了一鼻，本已異常難看，情緒激動之下，形貌更是令人不敢直視。

青衣人却直視着他，沉聲說道：「不錯，這是小裂弓，蕭老拳師的小裂弓。」

「拿來！」曾百全倏地喝叫。

他這一喝極不客氣，但青衣人却絲毫不以爲忤，立刻緩緩地把小裂弓遞到曾百全手上。

曾百全雙手接弓，神情顯得又是悲慟，又是莊嚴。

他輕撫小裂弓，深深的注視着弓上裂痕良久，才抬頭再問青衣人：「蕭老拳師

是不是已經遭了毒手？」

青衣人緩緩地點了點頭。

曾百全早已知道答案，但看見青衣人如此點頭，身子還是不由自主的顫抖了好一陣。

方金粉不斷打量着這個青衣人，忽然問：「尊駕台甫怎樣稱呼？」

青衣人立刻回答：「敝姓簡，草字梨洲。」

「『南天第一槍』就走是閣下？」

「不敢當！這只是道上朋友給簡某開玩笑時所說的。」簡梨洲大感不安地回答道。

方金粉沉吟半晌，才接道：「那個蒙面人又是誰？」

簡梨洲說道：「『大俠鐵君子』姜鐵謙。」

「胡說！」方金粉叱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姜鐵謙使的兵刃是一柄黃金鐧，但這蒙面人用的却是一把波斯彎刀！」

簡梨洲道：「正因爲人人都知道他常用的兵刃是黃金鐧，所以今天不用，改用彎刀。」

方金粉微一沉吟，知道簡梨洲之言不無道理。

姜鐵謙既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又怎會愚蠢到使用黃金鐧，倘眞如此做法，那就不啻是掩耳盜鈴了。

方金粉沉吟間，曾百全已接口道：「那蒙面人，確是姜鐵謙，一位俠名滿天下的大人物。」說到後面那句話，不住的在冷笑。

方金粉也在冷笑不迭：「一個身負俠名的大人物，居然鬼鬼祟祟，藏頭露尾暗箭傷人，眞是可笑復可憐。」

曾百全笑笑道：「與其說此人可憐可笑，不如說此人可惡復可恨，更爲貼切不過。」

方金粉倏地又是臉色一寒，目光冷厲地瞧着簡梨洲：「你跟這位姜大俠，原本是同一夥的，是也不是！」

答案當然是：「是的！」但簡梨洲却補充道：「他是大俠，我却不是，從來都不是。」

「西貝大俠，十足小人！」曾百全氣忿忿的說。

「西貝」即是「賈」，賈、假二字同音，西貝大俠也就是假大俠的意思。

方金粉又直盯着簡梨洲的臉，道：「姜鐵謙和你，怎會跑到這裏來的？」

簡梨洲嘆了口氣，道：「箇中情由，說來話長——」

「長話長說，不妨慢慢的說。」曾百全冷冷道。

簡梨洲道：「鄙人可以說，也一定會說，就只怕諸位不肯相信？」

曾百全怒道：「你還沒有說，怎曉得咱們會不相信。」

簡梨洲又嘆了口氣，道：「諸位不肯相信鄙人之言，那是合情合理之事，因爲鄙人這一次跟着姜鐵謙，本來就是要對諸位有所不利的。」

曾百全道：「姜鐵謙早就想一走了之，但最後却還是逃不過龍少俠的雪刀。」

方金粉也瞧着簡梨洲，道：「本來，你是有不少機會可以逃走的，但何以仍然就擱着，難道不怕咱們會殺你爲大駝子報仇嗎？」

簡梨洲苦笑了一下，道：「誰不怕死！鄙人也是凡夫俗子，也知道『螻蟻尚且偷生』這句說話，但今天情況，却是很特別。」

方金粉道：「怎樣特別法？」

簡梨洲道：「簡某現在本該是個死人了。」

「死人？」方金粉愕然道：「甚麼意思？」

簡梨洲說道：「姜鐵謙出賣了我，他要我獨身對抗龍少俠，而他却打算趁機逃脫。」

方金粉道：「但他反而死了，這又是甚麼緣故？」

簡梨洲道：「是龍少俠放了我一馬，這一點，我是看得出來的。」

方金粉道：「如此說來，姜鐵謙眞是全然不講義氣，這樣的人，無論在黑道也好，在白道也好，都容他不得。」

簡梨洲道：「他若以『大俠鐵君子』的身份出現，這種卑劣的事無論如何都不會做，他這個又俠又君子之名，實在是花費了不少心血才能換取回來的。」

方金粉嘆道：「俠名得來不易，但縱然得到了，却又如何？」

簡梨洲道：「人各有志，有人慣做乞兒懶做官，但也有人畢生處於積慮，非要在其有生之年成爲人上人不可。」

方金粉道：「人上人不易爲，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簡梨洲道：「這道理許多人都明白，但明白還明白，甘於冒險拚命向上爬的人還是有如恆河沙數，永遠數之不盡。」

方金粉又是喟然一嘆，道：「都是笨人！」

龍玉郎却搖了搖頭，說道：「此言差矣，此輩中人，只怕個個都是聰明睿智之士。」

曾百全一直眉頭緊皺，忍不住催促簡梨洲，問道：「咱們跟姜鐵謙從來沒有任何過節，他何以咄咄逼人，要把咱們置諸死命。」

簡梨洲道：「他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曾百全道：「你呢？」

簡梨洲道：「也是一樣，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嘿嘿，這眞是沒話可說的……」

曾百全冷冷道：「姜鐵謙並不窮，他兩年前大興土木，蓋了一幢屋子，廳院寬敞得可以用來賽馬。」

簡梨洲道：「他很捨得花錢，無論是自己花還是送給別人去花，都很捨得。」

曾百全道：「姜家本來就是富甲一方的大富戶，他花費再大，也沒有人會覺得驚奇。」

簡梨洲道：「但姜家家道，已然今非昔比。」

曾百全道：「莫非姜鐵謙居然會是姜家的敗家子嗎？」

簡梨洲嘆息道：「倘若光是花用，就算他揮金如土，在三幾十年之內，也不見得就會鬧窮，但這幾年來，他却染上了賭癮。」

「賭癮？」方金粉一呆，道：「姜鐵謙從不賭錢，此事可說是衆所週知，如何忽然却會染上賭癮起來？」

簡梨洲道：「他從不賭錢，乃是局外人的想法而已，其實，他一直都喜愛此道，只是賭得秘密，不爲外人所知罷了。」

方金粉道：「既賭得秘密，賭注便大不起來……」

簡梨洲搖頭不迭，道：「非也，姜鐵謙賭博，手面大得驚人，敢問兄台，可曾聽過劉進寶其人的名字？」

方金粉「喔」一聲，道：「你說的這位劉進寶，可是曾經在一晚之內贏過三十萬兩銀子的劉大官人？」

簡梨洲道：「正是這位劉大官人。」

方金粉眉頭一皺，道：「尊駕言下之意，豈非說姜鐵謙與這位劉大官人之間，有甚麼糾葛不成？」

簡梨洲道：「那也並非糾葛的事，而是姜即是劉，劉即是姜！」

方金粉訝然道：「什麼，劉進寶就是姜鐵謙的化身？」

簡梨洲點點頭道：「正是，世人對姜鐵謙的認識太深刻了，但對劉進寶的底蘊，却是一直諱莫如深，其實，劉進寶這個賭場大闊客，就是俠名滿天下，『衆所週知』對賭博全無興趣的『大俠鐵君子』姜鐵謙！」

方金粉這才恍然，隨即又道：「曾聽有人說過：劉大官人是個嗓子粗啞，脾氣暴躁的大鬍子，這形貌與姜鐵謙其人似乎大不相同。」

簡梨洲道：「姜鐵謙最擅長的本領，既非六六三十六式『君子鐗法』，也不是暗中苦練多年但却鮮有人知曉的『彎刀奪命十八式』，而是巧妙無比之易容術。」

「易容！」方金粉不由得深深吸一口氣，「不錯，只要一經易容，在賭桌上又有誰看得出劉大官人其實就是姜鐵謙？」

簡梨洲道：「看是看不出的，但在賭運不濟之餘，却還是無法不原形畢露。」

方金粉一呆，道：「是誰揭穿他的廬山眞面目？」

簡梨洲道：「洪北海。」

「洪北海？」方金粉又再吸一口氣，聳然動容道：「此人號稱『賭煞』，是賭桌上的魔王，吃人不吐骨的煞星。」

簡梨洲道：「在一般賭徒心目中，劉大官人固然是個奇人，但若論氣派手段，還是及不上這位『賭煞』洪北海的。」

方金粉道：「洪北海賭錢比鯊魚還兇，比老虎還惡，姜鐵謙是應該知道的。」

簡梨洲道：「他當然知道，但到了賭桌上，賭癮一起，便是天王老子加上如來佛祖在座，也是賭了再說。」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這就是賭徒的悲哀。」

簡梨洲道：「但對於賭徒來說，最悲哀的事情只有一種。」

龍玉郎道：「那一種？」

簡梨洲道：「沒有得賭。」

龍玉郎說道：「其實，比沒有得賭更悲哀的，應該是輸至債台高築，泥足深陷的時候。」

簡梨洲道：「姜鐵謙正是這樣，他在金陵府一座豪華府第裏，和江湖上七個著名的賭徒賭了三晝三夜，結果輸了二百萬兩銀子。」

「二百萬兩！」方金粉嘿嘿一笑：「這就不怎麼好玩了。」

簡梨洲道：「更不好玩的是：他只有五十萬兩銀子的賭本。」

方金粉道：「還有百五十萬兩呢？」

簡梨洲道：「欠帳。」

方金粉道：「欠誰的帳？」

簡梨洲道：「『殺手之王』司馬血十萬兩，那是最少的一筆。」

龍玉郎「噢」了一聲，心想：「司馬伯伯不愧是江湖上的風雲人物，在殺手行業裏固然稱王，在賭桌上也是聲名顯赫，凡是這等場面，往往都少不了他老人家的一份兒。」

簡梨洲接着又說：「姜鐵謙欠得最大的賭帳，是一個整數兒，不多不少恰好一百萬兩，債主就是『賭煞』洪北海。」

方金粉道：「百五萬兩的賭債，雖然非同小可，但姜鐵謙家財千萬，總該有辦法償還罷。」

簡梨洲道：「還不了。」

方金粉說道：「他早已輸得七七八八了？」

簡梨洲道：「賭字累人，就算家裏有金山銀礦，若要輸起上來，再多金子銀子也不夠輸。」

方金粉乾咳一聲，道：「他欠司馬血十萬兩，那是小事，『殺手之王』是從來不會追討賭債，但『賭煞』洪北海却不好惹。」

簡梨州道：「姜鐵謙當然知道這個人大大的不好惹，無奈一賭之後，又是勢成騎虎，後悔已来不及。」

方金粉道：「後來又怎樣？」

簡梨洲道：「若是別的債主，姜鐵謙也許可以躲避得了，但『賭煞』洪北海根本不必親自動手，就已經把這位化名爲劉進寶的『大俠鐵君子』牢牢扣住。」

方金粉道：「洪北海手下有『三蛇』、『五太歲』，更有寵妾『千面飛狐』宇文妙，全都是殺人不眨眼，談笑之間吃人不吐骨的的辣手脚色！」

「不錯，」簡梨洲不住點頭，說道：「姜鐵謙千不該萬不該，輸掉了五十萬兩之後還磨菇下去，以致欠下這一筆斷魂賭債。」

方金粉道：「他後來如何了斷？」

簡梨洲道：「向一個人乞援。」

方金粉道：「那人是誰？」

簡梨洲道：「『財星老爺』郭萬祿，也只有這麼一個財神爺，才可以幫助他渡過難關。」

方金粉、曾百全和龍玉郎各人互相對視了好一會，事情至此，總算是露出端倪了。

「姜鐵謙已成爲郭萬祿的爪牙！」方金粉怒叫起來。

曾百全沉聲道：「郭萬祿要殺老方，更要殺我！」

簡梨洲道：「是的。」

曾百全冷冷的望着他：「殺了我，有多少獎賞？」

簡梨洲道：「五萬兩！」

方金粉道：「我這顆腦袋值多少？」

簡梨洲道：「也是五萬。」

曾百全冷冷一聲，道：「你現在還想不想要咱們的腦袋。」

簡梨洲的臉色登時一陣蒼白，良久才道：「鄙人不知天高地厚，實在在萬分該死。」

龍玉郎却把話題岔開，道：「郭萬祿派你們追殺方、曾二人，怎麼却又向大駝子橫施辣手？」

簡梨洲說道：「這也是郭萬祿的主意，他對姜鐵謙說過：『斬草務必要除根，大駝子這個人，若遇上了也萬萬不可以放過！』」

龍玉郎越聽越是出神，忖道：「事情漸漸露出曙光了。」

曾百全恨聲道：「郭家父子好狠毒，曾某這一輩子算是跟姓郭的沒完沒了。」

龍玉郎不動聲色，暗自盤算，覺得自己初時的推想與事實越來越是接近。

司馬血找郭情山賭鼻子，事情肯定和曾百全有關。

但眞相如何，還有待追査下去，才能獲得正確答案。

這時候，龍玉郎想起了父親的一段說話。

龍城璧曾經對他說：「遇上越重大的事情，越是不能着急，總要記着，事緩則圓，欲速則不達，無論追査任何事情，必須經常按步就班，一着一着的來，當然，應該當機立斷的時候，就得從速行動，但若時機尚未成熟，就切切不可魯莽地亂衝亂撞。以上的說話，無論用來對付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是錯不了的，就像你爹爹當年對付你娘親，也是慢慢的來，萬萬不敢猴急——」

這番說話，龍玉郎一輩子都忘不了。

而令他更忘不了的，還有當他父親說到這裏的時候，他娘親唐竹君突然出現，接着一個「爆栗」打在他父親額頭上的情形……

唐竹君笑罵丈夫：「爲老不尊。」

龍城璧嘻嘻一笑，旣甘願挨打，也甘願挨罵。

× × ×

簡梨洲又說了很多話兒，才黯然地離去。

龍玉郎問他，道：「你以後有甚麼打算。」

簡梨洲回答：「找一塊石壁，越光滑越好。」

龍玉郎奇怪極了，問其緣故，簡梨洲很認眞地說：「面壁思過。」

龍玉郎道：「這個我是懂的，但爲甚麼石壁越光滑越好？」

簡梨洲道：「極光滑的石壁，可以瞧得見自己的模樣，我要好好看清楚自己的缺點，將來再來贖罪！」語聲極是摯誠，全然不像是僞作出來的。

曾百全倏地對方金粉道：「老方，這個人要走了，你怎麼說？」

方金粉嘆了口氣，說道：「讓他走好了。」

「但大駝子。」

「殺大駝子的，是姜鐵謙，是『莫干鬼母』。」方金粉道：「而且這姓簡的若要走，早就走了……」

曾百全聽他這麼說，便沉默下來，不再留難簡梨洲。

簡梨洲强顏一笑：「謝謝，謝謝，我走了。」

沒有人再留難他，他自由了。

但他走出二十步之後，就朗聲對龍玉郎等三人說：「三位再生之德，鄙人沒齒難忘，但我若就此一走了之，恐怕在十年之內，都會寢死不安。」

龍玉郎一聽見他這樣說，已然心知不妙。

不妙的不是別人，而是簡梨洲自己。

果然，就在簡梨洲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他的右手就齊腕給砍了出來！

他身上還有一口佩刀，這佩刀雖然遠遠及不上風雷之刀，但用來砍掉一隻手還十分容易的。

龍玉郎不由失聲驚呼，曾百全、方金粉兩人也是臉色倏變。

方金粉嘆了口氣，道：「這……這又是何苦由來了。」

簡梨洲强笑道：「血債，只有用血才能清還，況且，我今天本該留下一顆腦袋才對，如今只是留下一隻手，已經是便宜得很了。」

方金粉曾百全聽見這幾句話，再看看地上的斷手，不禁齊齊暗叫一聲慚愧。

他們所慚愧的，是一直沒有眞正相信簡梨洲的說話。

他們總是認爲，這個姓簡的從前不是好人，以後也不見得就會眞的改邪歸正。

剛才，他們只是順着龍玉郎的意思而已，若不是這樣，就算方金粉肯放過簡梨洲，曾百全也一定不肯。

但現在，兩人都沒話說了。

倘若簡梨洲爲勢所迫而自斷一手，方、曾兩人還是不會覺得怎樣的，但這時候，簡梨洲本已大可從容脫離此地，但仍然不惜斷一臂，作出血債血償懺悔之舉，這就足以證實，他絕對不是矯扭做作，看風駛悝。

他終於還是走了，自此之後，江湖上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南天第一槍」簡梨洲這一號人物，一直過了很多年在北極寒苦之地忽然出現了一個獨臂高手，專門抱打不平，鋤强扶弱，但却以無名氏自居，凡此種江湖軼事，在此表過就算毋庸贅述。

傷心人別有懷抱

天色漆黑如墨，道路倍覺崎嶇難行。

其實，以曾百全、方金粉兩人之輕功而言，再崎嶇難行的路，對他們來說都算不上一回事。但這時候，他倆的心情實在惡劣得無以復加。

大駝子之死，使方金粉在難過之餘，還有着歉疚之感。

他們有十九年過命的交情，但自己却沒法子把這個老朋友從危難裏拯救出來。

曾百全的想法，也是不相上下。

只有龍玉郎，他心胸坦然，雖然也爲大駝子之死而感到難過，但却不認爲任何人需要負上甚麼責任。

他認爲每個人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雖然最後大駝子還是死了，但誰也不必存有歉疚的感覺。

不負責任固然不好，老是埋怨自己的態度，也同樣是不正確的。

這是他一向的觀念，也是他父親「雪刀浪子」龍城璧的一向作風。

「過猶不及，猶恐失之。」這道理許多人都懂得說，但犯上這種毛病的人，却也比比皆是。

× × ×

崎嶇的道路，漸趨平坦，過不了多久，三人來到了一條康莊大道之上。

龍玉郎一直跟着方、曾兩人向前走，他一直都保持着緘默。

在不必說話，也不適宜說話的時候，就算是打個噴嚏也嫌多餘。

龍玉郎在很年幼的時候就已懂得這個道理，而向他灌輸這種教養的，倒不是他父親龍城璧，而是他的外祖父：「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在杭州唐門，平時說話最少的就是這個唐老祖宗。

二十年前，唐老祖宗已經是個著名的老頑固，到了現在，這老人家的脾性還是沒有絲毫改變。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放諸天下而皆準的「鐵律」。

但老頑固也有老頑固的長處。

有時候，你會認為這種人死硬不變，冥頑不靈，但有時候，這種人處事應變的手法，却會有如神來之筆，把最困難的難題一揮而就，馬上得到最恰當、最出色的解決辦法。

唐老人就是這種人。

當年，龍城璧一看見了這個唐門老祖宗，就會為之頭皮發炸，坐立不安，與其在錦繡華堂舒舒適適的廳子裏遇上他，倒不如悄悄跑到毛坑把茅廁門關上，避他一避。

這不是說笑話，而是確有其事，在杭州唐門，這件妙事幾乎是人人都知道的。

甚至連唐老人也已知道，但以他的脾性，當然不會向任何人說出來。

也許有一個人不知道。

這人就是終日大醉，但醉來醉去總是不死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唐竹權既是個大醉鬼，更是一個妙不可言的武林奇人。

每當龍玉郎悶得發慌的時候，往往就會不期然地想起這個身材胖大得驚人的舅父。

有一次，龍城璧對兒子說：「你在牙牙學語的時候，你的胖舅父常常探望你，每次到訪，總是揹着一大包一大袋的禮物，但你媽却不怎麼歡迎他。」

龍玉郎奇怪極了，道：「媽媽對舅父不是蠻好的嗎？」

龍城璧笑了笑，說道：「你媽對舅父當然很好，他是個好兄長，更是個很講義氣的好哥哥，說句真心話：你爹能夠娶得你娘親，這個胖舅父的功勞最大。」

龍玉郎更感奇怪：「既是這樣，那時候媽媽為甚麼歡迎胖舅父到家裏坐？」

龍城璧道：「原因有三。」

龍玉郎急問：「是那三點？」

龍城璧道：「第一，你當時正在牙牙學語。第二：你這個胖舅父天天大醉。第三：他說話不怎麼好聽。」

龍玉郎越聽越是莫名其妙，龍城璧接着，加以解釋，道：「那是因為你的胖舅父喝醉之後，說起話來不免粗聲大氣，而且還會夾雜不少粗話在內，而那時候，你恰好正在牙牙學語，做母親的自然很是担心。」

龍玉郎這才恍然大悟，笑道：「媽媽是担心我第一句說話就是粗話！」

「對了，」龍城璧微微一笑，道：「所以，在那一段時期之內，你媽媽一看見胖舅父捧着大酒罈登門，就不免為之悶悶不樂，幸而後來你外祖父來了。」

「公公來了又怎樣？」

龍城璧道：「你媽在公公面前，告了胖舅父一狀。」

「告得進嗎？」

「一告便靈，」龍城璧笑道：「你公公很疼你媽，你媽一告狀，胖舅父馬上就給公公臭罵了一頓。」

龍玉郎眨了眨眼，道：「莫不是公公只疼媽媽，不疼愛舅父。」

龍城璧搖搖頭，笑道：「當然不是，但真正懂得為父之道的人，都會對兒子管得嚴厲一些，至於女兒，雖然也要好好管教，但女兒家臉皮嫩薄，心靈也脆弱一些，所以不妨柔和一點。」

龍玉郎道：「這就難怪媽媽在公公的面前，總是佔盡上風了。」

龍城璧說道：「自從你公公罵了胖舅父一頓之後，胖舅父在你面前就斯文得多了。」

龍玉郎道：「在別人面前又怎樣？」

龍城璧道：「那就要看面對着誰而定，比方對着你公公、八姑婆、你娘親等人，那自然還是要斯斯文文，萬萬不可說出半句污言穢語的。」

龍玉郎狡黠地凝視着父親，道：「在你面前又怎樣？」

龍城璧莞爾一笑，道：「這就要看看當時喝了多少酒而定。」

龍玉郎「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胖舅父喝酒越少，越是斯文，若是黃湯灌得多了，那就要乖乖的耳朵受罪。」

龍城璧淡淡道：「對於粗話，有人很看不開，聽見有人罵自己一兩句粗話，立刻就脹紅了臉，粗着脖子，恨不得把這個粗口爛舌的傢伙放進蒸籠裏蒸熟來吃掉，但見多識廣，胸襟闊大之人，多半一笑置之，或者是當作充耳不聞便算。」

龍玉郎聽得津津有味，便道：「爸爸一定是屬於後者。」

龍城璧道：「我也沒資格算是前者抑或是後者，因為我有時候也說粗話，甚麼滾你奶奶的蛋、他媽的巴拉羔子之類的說話，一樣照說不虞。」

龍玉郎眉頭一皺，道：「媽媽聽了，一定會很不高興。」

龍城璧笑了笑，道：「倒不一定，有時候，她也會裝聾扮傻的。」

龍玉郎想了想，忽然道：「我明白了，你說粗話，多半是在奉陪胖舅父，尤其是兩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之際，粗話就會更多起來。」

龍城璧笑笑，不再說話。

但龍玉郎却纏着追問：「身為男子漢大丈夫，是不是要說說粗話才夠氣概？」

龍城璧本已打算鳴金收兵，不再跟兒子談論這個話題，但給龍玉郎這麼一追問，就算想閉上嘴巴也不行了。

他立刻否定了兒子這句說話，緩緩說道：「男子漢是男子漢，大丈夫是大丈夫，和說不說粗話，全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看一個人是否眞眞正正的男子漢大丈夫，並不在於他說些甚麼，而是在乎他曾經做過些甚麼。

「光是會說話的人，再斯文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的庸才，甚至可能成爲鄙劣的斯文敗類，反過來說，像你胖舅父這種『老子』前、『老子』後的粗豪大漢，他的修養肯定是第八九流的人馬，但在無數正氣凜然的江湖人物眼裏，唐門大少爺絕對是個眞眞正正的男子漢，不折不扣的大丈夫！

「當然，這世間上也有無數人嘴裏說粗話，內心更是骯髒不堪、卑鄙下流到不得了的，所以，一個人的好與壞，決不可以單憑片面的看法就妄下定論……」

那一天，龍城璧的興致很好，繼續再向兒子灌輸了一大套做人的處世的學問。

龍玉郎很聽話，一直乖乖地聽，遇上了不明白的事情就加以發問，父子二人暢談下來，彼此都十分愉快。

× × ×

往事雖如烟，但父親的每一句說話，龍玉郎還是沒有忘記。

那一天，胖舅父唐竹權成爲了他倆父子談話裏的重要人物。

這時候，龍玉郎雖然心緒不寧，但腦海裏，却還是想念着這個胖大得驚人的舅父。

「有一個這樣的舅父，實在值得驕傲！」他心裏常常對自己這樣說：「最少，我這個舅父酒量驚人，喝酒的本事天下無雙，堪稱第一！」

別人若像他那樣子喝酒，只怕不到三幾年工夫，就會弄得魂銷骨立，半死不活去也。

但是，唐竹權不愧是名副其實的「沒底酒桶」，這數十年來，也不知有多少千千萬萬斤美酒灌進他的肚子裏，但到了現在，他還是那副老樣子，依然酒量大得嚇人。

而最不可思議的，就是他喝得越多，打架的時候出手反而更乾凈俐落，絕不拖泥帶水。

「胖舅父，你往那裏了？」龍玉郎心裏在呼喚着。

× × ×

唐竹權此時就在不遠。

他正在一條村莊的大路上，面對着一個神秘人。

這人實在神秘，不但身份神秘，武功來歷神秘，連說話也是神秘得令人有如碰着了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但唐竹權非要纏住這人不可。

——在雨天裏，這人曾在一條隨時都可以坍塌掉的橋樑下垂釣。

唐竹權纏住這人，並不是想跟這個瘋瘋癲癲似的傢伙學釣魚，而是要他把梁大夫交出。

「把梁大夫交出來，老子向你磕頭怎樣？」唐竹權故意試探對方。

這人沒有回答，却立刻向唐竹權下跪，接着「咚咚咚」的向他一連磕了三個響頭。

「噫！」唐竹權兩眼圓睜，奇道：「老子還沒有磕頭，怎麼你却反而磕過不停了？」

這人道：「我向你磕頭，是求你別逼我把梁大夫交出來。」

唐竹權道：「梁大夫是老子的朋友，你把他抓了回去，用心何在？」

這人道：「總之不是甚麼惡意。」

唐竹權道：「梁大夫靠山極硬，你抓住這個怪物，當心大惹麻煩。」

這人道：「只要能治得好傷心病，再大的麻煩我也不怕。」

唐竹權眉頭大皺，道：「有甚麼事，不妨站起來慢慢再說，是了，兄台怎麼稱呼？」

「小姓常，常樂安。」

「原來是常老兄，請起。」

常樂安這才緩緩站立起來，道：「唐大少爺，先前在橋底之下，言語間多有得罪，尙祈見諒。」

唐竹權道：「過去之事，何苦再提？常兄大概不會再去釣什麼勞什子木魚罷？」他叫別人莫提過去之事，但自己却是照說可也。

常樂安道：「釣木魚是假的，但去買個木魚回來，却是遲早志在必行之事。」

「用不着買，你想要多少？太多老子送不起，三幾千隻木魚，老子隨時可以派人送往府上。」唐竹權說。

常樂安倒是給他嚇了一跳，道：「要這許多木魚幹嗎？我又不是想開一間規模宏大的和尙寺。」

唐竹權道：「聽兄台的口氣，似乎是你自己不想在紅塵中打滾，打算剃渡爲僧去也，是不是這樣？」

常樂安長嘆了一聲，說道：「正有此意。」

唐竹權說道：「做和尙有什麼好？旣喝不得酒，也吃不得肉，這樣要戒，那樣也要戒，禁忌之多，多如天上之星星，地上之螞蟻，怎及得做其凡夫俗子，樂也融融？」

常樂安喟然道：「唐兄，我從前也是這樣想的，但如今，唉……」

「如今又怎樣了？」唐竹權一拍大肚子，道：「世事如棋局局新，這一局唏哩呼嚕混帳大吉，那就乾脆伸手一撥把局子散了，然後再來新的一局，總不信局局都不濟事，一輩子都他奶奶的縛手縛腳！」

常樂安苦笑一下，道：「你倒說得寫意。」

唐竹權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常樂安伸了伸手，示意他不必再吟哦下去。

「千金散盡，自可復來再復來，唯獨傷心人怕聽傷心語，有些事情，是怎麼也放不開，想不透的。」說到這裏，常樂安沉重地嘆了口氣，臉上又再掛着那種鬱鬱不樂的神情。

唐竹權緊盯着他，道：「原來常兄是

為了女子而傷心，所以要梁大夫好好醫治醫治。」

常樂安連忙搖頭不迭，道：「梁大夫要醫治的傷心人，可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

唐竹權一怔，道：「却又是何許人也？是男的？還是個女的？」

常樂安道：「不是男的。」

既不是男的，自然就是個女子了。

「敢問常老兄，你是傷心人，老子一看便知，却不知那一位紅顏，却又有何傷心之事？」

常樂安道：「她傷心之事，太多了，唉，一言難盡！」

唐竹權道：「旣是一言難盡，常老兄就用千言萬語慢慢解說好了。」

常樂安道：「縱有千言萬語，却也不知道該當從何說起。」

唐竹權眉頭一皺，隨即道：「先說其芳名，再談她的身世好了。」

常樂安沉吟半晌，才說道：「她姓趙，閨名蓉芝，乃大力鷹爪門掌教趙恒蒼之女……」

唐竹權聽到這裏，不由兩眼一瞪，大為驚異，忙道：「她也是『財星老爺』郭萬祿的媳婦，郭情山之髮妻……」

「郭萬祿父子都是雜種、王八！」常樂安忽然火氣直冒，嘶聲怒叫。

唐竹權聽得眉頭緊皺，道：「老子也知道這對父子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常老兄也用不着大動肝火，他們現時又不在這裏。」

常樂安咬着牙，道：「唐大少爺，你可知道，什麼叫恃勢凌人？」

「當然知道，」唐竹權哈哈一笑，「老子就是這種人。」

常樂安一怔：「你恃什麼勢？欺負的又是些什麼人？」

唐竹權道：「老子恃的是酒量，所欺負的是那些自以為酒量如海的混蛋。」

常樂安搖搖頭，道：「這算不上什麼，跟郭家父子相比，只能算是三歲孩兒的玩意。」

唐竹權道：「他倆又怎樣了？」

常樂安道：「都不是人！」

唐竹權道：「如何不是人法？」

就在這時，有三個人走了過來，其中一人忽然興奮地大叫：「舅父！」

× × ×

看見龍玉郎，唐竹權當然也很高興，但在龍玉郎身邊的一個人，却使唐竹權不禁為之嚇了一跳。

那是曾百全。

這時候，曾百全仍然滿身血污，一個如此模樣的人，若不是屠夫，就是殺人兇手。

但令唐竹權為之嚇了一跳的，却不是這些血污，而是曾百全的鼻子。

說得正確一點，曾百全這副模樣之所以嚇人，並不是因為他的鼻子，而是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鼻子。

唐竹權不認識曾百全，但却認識方金粉。

「老方，你怎麼也在這裏？」

方金粉笑笑，道：「方某如今能夠站在這裏，全憑龍少俠力挽狂瀾，否則只怕早已報銷去也。」

唐竹權吃了一驚，道：「怎麼一回事？快說！快說！」

方金粉嘆息一聲，接着把剛才一場苦戰緩緩地說出。

唐竹權越聽越是驚詫，到最後，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一掌擊殺『莫干鬼母』危如好之人，未知是何方神聖？」

方金粉笑笑不語，曾百全更是自始至終一言不發，一副滿懷心事的樣子。

唐竹權不禁大為納悶，道：「你們都不知道那人是誰嗎？」

龍玉郎眨了眨眼，忽然目注着常樂安，良久才道：「我好像曾經見過尊駕。」

常樂安點點頭，道：「是的。」

唐竹權一怔，道：「你們在攪甚麼花樣？玉郎，你什麼時候見過他了？」

龍玉郎道：「就在『莫干鬼母』倒下去的時候。」

唐竹權吃了一驚，看看常樂安，然後又再注視着龍玉郎。

「你沒看錯？」

「雖然只是短短一瞥，但我信得過自己的眼睛，決不會認錯了人，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這位先生是雙胞胎的，而我剛才看見的人，就是他的孿生兄弟。」

唐竹權呆住了。

這種可能性，當然也是會存在的。

但却肯定微乎其微。

「我是孤家寡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兒，更沒有什麼孿生的兄弟。」常樂安嘆了口氣，緩緩地說。

唐竹權吸一口氣，道：「這麼說，那個什麼鬼母，就是你一掌斃掉的？」

常樂安道：「不錯。」

「這……這眞是令人難以想像……」唐竹權吶吶的說。

方金粉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常老兄功力湛深，而且又是蓄銳一擊，就此一掌斃了正在落荒而逃的『莫干鬼母』，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唐竹權道：「實在不稀奇！不稀奇！況且，殺了這個女魔頭，對天下蒼生來說，眞是造福不淺，就連老子日後上莫干山逛一逛，也省却了不少麻煩。」

龍玉郎說道：「危如好固然可惡，但在事情的背後，只怕還另有一件重大的陰謀。」

常樂安驚詫地望着龍玉郎，半晌才道：「這位兄弟心思縝密而靈活，佩服！佩服！」

唐竹權說道：「老子是他的舅父，他的老子却是『雪刀浪子』龍城璧，正是虎父無犬子，做老子的大不尋常，做兒子的也是超凡脫俗，將來必定有一番大大的作為。」

方金粉笑了笑，對龍玉郎說：「有一件事，你要緊緊記住。」

龍玉郎道：「晚輩願聆教誨。」

方金粉道：「日後遇上你的公公，不妨實話實說，毋須加以隱瞞。」

「說些什麼？」

「說你的胖舅父，經常拍你老人家的馬屁！」方金粉莞爾一笑。

他本來一直心情不好，此時居然會開

起玩笑來，就連龍玉郎也為之感到有點詫異。

唐竹權立刻氣得直跳脚，恨不得一拳就揍在方金粉臉上。

方金粉雖然在說笑，但曾百全却還是一直悶悶不樂。

就在這時，常樂安向他走了過來，道：「想不想見蓉芝？」

曾百全臉上木無表情，却忽然反問常樂安：「樹兒怎樣了？」

「很好。」常樂安答道：「在三個月前，我敎了他一套掌法，當年我費了十八個月才勉强練好，但這小子十分聰明，現在已把招式練得滾瓜爛熟……」

「樹兒是誰？」唐竹權性急，忍不住插嘴追問常樂安。

常樂安道：「他今年已十一歲了，長得很强壯……」

「老子不是問他年紀有多大，」唐竹權說道：「老子只是想知道，他是誰的兒子？」

常樂安道：「不是我的。」

唐竹權急道：「你早已說過無妻無兒，這個樹兒的小子當然不是你的。」

常樂安苦笑了一下，道：「也不是老曾的。」

「老曾？那一個老曾？」唐竹權越聽越是糊塗。

常樂安向曾百全一指，道：「他就是老曾，曾百全。」

唐竹權瞧了曾百全一眼，還是莫名其妙，道：「常老兄，到底這小子的老子是誰？」

常樂安乾咳一聲，考慮了很久才說：「樹兒是姓郭的，他是郭情山的骨肉。」

此言一出，唐竹權怔住，龍玉郎也是越聽越奇。

事情本來已很複雜了，想不到居然還夾雜了一個叫「樹兒」孩童，而且還是郭情山的兒子。

尤其是唐竹權，剛才常樂安還在不斷咒駡郭萬祿和郭情山，怎麼話題一轉，常樂安却會把武功傳授給郭情山的兒子了？

「老子不明白！眞是大大的弄不明白！」唐竹權叫道。

「常老兄，你怎會跟郭情山的兒子混在一起？」

常樂安倏地臉色一沉，冷冷道：「別說得這麼難聽，咱們是相處在一起，可不是混在一起？」

唐竹權忙道：「算是老子說錯好了，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常樂安正要開口，曾百全却道：「咱們一邊走，一邊談可以不可以？」

常樂安還沒有表示，方金粉已然道：「當然可以！當然可以！」

龍玉郎聳了聳肩，笑笑不語。

唐竹權忙道：「好！咱們一邊走，一邊談，總之，慢慢走，慢慢談，什麼事情就會好商量了……」

× × ×

以一羣輕功高明之士來說，他們的確已經走得很慢。

唐竹權不斷向常樂安追問事情的根由，但常樂安的回答却是語焉不詳，又好像有點故意含糊其辭，以致走了好一段路，唐竹權所知之事還是和剛才差不多而已。

道路忽然又開始崎嶇不平了，不久，常樂安帶着衆人來到一座古堡之中。

這古堡外面看來十分深沉，但進入堡內，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只見這古堡連大門也很殘舊了，外牆也處處顯得牆土剝落，彷似從來沒有人打探過這地方似的。

但衆人進入堡內之後，才發現這座古堡，實在是裏外大不相同。

只見堡內佈置雅潔，一座大廳子裏的陳設更是名貴非凡，尤其是壁上懸掛着的字畫，更是出自名家手筆，一望而知絕不尋常。

唐竹權揉了揉胖大驚人的肚子，看着一幅比他還高一倍有多的碗大狂草，一看就看了半天，簡直是楞住了。

「好書法！」他豎起大姆指讚道：「眞是氣勢磅礴，令人看來有如十斤高粱，十斤女兒紅再加十斤竹葉青！」

龍玉郎奇道：「這一幅字和高粱，女兒紅，竹葉青又有甚麼關係？」

唐竹權咧嘴一笑，道：「你若喝了三十斤這樣混雜的酒，將會怎樣？」

龍玉郎道：「自是一塌糊塗，連眼都花了。」

「對啦，就是這樣，」唐竹權笑笑，道：「你舅父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他媽的幾十個字，老子居然連一個都不認得，眞是潦草得厲害。」

龍玉郎不由一陣啞然失笑，道：「草書草書，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常樂安忽然走了過來，道：「是不是這幅狂草不好？」

龍玉郎忙道：「不，它很好，不知道是那一位書法名家的傑作？」

常樂安道：「是我。」

龍玉郎稱讚道：「眞是好書法，好詞句。」

唐竹權「喔」一聲，道：「這一百幾十個字有如亂草一般，你都認得嗎？」

龍玉郎淡淡道：「大概可以的。」唐竹權臉上大有不信之色，常樂安却微側着臉望住龍玉郎。

龍玉郎從容不迫，悠然曼吟：「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

龍玉郎曼吟至此，唐竹權不禁「啊」一聲叫了出來，道：「是張子野千古不易之名句！」

張子野就是張先，乃北宋浙江吳興人，因其詩間每每喜用一個「影」字，所以也有人稱之為「張三影」。

只聽見龍玉郎又繼續又吟道：「沙上併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簾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好詞！好字！」唐竹權讚不絕口，但隨即皺眉道：「併禽是什麼東西？」

龍玉郎道：「指鴛鴦。」

「鴛鴦？」

「不錯，」常樂安點點頭，道：「鴛鴦永不分離，所以就說是併禽。」

唐竹權道：「只羨鴛鴦不羨仙，這話倒也不無道理。」

常樂安道：「只可惜人就是人，怎麼說也比不上鴛鴦般忠實無詐……」說到這裏，不勝感慨地嘆了口氣。

唐竹權緊接着問：「常老兄，此話怎講？」

常樂安默然良久，才緩緩道：「人情有深如淵海，也有涼薄如紙，縱使得成鴛侶，日後也不一定會相處得很快樂的。」

唐竹權道：「郎負情，妾變節，那自然不是什麼奇事，却不知常老兄目下感觸良多，究竟所爲何人？所爲何事？」

常樂安却望着曾百全，道：「此事由你來說好了。」

曾百全立刻不斷搖頭，道：「我不說，也不懂得怎樣說，而且，這件事情你是最清楚最瞭解的……」

「胡說！」常樂安的臉立刻脹紅，道：「這件事，我自始至終都只是個不相干的局外人！」

「你才是眞的胡說！」曾百全也臉色一變，道：「若不是你，趙蓉芝現在還是郭府裏的少夫人！」

這兩人一提起趙蓉芝，立刻就面紅耳熱，就像是兩個正在爭糖果吃的孩童。

兩人爭吵得越來越是厲害，而且你一言我一語的。旁人就算很用心傾聽，一時間也不容易明白箇中內情。

方金粉越聽越不是味道，終於忍不住大喝一聲，道：「閉嘴！」這一喝聲威十足，兩人果然立刻閉嘴。

唐竹權乾咳一聲，凝視着方金粉：「該閉嘴的人已經閉嘴了，現在是不是應該輪到閣下來說話？」

「當然是的，」常樂安忽然又開口搶着道：「老方雖然是局外人，但這件事，他是最清楚不過的。」

唐竹權回眸盯着他，道：「你剛才不是說過，你自始至終都是個不相干的局外人嗎？」怎麼越往下說，却越來越不像個局外人了？」

常樂安呆了一呆，只得嘆一口氣，道：「說實在的，我究竟是局外人還是局內人，就連我自己也不怎麼清楚。」

唐竹權笑道：「不清楚就是糊塗，糊塗就是迷失了方向，如此一算，你分明已在局中，正是當局者迷啦。」

「唐大少爺說得對極了，」方金粉頷首，說道：「常兄正是當局者迷，這件事，他本來不在局中，但却給局中人所牽引，終於反而陷入了局中之局，而且不能自拔。」

常樂安正待反駁，唐竹權却已一擺手，阻止他說話。

「當仁不讓，還是由我來說好了。」方金粉輕嘆一聲，道：「說來說去，眞是罪孽，罪孽！」

唐竹權怪眼一翻，心道：「說來說去，還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眞是急死老子也！」

他心裏着急，方金粉却是慢條斯理，又乾咳了幾下才緩緩說道：「話得從十五年前說起——」

接着，一段曲折離奇的武林秘聞就給掀開了！——

十五年前，大力鷹爪門掌教趙恆蒼在浙江一間賭坊裏輸了五千兩銀子，心裏不大服氣，便向一個惡霸再借二千兩，想在賭桌上翻本。

可是，他手風不順，這二千兩不到半天工夫，又再輸得乾乾淨淨。

半個月後，惡霸追討欠帳，連同利息一算之下，居然已達五千兩之多，趙恆蒼又驚又怒，怎麼說也不肯付這許多利息。

但縱使不付利息，那二千兩欠帳他也是還不了的，「賭」字實在害人不淺。

當年，趙恆蒼雖然也已身負武功，但那惡霸也絕對不是易與之輩，而且背後還有勢力龐大的靠山撐腰，以是對趙恆蒼絲毫不肯賣帳，終於爆出一場無可避免之火併。

那時候，趙恆蒼正值壯年，一身武功固然不弱，肝火更是旺盛到不得了，以是一經接戰，雙方都是下手絕不容情，不到十招，惡霸那邊已有兩個手下給打得躺在地上，連動也不能再動。

趙恆蒼輕而易舉就傷了對方兩人，心想這些烏合之衆的武功也不外乎爾爾，那知惡霸一出手局面立刻就完全改變過來。

趙恆蒼瞬即陷入苦戰之中，惡霸以一柄漆黑鐵刀，把他逼得異常狼狽，不滿百招，肩上、腿上以至臂部都掛上了彩。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道青芒從天而降，原來是他的女兒趙蓉芝仗劍救父。但那時候，趙蓉芝十分年輕，內力修爲遠遠不及老父，以是雖在一時之間可以壓抑住惡霸的兇悍刀招，但時間一長，單憑巧妙劍法想力挽狂瀾，還是難乎其難的。

眼看父女兩人這次凶多吉少，但却突然天降另一救星，那是一個衣飾華麗，武功高的公子哥兒。

這公子哥兒武功雖高，但却並不傷人，只是在趙恆蒼父女形勢最危殆之際突然出手，一招半式之間便輕描淡寫，把惡霸一掌震退開去。

惡霸乍逢强敵，又驚又怒，正要揮刀反撲，忽聽背後一人沉聲喝道：「鄒猛住手！」

惡霸鄒猛一聽見這聲音，已然愕住，回頭一望，更是不敢造次。

原來喝令鄒猛住手之人，就是鄒猛的後台靠山「財星大爺」郭萬祿，至於那個年紀甚輕的公子哥兒，正是郭萬祿之獨生子郭情山。

郭萬祿父子突然出現，鄒猛自是大感詫異，由於他從前並未見過郭情山，所以這一次險些大水冲倒龍王廟，自己人打自己人。

及後，郭萬祿問明原委，接着當場就把鄒猛一掌斃了。

趙恆蒼大爲意外，郭萬祿這才慢慢的說：「鄒猛放帳，收取利息，那是半點也不錯的事，老實說，借放錢銀不收取利息，那是只有呆孖才會做的事情。」

趙恆蒼呆了半天，才道：「既是這樣，郭老爺何以斃了鄒猛？」

郭萬祿冷冷一笑，道：「他折爛汚，所收取利息比我規定下來的還多十倍！」

趙恆蒼深深吸一口氣，道：「這豈不是對你老人家大大的不忠實了？」

郭萬祿嘿嘿一笑，道：「對郭某不忠實，也還罷了，他要做吸血鬼害人，才最罪無可恕。」

趙恆蒼大爲感激，道：「郭老爺辦事公道，持律森嚴，趙某佩服！佩服！至於這筆欠帳——」

郭萬祿微一沉吟，還沒有開口，郭情山已趕了過來笑道：「算了，爲了這一點點小錢，連累兩位飽受虛驚，咱們眞是不勝歉疚，總之，這筆帳就此一筆勾銷，誰再提起，在下馬上就翻臉無情！」

雖然他這樣說，但趙恆蒼怎麼說也不敢當是認眞的，畢竟郭家主人是郭萬祿，而不是這個公子哥兒，紈袴子弟。

但郭萬祿絕對沒有讓兒子難堪，更不會在別人面前拐他的台，所以臉上不但沒有半點不快之色，反而呵呵一笑，道：「犬子之言，正合老夫心意，趙大掌門，事情就這樣決定好了。」

趙恆蒼怎樣也想不到事情會急轉直下，獲得如此圓滿的解決，自然是喜出望外不已。

說來也眞奇怪，經過這件事情之後，趙恆蒼就賭運大轉，他從前輸多贏少，在最倒楣之際更是有輸無贏，但自此之後，他在賭桌上一洗頹風，在不到一年之間，居然贏了十多萬兩銀子。

但那二千兩欠債，他也沒有舊事重提，這倒並非趙恆蒼存心賴帳，而是爲了郭情山說過的兩句話：「誰再提起，在下馬上就翻臉無情！」

這也許只是說笑，但也可能是認眞的，對付公子哥兒，除了陪盡小心之外，趙恆蒼就沒有別的手段和本領了。

但實際上，郭情山何以對趙恆蒼如此寬大？說穿了一文不值，那全是爲了他的女兒趙蓉芝。

趙蓉芝當時年紀雖輕，但已初嚐情愛滋味，可是，她心底裏喜歡的並不是郭公子，而是另一位江湖遊俠。

這遊俠就是曾百全！

曾百全當時也很年輕，他自幼便是個孤兒，全憑一個老叫化把他撫養成人，而他的一身武功，也是老叫化所傳授。

這老叫化並非丐帮中人，他不懂打狗棒法，也不懂降龍十八掌，但除了丐帮武功之外，他對天下間各大門派武功都頗有認識，曾百全有一個這樣的義父，武功自然不會差到什麼地方去。

由於趙蓉芝的一顆心早已交給曾百全，郭情山想奪得美人歸就難乎其難了。若是一般人，多半早已打其退堂鼓，免得自取其辱，但郭情山脾氣剛傲，明知事情棘手，還是不肯就此撤退，一於苦苦相纒。

然而，趙蓉芝意志堅定，怎樣也不肯移情別戀，郭情山一怒之下，轉變策略，改向曾百全下手。

有一晚，郭情山坐擁美人，那是江南十大名妓之一的宋紅袖。

閒談間，宋紅袖忽然提起了曾百全這位年青瀟洒的江湖遊俠。

郭情山一聽見曾百全這個名字，早已妒火中燒，但他却還是沉住氣，還不斷向宋紅袖問及曾百全的一切。

原來宋紅袖的舅舅，也就是把曾百全撫育成人的老叫化，宋紅袖說：「小曾爲人最講義氣，要是爲了朋友，就算闖刀山赴火海，小曾也會在所不辭。」

郭情山便問道：「他最要好的朋友是誰？」

宋紅袖回答：「是上官錚。」

最後，宋紅袖不經意地說了一句：「小曾的鼻樑又挺直又漂亮，眞好看。」

十天之後，上官錚就給兩個蒙面人抓住了。

上官錚是個很聰明的小伙子，但却很遲才拜師練武，所以，他的武功遠遠不如曾百全。

然而，這兩人很合得來，有一次，曾百全給幾個江湖大盜追殺，最後全憑上官錚巧施妙計，才把曾百全救出險境。

所以，當曾百全知道上官錚落在兩個神秘人手裏之後，不禁大是緊張，匆匆前往營救。

這本來就是一個陷阱。

這陷阱要陷害的人並不是上官錚，而是曾百全。

曾百全是在一間空屋子裏找到了上官錚的，那時候，上官錚被脫光了上身衣服，兩手被縛在木柱之上。

只見上官錚胸膜之間，全是一道道血紅鞭痕，一張臉也給打得又青又腫，曾百全自是又驚又怒，但却也不敢立刻撲前去搶救。

因爲在上官錚的脖子間，還架着一柄明晃晃的鋼刀，只要刀鋒輕輕一壓，上官錚這條小命就算是完了。

兩個只露出眼睛的蒙面人，冷冷的瞧着曾百全。

曾百全驚駭極了，當時，他已盡力想辨認出這兩個人的眞正身份，但却總是認不出來。

最後，他只好希望憑着對方的聲音，來辨認擄走了上官錚濫用私刑的兇徒是何方神聖！

但等到其中一個蒙面人開口說話之際，他這個希望又落空了。

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聲音。

「你就是曾百全？」

曾百全深深吸一口氣，昂首回答：「正是曾某。」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果然『鼻不虛傳』！」

「鼻不虛傳？」曾百全在驚怒之餘，也不禁爲之一陣發楞：「什麼意思？」

蒙面人道：「你不必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只想跟你談一樁交易。」

曾百全臉色一寒沉聲道：「不管閣下想談什麼交易，先把上官錚放了再說。」

蒙面人搖了搖頭，說道：「沒這個道理。」

曾百全怒道：「你若要乘人之危，那就不是談什麼交易，而是敲詐勒索。」

蒙面人道：「隨便你怎樣說都可以，但在生意沒有談妥之前，這個姓上官的絕不能放，理由也很簡單，因爲他就是咱們的『貨』！」

曾百全強捺着怒氣，說道：「你要怎樣？」

蒙面人道：「我也很想把上官錚送還給你，但却也想閣下以一物交換。」

曾百全道：「你們想要多少銀子？」

「一介不取，」蒙面人淡淡道：「只取一鼻。」

曾百全臉色一變：「什麼鼻？」

蒙面人道：「你的鼻！」

「荒謬！」曾百全怒道：「我的鼻子一文不值，你們要來何用？」

蒙面人說道：「尊駕之鼻割掉下來之後，咱們怎樣處置，正和閣下沒有什麼關係。」

曾百全怒道：「你們都是瘋子！」

「你就當我們是瘋子中的瘋子好了，」蒙面人道：「從現在開始，我數算十下，在十下之內，尊駕的鼻子若還是好端端的，那麼咱們就送你一件禮物。」

另一個蒙面人手執利刀，冷冷接道：「這禮物就是上官錚的腦袋。」

這蒙面人的說話，簡單但卻具備無比凌厲的殺氣，他的說話，可說是誰也無法懷疑的。

「一、二、三、四、五……」先前那個蒙面人已在數算。

他數算的速度已經很慢，但當時，曾百全只覺得這數算之聲，實在是快如電閃，一下子就已數到了「八」和「九」！

只要再數一下，那就是「十」！

曾百全忍不住了，在那短短一霎眼間，他只能有兩個選擇。

這兩個選擇，第一個就是猝然出手，希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上官錚搶救回來。

可是，他在極短促極短促的一刹那間，就已決定放棄這個冒險的方法。

曾百全並不怕冒險，但卻不能用別人的性命來冒險。

尤其是上官錚那樣的朋友，他只有一個。

他固然可以冒險進擊那兩個蒙面人，倘若這兩人武功平平，大可以在三招五式之內，就把兩人一起解決！

但縱使如此，上官錚的性命還是十分危險，因爲只要蒙面人刀鋒一壓，他就完了。

曾百全武功再高，在這情況之下也難免有鞭長莫及之嘆。

所以，他不能冒這個險，也不敢冒這個險。

最後，他選擇了最後一個方法：自割鼻子！

就連他日後回想起來，也沒有後悔當時的這個決定。

雖然，他不見了一隻鼻子，但終於還是挽回了上官錚的性命。

可是，一個人好端端忽然不見了一隻鼻子，這打擊還是極其嚴重的。

他再也不敢去見趙蓉芝，他認爲自己的臉孔實在是變得太難看了，又怎配得上清麗絕俗的趙家小姐？

但他也担心趙蓉芝會牽掛着自己，最後想出了一條計策，首先找到了一個該死的採花賊，然後將之殺了，又把他的臉孔剁個稀爛……

不久，江湖上就傳出了一個消息，說曾百全跟一羣兇徒厮殺，終於寡不敵衆，死在兇徒刀下。

趙蓉芝聞訊，自是悲傷得死去活來，接着，她多方面探聽兇案情形，但這件事一般人所知不多，只是有一個人證實，曾百全確已死了。

這一個人就是方金粉。

方金粉認識曾百全，在當時來說並不算長久，但方金粉是一條好漢，朋友有困難，他一定帮忙到底。

當時，曾百全要方金粉證實，他自己的確死了。

方金粉心裏也隱隱覺得此事不妥，但一時間却也說不出不妥之處何在，只得先答允了曾百全再說。

曾百全「死訊」傳出後，郭情山就幾乎天天登門纏着趙蓉芝。

趙蓉芝雖然並不喜歡這種紈袴子弟，但郭情山却陪盡小心，別的暫且不說，最少已把趙恆蒼完全籠絡過來。

其實，就算郭情山不去籠絡趙恆蒼，趙恆蒼也恨不得可以巴結住這位郭公子。

郭家財雄勢大，只要攀上這一門親事，將來又還有誰敢小覷了大力鷹爪門。

正因爲趙恆蒼有了這個心思，趙蓉芝嫁入郭家，乃是無可避免之事，更何况曾百全已死，這一門親事更是順理成章，再無半點阻碍。

終於，郭情山得償所願，把趙蓉芝娶了回來。

趙蓉芝嫁入郭家，全然不是心中情願，只是形勢逼人，她爲人女兒，根本就沒法可想，只得認命而已。

成親後，郭情山對妻子十分體貼，但却只是起初兩個月內的事情。

到了第三個月，郭情山漸漸變了，他每晚酗酒，經常不回家，有時候到了天亮才回來，手裏都拿着一方香噴噴的絹巾，上面還寫着一些肉麻得令人臉紅的打油詩句……

有一天，趙蓉芝終於忍不住了，跟郭情山吵罵了一場，郭情山原形畢露，居然結結實實的把妻子揍了一頓。

趙蓉芝雖然已算武功不弱，但又怎能跟郭情山相比？再說，就算她武功比丈夫高强，也是决不能把丈夫打傷的。

她並不是沒有教養的女子，也絕不是做河東獅的材料，自始至終，她只是一個給男人欺騙和欺侮的弱者。

揍打老婆就和喝酒差不多，一上了癮便停不下來，自從那一天給老婆「開齋」之後，郭情山毆打妻子打出了癮頭，不出三五天又借故吵罵一頓，繼而拳脚交加，越打越是不亦樂乎。

如是者又過了年餘，趙蓉芝在郭家飽受煎熬，弄得人比黃花消瘦，但縱然如此，却還是把一個人深深吸引着。

這人從遠道而來，是一個賭得起大錢的富商，他在郭情山的賭坊裏，贏過幾十萬両銀子，也輸過幾十萬両銀子，而且贏不驕狂，輸不沮喪，是個風度十足的豪賭客。

也是合該有事，這一次，這豪賭客再臨賭坊，但却找不到合適的房子，原來城中有兩大高手相約比武，不少武林中人聞風趕至，以致距離决戰日期還有三四天，城中最好的客棧都已額滿見遺，即使是第三四流的客棧，都已擠滿了來自四方八面的江湖人物。

郭情山見機極快，認爲這個豪賭客萬萬不可讓他溜掉，因而「衷誠」招待此人，並邀請他到郭家作客。

豪賭客却也老實不客氣，就在郭家西

廂住了下來。

他一住就是半個月，也在賭坊賭了足足十五天。

豪賭客出手闊綽，贏輸也很大，但他手風雖不太旺盛，却也不怎麼衰弱，賭了十五天，依然還是平平穩穩，沒有太大的上落。

不管怎麼樣，郭情山還是視之如上賓的。

一天早上，東方剛露出魚肚白色，豪賭客忽然從夢中驚醒。

在夢裏，他彷彿置身在一個白霧迷離的世界，四周景物都是朦朦朧朧的，他覺得身子很冷，想叫喊幾聲，但却怎麼也叫不出來。

忽然間，他在白霧裏看見一個婀娜多姿，曼妙得令人爲之神魂目眩的身影，接着他又依稀可以看見這人的臉龐。

這張臉龐的輪廓很美，但臉色却很蒼白，眼神裏更是充滿着說不出的抑鬱。

在這迷濛的霧色裏，她忽然翩翩起舞，她的舞姿輕盈絕妙，只是徐徐地轉動身子，身上的輕紗白裙也就隨着散開旋轉，就像是海上的波浪在霧裏揚了起來。

豪賭客看得連呼吸也屏止了，她是誰？是從上界下凡而來的仙子嗎？

他從來也沒有那樣衝動過，他立刻就決定把握機會追前，坦言這份忱慕之心，但就在這一瞬間，她已有如凌波仙子一般，隨着柔軟的舞姿飄離開去，一晃眼便在白霧裏完全消失了影踪。

豪賭客着急極了，他拚命到處找尋，但只見四周都是濃如白乳的霧，想找回那個仙子般的麗人，機會實在是渺茫極了。

就在豪賭客漸漸絕望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了一個人哭泣之聲。

他從來也沒有聽過這種哭聲，這哭聲雖然令人心酸，令人感到愴然，但却並不難聽。

不但不難聽，而且還動聽之極。

哭聲也會動聽嗎？這似乎是一件荒謬絕頂的事，但那時候，豪賭客的感覺，的確就是這樣。

豪賭客立刻循着哭聲的方向追去，但他才追出兩步，一個不小心，就摔倒在地上。

——他的確是摔倒了，但却不是在迷霧裏摔倒，而是從大床掉落在地上。

他揉了揉眼睛，又用牙齒咬了咬舌頭，這才知道，剛才那一番遭遇，原來只是南柯一夢。

但這夢境實在是太美了，美得令人難以忘懷。

然而，就在這時候，他又聽見了那種哭聲。

那種哭聲，和他在夢裏所聽見的完全一模一樣。

豪賭客驚訝極了，忍不住走出房外，繼續側耳傾聽，只聽得那哭聲越來越是眞切，這一次，自己絕對不是正在做夢了。

他在驚訝之餘，更有着一種說不出好奇的感覺，在郭家巨宅，何以會傳來這一陣奇怪的哭泣聲？

在情不自禁之下，他越過了一座雅緻的花園，穿過了一道九曲長廊，又走過了一口月洞門，然後在一座比人還高大兩倍的石山旁邊站住。

他才站定了身子，一看，一雙眼睛就呆住了。

就如夢境重現在眼前一般：一個凌波仙子般美麗的女子，正坐在一張大理石長椅上飲泣。

豪賭客楞住了，心想怎會有這種事？一個本來只在夢裏出現的女子，現在居然活脫脫的出現在眼前。

他在驚呆之餘，腦海裏不斷努力思索，他在想：「以前自己是否見過她了？」

答案本來只能有兩種：若不是見過，那就一定是從來也沒有見過，當然，也很可能曾經見過，但却已經忘記了，但倘若這樣，答案仍然是見過的，只不過是自己記性不好，腦海中再也沒有這個人的印象而已。

但在他的腦海裏，却出現了第三種答案，這答案極奇：乃是曾經在夢中見過了她。

俗語有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倘若先見其人，然後再在夢裏看見她，那裏絲毫不足以爲奇的，可是，這一次他却把這個程序倒轉了，變成：「夜有所夢，日有所睹。」

不！那是不可能的！

豪賭客大不服氣，繼續拚命思索，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忽然想起來了。

——就在他第一天住在郭家巨宅之日，郭情山盛情招待，兩人都喝了不少酒，而就在豪賭客非要回西廂休息不可之際，他在惺忪眼下看見了一個白衣麗人從門外回來，然後，他又聽見一個丫環向郭情山稟告：「少夫人參神進香回來了。」郭情山却沒有理會她和少夫人，只是伴着豪賭客回去西廂。

「對了，就是她！」豪賭客猛然省悟，但何以一直隔了十多天，才在夢中再想起這位「少夫人」，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在當其時，此事解與不解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還是眼前的少夫人，何以在這院子裏抽抽噎噎不斷飲泣？

豪賭客本待上前慰問，但此時畢竟在夢中，也並未喝多了酒而致迷失了理性，他立刻就驚覺，以自己的身份，根本就不該闖進這裏來。

這少夫人，乃屬郭家內眷，不管她遭遇了什麼委屈的事情，自己也絕不該越俎代庖多管閒事的。

雖然豪賭客已想到了這一點，但不知如何，一雙脚却恍似給釘子釘住了似的，雖然未敢冒昧上前慰問，却也並未捨得就此離去，整個人有如木偶般怔怔的站在那裏。

不久，郭情山來了。

郭情山沒有看見隱匿在石山後的豪賭客，但豪賭客却看得很清楚，這個在當時還很年青的賭坊老闆，他的臉是鐵青的，而這種鐵青之色，乃是喝酒過多的結果。

大多數人在喝酒之後，臉色會變成一片火紅，但也有些人並不變紅，而是變得烏黑，或者是鐵青。

郭情山就是屬於後者。

豪賭客也曾有過無數次酩酊大醉的經驗，但他酒品極佳，無論醉成怎樣，都絕不會借酒鬧事，甚至動手揍人。

他不但不會揍人，甚至連罵人都不會的。

他並不是從不罵人，只是絕不會因爲喝多了酒而無緣無故罵人。

但郭情山却很特別。

他喝多了酒，也不會亂發脾氣，就像他和豪賭客喝酒那一天，他看來最少也有八九分醉意了，但在豪賭客面前，還是行規步矩，說話斯文得像個秀才。

但回到房子裏對着妻子，却又不是這麼一回事。

這一天晨曦，郭情山又醉了，他昨晚喝了不知多少酒，也不知道跟多少個女人胡鬧過。

但他一回來，就罵妻子的不是。

「妳這個賤婦，整天愁眉苦臉，他媽的祖奶奶，是不是記掛那個姓曾的王八蛋！」郭情山罵人很絕，又毒又絕，簡直沒有把妻子當作是人。

趙蓉芝只有咬牙强忍，等到眞的忍不住了，眼淚就汩汩地流了出來。

郭情山全無憐香惜玉之心，她越是流淚，越是悽愴，他就越是不肯放過。

「他媽的，妳以爲自己是天仙化人？妳以爲天下間就只有妳這麼一個女人？妳怎不照照鏡子，瞧瞧自己這副德性，妳像個人嗎？呸！老子瞧妳連猴子都不像，只像個餓了幾個月才倒下去的倒路屍！」郭情山越罵越兇，而且還動粗揍打趙蓉芝。

趙蓉芝居然也沒有閃躲。

「哀莫大於心死。」她的一顆心早已不再活了，對於郭家，對於郭情山這個丈夫，她已完全死了心。

連心都已死了，身上這點皮肉之傷又算得了什麼？

她咬着牙，最後甚至連一聲悶哼也沒有發出來。

郭情山却越揍越是起勁了，看樣子，他好像遲早也要打死趙蓉芝才甘心。

豪賭客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粗暴的丈夫，如此苦命的妻子。

他忍無可忍了，終於猝然出手，一掌就把郭情山震開丈二。

郭情山又驚又怒，叫了一聲：「你……」但他只是叫出這一個字，豪賭客已點了他的啞穴。

「別殺他！」趙蓉芝居然還這樣叫。

豪賭客臉上露出了無可奈何的神情，道：「妳若不同意，我自然不會殺了妳的丈夫。」

趙蓉芝却搖搖頭，道：「他早就不是我的丈夫了。」

豪賭客一楞，繼而沉聲嘆道：「不錯，他的確不配做妳的丈夫，甚至連爲妳抹鞋子都不配。」

趙蓉芝苦笑了一下，道：「但在別人的眼裏，我們還是很幸福的一對。」

豪賭客道：「妳還想戀棧這個地方？還是跟着這個根本不能算是人的男人？」

趙蓉芝凄然地嘆了口氣，道：「不想，但不想又怎樣？像我這種苦命的女人，又還能躲到什麼地方去？」

豪賭客道：「只要妳願意走，天下間總有容身之所。」

趙芝蓉幽幽地嘆道：「但以後，別人將會怎樣瞧？」

豪賭客道：「別人是別人，自己還是自己。」

趙蓉芝呆了一呆，不由道：「什麼意思？」

豪賭客道：「人若是爲着自己而活下去，就會快樂，若只是爲了別人而活下去，那又跟牛馬豬狗有什麼分別？」

他這幾句話，全都說進趙蓉芝的心坎裏。

她呆呆地看着漸漸東昇的旭日，陽光越來越明媚，越來越燦爛了，但她自己又怎樣？

這是她一輩子之中最難作出抉擇的時刻，但最後，她還是有了決定。

她作出决定跟着這個完全陌生的男人，離開郭家，離開郭情山這個粗暴不仁的丈夫……

當時，她腦裏空蕩蕩，心裏也空蕩蕩，整個人都似已完全不再屬於她自己。

直至很久以後，她才知道這陌生男人的名字。

他就是常樂安！

× × ×

常樂安把她帶到遙遠的地方，把她帶到一座看來已很荒凉的古堡裏。

她再也不想見任何人，甚至不想見她的父親趙恆蒼。

她也知道常樂安對自己很好，更知道常樂安心裏怎樣想，但不管怎樣，她仍然是有夫之婦，而且肚子裏還有了郭情山的骨肉。

這是一個秘密，連郭情山也不知道。

本來，趙蓉芝早就應該把這個喜訊告訴丈夫，但她根本沒有機會和丈夫好好的談話。

郭情山每次和她在一起，不是喝罵就是毆打，完全沒有把她當做是人。

如此丈夫，就算夢熊有兆，也變得不是什麼喜訊，所以，她一直沒有說，就只當自己肚疼算了。

等到她肚子漸漸脹大，郭情山就算再不開心，喝得再醉，也會知道自己快要做爸爸了。

但趙蓉芝的肚子還沒有顯明脹大，她已離開了郭家，離開了這個全然不值得留戀的地方。

幾個月後，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出世了，那是一個男孩，郭情山的兒子。

他叫樹兒。

樹兒很聰明，笑起來的時候面頰上有兩個酒渦，他骨格强壯，眼睛却長得和父親一模一樣。

天下間每一個母親，都不會介意兒子長相和丈夫一模一樣的，但趙蓉芝的情形，却是例外。

她本來就不想嫁給郭情山，甚至不想爲郭情山那樣的人生育兒子。

她心裏自始至終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已經「死了」的曾百全。

但到了樹兒三歲那一年，方金粉突然在常樂安的堡壘內出現。

他對常樂安說：「我知道個秘密。」

常樂安道：「什麼秘密？」

方金粉道：「你的秘密，也是趙家小姐的秘密。」

常樂安的臉色立刻變得極難看，但却

沒有發作，也沒有盤算着應該怎樣對付方金粉。

方金粉是他的朋友，他知道方金粉決不會害他，他自然也絕不會用任何手段來對付方金粉。

但是方金粉的說話，仍然使他感到震驚。

他立刻把方金粉拉到一個隱蔽的地方，神情嚴肅地問：「是誰要你來的？」

方金粉道：「我自己。」

常樂安兩眼一瞪，道：「郭情山呢？他知道不知道蓉芝姑娘在這裏？」

方金粉道：「他若知道，這裏早已鬧得鷄犬不寧。」

常樂安道：「我不怕他！」

方金粉道：「你是個瘋子中的瘋子，當然什麼都不怕，但蓉芝姑娘又怎樣？」

常樂安面上肌肉一陣顫抖，半晌才道：「她也不怕。」

方金粉嘆了口氣，道：「她也許不怕，但人言呢？」

人言可畏。

但常樂安立刻正容說道：「咱們是磊落光明的，大丈夫不欺暗室，我絕不會胡來。」

方金粉說道：「但我的想法卻不是這樣。」

常樂安一愕：「什麼意思？」

方金粉道：「姓郭的根本就配不做她丈夫，由頭髮以至脚尾趾都不配，所以，蓉芝姑娘若喜歡你，那決不是錯。」

常樂安臉上泛現出興奮之色，但隨即卻又神情黯淡下去：「蓉芝姑娘只是不討厭我，甚至也許很尊敬我，但她卻不曾喜歡過我這個人。」

方金粉道：「你肯定了？」

常樂安苦笑了一下，道：「我雖然比不上你那樣仔細，卻也不會完全沒有半點自知之明。」

方金粉道：「常兄，你可知道蓉芝姑娘為什麼不會喜歡你？」

常樂安搖搖頭：「我不懂，但卻一定是為了那個姓郭的。」

方金粉頷首道：「你說的不錯，雖說一夜夫妻百夜恩，但蓉芝姑娘嫁入郭家，本來就是一件錯事。」

「錯事？是誰錯了？」

「郭情山固然錯得厲害，趙恆蒼、郭萬祿也同樣難辭其咎。」方金粉冷冷一笑，道：「但最不可以饒恕的，還是郭情山這個龜兒子！」

常樂安咬牙道：「對！這個龜兒子敢打蓉芝姑娘，真不是人！」

方金粉憤恨道：「他打老婆，固然不對，但在此之前，他還做了一件喪盡天良的事情。」

常樂安眉毛一豎，凜然道：「是那一件？那一樁？」

方金粉道：「你跟我來！」常樂安大感困惑，但終於還是跟了上去。

方金粉把他帶出堡外。

在堡南三十丈的一座山神廟裏，有一個人不斷在發笑，他的笑聲很怪異，原因也許是他這個人沒有了鼻子。

他就是給人陷害，被逼要割掉鼻子的曾百全。

常樂安驟然看見這麼一個怪人，雖然不致於嚇了一跳，但也是大為驚異，便問方金粉：「他是誰？」

方金粉據實相告，而且還把曾百全與趙蓉芝的往事和盤托出，常樂安聽了，立刻有着酸溜溜的滋味，但在吃醋之餘，又不禁對曾百全臉上的缺憾大表同情。

常樂安終於忍不住問：「曾兄是否一生下來就是這樣的？」他單刀直入，方金粉不由嘆了口氣。

曾百全沉默了很久，才道：「是給人陷害而致的。」

常樂安道：「是誰陷害的？」

曾百全道：「是郭情山！」

他已查得很清楚，當天的兩個蒙面人，其中一個就是郭情山！

郭情山嫉妒曾百全有一個漂亮的鼻子，所以佈置陷阱加以逼害。

他認為，姐兒愛俏，曾百全若變成一個沒有鼻子的人，趙蓉芝就一定不會再喜歡他了。

他這個想法是否正確，姑且不論，但曾百全在割了鼻之後，根本就不想再見趙蓉芝。

說得正確一點，他是不想趙蓉芝看見自己這副難看得跡近乎恐怖的形貌。

常樂安對郭情山這個薄倖男兒，本來就極之憎惡，再經方金粉這麼一說，更是火上加油，但在另一方面，卻也感到十分悲哀。

「蓉芝姑娘就算沒有嫁給郭情山這個薄倖郎，也是一早名花有主了，常樂安啊常樂安，你算是個什麼東西？怎能跟別人相比？」他想到這裏，不禁大是氣餒，但在氣餒之餘，對趙蓉芝那份痴心又加重了三分，終而自墮情網，沒入泥沼之中，不能自拔。

接着，方金粉對常樂安說：「曾兄很想見一見蓉芝姑娘，但卻不想蓉芝姑娘知道他尚在人間，更不想蓉芝姑娘瞧見他的模樣……」

「可以！可以！事情包在常某身上！」常樂安立刻就答應了。

於是，他在晚上安排酒筵，並邀請趙蓉芝母子出席，而曾百全卻在一個隱蔽的地方悄悄窺看。

趙蓉芝確比從前消瘦了，但在曾百全眼裏，就算她變得形銷骨立，甚至老至鷄皮鶴髮，她仍然是天下間最美麗的女子。

從那一天開始，曾百全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悄悄的去看趙蓉芝母子。

樹兒一天一天長大了，他的模樣極像郭情山，但性子卻跟父親截然不同。

這孩子忠厚老實，心腸極好，將來肯定是個俠義中人。

有一天，曾百全又在悄悄的看望趙蓉芝。

但當天，他患了嚴重感冒，精神極差，忽然間一陣暈眩，終於把持不住跌倒在地上。

等到他清醒過來之後，第一眼瞧見的，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趙蓉芝……

× × ×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樹兒已長得很高了。

趙蓉芝仍然在常樂安的古堡裏過着避

世般的日子。

此後，曾百全每隔好幾個月才來看看她和樹兒，他要來便來，要走的時候，無論是誰都阻攔不住。

曾百全每天都想念着趙蓉芝，但到了這個境況，他已提不起勇氣再去爭取。

趙蓉芝也是有口難言，她早就知道，長久獃在古堡裏不是辦法，但她擅自離開夫家出走，現在就算想走回頭路也不可能了。

當然，她也不想回郭家，至於娘家，也同樣不能回去。

每個人的心境都不好過，常樂安也是一樣。

在這十一年以來，郭萬祿父子對趙蓉芝離開郭家之事，表面上毫不在乎，但心裏却是十分氣惱，父子兩人都決定要把「賤人」抓回來，好好懲罰懲罰。

趙恆蒼也是氣惱之極，回想女兒嫁入郭家之時，他這個岳丈大人是如何的風光，但才只不過兩年光景，女兒就不明不白的失踪了，這眞是丟盡了趙家的臉。

以是在這十一年裏，無論郭家和趙家，都在不斷的明查暗訪，非要把趙蓉芝和雷悟平找出來不可。

「雷悟平」這個名字，是常樂安杜撰出來的，當年，郭情山只知道這個豪賭客叫雷悟平，却不知道他的眞實姓氏根本不姓雷，而是姓常。

常樂安爲了趙蓉芝，也是一直茶飯不思，心神恍惚的，但他却是個奇人，雖然吃得少，朝夕東思西想，但看來還是那副老樣子，雖然沒有發胖，却也不見得會瘦了幾両肉。

常樂安武功極高，早就存着要爲趙蓉芝出一口氣的念頭，有一次，他易容再往洛陽，要找郭情山算帳，但郭萬祿突然一聲不响殺出，跟常安樂展開了一場激戰。

那一戰，兩敗俱傷，但郭萬祿身邊還有不少高手，在這種情況下最吃虧的當然還是常樂安。

常樂安只得狼狽逃離洛陽，經此一役，他情緒變得更壞，終於長嗟短嘆，行事更加荒誕不經，連方金粉也往往爲之摸不着頭腦。

而郭家父子，也是諱莫如深，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陌生人」，作出了種種假設，但始終還是未能確定，這「陌生人」是否就是當年帶走趙蓉芝的雷悟平。

但不管怎樣，郭家父子追尋趙蓉芝更加努力，更加出盡法寶了。

到了最近兩個月，郭情山終於找到了一點點眉目。

他仔細研究，逐點推敲，終於懷疑到方金粉的頭上來！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另一個本來和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人，介入這一樁「割鼻奇案」。

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雖以殺人爲業，但却絕對不會爲錢財而殺害無辜。

尤其是近十年八年以來，他更不輕易接下殺人的任務。雖然甚少接下殺人買賣，但他也不甘一直呆着。

賭博，他是戒不了的，但他賭得精明，也賭得頗有節制，所以總是「輸不死」。除了賭博之外，他最喜歡幹的事，就是急人之急，憂人之苦，而且更要爲受冤屈的人出一口氣。

當他從方金粉那裏，知道曾百全給郭情山如此陷害之後，立刻展開明查暗訪，終於證實事情無訛，郭情山是個陰險小人，也是個薄倖男兒。

而且，他又知道，郭萬祿父子作惡多端，害人無數，實在是可惡可殺之罪魁禍首。

終於司馬血蹩不住了，他要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也要郭情山「以鼻還鼻」。

——割人鼻者，人亦割其鼻。

但在賭坊那一場賭博，司馬血並未能順利贏取郭情山的鼻子。

縱然如此，戰幔已被掀開，想要過安靜日子，還須等待苦戰之後。

但眞正可以決定命運的一戰，要到什麼時候才爆發？

對於這一點，方金粉的看法是：「逼近眉睫了，郭萬祿父子早已展開了攻勢，所以，連『莫干鬼母』危如好也受到其利用……」

他年紀雖不算老，但若論江湖經驗却很老到。所以，他的看法，誰也不敢反駁，就連常樂安也只是輕輕嘆了口氣，心裏還在想着那幾句話：「我是局外人？還是個局內人？我是否眞的當局者迷了？……」

無鼻情人有情天

黃昏。

夕陽已照不到外形沉鬱的古堡，所以，大廳裏燃亮了二十八盞宮燈。

在燈光下，唐竹權的臉滿是油光，他又喝了不少酒。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若不喝酒，那種滋味就像是有潔癖的人，整年不能沐浴一般。

但在此時此地喝酒，可說是全無樂趣可言。

這酒喝得悶極。

幸而在這時候，常樂安把梁大夫帶了出來，對唐竹權說道：「你要找回的這位郎中，至今仍然完好無恙，就此交還給你可也。」

唐竹權怪眼一翻，道：「怎麼啦？他治不好魚兒的傷心病嗎？」

常樂安嘆氣不語，梁大夫「哼」一聲，道：「眞是活見鬼，傷心又不是病，醫個屁！」

唐竹權道：「傷心不可醫，屁更不可醫，須知屁就是氣，氣一放無影無形，有什麼好醫治的。」

梁大夫橫了他一眼，道：「都是醉話！」忽然又眉頭一皺，道：「傷心的魚兒來了。」

所謂「傷心的魚兒」，就是指趙蓉芝而言。

只見一個淡掃娥眉，雖略清瘦，但仍然端莊雅麗異常的綠裙女子，正緩緩地走進廳間，在她身邊，還有一個青衫童子，規規矩矩的跟隨在左右。

這就是趙蓉芝母子。

樹兒生性善良，資質又極是聰穎，是

個人見人愛的孩子，唐竹權一瞧他，便興冲冲的把他拉過一旁，笑道：「我教你喝酒的本事，你學不學？」

一聽見「喝酒」二字，趙蓉芝的臉色立刻就一陣青白。

郭情山當年酗酒後怎樣對待她的痛苦經歷，此刻彷彿又再重現眼前。

這時候樹兒用力搖頭，道：「我不喝酒，喝酒是不好的。」

唐竹權眉頭大皺，道：「誰說的？」

樹兒道：「是娘親說的——」

「樹兒，」趙蓉芝阻止他說下去，她首先向衆人請了安，然後才對唐竹權道：「稚子無知，唐前輩休怪。」

唐竹權奇道：「妳怎知道我姓唐？是不是常老兄跟妳說過了？」

忽聽一人嗆咳着，道：「不是老常，是我？」

這人是曾百全，沒有鼻子的曾百全。

他居然會和趙蓉芝一起出現，就算不是奇跡，也是一件令人感到驚詫的事。

曾百全已改變了想法，他決定不再讓自己因爲少了一隻鼻子而耿耿於懷。

是誰改變了曾百全？

說出來也許令人更感詫異，改變曾百全的人，居然是「雪刀少俠」龍玉郎。

龍玉郎已有了綽號，這綽號是唐竹權改的。

「你的老子『雪刀浪子』，你是他的兒子，又是風雪之刀傳人，以後就叫『雪刀少俠』好了。」

龍玉郎忙道：「『少俠』二字，愧不敢當。」

「甚麼叫愧不敢當？」唐竹權睜着眼，道：「不做少俠，難道想做個飯桶？倘若你認爲自己暫時還不配被人稱爲少俠，就得加一把勁，努力幹幾樁出色的大事，好讓江湖中人對你刮目相看！」

龍玉郎笑了笑，道：「舅父言之成理，我會記住了。」

曾百全也笑了笑，望着龍玉郎說：「你舅父言之成理，你也言之成理。」唐竹權不禁大是奇怪，不知道曾百全是何所指而云。

原來龍玉郎在早一陣子，曾經問曾百全：「你是不是很喜歡蓉芝姑娘？」

曾百全愕然地望着他，良久才點點頭，道：「是的。」

龍玉郎道：「蓉芝姑娘若毀了容貌，你會怎樣？是否可以從此忘記了她？」

曾百全臉色驟變，道：「這是什麼意思？」

龍玉郎道：「先別管我什麼意思，你答了再說。」

曾百全道：「當然不能忘記，我這一輩子的心裏，只會有她這一個女子可以存在。」

龍玉郎道：「蓉芝姑娘呢？她心裏的想法，會不會跟你一樣？」

曾百全呆住，半晌才吶吶道：「我：：我不知道：：：」

龍玉郎道：「其實，她對你和你對她都是一樣的，但你却把她拋棄了。」

「不！我怎會是那種人？只是：：只是我再也配不起她了。」

「爲了什麼？」龍玉郎冷冷一笑，說道：「是因爲蓉芝姑娘已嫁入郭家？還是因爲你沒有了鼻子而自慚形穢？但你首先要弄清楚，你落得今日如斯田地！蓉芝姑娘所以被逼嫁入郭家，全然是郭情山的詭計！」

曾百全脹紅了臉，道：「你不會明白的：：：」

龍玉郎道：「我當然不會明白，但蓉芝姑娘却太明白了，爲了要和你相襯，也爲了要補償你的慘痛遭遇，她已決定毀了自己的容貌，她說：『我的臉若變得亂七八糟、醜醜陋陋，百全就不會老是避開我啦。』」

聽到這裏，曾百全驚惶地叫了起來：「不，她萬萬不能做這種愚蠢的事！就算她不顧自己，也不能不爲樹兒着想。」

龍玉郎奇道：「這又和樹兒有什麼相干了？」

曾百全道：「樹兒那樣的人材，應該有一個永遠都高貴、美麗的娘親。」

龍玉郎道：「這就是了，所以，你決不可繼續躲避蓉芝姑娘，否則，她遲早會把自己的鼻子也割掉下來，務求與你一起看齊。」

曾百全越想越是心驚，終於決定馬上去找趙蓉芝，好好和她談談。

結果，他找到了趙蓉芝，總算上蒼保祐，她的鼻子仍在，一張臉孔還是安全無恙。

其後，兩人談得很好，趙蓉芝對曾百全還是和從前一樣，絕不因爲他容貌有了缺憾而有所改變。

至此，曾百全心裏的芥蒂消失了，他立誓永遠不再躲避，因爲他對自己又再有了信心。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一個眞眞正正的男子漢，却是萬萬不可以喪失信心。

曾百全的信心又再回來了。

但在此同時，形勢又已起了重大的變化：：：

× × ×

夜已深，古堡內外一片殺氣騰騰的景象。

「姓郭的家族殺將來了。」常樂安神情肅穆地向大家說。

梁大夫嘴角一翹，叫道：「不怕，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王八蛋來則用王九蛋頂住。」

唐竹權拍掌笑了一笑，說道：「好主意，九蛋比八蛋多一蛋，他奶奶的必勝無疑。」

常樂安却眉頭大皺起來，嘆道：「躲藏了這許多年，終究還是避不開這一場浩劫。」

方金粉道：「該來的始終還是要來，今天來了也好，正是長疼不如短疼，最好郭家父子一齊上陣，今晚兒咱們就殺他一個痛痛快快。」

龍玉郎却大有顧慮，道：「就只怕蓉芝姑娘，有着左右做人難之嘆。」

此言一出，衆皆呆住，心裏想這話不無道理，雖則郭情山無情無義，但他畢竟還是趙蓉芝的丈夫，而郭萬祿則是她的家翁。

就在衆皆呆住之際，常樂安輕輕咳嗽

一聲，道：「這一點，常某早有安排。」

唐竹權忙道：「快說。」

常樂安道：「現在不能說，總之，事情包在常某身上便是。」

唐竹權道：「好，老子就相信你這一句話。」

這時候，曾百全、趙蓉芝和樹兒都不在大廳裏。

常樂安有了什麼安排？

這一點，目前大家都不知道，也就只好相信常樂安的說話了。

× × ×

堡外東南，有一片草坪，這草坪平時除了野兔竄來竄去，蝴蝶東飛西飛之外，可說是絕少人跡至此。

但這一天晚上，這裏却搭起了幾座茅舍。

搭造幾座茅舍，本來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但令人吃驚的，就是在黃昏時候，這草坪上還是空蕩蕩的，但不到兩三個時辰，這幾座茅舍，就不知不覺地建造起來了。

只見茅舍外旗幟飄揚，四周人頭湧動，不時還金光亂閃，顯見都是帶了兵刃而來的武林人物。

古堡有高台，這時候，常樂安、唐竹權、梁大夫、方金粉及龍玉郎五人，正在高台眺望着。

梁大夫伸手一指，怪叫道：「你們瞧見那些旗幟沒有？」

唐竹權瞇起了眼，道：「旗幟飛揚，在燈籠下依稀可以看見一個『郭』字。」

梁大夫道：「是郭家軍殺到來了，還搭起房子，擺出打圍城戰的樣子。」

唐竹權冷冷一笑，說道：「姿勢越硬，越不是材料，郭家父子主力必不在東南方。」

梁大夫道：「對了，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郭老狐狸在東南方喊殺連天，說不定會在西北方大舉進攻，使一套『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策。」

但龍玉郎却搖搖頭，道：「未必會是這樣的，郭萬祿既是老狐狸，就絕不會讓咱們輕易地猜中他的計策。」

常樂安道：「不錯，別人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他若偏偏來一個實則實之，那又如何？」

龍玉郎道：「所謂實則實之，其實只不過是明攻直搶，但咱們若三心兩意，胡亂猜度，反而就會自亂陣法，不用郭家進擊，咱們自己已亂成一團，倘眞如此！便是犯了兵家大忌。」

唐竹權怔怔地望着龍玉郎，聞言不由搓一搓肚子，笑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常樂安却皺起了眉，道：「兵臨城下，只懂得說道理，也不濟事，唐大少爺，你有甚麼破敵妙計。」

唐竹權閉着眼睛想了想，道：「還是那句老話：『擒賊先擒王』，只要把郭萬祿父子收拾，其餘人等自不足以爲慮。」

梁大夫嘿嘿一笑，道：「說說容易！眞箇要去擒王，只怕就會難比登天了。」

唐竹權道：「有何難哉，就讓老子建此一功給大家瞧瞧。」他爲人向來坐言起行，一貫都是說了就做的作風。

但方金粉却不贊同：「大敵當前，誰沉不住氣，誰就先敗了一半。」

唐竹權圓睜兩眼，說道：「要是大家都很沉得住氣，豈不是三十年後還打不成了？」

方金粉笑笑道：「如此最好，天下太平。」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天下大亂容易，想天下太平，除非是在做白日夢。」

方金粉輕輕嘆了口氣，回眸望向龍玉郎道：「龍少俠，你的看法又怎樣？」

龍玉郎聳了聳肩，忽然打了個「阿欠」，懶洋洋地說：「我很困倦，想去睡個覺，若有什麼事，你們再來叫我。」說完，就沒精打采的走了。

衆人都是爲之一呆，就連唐竹權也爲之莫名其妙等到他離去老遠後，才忍不住長長的嘆息一聲，道：「他的脾氣，跟龍城壁越來越是相似了。」

方金粉沉默着，眼神裏閃動着神秘的光芒。

他是否已猜到龍玉郎的心意？

× × ×

龍玉郎也許眞的已經很困倦了，但他並不是去睡覺。

龍城壁有一種很特別的本領，就是可以連續三四天不睡覺，但仍然可以給人精神奕奕的感覺。

龍玉郎若不想睡覺，就算再困倦，他也可以支持下去。

這時候，他以睡覺爲名，實則悄悄地離開了古堡。

古堡外，一片黑沉沉，只有那幾座茅舍傳來火光。

龍玉郎輕功不弱，瞬即已潛伏至茅舍左右，只見舍內人影幢幢，一望而知並非善類。

就在這時，龍玉郎看見了一個人給高高舉起。

給高高舉起的，是個黑衣老者，只見他給人縛在一條粗大的木柱上，下面有四個紅衣大漢把他整個人舉起。

龍玉郎心裏一怔，忖道：「這老者是誰？爲什麼會給人如此縛住？」

未幾，又見兩個錦袍人一左一右跟了出來。

接着，在一羣黑衣人擁簇下，黑衣老者被押至古堡門外。

「姓趙的賤人，妳快出來瞧瞧趙大掌門，看看究竟是他累了妳，還是妳連累了他老人家！」其中一個錦袍人忽然大叫。

這錦袍人三十出頭，他一開口這樣說，龍玉郎就知道他是郭情山了。

另一個錦袍人年紀老了二三十歲，正是「財星老爺」郭萬祿。

郭家父子用這種手段，顯然是非要把趙蓉芝逼出來不可。

但趙蓉芝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老父趙恆蒼已成爲了俎上之肉，隨時都可能會給郭萬祿父子所殺。

被縛在木柱上的趙恆蒼，實在面目無光，回想當年用盡辦法，也要攀上這一門親事，但到了現在，却要遭受到這種奇恥大辱。

他是悔不當初了，但這時候才來後悔，又有什麼用？

郭情山在古堡外叫陣，第一個激怒的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但他還沒有衝出去，古堡旁邊忽然有人一聲冷喝，道：「拿鼻來！」接着一陣暗紅光芒從東方射至，衆人連看也沒看清楚，郭情山的鼻子就已不見了。

不見了鼻子，倒是見了大量的鮮血，有如泉水一般從他的臉上湧了出來。

郭情山又疼痛又驚惶又憤怒，即使是郭萬祿，也爲之面無人色，彷彿給削掉鼻子的人就是他自己。

龍玉郎等本擬靜觀其變，看着局勢變成怎樣才動手的，他也想不到事情會變得如此急轉直下，雙方還沒有正面接觸，郭情山的鼻子首先不保。

是誰突然發難，一招就把郭情山的鼻子削了下來？

龍玉郎知道得最快，他根本不必看那人的臉孔，只是看見他這一招劍法和那道暗紅光芒，就已知道那是「殺手之王」司馬血的傑作。

用「毒蛇劍法」來削一個人的鼻子，就像是用寶刀切割豆腐一樣容易。

郭萬祿惱怒極了，他雖已看見了司馬血出手，但却還是鞭長莫及，無法救得了郭情山。

郭萬祿大怒，以一柄朴刀先殺趙恆蒼，再斬司馬血。

趙恆蒼被縛住，自是閃不開他這一刀，當場給朴刀砍開了胸膛，瞬即氣絕畢命，但司馬血畢竟是「殺手之王」，郭萬祿要殺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但這一次，郭萬祿帶來的高手極多，郭情山猝然被襲，這些殺人好手也就不再客氣了。

「進攻古堡，見人就殺！」這是郭萬祿父子一早就擬定下來的策略。

但他們怎樣也料不到，還沒有攻入古堡，司馬血已閃電般出劍，而且一劍就削掉了郭情山的鼻子。

郭萬祿此行，本來是要誓殺常樂安的。他現在第一個要殺的人，却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古堡上，常樂安見堡外已展開混戰，當下也不等敵人攻入，已首先率衆出堡迎敵。

唐竹權一出古堡，立刻就看見了龍玉郎。

「嗯，你不是說睡覺嗎？」

「是呀，」龍玉郎哂然一笑，道：「我如今已在夢中，所以就算殺了人，也只當是正在做夢。」

唐竹權哈哈大笑，道：「偏偏就是這麼古怪的說話！」他一面笑，一面以唐門五絕指法與敵人週旋，手底下功夫絲毫不慢。

這是一塲慘烈無比的一大厮殺，而比拚得最激烈的，就是郭萬祿與司馬血的一戰。

郭萬祿武功極高，但却給司馬血激出了眞火，以致刀勢雖兇，招數却微見雜亂了。

司馬血以「毒蛇劍法」成名於江湖，只要對方稍有半點罅隙，都可以一劍攻入敵人致命要害。

但郭萬祿不愧是武學上一流頂尖高手，他分明刀法已見雜亂，但却仍能攻守自如，連司馬血這位「殺手之王」也未能伺機乘虛而入。

就在這時，六個白袍人突然從黑暗中殺出，各使不同兵刃，分從六個方位向司馬血展開怒襲。

「他媽的，人多欺人少，算什麼好漢！」唐竹權怒喝：「讓老子來領敎領敎諸位高招好了！」他喝叱之聲極响亮，人也很想搶前跟司馬血並肩作戰，但無奈他也給一羣殺手重重圍困，想突圍而出，却不輕易。

但就在這時，一道雪亮的刀光冲天般飛起！

「風雪之刀再展神威，」唐竹權一看之下，不由歡聲大笑，五絕指法一緊，眼前一人悶哼，當塲倒下。

龍玉郎手握雪刀，一出手便見不凡。

刀固不凡，人更不凡，他一出手便是「龍騰虎躍」、「飛龍在天」，只是這兩招，已把三個白袍人當塲擊殺。

郭萬祿雖在盛怒之中，但這年青刀客的身手，仍然使他爲之一陣驚愕。

他這六個手下，個個身手卓絕，但這年青刀客刀招一展，竟然就有三人倒了下去，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但他已殺得性起，决不能就此罷休。

「你們都一塊兒上好了！」郭萬祿咆哮着。

龍玉郎却搖搖頭，說道：「你走罷，寃家宜解不宜結，再說，就算你想報復，現在也不是時候。」

唐竹權奇道：「如何不是時候了？」

龍玉郎道：「郭老爺子來得不是時候，恰好遇上我舅舅也在這裏，又如何能夠得逞？」

唐竹權聽得格格大笑，郭萬祿聽到龍玉郎的話，更是爲之火上加油，那裏再按捺得住，朴刀刀勢使得更加狠毒，更加不留半點餘地。

他既不讓敵人留下半點餘地，也沒有爲自己而留下半點餘地。

龍玉郎嘆了口氣，道：「郭老爺子執意如此，晚輩等只好奉陪到底。」

他本來就有「擒賊擒王」的打算，但見郭情山鼻子被割，郭萬祿大受打擊，心下有點不忍，倘若此時郭萬祿肯打退堂鼓，龍玉郎必然不會咄咄相逼。

但是郭萬祿已勢成騎虎，明知形勢逆轉對他大大不利，仍然一意孤行，絕不退避。

龍玉郎、司馬血不禁互相望了一眼，就只這麼一望，彼此都已瞭解對方的心意了。

「是你動手？還是我動手？」兩人都用目光來表達了這兩句話。

但他倆還沒有眞正動手，常樂安已殺了出來，大聲道：「郭老爺子，今天咱們再決一戰！」

郭萬祿是領敎過常樂安武功的，但那時候，他還未能肯定，這人是否就是「雷悟平」。

「好傢伙，你到底姓常？還是姓雷？」郭萬祿喝問。

常樂安冷冷道：「賭錢時候姓雷，賭命時就姓常，常樂安！」

「常樂安！」郭萬祿嘿嘿一笑：「今天就要你這個奸夫入土爲安！」

常樂安仰天大笑：「要死便死，人若死了，入土爲安是死，死無葬身之地也是死，怕的就不是好漢。」雖在大笑，這番說話却是聲色俱厲，令人望而心寒。

讎人相見，格外眼明，兩人很快就展開了一場生死繫諸一髮的凶險决戰。

這一戰，三百五十招始分勝負。

結果還是跟上一次沒有分別，依然是兩敗俱傷，誰也贏不了對方。

郭萬祿臉色蒼白，嘴唇不住顫動，說道：「姓常的，你這次輸了，而且輸的是命……」

「我知道，」常樂安坦然一笑，道：「但我是先贏了你的命，然後才賠上自己這條賤命的……」

郭萬祿道：「廢話——」才說出了兩個字，忽然俯身吐血。

血，很快就吐完，他的老命也同時完結。

常樂安笑了笑，道：「瞧，我不是先贏了，然後才輪回去嗎？……」

忽聽一人大叫，道：「有我在，你死不了！」

大叫而來的人，正是梁大夫！

× × ×

梁大夫終於保住了常樂安的命，事後却一面擦汗一面說：「救人一命，最少瘦了七斤。」

唐竹權道：「這麼說，再多救十來個人，你就會『瘦完』了？」

梁大夫瞪着他，道：「你在說什麼風涼話？你敢保證以後絕無傷病，一輩子都不必求我？」

「求你幹什麼？」唐竹權一拍大肚子，道：「生便生，死便死，何苦要搖尾乞憐討好閣下才再活命。」

梁大夫却不生氣，反而姆指一豎，道：「你他媽的有種！」

唐竹權眉頭一皺，道：「你在讚老子？還是在用粗話罵老子？」

梁大夫道：「兩樣都是。」

方金粉聽得連連搖頭，却沒有說些什麼。

唐竹權却走到常樂安床邊，道：「老常，你這條賤命總算是檢回來了，高興不高興？」

常樂安苦笑一下，說道：「不甚清楚嘍。」

唐竹權「啫啫」道：「你自己的事，怎會不清楚？」

常樂安嘆了口氣，道：「正因爲是自己的事，所以才不清楚，還是那句老話：『當局者迷』。」

唐竹權瞧着他，忍不住道：「要不要找趙姑娘來看看你？」

常樂安却哈哈一笑，唐竹權不禁大奇，道：「你傷成這個樣子，還有什麼值得好笑？」

常樂安一笑道：「我是笑你爲人糊塗，趙姑娘若還在這古堡裏，她早就來看我了。」

唐竹權愕了一愕，道：「她往那裏去了？」

常樂安道：「從地底下的一條秘密水道，遠遠離開了古堡，跟她同行的，還有老曾和樹兒。」

唐竹權呆了一呆，怔怔的望着常樂安，良久才道：「是你安排的？」

常樂安道：「當然是我。」

唐竹權皺了皺眉，說道：「他倆肯走嗎？」

常樂安說道：「他們本來不肯，尤其是老曾，他一定要在這裏等郭情山來和他算帳。」

唐竹權道：「這兩人的舊帳，的確應該好好算一算。」

常樂安道：「但我不容他冒這個險，於是便敲他一記竹槓。」

唐竹權一怔，道：「這個竹槓怎麼敲法？」

常樂安說道：「給樹兒吞下一顆肚疼丸。」

唐竹權奇道：「什麼肚疼丸？樹兒肚子疼，需要吃藥嗎？」

常樂安桀桀一笑，道：「這種肚疼丸並不是用來治肚疼的。」

唐竹權更奇，道：「旣不是用來治肚疼的，又怎會稱爲肚疼丸？」

常樂安道：「這是一種怪藥丸，它之所以稱爲肚疼丸，乃是因爲吞下這種藥丸的人，馬上就會肚子大大的疼痛。」

唐竹權臉色一變，駭然道：「這豈不是害人的毒藥？」

常樂安笑了一笑，道：「那也差不多了。」

唐竹權問道：「你在攪什麼把戲？」

常樂安道：「這把戲只是爲了老曾和蓉芝姑娘着想。」

他眨了眨眼，接着說道：「樹兒吞下肚疼丸之後，自然肚子就疼得很厲害，曾百全大怒，立刻便要找我算帳，我當然不怕他，他又打不過我，而且還給我點了穴道。」

唐竹權越聽越是莫名其妙，道：「後來又怎樣了？」

常樂安道：「後來我便對他說：『解鈴還須繫鈴人，肚疼丸是我給樹兒服下的，要他完全無事，那是一點也不困難的，只要給他一顆解藥就可以了。』老曾立刻道：『快拿來！』他很着急，但我是一點也不着急的，我道：『要解藥，那很容易，但必須依我一個條件。』老曾道：『什麼條件？』我道：『帶着蓉芝姑娘和樹兒離開此地，走得越遠越好，以後再也不要回來！』老曾吃了一驚，道：『這豈不是變成私奔了？』我道：『別人怎麼想，由他自便，只要你們遠遠離去，別的地方誰都不會說什麼閑話。』老曾面有猶豫之色，我便又自說道：『你跟蓉芝姑娘，本來就是天生一對，郭情山這個混蛋實在不堪提，說到常某，也是他媽的多餘得很，現在，你若肯罰個毒誓，願意以後好好照顧蓉芝姑娘母子，那麼解藥立刻奉上，而你們三口子也得馬上啓程，最好跑到天之涯，海之角，找尋新的人間樂土。』」

唐竹權聽得爲之出神，呆了半晌才道：「他答應不答應？」

常樂安高興的說道：「最後還是答應了。」

唐竹權道：「蓉芝姑娘又怎樣？她也

願意跟着老曾嗎？」

常樂安道：「怎會不願意？她只不過是仿效紅拂女，除了迂腐的王八，誰都不該說她的不是。」

唐竹權忙道：「老子絕不會說她的不是，而且還大表贊同，但你捨得以後再也見不着她嗎？」

常樂安强顏一笑，道：「見得着見不着都是一樣的，只要她活得幸福，我這個半瘋不癲的人也就感到安慰了。」

唐竹權黯然地望着他，道：「看來，你這個人實在不壞……」

他還想再說下去，梁大夫巳氣冲冲的走了過來，喝道：「這麼艱苦才把常大俠的性命救回來，你居然在他身邊囉囉嗦嗦，眞是混帳！」

唐竹權訕訕一笑，道：「很對不住，老子不是有意的，但照老子看，他是越談話越精神，比起吃藥敷膏塗續命膠還更有效。」

梁大夫罵道：「放屁！」

「怎麼？」唐竹權的脚步一面向外移動，一面笑笑說：「原來放屁也可以醫傷治病嗎？」

就在這時，司馬血也來了，但還沒有看清楚常樂安的樣子，巳給唐竹權半拉半推的趕了出去。

「讓他多點休息，千萬別囉嗦，有什麼事改天再談……」

他倆是老朋友，也是老寃家，這一次碰頭，少不免又有一番熱鬧。

×　　×　　×

路上，有一匹懶洋洋的馬，馬鞍上的人也同樣懶洋洋。

馬走得很慢，那是因爲要陪着一條驢子一起走。

驢子上也有人，一個早巳厭倦江湖，但却依然身在江湖，而且永遠也無法擺脫江湖，跳出江湖的人。

騎馬的是「雪刀少俠」龍玉郎，騎驢的是方金粉。

方金粉在驢背上眺望着遠山景色，忽然興緻勃發，曼吟道：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曼吟至此，自驢背皮囊內取出一瓶酒，骨嘟骨嘟一口喝掉。

龍玉郎側臉瞧着他，說道：「滋味怎樣？」

方金粉道：「奇劣無比。」

龍玉郎訝然道：「但這酒就連我胖舅父也讚不絕口，怎會奇劣無比了？」

方金粉哂然一笑，道：「我說的不是酒，是心境。」

龍玉郎道：「事情巳解决，郭家父子也巳得到了報應，還有什麼事令你愁眉不展？」

方金粉神色悵然道：「因爲少了一個朋友。」

龍玉郎想了想，恍然說道：「是曾百全？」

方金粉道：「不錯，他終於溜掉了，而且還有最心愛的女人陪伴着，嘿嘿，眞是享盡人間艷福……」

龍玉郎呆了一呆，道：「你不是吃醋罷？」

方金粉搖搖頭，道：「醋是沒有得吃的，只是感到上蒼太不公平，人世間離離合合，往往不能由人自主……」

龍玉郎笑了笑，不再說話。

方金粉見他不說話，便改變一個話題，說道：「兩天前，端玄寺院有人剃渡爲僧，願意一生一世皈依我佛，不再在凡塵俗世打滾。」

這幾句話聽來沒頭沒腦，龍玉郎不禁大是奇怪：「這人是誰？」

「他是沒有鼻子的。」

「什麼？是曾百全？……」

「不，這人姓郭，郭情山。」方金粉慢條斯理地說。

龍玉郎這才鬆一口氣，心想：「天理循環，報應不爽，割人鼻者，人亦割其鼻也！」

這時候，驢子越走越慢了，到最後還索性停下，半步不肯前進。

方金粉向龍玉郎揮手，朗聲道：「我騎笨驢，至此爲止，但你却有鵬程萬里，但願好自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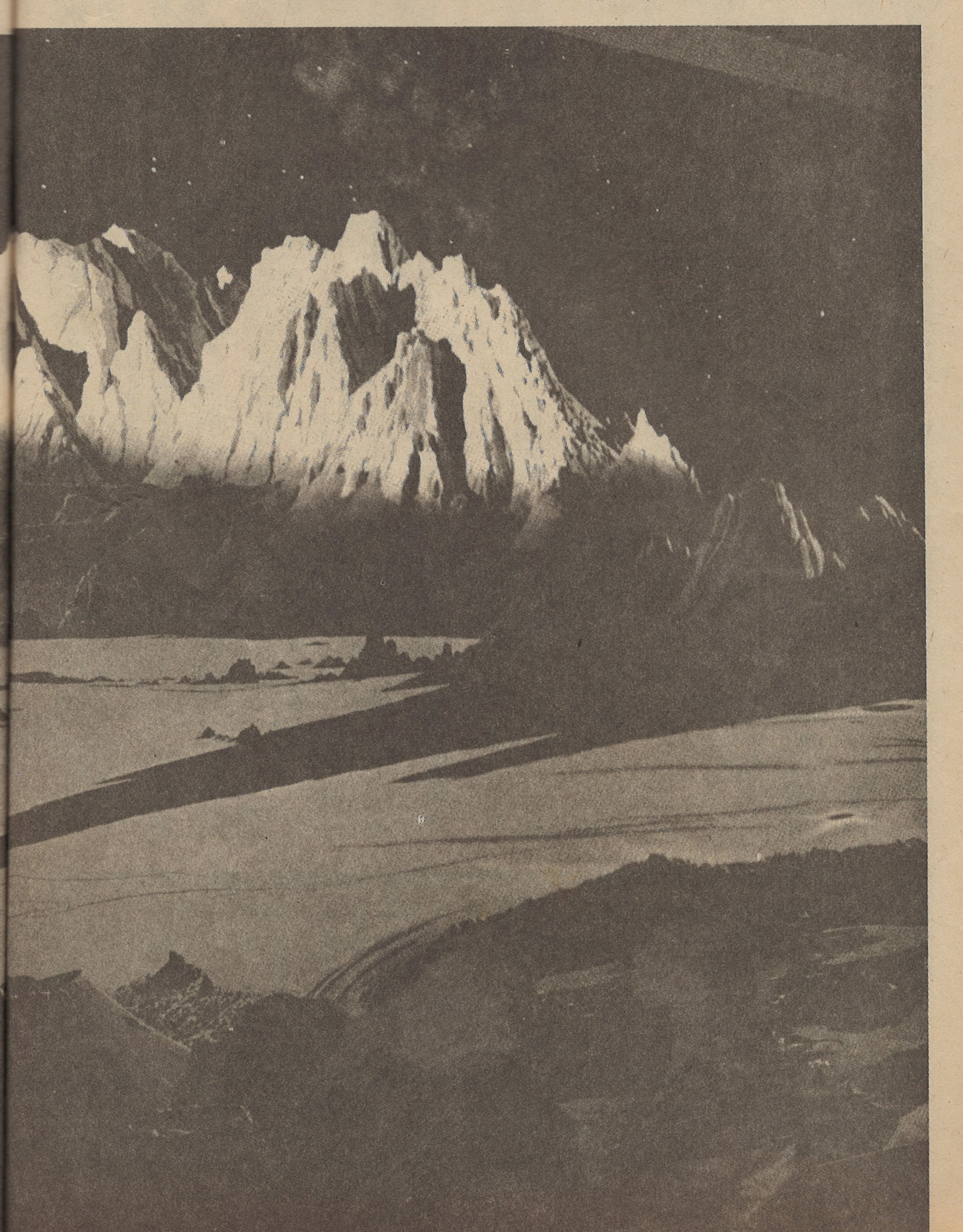
龍玉郎坦然一笑，回答道：「都知道了！」

語畢輕推繮轡，馬兒立刻不再懶洋洋，四蹄翻飛瞬即遠去……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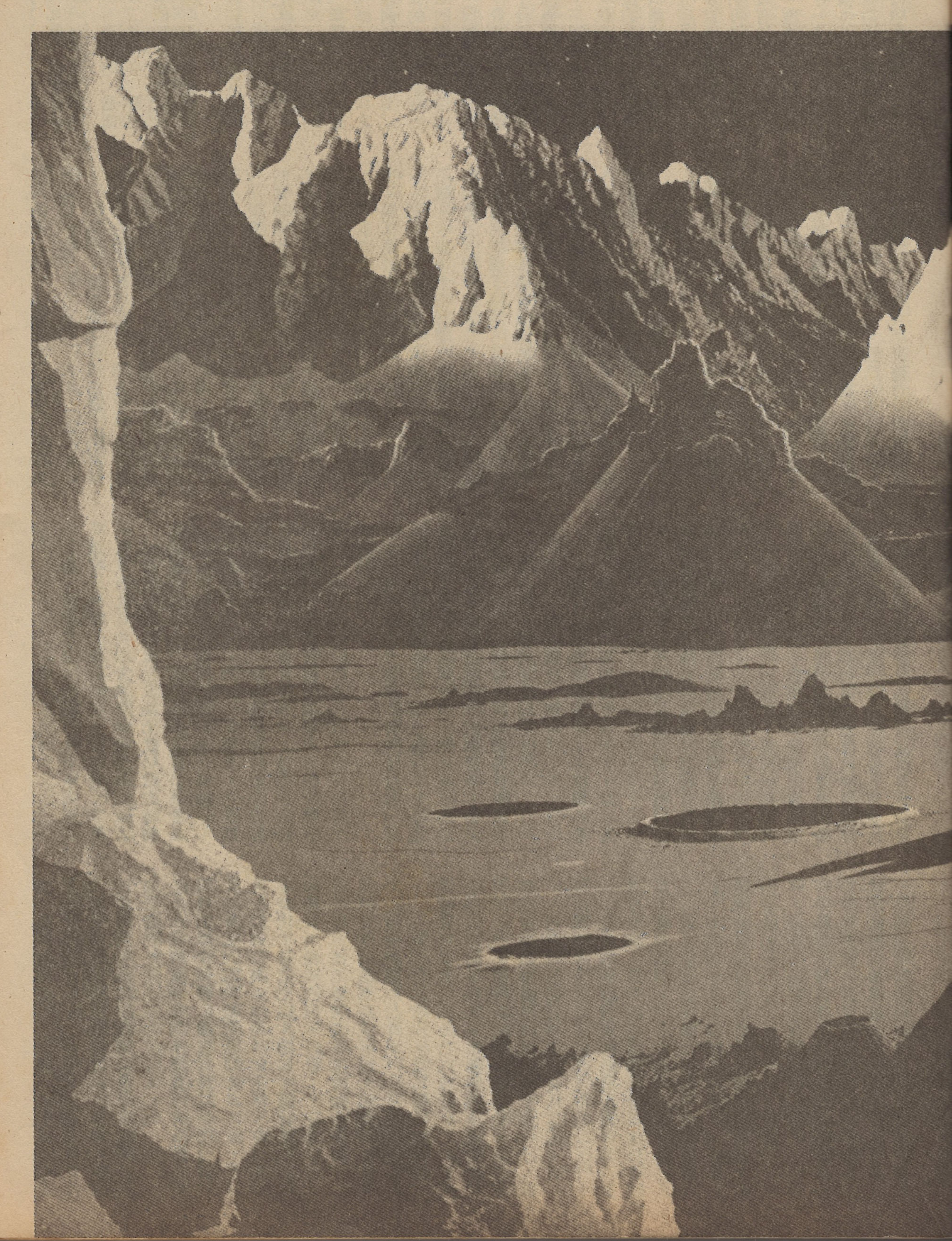
偸襲

圖爲西伯利亞羣島上面最凶險的白骨山，它就是最重要的越級激光製造原料。



美蘇星球爭霸戰／羅唐納・文

太空



列根總統希望在日內瓦舉行高峯核子武器會議之前，屈服蘇聯，三次舉行太空偷襲，打算毀滅蘇聯。所有升空的人造衞星，第一次偷襲順利，第二次失手，第三次「戰神二號」激光機擊破蘇聯最巨的人造衞星，但是，却也因此而引起太空爆炸，同歸於盡。

決心進行太空突擊戰

一個沉黑的晚上，列根總統單獨走進太空總署，乘坐超速的電梯，降落地面之下三百呎深的秘窟，跟幾個科學家見面。

那個秘窟是最新設置的，比較原有的巢穴二百呎還要深，普通的炸彈固然沒法傷害它，就算地面作出一個威力極强的核爆也不會毀滅它，此外，它有避免偷聽器或偷窺器之類的設備，十分安全，列根總統對卡靈博士的科技措施極度欣賞，這是他第一次進入秘窟之內，左望右望，很是興奮地說：「卡靈博士，我們在這個地方對整個世界作出最有份量的決定，再好也沒有了，相信外邊的人很難偵查得到我們研究一些甚麼。」

「是的，總統，國家安全護衞局的首腦份子，都在這裏，我們可以作出最高度的決定，同時可以作出最有效的保密工作，首先，我想總統看看一種最新型的秘密武器，它叫做反射激光。」卡靈博士說。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激光可以從巨型的鏡反射，利用它能夠在美國境內攻擊蘇聯，如果莫斯科派出戰機偷襲，沒有飄入美國上空，已經被激光毀滅，你的意思是否如此？」

「是的，這種激光可以透過由白雲結聚變成的鏡，反射出來，乃是攻擊性武器，定名雲中殺手，上次我們已經做過這種試驗給總統欣賞了，可是，它比起現時我們想獻給總統欣賞的另外一種反射激光，它已經落伍，因爲它只能夠把激光反射，沒法使它的毀滅效能加倍，我們精心製造的戰神激光，力量卓越，包管你看了喝采，你已經置身在秘密之內，閒話休提了，請你走到這邊來。」

卡靈博士先走一步，其餘的人緊隨在後，包括總統在內。

在列根總統的眼中看來，前面是一塊石壁，卡靈博士沒有理由快要碰到石壁的時候仍然大踏步走過去，照他想，石壁的前面可能裝置了機關，有如銀行的大門，任何人走到那扇玻璃門的前面，踏着地毡，等於接觸了那扇門的開關，玻璃門自動向左右兩邊打開，這種科技已經慣見不奇，怎料卡靈博士的左脚踏在石壁上面，居然穿過它，跟着整個身體穿過。

他剛剛穿過，石壁復合。

列根總統大吃一驚，他是最高統帥，怎可以停步呢？眼見各人分別穿過石壁，他也放胆穿過去。

他置身於在石壁的背後，恍然大悟，那一塊石壁只是幻燈片製造出來的幻象，其實它並非實物，無怪所有的人都可以很順利的穿過它了，只是這一點，已經反映出卡靈博士匠心獨運，能夠在任何角度作出優秀的變化，令人感到驚奇，由衷的佩服。

各人走了進去，卡靈博士伸手向前面一組零零碎碎的品物指了一指，說：「這一組東西就是我用來做戰神激光的試驗品，現時請你看清楚點，激光就快從左邊的噴氣管噴射出來，它以四十五度斜角發出，從一塊鏡片上面反射到另外一塊鏡片，如是者反射六次，乃有一條激光，它跟第一條激光的效果相同，那些鏡片並非普通的鏡，它不會被激光射爆的，整個實驗的過程跟上次我們發明的秘密武器雲中殺手相同，你們先行看看它，我再介紹另外一種激光。」

很快他就扭亮燈光，各人先行看到那一組作爲實驗的器具，跟着他按掣，果然發覺激光從噴射器噴出來，它是橙色的，看來很美，激光經過多次迴環反射，從第六塊鏡片射出，强度以及光亮的度數跟第一次射出的光亮完全相同。

各人鼓掌稱讚他一句。

卡靈博士向列根那邊問：「總統，這種激光相信你已經看過好幾次了，是不是呢？」

「是的，我不單是看過，還吩咐國防部用它截擊不同國籍的飛機，初時有效，後來失效，因爲蘇聯懂得在戰機上面裝置噴霧器。」

「是的，普通的激光不管怎樣堅强有力，最怕雪或霧，蘇聯科學家懂得製造噴霧器剋制激光，十分聰明，可以說是一物治一物，不過，我們現時創造出來的戰神激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它是不怕霧的，還因它的力量能夠藉賴多次反射有所增加，比原來的激光强大幾十倍，威力也增加了幾十倍的了，相信我們沒有摧毀西伯利亞的太空研究中心之前，蘇聯科學家沒有對策，故此我敢誇口說最後勝利必然屬於我們。

「現時欲請你們作另外一次欣賞，我只是把鏡片翻轉，讓它背後的半透明晶片反射，它的效果截然不同。」

說到這裏，他拍了拍手掌，有幾個助手走近，替他把鏡片翻轉，讓背後的晶片作爲反射激光之用。

因爲他把這個實驗說得如此神奇，各人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激光沒有射出之前，走近看看那些晶片。

一共有六塊鏡片，它已翻動過，用它背後反射激光，那是有六塊晶片了，看來它很似水晶，根本上水晶也是半透明的，有强光投下的時候，它看來很美，似磨沙玻璃多過似水晶。

它究竟是礦石抑或是金屬品呢，有何妙用呢？

各人的腦袋有些問題湧出來却又不想隨便發問，他們認爲看過這個實驗然後開口，仍未爲遲。

各人都有這種想法，暫時沒有人開口了，卡靈博士忽然很鄭重的說：「敬請各位稍微退後一點，我要開始做戰神激光的實驗了。」

說完，他揮了揮手。

他有一種好像大樂隊指揮官的天才揮了揮手之後，看見各人退後三步，然後，伸手按動一個電掣。

那個電掣跟他作出第一次實驗所按的

電掣相同，所差異的是鏡片，本來用以反射激光的鏡片變成了半透明的晶片，大不相同，激光第一次投射到晶片上面，反射出來的一條光，已經明亮了許多，跟着從第一條光反射出去的另外一條光亮，也是很亮，如是者迴環反映，到了第六條激光射出，明亮了許多，卡靈博士把一條木投入它反射的光圈之內，立刻看見那條木燃燒，火光熊熊高燃，很快就把它燒到變成灰燼。

卡靈博士說：「這是戰神激光，不單是可以燃燒木頭，鐵也燒熔。」

他說的話當然屬實，不必再做焚燒鋼鐵的實驗了，各人都覺得興奮。

列根總統趨前握手，說：「我對這種實驗很有信心，不如盡快作出有份量的備戰工作，萬一那一頭北極熊眞的向我們挑戰，我們立刻應戰。」

「不，我的意思是給它一個下馬威，並非呆呆的站着，接受挑戰。」卡靈博士傲然說。

列根總統眼睛一亮，說道：「我一向主張攻勢，給它一個下馬威，本來是不錯的，問題在這裏，他們雖然蠻不講理，發兵進攻阿富汗，我們是民主國家，絕對不能夠，輕舉妄動的，找甚麼藉口向它宣戰呢？」

另外一個主張急進的秘密武器專家惠爾康博士說：「總統，我們可以『不宣而戰』，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進攻珍珠港一樣！」

「不，我不同意這樣做。」列根總統說。

卡靈博士不想兩人出現不同的意見，趕快揮手揚聲，說：「兩位似乎沒有眞正明瞭我的意思，雖然我想給蘇聯一個下馬威，並非把激光投射到莫斯科的上空，也不是向它的空軍基地堪察加進攻，作爲進攻的目標只是人造衛星。」

列根總統有些詫異，說：「人造衛星只是在科學上有些成就，它本身不是武器，何必向它動武呢？」

「不，現時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已非氣象衛星可比，它負担許多樣的任務，如果我們突然出擊利用强烈無比的，激光把它全部擊落，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一定驚奇不已，一方面懷疑我們有這樣威力强大的武器，另一方面担心我們在太空軍事競賽這方面扒頭，因此不敢輕舉妄動，如果你知道莫斯科當局現時已經有那麼多古怪的人造衛星，恐怕你也覺得担心不安。現時我想請國家安全護衛局的太空情報主任雷奔先生把他獲得的情報說出來，互相研究，請各位定神傾聽。」

雷奔立卽站了起來，把一幅捲起來的圖表掛起來，又再垂下，各人都看清楚那一幅圖表上面繪寫的東西是些甚麼，此外，還有幾個表格，分別解釋那些圖形的妙用。

雷奔說：「在地面搜集敵人的情報已不容易，在太空上面搜集對方的情報，當然是更加困難了，不過，我既然負責做這種工作，再困難也要幹下去，經過深入調查所得資料看來，蘇聯現時，已經發射了四種古怪的人造衛星，在圖表上面顯示出來。」

說到這裏，他稍爲停頓，讓各人先行看看圖表上面寫的四個人造衛星形象，然後才繼續說下去：「首先，各位要糾正腦海中的觀念，不能夠把人造衛星看做是圓形的物體，有如天上的明月，也不要把它看做五角形的物體，有如天上的星，事實上人造衛星的意思只是說那種物體由地面發射，進入地球的軌道，它剛剛在地心吸力到了盡頭的一條綫上面，故此它不會飛走，跟地球不斷的轉動，至於它的形狀，可以發生許多種變化，這一點是視乎需要而定。

「在這一幅圖表上面顯示出來的人造衛星盡是跟隨地球軌迹轉動的，各有妙用，最巨大的一種人造衛星叫做電鼓，因爲它是鼓形，特別巨大，吸收陽光，化爲電力，那是它的責任，每隔一個時期，蘇聯科學家派人到太空最低的一處，收取它貯藏的電力，作爲軍事用途，如果我們投下激光，使它爆炸，相信整個蘇聯震動，人心惶惶。

「傘形而又透明的人造衛星，負責把各種訊號從太空轉送到地球，太空戰士跟地球的聯絡站交換意見就靠它的帮忙，缺少了它，太空戰士無法跟地面的人用無綫電話交談。

「有一塊弓形的物件，它是最新的人造衛星，能夠把各種攻擊性的光波反射出來，包括激光在內，聽說它可以把有毒的宇宙光反射到地球上面的指定地點，製造颱風以及旱災，又或者豪雨成災，未知是否屬實，只是從它的形狀推測，它必然是一種惡毒的秘密武器，並非研究太空之用，最後，有一個碟形的人造衛星，頂上另有圓形的罩，前面有兩條觸鬚，這種東西有許多種妙用，可以在離地十萬呎的高空向地面拍照，偷拍美國以及盟國的軍事基地，同時可以錄取地面的談話聲响，無疑的它是間諜衛星當中的一種。一句話說，幾種人造衛星都是含有軍事用途的，十分惡毒。」

說完了這一番話，他暫時一聲不响，至於列根總統，陷入沉思中，別的人沒有開口。

卡靈博士乘機發表意見，說道：「總統，我的意思就是利用戰神激光把它打下來！」

列根總統緩緩的說：「卡靈博士，我答覆你提出來的建議之前，仍想多問一句，爲甚麼用雲中殺手那種激光沒法把它摧毀呢？」

「因爲這幾種人造衛星都有噴霧器的裝置，同時附帶一種能夠調節角度自行移動的裝置，激光向它掃射，它立刻噴霧，利用那些霧去冲淡激光，使激光化爲烏有，另一方面利用濃霧掩護，它移動位置，並非只是移動一次，而是頻頻移動，務求對方失去了進攻的目標，至於弓型人造衛星，還可以把對方射來的激光反彈，等於向敵人反攻，綜合報道，把它全部打下來是最有份量的心理戰，沉重打擊蘇聯當局以及我們怯戰所引起的信心！」

「好的，就這樣辦，請你們幾位專家協助卡靈博士研究可行的途徑，向他們展開突擊性的進攻！」

列根總統作出最後決定，旋即離去。

遠征西伯利亞白骨山

表面上看來，這一場太空軍事競賽，美國穩佔上風了，料不到三日之後，卡靈博士携帶七個專家聯合研究出來的太空偷襲計劃書親自送達白宮，跟列根總統單獨交談之際，他忽然臉帶愁容，說：「我已經把含有戰略性的偷襲蘇聯人造衞星軍事程序計劃書帶來，不過，對方並非弱者，我仍担心北極熊咬着牙齦反攻，到時我們需要大量戰神激光，未必能夠在三幾天之內製造出來，此外，放射戰神激光的戰機也不是三幾天之內製造得到，還是多做一些準備工作好些。」

「那是不成問題的，我們不必急急忙忙的進攻。」

「問題在這裏，戰神激光並非普通的激光可比，必須找到一種跟雪花同樣潔白的石，叫做『雪花石』，才可以製造出來，那種石只是在白骨山才有出產。」

「那是很容易解決的，把白骨山整座買回來好了。」

列根總統一向速戰速決，聽了立刻發表意見。

「不，我們已經調查過，世界上只是西伯利亞羣島才有白骨山。」

列根總統吃了一驚，說：「照這樣看，白骨山豈不是遠隔萬里嗎？我們偷偷的派人掘取石頭，可以嗎？」

「想掘取石頭，當然不是三幾個人能夠辦得到，一定要派幾十個人，還要携帶最犀利的炸藥，海上也要有人接應，必要時不惜一戰。」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必要時我們要出動核子潛艇，是不是呢？」

「是的，想掘白骨山，就要出動核子潛艇。」

「普通的潛艇辦不到嗎？」

「普通潛艇還沒有航行到西伯利亞羣島，只要它進入蘇聯的海底警戒綫，立刻受到幾十艘蘇聯潛艇包圍，寡不敵衆，我們潛艇內部的人，勢必同歸於盡。」

「從空中派人到西伯利亞羣島去，可以嗎？」

「太過冒險了，西伯利亞羣島在蘇聯海軍基地背後，那邊經常有五百到一千架戰機，怎樣闖過這一關呢？關於派人到白骨島掘取雪花石的事，我認爲最安全可靠的辦法仍是假借萬國科學協會的名義，透過該會派遣科學船到西伯利亞羣島掘取雪花石好些，到時蘇聯有些科學家同在一起工作，而且清清楚楚的在島上甚麼都不要，要的只是石頭，他們未必發生懷疑。」

「找甚麼做藉口呢？」

「我們儘可以作出個假定，認爲就是人類的祖先，最原始的就在非洲過活，後來，有一部份經過白令海峽進入蘇聯，又再進入中國，蒙古才有那麼多的龍，我們爲了證實龍的繁殖以及龍的滅亡，故此要到西伯利亞羣島看看，因爲它的主島上面除了白骨山還有巨大的泥潭，雖然泥土已經硬化了，可能留下蛇頭龍的脚印。」

「你未必能找得到屬於龍的骨頭和脚印。」

「不，如果我們先行僞造一批含有龍的脚印的化石，暗藏在船上，不准任何人觸摸，到時打開包裹，把它拿出來，第一批人馬全是自己人，先行把它放在乾了的沼澤之內，再行領導蘇聯科學家去掘，即可辦妥，最後，我們把大量白骨山的雪花石帶回來，相信蘇聯科學家一定被我們瞞過，進而透過他們，瞞過蘇聯鎮守邊境的人，便可安然而歸，你別忘記這一句，凡是蘇聯人，個個都是間諜，相信科學家必然把他們的所見所聞，向蘇聯西伯利亞的守軍報告，等於協助我們過關。」

列根總統欣然說：「此計甚妙，博士，你眞有腦筋，現時請你先行把撲滅蘇聯人造衞星的進軍計劃書留在這裏，讓我過過目，三幾天便即決定。」

一週之後，列根總統批准這一項計劃，由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派人聯合出擊，但却透過「萬邦科學協會」。

那一個會社在紐約市中心區，名符其實，有一百二十多個科學家，分別從許多個國家派到該處參加，無異是變相的聯合國，所差異的只是這一點，聯合國替各國謀幸福，希望和平共處，那個會社只是從事科學上的發展。一方面由於該會的開支甚巨，經費不足，經常要美國撥欵供應，另一方面，該會的科學家大部份是美國人，他們所講的話比較有份量，故此萬里尋龍這一項建議很快通過，跟着實行。

根本上兩艘科學船都是美國政府贈送的，毫不費力就啓程了，全船的人數有三十六個，只有八個是科學家，大部份船員甚至水手都是國防部的人僞裝出來，至於八個科學家當中，屬於蘇聯科學家只有盧頓以及沙米夫兩個，可以說整整一艘科學船受到美當局的控制。

他們此行是有所藉口的，事前由船主卡靈博士先行向西伯利亞羣島管理局申請，得到局長莫理多耶夫批准，故此該船經過白令海峽進入北極海，毫無阻礙，由於他們不必登陸，故此堪察加空軍基地的統帥沒阻止他們，也沒派人到船上搜查。

蘇聯的人如此鬆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船上有一兩個蘇聯科學家，隨時報告該船的動態，此外，在蘇聯空軍統帥的眼中看來，區區的科學船，毫無攻擊性武器，並且船上的人數太少，戰鬥力極端薄弱，航行的終點只是西伯利亞羣島，那邊一片荒凉，並非軍事目標，故此疏於防範！

科學船抵達目的地，有半數的船員以及科學家登岸，先行拜會島上的管理局長莫理多耶夫，然後在島上紮營，把一部份工具搬到岸上去。根本上那些僞造的蛇頭龍骨殖以及脚印早已夾在工具箱內，到時原箱搬到岸上去，放在難以找尋的地方，瞞過兩個俄國人，已經成功了一半。

後來的幾天之內，他們在乾涸的泥潭掘開多少，把僞造的石頭放入，然後當着盧頓以及沙米夫兩人的面前把它掘出來，一切照原定計劃進行，不過，爲何要把幾十噸重的雪花石帶返呢？却要找個藉口。

關於這點，他們已經做得很澈底，科學船揚帆出海的時候，雖然風和日麗，接下去的日子沒有一天的風色是特別好的，那時已經是六月下旬，進入七月，就是「風季」，往往海上湧起巨浪如山，一艘船如果不夠沉重，可能傾側，十分危險，憑

着這一層道理，卡靈就以船主的身份命令水手船員合作，盡快把白色的石頭掘出來，搬到船上去，他當衆宣佈這一項措施是很合理的，萬一載運石頭太多，隨時可以把一部份拋入海中。

一來他是船主，二來他所講的話，言之成理，大多數船員水手以及科學家都贊成這樣做，兩個俄國人自然是不會反對了，不過，他們的內心仍然有些困惑的，又因船主決定離開西伯利亞島立刻返美，打算回到紐約登岸，如此匆忙，可能是有內幕，他們二人很想把若干疑點向西伯利亞管理局告密，却嫌他們找到的疑點只是疑點，缺少眞憑實據，兩人遍於按兵不動，入黑之後，靜悄悄的在船上巡查，希望得到更多的證據，從速告密。

他們二人當中，仍是有些分別的，盧頓比較衝動，沙米夫有四十多歲，審愼得多，因此之故，他們認為必須進行全面檢查的工作，仍是有些分歧，盧頓在暗中搜查了三天之後，沒有結果，他決心從人事方面着手，偶然有機會僅有他以及船員畢廸兩人留在白骨山的一角，他說了一個謊，對畢廸有所表示，懷疑山上左邊離地三百呎的一處，有些石頭似乎屬於白玉，並非雪花石，不妨走到高處看看。

其實離地三百呎並非很高，畢廸體力旺盛，好奇心油然而生，索性接受他的建議，扳登三百呎的高崖看看。

他比較盧頓走得快，轉瞬已經抵達目的地，盧頓從低處走到高處，距離他只有六七呎，忽然冷笑一聲，露出猙獰的面目，說：「畢廸，我並非在這裏找到白玉，只是找個名目吸引你的注意走上高處，向你查問一些重要的問題，如果你隱瞞眞相，不顧吐實，別怪我手下無情，我會把你拋下高崖，令到你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現時我開始查問了，船主卡靈博士此行並非搜索恐龍的遺骸化石，他必然另有作用，你是高級船員，負責把舵，十分重要，在情在理，你決不會茫無所知，你知道甚麼秘密呢？快些吐實。」

畢廸搖了搖頭，說：「盧頓博士，如果你對我們此行發生懷疑，最好你自行查問卡靈博士，我只是一個船員，就算有秘密，他也不會向我吐露半句。」

盧頓想了想，說：「我改變話題，跟你研究一件事，船上堆滿了白石，幾乎超過它能夠負担的尺度了，照我看，他這樣做必有道理，我甚至可以作出初步估計，他此行純然是為了白石而來，幹甚麼他需要那麼多的白石呢？」

「我實在不知情，無可奉告。」

盧頓聽了，臉色一沉，說：「這是我向你提出來的最後警告了，如果你仍是推三推四，我一定把你拋入深谷。」

畢廸哼了一聲說：「盧頓博士，我懶得跟你交談，研究無聊的事情，我立刻要走，請你讓路！」

兩個人的體型相似，體重也很接近，畢廸不信對方有本領把他從高崖拋下深淵，故此態度强硬，說了這幾句，他就轉身向原路走動。

盧頓所站的位置剛剛擋住去路，他冷笑一聲，說：「看來我們必須一決雌雄了，你想走下去，先要闖過我這一關。」

盧頓十分冷靜，似乎有必勝把握，畢廸傾全力出擊，快要走近，便即發拳，整個人飛撲過去，希望人到拳到，一拳就把對方擊倒。

當時船主卡靈博士下令各人離船登岸，不准携帶武器，故此兩人的身上沒有手槍也沒有小刀，只憑拳脚取勝，畢廸的攻勢雖然狂暴，可惜他沒有學習過摔角或空手道，盧頓曾經在日本居留過一個時期，擅長日本柔道，空手道方面也有些斤両，畢廸怎能鬥得過他呢？剛剛交手，他就被對方絆倒了，跟着他的左手被對方拉到背後，加以拗曲，痛澈心肺。

畢廸矢口否認他懂得任何秘密，關於白石，他更加茫無所知。

島上發生連環兇殺案

盧頓目露兇光，說：「畢廸，我隨時可以拗斷你的手臂，可是，如此對待你其實是不公平的，還是爽爽快快的把這件事情迅速了結吧！」

他說完，放棄了拗曲對方的手臂，把對方整個軀體高高的舉起來，走前幾步，大聲說：「畢廸，荒山寂寂，四處無人，我打算把你整個拋入深淵，相信沒有人發覺，就算有人發覺，只是懷疑你因為欣賞山色扳登高處，偶然滑脚跌下來，不管怎樣，死了就沒法再活，你已經到了最後關頭，還是吐露你所知的秘密吧。」

畢廸發覺他已身陷絕境，索性賭說一頓，解救自己的災難，再行定奪，沉住氣說：「我願意吐露秘密了，你放我下來，我才有氣力開口。」

圖為蘇聯發射的人造衛星，左上角的弓形衛星能發射熱力，使對方的飛行物體熔化，傘形的人造衛星是電視傳眞媒介，最巨型的一個鼓形人造衛星是蓄電池。

「好的，我立刻放你下來。」

盧頓把他放下。

畢廸掙扎了一會，站起來，說：「這是我所知的秘密，也許它完全沒有價值，你不妨自己考慮，然後决定它是否值得重視，先說白石，它是國防部要求卡靈博士到西伯利亞荒島把它搬運返國的，它是否國防部製造武器的原料呢？抑或美國國防部想研究西伯利亞的石質，作爲將來進攻的目標呢？我難以判斷，再說科學船，在它的最低那一層艙板上面，暗中裝置了長時間的攝影機，它不單可以拍攝海中以及海底的形狀，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測量該處海水的深淺，似乎想借此研究核子潛艇能否在海中航行，而不會觸及海底，爲了避免任何人走下最低的船艙，故此在那個地方放下一堆堆白石，以上所講的話不算得重大的秘密，不過，我只是區區的一名船員，所知有限，你想懂得更多，還是由你自行探索吧，如果你放過了我，剛才發生過的事情，我永遠守口如瓶，絕不會在別人的面前吐露半句。」

盧頓獰笑一下說：「畢廸，你的秘密說完了，我亦相當滿意，不過，你說永遠保守秘密，憑甚麼保證你的話能夠兌現呢？爲了獲得最有份量的保證，現在只好委屈你了！」

說完，他衝過去突然出擊，把對方的右臂拗曲之後，繼續發力，直到對方的肩膊骨跟右臂分離，認爲這傢伙完全失去戰鬥力，然後高舉過頭，拋入深不可測的深谷，聽到一陣慘呼之聲，從高處墮下，回音裊裊，覺得滿意，他才轉身走開。

他講了許多話誘惑畢廸走上高處，無人看見，把畢廸拋下深淵，也是無人知曉，畢廸慘死的叫聲，夾在狂風的嘯聲之間，難以辨別，他認爲這一宗兇案幹得乾淨俐落，不必把它擺在心上，盡快離開險地，回到科學船，跟沙米夫密密的計議如何找到船艙裝置攝影機的證據，向西伯利亞管理局告密，指證它是間諜船。

沙米夫沉思了一會，說：「照理你不必殺死畢廸，雖然他們難以尋獲畢廸的屍體，認爲他失踪，不一定說他被謀殺，仍是不妙的，他們一定提高警惕，我們實在不容易找尋艙板的鐵證。

「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如果有一個攝影機附連探測海水深度的機器留在艙板之上，它一定有鏡頭以及測量器穿過艙板，伸入海中，那個船艙是最低的一個艙，不分晝夜，有人看守，况且堆滿了石頭，我們不知道搬開那一堆石才可以發現它，在這種情況之下，實在沒有把握找到證據，沒有證據就不能告密，最低限度我們要預防這一點，也許畢廸所講的話，全部都是說謊，目的是向你有所交代，希望你放走他。」

盧頓說：「殺了這一名小卒，獲得的秘密似是而非，我也十分後悔，不過，不必做的事情已經做了出來，悔亦無益，還是想辦法探索船艙的秘密吧，剛才你說的話，啓發了我的靈感，我打算穿了蛙人的衣裳，喝一大杯硫磺酒，借此禦寒，潛入水中，扭亮手提燈向船底照射，也許有所發現。」

「無疑的它是一個辦法，你的潛泳技術比我好，體力也比我旺盛，這個任務大概由你負責進行了，你打算甚麼時候潛水下去呢？」

「我想現在就幹這個任務。」

「不會太急嗎？」

「拖下去不是辦法，况且，天黑之後，他們發覺失去了一個船員，一定到處巡查，那時下海，更加不智，我决心做這種活動了，請你在我改穿潛泳衣裳下海之後，在岸上散步，暗中掩護我，有人企圖下海，盡力阻止他。」

盧頓雖然是個科學家，研究地質學，頗有成就，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坐言起行，可以說是相當傑出的特務份子，局勢發展到這裏，沙米夫逼於依計行事。

三十分鐘後，盧頓已經改穿黑色的膠衣，變成蛙人，潛入冷得發抖的北極海之內。

盧頓雖然精於潛水，還有蛙人各種裝置，包括氧氣筒在內，可是，海裏黑沉沉，特別是在船底亮燈搜索，十分寂寞，忙了一會，沒有任何綫索，他就覺得灰心，勇氣打了一個折扣。

此外，又因他沉入水中時間太長，雖然喝過禦寒的硫磺酒下海，增加禦寒的力量，時間拖長了，他就逐漸覺得不妙，寒氣攻心。

他正想離開船底，忽然有人把他箍住，這傢伙力大無窮，只是一個人箍住他的腰部，另外有一個人，扭開他的膠喉，使膠喉不能夠將氧氣筒連接在一起，他大吃一驚，使勁掙扎，已經太遲，寡不敵衆，很快就喪失了生存的機會，吸入很多的海水，浮沉在船底的波浪之間，沒法再活下去。

襲擊他的人也是蛙人打扮，不過，他們從船的另外一邊下海，沙米夫看不見，超過一小時，沙米夫沒有看見他的同伴出現，由於氧氣筒所貯的氧氣只能支持一個鐘頭，他暗呼不妙，趕快走到船上報警，卡靈博士立刻派人下海協助盧頓，他們找到的只是一具屍體。

死者的氧氣筒已經耗盡，膠喉拔去，顯然是有人在海底行兇了，爲甚麼盧頓單獨下海潛泳呢？那是一個謎。

由於沙米夫報警，卡靈博士想徹底調查此事，他當然是最有嫌疑的了，卡靈博士問他爲甚麼讓盧頓單獨潛泳，事實上天氣太凍，海裏更加凍，况且那個海沒有任何一種有價值的品物可供探索，根本上盧頓沒有理由下海的。

沙米夫早已料到卡靈博士必有此問，毫不考慮就說：「他只是喝了一杯酒，渾身發燙，逼於跳進海裏游泳，祇是游泳不要緊，潛水就不同了，我已經勸告他不要潛水，他不肯依，我只好在岸上走動，希望他快些回到岸上來，想不到他竟然發生意外。」

「他喝了甚麼酒呢？」

「喝了硫磺酒，可以說是誤喝的，因爲酒瓶外面沒有標明硫磺酒的字樣。」

卡靈博士嘆息了一聲，說：「他不幸喪生，我們無能爲力，保護不週，應該向他鄭重道歉，可是，人死不能復活，我只好向你道歉了，單是道歉仍是不夠的，我

們應該緝兇。」

「船主，你認爲他被人謀殺嗎？」

「是的，十分明顯，他必然是被人謀殺！」

「船主，憑甚麼你能作出如此的判斷呢？」

「因爲他死前已經沒法吸入氧氣，原因是接駁氧氣筒的膠喉已經扯脫，他絕對沒有理由扯脫膠喉，當然是有人下海行兇了，沙米夫先生，你認爲他會不會有仇人趁機下毒手呢？」

「照我所知，他以前沒有仇人，科學船上面的工作人員和水手，只是在啓程之前認識，相信沒有仇恨。」沙米夫照實回答。

「我立刻召集船上所有的人，逐個盤問。」說完，他立刻叫人攪動一個好像風車似的機器，發出嗚嗚之聲，十分刺耳。

那是緊急召集的訊號，任何人聽了，必須盡快回到科學船。

圖爲戰神二號的激光機，噴出光粒，向蘇聯人造衛星「陽光蓄電池」進攻。

三十分鐘後，卡靈博士叫人點名，知道失去了一個人，他是把舵的畢迪。

畢迪畢到了甚麼地方去呢？他是否被人謀殺呢？這兩個問題浮上了卡靈博士的腦海。

卡靈博士大聲說：「現時在這個地方發生了許多意外事件，說不定島上有人行兇，希望各位盡量提出意見，我很想知道畢迪最後一次出現在甚麼地方，那時他幹些甚麼。」

有一個水手挺身而出，說道：「我看見畢迪跟盧頓扳登白骨山的高峯，他們兩人的行踪詭秘，閃閃縮縮，只是在眼前閃過，便即消失，那時候大概是下午三點多鐘。」

「阿佳，你如此衷誠合作，我十分高興，趁着天色沒有完全黑透，最好指示我們最後看見他們二人的地點在那一處，我派人到那邊尋找，可能畢迪失踪跟盧頓之死有關。」

阿佳欣然說：「義不容辭。」

畢迪的頭骨極度爆裂

過了一會，阿佳跟另外一些人離開科學船，前往白骨山東面的高崖搜索，由於畢迪跟盧頓留下來的鞋印相當顯著，那些鞋印把他們帶引到高崖接近邊沿之處，只有一個人的鞋印從原路走回來，他們都意味到可能畢迪在那個地方墮崖喪命了，即使天色越來越加昏暗，他們仍要提燈搜索，走到高崖下面的深谷以及乾了的溪澗找尋，靠近午夜，終於找到畢迪的屍體，他已頭顱爆裂，手脚折斷，簡直是折骨，死得很慘了。

卡靈把各方面所得的資料放在一起研究，認爲局勢十分曖昧，下令開船，提早沿着原來的航綫出海，回到美國去。

此外，他把沙米夫博士召喚到船主艙，叫他睡在船主艙裏，說：「我現時對這一宗連環兇殺案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因爲你是盧頓的同伴，担心他們加害於你，爲了你的安全着想，希望你能夠搬到船主艙睡覺，直到我們在紐約登岸爲止。」

「我很高興接受你的賜助，船主，你是否認爲兇手仍在船上呢？」

「是的，我認爲兇手仍在船上，可惜我不是探長，無法偵查他們是誰，不過，這一宗連環兇殺案開始發生的一個階段，盧頓博士是最可疑的，因爲畢迪從白骨崖被人拋下深谷喪生，盧頓博士站在他的身邊。

「從案情推測，大概是這樣子，盧頓博士跟畢迪兩人一起走到高崖，商量一件事情，一言不合，發生毆打，畢迪被他拋下高崖喪命，盧頓博士幹這一宗兇案的時候，以爲沒有人看見，殊不料有幾個人看見，他們都是畢迪的朋友，後來盧頓博士潛泳，他們下海攔住他，拔出他用以吸取氧氣的膠喉，他因此喪命，盧頓博士跟畢迪同往高崖談些甚麼？何以他殺了畢迪之後匆匆下海，帶了潛泳的蛙人衣裳，還要喝硫磺酒禦寒？這些問題，十分重要，留待我們這一艘科學船在紐約碼頭靠岸之後，由警方查問好了，我是船主，只是負責把現時活着的人加以適當保護，使他們全

部安然返回原處。」

最後，卡靈博士加上另一句：「沙米夫先生，希望你不要單獨離開船主艙，在船上各處走動。」

他暗示對方如果胡亂的走動，隨時被人偷襲喪生，實則他担心這一個蘇聯科學家以巧妙的通訊方式通知西伯利亞羣島的管理局，派人截查科學船，扣留白石。

這個辦法相當高明，沙米夫果然不敢輕舉妄動，直到科學船安然的回到紐約，他們登岸，他然後如常活動，儘管他向蘇聯留在紐約的特務頭子報告此行經過，講出盧頓博士被謀殺的過程，已經無濟於事，滿船白石，被送入美國國防部的軍用物資倉庫。

卡靈博士說過他們登岸之後該案交由警方處理，只是掩飾之詞，眞的抵達紐約，他把這件事情忘得乾乾淨淨，盧頓博士之死，當作病逝，由於這個博士沒有家室，由萬邦科學協會出頭，把他的遺體送往火葬場焚化，只是剩下一瓶骨灰，查無可查。

蘇聯的海外情報局負責人「巴耶夫斯基」，曾經兩度接見沙米夫博士，把他所講的航海過程以及關於科學船的疑點逐項錄音，盡快把那些錄音帶送回莫斯科總部，交給太空室研究中心展開廣泛的研究，始終莫測高深，只好把它看做未經全面調查也沒法得到最後結論的懸疑案了，暫時不再理會它。

莫斯科當局對科學船萬里尋龍這一宗活動之所以漠視，因爲他們不知道白骨山所產的雪花石能夠使激光的作用加强若干倍，反過來說，如果他們懂得這種秘密，白骨山早已變成禁地，從這一方面看，無怪列根總統對這件事情十分樂觀。

他在科學船遠航返國之後第三天，親自走進太空總署最深的秘窟，跟卡靈博士交談，說：「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跟戰神激光有關，故此跟你商量一下，雖然莫斯科的激光專家暫時仍未知道雪花石可以令到激光的效能大大增加，無堅不摧，且又不怕雨或霧，可是，經過這一次我們派人遠航西伯利亞羣島，名目上說是尋龍，其實掘取大量雪花石，難保他們發生懷疑，找些白石研究，可能悟出這一層道理來，如果他們也懂得製造戰神激光，到時我們就屈居下風了，原因是他們隨意掘取白骨山的石頭，我們辦不到，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

「我已想過，而且盡快找尋對策。」

「再好也沒有了，你現時已經找到了對策沒有呢？」

「雖然沒有找到最完整的對策，不過，已經露出一綫曙光，我的意思是說，製造比較戰神激光威力更大另外一種秘密武器。」

「它是甚麼？它是否仍然係激光？」

「它仍是激光，但却巨大得多，普通的光只是光綫，戰神激光把光綫結集爲一個整體，叫做光束，已經了不起，我們最新的秘密武器並非光束那麼細小，簡直是光柱，故此威力更大。」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實驗給我看看嗎？」列根總統說。

「當然可以，不過，它的威力極强，絕對不能夠在實驗室進行，最可靠的一個試驗方法就是到太平洋的荒島去。」

「你說的是美國跟日軍打仗時的一些荒島嗎？」

「是的，特別是南太平洋的不知名荒島更妙。我不知道它是否有强烈的輻射綫發生，如果它的輻射綫太過强烈，對人類有很嚴重的惡劣影响，那就糟了，故此要揀一個甚至沒有蠻族戰士居住的荒島作爲實驗地點，越是荒涼越妙。」

「據我所知，南太平洋有許多處荒島可供選擇，到時揀一個特別的荒島作爲實驗這種神秘武器的地點，我們坐在炮艇上面眺望，那是很安全的，是也不是呢？」

「是的，總統，有些炮艇已經裝置了抵禦强烈輻射綫的設備，一切由我負責好了，你只要抽出十個鐘頭的時間乘坐專機到南太平洋去，便可進行。」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既然這件事情十分重要，我抽出一兩天的時間去做這一項科學實驗的活動也不要緊，事前三日，我打電話給你，作出最後決定。」

分手之前，列根總統隨口多問一句：「卡靈博士，這種奇異而又可怖的秘密武器，你打算給它一個怎樣的名稱呢？」

「它是緊接戰神激光產生的，我打算把它稱做戰神激光第二號。」

「很好，就把它定名戰神激光二號吧，科學的成就日進千里，將來可能有戰神激光第三號、第四號，以至第十號，總之屬於激光的秘密武器都歸入這個行列。」

「好，我把你說的這番話紀錄在案。」卡靈博士說。

太空劇門同歸於盡

旬日之後，卡靈博士已經選擇了一個不知名的荒島，它正是南太平洋許多個小島當中的一個。

一切準備就緒，列根總統乘坐專機抵達「關島」，剛剛離開機場，立刻走進一艘炮艇，另有驅逐艦保護，浩浩蕩蕩，駛向那個完全沒有人居住的小島。

卡靈博士說：「那個島一向沒有人居住，因爲它太細，野獸難以覓食，除了兎子海龜，沒有別的動物，相信經過實驗之後，海龜也不敢爬到岸上，兎子松鼠之類的小動物，可能絕跡，故此我把它稱做地獄之島。作爲試驗品的動物一共有十隻，五隻豬以及五匹馬，分別放在露天的地方，以及茅屋之內，照我的估計，到時戰神激光噴射機對準島上最高的一座山崗出擊，豬和馬都會死亡，我們可以在離開荒島二千碼的炮艇上面眺望，它有足夠的科學設備避免輻射綫的傷害，還有護目眼鏡，十分安全，現時我們快要抵達目的地了，你要不要走到荒島上面看看。」

「用不着登陸了，我們就留在炮艇上面欣賞空戰的奇景吧。」

「其實它不是空戰，只是單方面出擊。」卡靈博士補充一句。

他們在炮艇上面閒談，所談的話全是與激光有關的，列根總統對他說：「卡靈博士，我有一個原則，認爲核彈的毀滅性太强，不是理想的武器，激光的威力相當大，如果它能夠代替核彈，倒是很理想的

，據我所知，激光不會含有太多的輻射綫，爲何戰神激光二號這種秘密武器含有如此强烈輻射綫呢？是否它由雪花石製造出來，雪花石本身含有太多的輻射綫呢？」

「對了，總統，雖然你不是專心研究激光的科學家，你的推理十分準確，由於雪花石像洪荒時代的產物，因爲它在北極圈內，有足夠的冷氣保存它本身含有的品質，故此它至今仍有相當厲害的輻射綫，不過，沒有把它加熱到攝氏一萬度過外石頭不會熔化，變成氣體，它的輻射綫仍然不會發射，儘管如此，它變成激光之後所發射的輻射綫究竟强大到甚麼程度呢？仍是沒法估計的，我只能說它遠比不上核彈爆炸之後所產生的威力，不論如何，看過這一場實驗再算吧。」

「好極了，卡靈博士，你眞是博學多才！」

列根總統由衷的讚他一句。

當時他們談談說說，偶然也喝杯酒，坐在速度極快的炮艇，且有驅逐艦保護，附近就是美國的空軍基地，當然是很安全的，到了實驗的鐘點已經到來，空中出現六架戰機以及一架激光機，它就是戰神第二號，打算噴射巨型的光柱。

炮艦的「觀察艙」係它最高的一層，全部由抵禦輻射綫最有份量的茶色透明玻璃遮閉，到時站在觀察艙內欣賞實驗景色的人，全部使用護目眼鏡，有了雙重保護，另外在觀察艙內不斷噴出能夠消滅輻射綫的氣體，一共有三種不同的保護物，他們都覺得列根總統置身其間，十分安全。

實驗的時間已到，空中的七架飛機展開不同路綫的飛行，六架戰機從三千呎空中向上飛行，直到三萬呎，避免輻射綫的傷害，剩下來的一架激光機，從三千呎空中向荒島低飛，到了它離地只有一千碼，開始噴射激光，同時把機翼收回來。

巨型的噴火口開始噴出激光了，它逐漸變成光柱，而且出現耀目的白色，有如雷電的光亮。

人造的電光出現之際，雷聲隆隆，十分壯觀，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它的極快速的姿態從低空掠過，似乎掀起了難以形容的狂風，把地面的大樹連根拔起，茅屋被捲到空中，有如蝴蝶紛飛，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神秘的激光機只是在低空掠過，升到高空，俯衝下來，以橫掃千軍姿態出現，忽又升起，如是者上落三次，然後把原有的機翼伸出來，恢復航機模樣，又把速度降慢，緩緩的飛開。

六架戰機由三萬呎高空降落，跟它聚在一起，向關島那邊飛去。

卡靈博士說：「總統，這個實驗彷彿電影所描寫的星球大戰，已經結束了，我們先行派人登陸，使用輻射綫測量機去檢查島上的輻射綫是否濃到不能夠踏脚上去，再行定奪，如果輻射綫並非太强，不必穿特製衣裳。」

卡靈博士果然派人用橡皮艇登陸，檢查一遍，終於決定穿一種避免輻射綫的衣裳同到岸上去。

眞是奇怪了！他們本來放下了豬和馬的，那些畜牲有一部份囚在茅屋之內，不單皁所有畜牲不知去向，茅屋也去得無影無踪。

激光只能毀滅一些動物，怎會把牠捲到空中，不知去向呢？各人引以爲奇，即使他們對這種景象沒法解釋，仍然獲得一個結論，戰神二號的激光，形如巨柱，的確比較戰神一號的激光犀利得多。

有了實驗所得到的結論，列根總統跟卡靈博士在白宮總統府的機密室商量怎樣利用激光出擊。

列根總統說：「戰神二號的激光威力太過猛烈，除非必要，不宜使用它，我認爲只是使用一號激光已經可以達到目的，顯示美國太空戰鬥的實力，我的意思是把蘇聯升空的人造衛星逐個毀滅，每次毀滅一兩個，還要透過雙重特務之口，使他們獲悉，早作準備，到時他們可能派出太空戰機迎戰，我們索性把那些太空戰機打下來，直到他們沒法保護人造衛星爲止，你的意思怎樣呢？」

「我同意這樣做，其實美國海外情報局早巳知道有些特務是兩面人，沒有處罰他們，現時正好加以利用，總統，你眞是神機妙算。」卡靈博士說。

「好的，事不宜遲，你快些調動人馬，準備出擊、此外，你還要分辨蘇聯升空的人造衛星當中，那些衛星實力最爲脆弱，先行毀滅它。」

「照我所知，通訊的人造衛星實力最弱。」

「你說的是傘形衛星嗎？」

「是的，它只是負責把太空的消息送到地球來，又把地面的消息送回太空，並非戰鬥格，相信它毫無招架之力。」

「實力最强的人造衛星是那一種？」

「它就是稱做陽光蓄電池的一種，它特別巨型，好像一個鼓似的蓄電池，可以貯藏許多從陽光變成的電力，如果它附帶有些攻擊性武器，利用電力出擊，可能發生很大的阻力，甚至有可能跟激光一號打個平手，不可不防。」

「我們暫時作出如此決定好了，陽光蓄電池這種人造衛星是最後攻擊目標，最初攻擊對象是通訊衛星，至於弓型或碟型的人造衛星，放在第二次出擊目標之內。我們必須作出第一次攻擊而又十分順利，借此證實兩面人向他們告密所講的話，他們然後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總統似乎想利用每一次出擊的勝利戰果，作爲削減核子武器談判的基礎，只有這樣做才使對方屈服。」

「如果對方在核武談判當中不肯屈服，怎樣辦呢？」

「倘若他們不肯屈服，立刻作出第二次攻擊，仍是由兩面人向他們告密，記得這一點，除非必要，不要動用戰神二號這一張皇牌。」

「是的，總統，你的決定的確奇妙，我一定百份之百的依計行事。」

最後，卡靈博士很興奮的說。

「聯邦統計調查局」轄下的海外情報局，養活了許多特務份子，樹大有枯枝，其中有些特務是兩面人，不足爲奇，他們故意把這一項攻擊性的戰略行動程序表放在秘書室的抽屜之內，讓那些「兩面人」特務夜間潛入拍照，透過中間人的協助，送到莫斯科情報局。（以下轉入第60頁）



武俠掌篇／芳修居士・文
可　　飛・圖

滿城風雨



萬全寶圖　頓成廢紙

在皖南的一個小山城裏，有三百多戶人家，除了鎮集上百餘戶是半商半農之外，其餘星羅棋佈在四週各村落兩百多戶人家，多以莊稼爲生，也有極少數的樵、獵、漁等人家。全山城近兩千人口大多是善良、純樸，一直就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世無爭的生活，雖然尙算不上很富裕，但倒也安居樂業。

山城裏有小溪流、有山泉，還有佔地很廣的十畝塘，這處很大的池塘，不僅爲四週農田帶來很充沛的灌溉用水，而且還供十多戶漁人的捕魚、釣蝦之用，十多戶漁人有一個不成文的約定，凡是在十畝塘作業者，必須「網而不罟，釣而不濫」，他們所網的魚、所釣的蝦，足夠供應市面上的需要，也足以維持各漁戶的生計。

多少年來，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從未發生過任何意外，漁戶們也從未改變過他們工作和生活方式。

却說在一個盛夏的深夜，散住在各村落的陳大牛、張興財、向三、盧志高、包小全等五人，分別各捐十多張蝦釣、簸籆、蝦餌，各擰一盞燈籠，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十畝塘邊，各佔一方，一一將其蝦釣放下水中……五人分坐岸上，靜等蝦兒進入釣餌之際，忽然聽到包小全大聲地嚷道：「不好啦，你們快來看呀！」

這一嚷非同小可，四人忙擰着燈籠奔向包小全，第一個到達的向三緊張地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包小全見大家都到了，把燈籠向前伸了一些，使燈光照着靠岸邊的較近距離，並用一隻手指着池水着急地道：「你們看，魚都翻了白肚子！」

可不，大大小小的魚兒都浮在水面，顯然都死了，五人都很緊張，似乎手足無措。半晌還是張興財有見解，向四人提議道：「我們再沿着池塘邊繞一圈瞧瞧，看看全池子是不是都一樣。」

四人異口同聲應着「好」，於是五人放着蝦兒也不釣了，各擰着燈籠，沿着塘邊慢慢地走着，照着、瞧着，啊！不得了，白白的一片，滿塘都是死魚？這該如何是好？

忽然包小全急着說道：「深更半夜，全池子裏的魚都死得光光的，一定有人搗鬼？」

接着陳大牛提議道：「錯不了，我們得趕快稟告劉大爺，看看他老人家怎樣處理。」

四人都表示同意。……

劉大爺名樹齋，巳年逾花甲，是這山城裏的首戶，也是五十多戶劉姓人家的族長，雖然沒被官府派上一官半職，但地方上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管得着，他排難解紛，不管出了任何事，只要他一出面，總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也難怪，五人的驚人發現，是非找他不可的了。

五人匆匆地離開塘邊，走了還不到十丈遠，忽然聽到從池心裏傳來一陣「嘿嘿

」的冷笑，笑得五人心裏直發毛，……接着，池中突然亮起了很多燈籠、火把，五人發現池中多了十條漁船，每一條船上都站着很多名大漢，這種極爲壯觀的場面，是五人從來沒見過，心裏直嘀咕着：「糟糕！」五人想趕快逃走，已來不及了，俄頃之間，迎五人的面突然亮起十多支火把，十多名大漢各握一把雪亮的大刀，一個個面露兇相，在這較偏僻的池塘邊，足令五人望而生畏的了。

到底還是向三的胆子較大，理直氣壯地問道：「你們想要幹什麼?」

帶頭的是名兜腮鬍子大漢，似笑非笑地答道：「咱們不想幹什麼，只是咱們的寨主想請各位過去談談。」

向三蠻懂得禮數，抱拳施禮拒絕道：「對不起，我們靠釣蝦爲生，實在沒空去見寨主。」

那大漢仍和顏悅色地勸道：「咱們寨主誠意相邀，各位還是辛苦一趟，不要爲難咱們手下人才好。」

這話倒也有理，五人暗忖，在這荒郊野外，如果敬酒不吃吃罰酒，惹火了這批傢伙，不被揍個半死才怪。所謂「光棍不吃眼前虧」，倒不如跟他們去看看再作道理；五人表示願意前往，乃被大漢們帶上一條較大的船上。

出人意料的是，「寨主」原來是一名很標緻的中年婦女，五人一上船就被那「寨主」很客氣地打招呼，並吩咐手下好好招待五人吃了一頓很豐富的酒菜，她似乎很忙，沒空和五人交談，五人暫時落得個「今朝有酒今朝醉」。

這名女「寨主」的確了不起，坐在大船左使右喚，十多條船在深夜裏網的網，罟的罟，不消一個時辰，把池塘所浮着的死魚，幾乎網撈殆盡，她一聲令下，船紛紛靠岸，忽然感到大船騰空而起，原來偌大的一條船，已被很多人高高地抬起，飛奔而去；陸地行舟，雖然使五人大開了眼界，但對這批匪徒的行動隱秘、快速，也使五人的身上冒着冷汗。

花開兩朵，總歸一枝，話說鎮集上的劉樹齋員外，一連好多天總是心神不寧，他預感會有什麼不吉利的事情將要發生，尤其這一天從大清早開始，他一直就是眼跳、耳鳴和煩燥不已；午飯以後，他在習慣性的午睡中，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一羣惡狠襲擊這山城，人們傷亡慘重，一片血肉模糊，……他一驚而醒，夢中的預兆，一定是凶多吉少，他原想找鎮上幾位仕紳來商議，可是他又想到，自己心身上的反應，去驚動地方父老，似乎是庸人自擾，可能不容易爲大家所接受，……左思右想，才想到找族弟劉遠權前來商量，一來也好拿個主意，二來如果有什麼事發生，遠權武功極高，可以保護一下。決定了以後，立即差護院武師周弁飛乘快馬前往兩百多里以外，去請劉遠權。

提起劉遠權此人，在武林中可是大大的有名，他綽號「飛天神豹」，是黃山玉泉觀住持道長「賽天師」張漢祥最得意的九大弟子之一，於五年多前在池州府担任總捕頭的時候，有江西寧王府兩名侍衞到池州採購土產春筍，竟狐假虎威，購筍時欺壓良民，却被正直無畏的劉總給碰上，先是上前加以制止，可是兩侍衞自以爲「來頭大」，不僅沒買劉總的賬，而且還氣勢洶洶，可惹火了劉總，管他什麼寧王不寧王，教訓一頓再作道理，兩護衞雖有武功，那裏是劉總的對手，只消三拳兩脚就把兩人制服了，而且還押回府衙關進大牢，原來黃知府怕事，勸了劉總半天，才將兩人給放了。

這兩名爪牙回到王府後，將買筍不給錢的事瞞住不說，反將劉總將兩人羞辱的事，加油加醋地稟告寧王，這位權勢極大的王爺，雖然怒不可遏，但池州府究竟不是轄地，只好修書一封，差人秘密交給黃知府，這位五品的官兒當然不願得罪寧王，只好勸說劉總，請其辭職返鄉。

劉遠權返里之後，倒也清閒自在，傳授幾名正派青年的武藝，並爲鄉里行俠仗義，這且不言，却說這一天的酉時之後，忽然接得族兄的來書，他立即請周弁飛快馬先回，他自己隨後就到。

劉員外等得心焦，入晚之後，在大廳裏不停地踱步，時兒搖頭嘆息，……三更天還不到，劉遠權已先周弁飛而至，這是由於他那「飛天神豹」的輕功和脚程，比快馬還要快，……劉員外見了這位不常見面的老弟，高興萬分，憂煩的事早已化消泰平，他立即吩咐家人擺下酒菜，兄弟倆邊吃邊談，在輕鬆的氣氛中，劉員外提及自己的問題。

這位武功蓋世的俠士，原以爲老哥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大事，原來如此，他奉勸老哥不要憂煩，這些都不足以預兆吉凶，他並願意暫留下盤桓數日，看看有什麼動靜再作道理，說的也是，劉員外也就放下了心裏的石頭。

兩人開懷暢飲着，無拘無束地談笑着，忽然瞥見如蜻蜓一點，無聲無息，有一個人影如閃電般地飄落宴前。

却說，劉員外正嚇得戰索顫抖之際，劉遠權已納頭便拜道：「不知恩師駕到，弟子有失遠迎，望祈恕罪。」

老道先向劉員外稽首道：「貧道深夜冒昧到訪，有所打擾，尙請施主海涵！」

這時候，劉員外才放下了心，抬頭一看，只見這位老道鶴髮童顏，眞是仙風道骨，雖然過去也曾聽老弟提起過師尊，但今晚一見，自感榮幸不已，乃誠恐誠惶地叩道：「道長仙駕降臨寒舍，實爲弟子萬幸！…」

老道未等到劉員外把話講完，立即彎下身來，用手挽起道：「施主不必多禮！」復向劉遠權吩咐道：「你也起來！」兄弟倆異口同聲地應着：「是！」站起身來，侍立在一旁，老道又指指座位道：「坐！坐！坐着好說話！」

二人也不拘泥了，在老道的左右兩側坐下，由於老道已久不沾烟火之食，就連奉茶之舉也免了。

少不得一陣寒暄之後，老道神情自若地向劉員外道：「貴寶地正有一場大災難，如果處理得很妥善，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渡過，……」接着，老道把十畝塘遭匪徒放毒，以及五名釣蝦者被縛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二人聆神聽着，先是臉色大變，然後對老道所指「如果處理得很妥善」一語，也就定下心來了。

劉遠權雖然是坐着的，但腰桿却挺得很直，稍微欠欠身子向老道請示道：「恩師，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老道不疾不徐地答道：「先不動聲色，暗地派精明之人監視十畝塘，如果發現有人前往汲水，跟着到無人看到之處，勸其倒掉，再勸他們到附近有井人家汲水食用，……」老道頓了一頓，接着又吩咐劉遠權道：「你儘快通知師兄弟們，分批進入劉員外府上待命。」

劉遠權唯唯地應着：「是！是！」

接着老道又向二人指點如何、如何，吩咐已畢，旋飄然而去，仍舊是無聲無息，足令劉員外驚異不已。

話分兩頭，却說大牛本五人被縛陸地行舟，抬到一個不知名的山寨，受到女寨主的盛情欵待；首先叫嘍囉們伺候他們洗澡、更衣，然後接受豐盛的夜宴來壓驚，女寨主親自作陪。在那夜宴上，有他們從未嚐到過的山珍，也從未飲到過的佳釀，加上女寨主的明艷照人，和藹可親，使他們無拘無束地開懷暢飲，一直到金鷄三唱，他們酒足飯飽以後，由嘍囉們引導進入精緻的客房裏歇着去了。

一宿無話，他們一直睡到正午起床，盥洗已畢，由一名頭目請至所謂「聚義廳」，女寨主仍舊大擺宴席，他們再度酒足飯飽，幾乎已忘記了身處險境，更忘記他們一夜未歸會引起家人的焦慮。接着，女寨主又請他們到一靜室待茶，這更是他們所受到的最高禮遇。

女寨主和他們親切地交談，一陣東拉西扯之後，才把話鋒轉到了正題，她首先自我介紹是元末時羣雄之一的陳友諒之後，這個山寨是她叔叔於二十多年前所創下的，叔叔於去世之前取出一張地圖，囑咐她說，其祖先陳友諒於一百多年前兵敗身亡之後，有幼子陳繼武在一名大將軍的保護下，率領一股殘兵流竄到山城裏，不久被朱洪武派軍圍勦，全被消滅，當時有一批珠寶來不及埋藏，就在忙亂中塞進一尊菩薩的肚子裏，事隔百餘年，叔叔希望能尋回這一批寶藏，她估計，如果數字龐大，就準備解散山寨，不再幹打家刼舍的勾當。

陳大牛等五人聽得出神了。

女寨主終於提出了要求，並帶着請託的口吻道：「我把各位請來並無惡意，是希望各位能够儘量幫忙的，指出可能那一座寺廟中有空肚子的菩薩？如果能找到寶藏，不僅你我都有好處，而且也可能造福地方。」

五人聽了這話，面面相覷，都在暗想，如果我們能找出了寶藏的所在，豈不發了大財，用不着……。

女寨主看他們半晌無語，「嗯嗯」連聲之後，接着又催促道：「各位肯不肯幫這個忙？」

讀過幾天書的盧志高，見多識廣，以爲目前身在山寨，生死都掌握在女寨主的手裏，拒絕已無可能，所以提出見解向女寨主說道：「寨主的意思我懂了，按照神像的塑造法，凡是泥塑、木雕的都不可能是空心的，唯有銅鑄的才是空肚子。」

女寨主笑了，笑得臉蛋更美，並稱讚盧志高道：「這位大哥說得極是，所以，要想找出空肚子的菩薩，如果我們派人去一一試探，一定會引起廟裏人的疑心，如果由各位去做，是輕易而舉的事……」

包小全心裏在想：就是這樣簡單的事，又何必如此大張旗鼓，動員這麼多的人，在十畝塘攪和了大半夜，而且……包小全忽然又想到了塘裏的魚蝦都遭毒死，人吃了和用了會不會中毒？想到此，身上直冒冷汗，乃惴惴不安和向女寨主問道：「你們在十畝塘所放下的毒，對人會不會有危險？」

女寨主很輕鬆地回答道：「噢！你不提，我倒忘了，我們在塘裏所放下去的毒，只能毒死魚蝦之類，如果人喝了此水，只是頭暈、作嘔而已，不會致人於死。」

包小全點點頭自語着：「這我就放心了！」陳大牛、張興財、盧志高、向三等四人，同樣也放心了。

該說的都已經說了，時間已過了未時，女寨主特別贈送每人紋銀五十両，這是一筆不算少的意外之財，他們都暗自高興。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後，女寨主親自送他們到寨門之外，並準備了五乘小轎，請他們上了轎，四週就被遮得密不通風，被抬着如飛般下山而去；悶黑悶了兩個多時辰之後，小轎忽然停下，四週窗帷已掀開，他們伸頭一望，已到了離十畝塘只有七里之地的鷄頭坳，他們下了轎，抬轎的嘍囉一言不發地抬起空轎，朝回程方向如飛而去。

有驚無險，且滿「載」而歸的五名釣蝦者，失踪了一天一夜，各自回到家裏，家人雖然大喜過望，但出奇的是，他們家人並未問長問短，其實，當他們一夜未歸的大清早，他們家人就已經向地保、向劉員外報了案，也曾四下找尋不着，平安回來以後，只是向地保、劉員外回報了一聲，也不見有任何動靜。

第三天的上午，他們準備了香燭等供品，分別到各廟宇裏膜拜，還願是假，試探所有的菩薩是眞；他們化了一整天的時間，曾走遍了城隍廟、東嶽廟、娘娘廟、大仁寺、三聖宮和二郎廟，大大小小的菩薩都被試過，不是泥塑的，便是木雕的，並無一尊是銅鑄的空肚子。他們並按照女寨主的吩咐，分別在預定的地方和神秘人碰了頭，轉告了試探的詳情，做得乾淨俐落，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其實當他們一回到家，就被一批武林高手跟踪上了。

却說十畝塘的四週，仍有很多人在挑水，瞧在潛伏四週的嘍囉們眼裏，當然暗自高興，誰知道，水被挑回去以後，都被暗地裏倒掉了，因此，當地人並未中計。

是這種事情發生後的第五天開始，山城裏的各角落忽然有很多外鄉人出現，有的是挨門乞討者、補碗補缸匠、跑馬賣解人、賣狗皮膏藥……一般老百姓都漠不關心，可是暫住劉員外家的「昊天神龍」程裕波、「奪天神鵰」馬誠坤、「飛天神豹」劉遠權、「擎天神猿」秦篤宏、「遊天神鸞」鍾素晶、「冲天神鳳」鍾素瑩、「嘯天神虎」蔡光鐸、「穿山神彪」趙榮炎、「載山神駝」焦錦等九位俠士，都知道這麼多人都是來自黑白兩道的武林高手，儘管如此，這批人並未幹出越軌的行徑，可是漸漸地傳出了風聲，這許多江湖人

的目的和女寨主一樣，都是來找尋寶藏的所在，直攪得謠言滿天飛，小山城暫時雖保持平靜，但那滿天的陰霾，大有山雨欲來之勢，這不僅出乎女寨主的意料之外，劉員外和九位俠士也感到這非常棘手的大事了。

在山寨的聚義廳中，女寨主「穿雲燕」陳馨正是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地端坐在虎皮金交椅上，顯得威風凜凜，侍立兩旁的「軍師」韓朗軒、「前寨總目」獨孤尚、「後寨總目」房克勤及三十多名頭目都不敢吭聲，氣氛令人窒息，也極爲恐怖。

很久，很久，她才一拍椅子的扶手，大聲地喝道：「把快這五個忘恩負義的傢伙抓回，一個個給宰了！」

韓朗軒走出行列，邁着四方步，緩緩地走近她的眼前，打上一拱勸道：「寨主請暫息雷霆之怒，依屬下愚見，陳大牛等五人絕對不敢走漏半點風聲，而……」

她的怒氣雖稍微平和些，但臉上仍有慍色，急促地向韓朗軒問：「你說，誰會洩漏本寨機密大事？」

韓朗軒先向兩旁掃視一匝，然後才徐徐地答道：「自然是本寨內奸所爲！」

她「嘿嘿」地一陣冷笑之後，一對杏眼直逼兩旁每一個人的臉上，是何等犀利、嚇人，半晌，她倏的站起身來，指着右側行列中一名頭目大聲地喝道：「是你！……你好大的胆子，給我拉出來砍了！」

「是！」應聲甫落，兩旁閃出各一名手握雪亮大砍刀的嘍囉，左右開弓地挾住了那名頭目。

那名頭目叫施柏曉，早被嚇得三魂少掉了兩魂，癱瘓着向地下直賴，大聲地央求道：「寨主饒命、寨主……」

房克勤立即閃出代爲求情道：「屬下懇求寨主暫饒其一條狗命，容其將事情始末招出來，也好找個對策。」

她果然連連點頭，「嗯！嗯」幾聲後，坐了下來，向施柏曉問道：「你是受了誰的指使，一一誠實招來，如有半句虛言假話，定不饒你這條狗命！」

兩旁挾着的嘍囉鬆開了手，施柏曉如獲大赦，向前匍匐了好幾步，跪着道出了洩露的始末。

施柏曉有一舅父，就是江湖水寇頭子「翻江赤蛟」荊維全，於前年被官軍圍剿而崩潰，荊某一見大事不妙，帶了幾名親信，駕一小舟潛伏在深深的蘆葦中，數日後的一個黑夜，趁着官軍疏於戒備之際，駕舟登岸，躲在深山一處山洞裏棲身，以圖日後東山再起。三個多月前，荊某探得某外甥的下落，潛來山寨投降，甥舅倆在酒酣耳熱之際，施柏曉道出女寨主準備「尋寶」的計劃；荊某聽進耳裏，記在心裏，自忖如果能找到這批財寶，就不必躲躲藏藏了，可以成爲一名大富商，前往關外發展，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計謀已定，希望由女寨主先發動，在當地一定會攪得天翻地覆，也一定釀成黑白兩道你爭我奪的火併，最後自己來坐收漁翁之利。

陳馨聽罷施柏曉的供述，不覺咬緊了銀牙地大罵道：「賊子，眞可惡？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看你姑奶奶怎樣來收拾你……」並指着跪着的施柏曉喝道：「把這個狗奴才先押起來，等辦完了正事再來處置？」

「是……」兩名嘍囉應罷，便將施柏曉押走了。

接着，她又和「軍師」們研究商對策，花了半天的時間，你一言，我一語，總算有一個結果，於是，山寨中全體動員了，按照既定步驟，採取了若干行動。

花開兩朵，總歸一枝，却說在小山城裏，不僅激起了軒然大波，鬧得滿城風雨，而且各寺廟的香火意外地忽然鼎盛起來；對這一反常的現象，最感到憂慮的是劉員外了，他和堂弟劉遠權及其師兄弟妹等頻頻商討，希望化解可能遭遇到的厄運。

這一天清晨，天上烏雲密佈，就好像有一陣傾盆大雨將要降下，而在東嶽廟的廣場却擠滿了人潮；奇怪，這時間既非廟會，也無任何社要唱酬神戲，因何聚集這麼多人？事出蹊蹺，劉員外那敢怠慢，立即採取行動，除動員他莊裏全體護院、武師及壯男外，且請程裕波等九位大俠分別扮成各階層人士，分批趕往東嶽廟去應付突發的情況。這時候，他們的師父仍留在六十里以外的玄天觀住持老道尙文理陪道，由「遊天神鷲」鍾素晶奔往請駕。

劉員外等趕到東嶽廟，是卯時剛過的辰時上刻，廟裏的很多人都認得劉員外，他們所過之處，自然會讓出一條路來，他們走近戲台一看，一根柱子旁樹着一塊大木牌，上面是紅底寫着「比武招親」四個大金字，「招親」雖然是一件好事，但身爲地方首腦人物的劉員外，竟然毫不知情，心裏的確有點兒不太舒坦；然而，他是一個很明理的人，不管怎樣，這「喜事」爲地方帶來了熱鬧，也號召了很多外鄉人前來，使得當地小買賣人增加一些意外收入，何樂而不爲？想到此，他便釋然於懷了，至於……

戲台上有人分批上去了，依次是十六名短靠徒手壯漢、四名持兵器的武士、八名艷裝的侍女、四名手持明晃晃綉鸞刀的女將，接着是一名手搖摺扇的文弱書生，一陣樂聲之後，由兩名女侍陪着一位明艷照人的盛裝少女出來，她在台上亮了相，由侍女爲她卸下披風，是一副女英雄的打扮，顯得有些英氣逼人，不管怎麼說，台下是掌聲不斷。

台下萬頭鑽動，很多人都摸不清這些人的來路，只有陳大牛等五人能認得她是山寨中女寨主陳馨，他們敢肯定她「比武招親」的目的，是爲了「尋寶」而來。

到了辰時下刻，那書生模樣的人就是「軍師」韓朗軒，他輕搖着摺扇，邁着四方步走近台口，高聲宣佈「比武招親」規則，儘管地處曠野，人聲嘈雜，但他聲如洪鐘，一字一句都能使人潮聽得清楚，行家人就確定他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他宣佈的是：小姐芳名范雲英（即陳馨），現年二十二歲，和州的名門閨秀，略通武藝，欲以武會友，比武招親，各方豪傑年若四十歲以下者，可以上台賜招，比武方式必須連通四關：第一關先勝兩名連環拳，贈紋銀五十兩，第二關須勝「花槍」十二式，贈紋銀一百兩；第三關須勝綉鸞對刀，贈紋銀二百兩；最後若能贏得小姐本人，除贈黃金百兩外，而且得與小姐成親。

這許多優厚的條件，的確能引人入勝

，很多青年武師都一一跳上台去，比划了一陣，都沒能通過第一關，……到了巳時下刻，人潮越聚越多，簡直就是水洩不通，就在這時候鍾素晶已將師父張漢祥請到，老道站在場外一個高阜處一看，眉頭一皺，暗叫一聲：「大事不好！」立即用傳音入密的神功將另八位弟子喚到跟前，吩咐如何、如何？九位大俠分頭進行去了，另外劉員外也在採取了行動。

却說東嶽廟的戲台是奪天獨厚，坐西北廟東南，背後約十多丈處，是一座大山呈弧形的懸崖峭壁，可以擋住夏日的西晒和遮蔽風雨，……台下比武正打得很起勁，台下人潮的掌聲、喝彩聲不絕於耳，忽然聽得一聲巨響，從懸崖頂上墜下來一塊約千斤多重的巨石，這還得了，說時遲、那時快，一位神勇的高大俠士，舉起如鐵柱般的雙臂，將那巨石托住未曾砸下。這時候人潮雖然很紛亂，幸好有很多人在暗中疏導，漸漸地向四週散開，這位神勇大力士不是別人，正是「擎天神猿」秦篤宏，雖然他有超然的臂力，但如此龐然巨石靠兩臂懸空支撐，的確是耗盡了全身的氣力，等到人潮一一走完，他已苦撐了一刻多時辰，只見他汗如雨落，臉似豬肺，他終於成功了，「轟咚」一聲巨石落地，他「哇」的一聲口吐鮮血，栽倒在地頓時昏迷不醒，在一旁支援的「冲天神鳳」鍾素瑩，立即上前將四師兄扶起，首先將一粒丹丸塞進其口，並用氣功助之將丸打進內臟，然後命人將其抬回劉府莊院。

這位大俠犧牲小我，也不知救了多少蒼生，如果不是他一托之功，不僅巨石將砸爛數以百計的人潮，而且人潮相互踐踏，傷亡一定很慘重，他救了很多人，也免去了一場大危機，可是他本人却耗盡了元氣，廢掉了武功，生命是否能保得住？

台下這一突然的變化，使得一向胆大心細的女寨主也花容失色，眼望大力士獨撐巨石，若非此人，後果……她既驚訝而又感動；「軍師」和衆頭目、衆女侍更加木瞪口呆，當巨石「轟隆」巨響，人已散盡之後，他（她）們才驚愕中醒了過來。

大力士被抬走了，廣場上靜得無聲無息，陳馨一跺脚，一咬牙，狠狠地大罵道：「又是荊老賊來攪的局！」

不錯！的確是荊老賊所設計的陰謀，原本是「天衣無縫」，希望能先造成極大的紛亂和傷亡，好嫁禍於陳馨，讓正派武林人士誤以為是陳馨所設計，一致向她聲討，掀起一場激戰，自已就可以在這小山城裏為所欲為了，即使找不到寶藏，也好在山城裏大肆搜掠一番，荊老賊的設計，是先看好了地形，認為東嶽廣場在懸崖之下，看不到崖上任何情況，如果在崖下部署，雖然大費週章，但隱密週全，萬無一失，於是他連絡了師兄「賽鬼谷」茅朋、「鑽心怪」陶德煌這兩個傢伙，攻心機，要陰狠，往往為了達到目的是不擇手段。

師兄弟三人一商量，首先攻女寨主「求寶心切」的弱點，採用很多迂廻手段，引其入彀，她果然中計；接着，三人找來很多的門徒和無賴，在懸崖上安排了很多滾木巨石，準備……就在他們剛剛放下第一塊巨石的千鈞一髮之際，幸而張老道及時趕到，行動猶如閃電，確實來了一個迅雷不及掩耳，雖然稍稍慢了一瞬，但七位男女大俠在崖上發揮了神勇，將賊子們一一打倒，所幸台下巳有安排，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

危機解除了，老道率程裕波、馬誠坤、劉遠權、鍾素晶、蔡先鐸、趙榮炎、焦錦煊等七位弟子，與荊老賊等五十多名徒衆經過極為短暫時間的搏鬥，荊老賊自知技不如人，不敢戀戰，乃行「三十六着」中的最後一着了……七位大俠準備追上前去，來一個一網打盡，老道以為尚有很多善後亟待處理，何況「窮寇莫追」乃古之明訓。因而，師徒一行八人下山來了，首先趕回劉員外莊院探視秦篤宏的傷勢，他的內傷很重，功力全廢，幸而及時灌下一粒「九轉續命丹」，否則五臟易位，生命難保，首先老道運用氣功，助打通筋脈，穩定內臟，鍾素瑩仍在一旁照料。

却說陳馨在台上呆了很久，才沮喪地叫手下收拾收拾，準備悄悄回到山寨，可是她仔細一想，大禍是由自己而起，實在愧對小山城的方父老，於是，她鼓足勇氣，率同手下前往劉員外府上請罪，劉員外認為她本性尚善良，除原諒她們受人利用之外，並慰留她們在莊院中接受歡宴。

狠狠而逃的荊老賊等人，逃至七十多里一處農莊，那是曾縱橫江湖二十多年的「九頭梟」聞人敦興所主持，專門幹那竊藏盜匪，接待黑道歹徒的勾當，雖然官府早已知道是一處賊巢，但由於聞人老賊奸詐無比，從無任何把柄握於人手，幹任何一樁「買賣」，都做得相當乾淨俐落。在其農莊裏原本就留有很多左道旁門之徒，如今荊老賊等前來投奔，他非常歡迎，以為是「如虎添翼」；立即擺宴為荊老賊等人接風；席間推杯換盞，開懷暢飲，當談起東嶽廟受挫情形時，聞人老賊認為劉員外係「罪魁禍首」，必須報復，商量了一陣，決定當晚就採取行動，企圖打他一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這一夜月黑風高，正是做案的好天氣，加上聞人老賊鬼計多端，自誇能「謀定而動」，於是，農莊上的歹徒傾巢而出，直逼劉員外莊院附近，似乎尚無人察覺。

這一夜，劉員外莊院裏原本燈火通明，大廳上歡宴未散，仍在酒酣耳熱，老道久不沾烟火之食，在一廂房裏打坐，並接替鍾素瑩保護重傷中的秦篤宏；時至半夜，老道忽然心血來潮，認為將有大事要發生，倏然而起，匆匆趕到大廳，向大家吩咐如何，如何，頃刻之間，酒宴全撤，莊內除酌留少數燈火之外，大部份都已熄滅，賓主人等都分散在各角落嚴加戒備。

四更過後，風雨交加，一百多名賊寇在如此「方便」的天氣下，一翻過高大的牆垣，很順利地進入大莊院，荊、聞人兩名老賊暗自高興，正好來一次大洗刧、大屠殺，一切進行比預料的還好，他們正準備燃點火把之際，就在一刹那之間，全莊院燈火通明，到處都有人在嚴陣以待，兩名老賊大驚失色，明知已經居下風，但不得不硬着大吼一聲：「給我殺！」

雙方交上了手，大廳、廻廊……到處都是戰場，程裕波等八位師兄弟妹加上「穿雲燕」陳馨，「軍師」韓朗軒等人週旋於衆賊之間，一個個使出渾身解數，有

效遏阻住衆賊洗刼莊院的陰謀，……判老賊一見大事不妙，向聞人老賊使了一個眼色，在多名徒衆的掩護下，直奔後堂，企圖綁架劉員外家小作爲人質，可保自己安全撤退；當他們闖進後院，當搜遍每一幢房舍，不僅未遇上任何一人，就連一隻貓兒也沒碰上，二老賊大失所望，正欲揮衆燒屋之際，「昊天神龍」程裕波、「奪天神鵬」馬誠坤、「遊天神鳳」鍾素晶，「穿山神彪」趙榮炎及「軍師」韓朗軒，猶如天神般地突然而至，他（她）們行動如疾風、如迅雷，及時攔阻了衆賊的燒莊。聞人老賊對自己處處落於人後，眞是怒不可遏，妄想以曾練過不太精純的「奇門遁甲」，來突破程裕波大俠等人的眞本事、硬功夫，然而，程裕波「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超然輕功，以「正」尅「邪」的招牌，使得聞人老賊邪術難以施展。

這一場苦鬥，不僅程裕波等四人武藝出衆，而且韓朗軒那柄鋼骨革面的摺扇功夫也十分了得，看來他是文質彬彬，但每出一招，其出手之快，功夫之厚，眞是人隨扇轉，幾名功夫也不含糊的歹徒，紛紛傷在他扇下而倒地不起。

莊內一場很劇烈的厮殺，一直戰到天色大亮，賊寇們已無力再戰，大多身受重傷而逃不了，……這一場搏鬥，擊斃賊寇十八名，莊中護院亦有二人殉難，可是受傷的正、邪兩方人都很多，當然賊寇無一倖免，陳馨，蔡先鐸，獨孤尚等人也受了輕傷，就連劉員外也碰傷了足踝。

就在這時候，府衙總捕頭「千里追風」柳翰雲率領十多名精幹的捕快及一隊守備營兵丁趕來，衆賊寇一一就縛，押送官府究辦。同時，深明大義的陳馨，當場自綁向柳總捕頭自首，願意洗手不幹那「無本生意」，官府一向不究既往，接納了她的請求，一同前往府衙去了。

另外，聞人老賊經營多年的賊巢，亦爲官軍所查抄，賊寇已除，人心大快。

經過半夜的格鬥，劉家莊院損失不貲，當莊丁們忙於整理，清掃時，發現原供奉在香火枱上一尊三尺高的彌勒佛磁像，在混亂中遭打翻在地，磁像破碎，劉員外心痛不已；因爲這尊磁佛由來已久，遠在四十多年前，老劉員外因家宅中不太寧靜，乃向大仁寺老和尚道星法師求助，道星特將這尊磁佛讓其請回莊院供奉，藉以托菩薩保佑，鎮宅平安。這尊相當大的磁佛，供奉了四十多年從未移動過，如今却在混亂中被打碎，……劉員外懷着虔誠之心，親自檢拾地下的磁佛碎片，意外的發現旁邊有一卷軸，顯然是藏於佛像腹內的珍品，劉員外立即打開展示，原來是一幅長達一丈多的「地圖」，右端有「萬全寶圖」四個大字，左端下方有「大漢大義皇帝陳友諒親繪圖」的字樣，劉員外等人一陣驚嘆，原來攪得天翻地覆，很多人都想得到的「寶藏」，却是一文不值的「攻略要圖」；大家研判，這可能是當年陳友諒於兵敗身亡之前，所設計出的「萬全」之策，一百多年之後，誰知道以訛傳訛，才鬧出了這麼一陣驚天動地的大風波，……：如今，風已靜，雨已停、雲已散、天已靑，衆俠士紛紛告別，小山城仍舊恢復了往日的寧謐。（摘自海光週報）

太空偷襲

（本文承自第54頁）

他們預測情報局的高級人員獲悉這一項情報，只是半信半疑，大概不會採取行動，故此第一次偷襲蘇聯人造衛星當中的「通訊衛星」，必然得手，這個估計十分準確，眞的有三個通訊衛星被毀，影响到莫斯科的電視中斷，蘇聯當局大爲震驚，急謀對策，美國太空總署再度出擊就不是那麼順利了，由於戰神激光一號發射出來的激光必須倚靠一連串的鏡片互相反射，每一塊鏡片都是戰機身上的一部份，其中一架戰機忽然失踪，激光的作用就會減弱，影响到第二次出擊無功而退，同時影响到列根總統宣佈第二次削減核子武器的高峯會議押後。那晚列根總統召集有關那一次太空偷襲行動事件的幾名機師以及最高決策人卡靈博士密談，說：「我們必須作出最爲深入的檢討，研究對策，然後找得出可以預防連人帶機失踪這種意外事件的對策。此外，我還担心蘇聯可能有特殊的方法對付我們，第三號戰機去得無影無踪，可能是毀於對方的秘密武器之下。」

卡靈博士說：「我作出深入調查，認爲那些秘密武器並非別的東西，只是噴射熱力，這種秘密武器我們曾經使用過，不過我們沒有注意它吧」，換言之，熱力從隱蔽的地方射來，第三號戰機碰上了它，連人帶機熔化，我們之所以沒有注意它，因爲它是一種巧妙的安排，一共有三個弓型的人造衛星，佈成陣勢，我們的太空戰機只要闖入陣形之內，便即毀滅。」

「我們沒有辦法對付它嗎？」

「當然有辦法！」

「你用戰神二號的激光機出擊嗎？」

「是的。」

「你怎能保證它闖入弓型衛星的陣地之內不會熔化呢？」

「雖然我不能作出這一項保證，可是，我換過攻擊的目標，却是必操勝券的，我想向巨型的陽光蓄電池進攻，因爲它單獨運用，沒有別的人造衛星保護。」

「好！就這樣做，這一次偷襲，只許勝，不許敗！」

「我一定盡力而爲。」卡靈博士說。

三天之後的殘夜，卡靈博士下令由六架太空戰機掩護的「戰神二號」激光機出擊，仍是偷襲性質，這一次他們十分順利，只是可惜這一點，他們不知道陽光蓄電池的電力竟然貯蓄得那麼多，巨型的光柱向它掃射，它應聲爆炸，威力極强，竟把戰神二號的激光機炸到粉碎，六架美國太空戰機只有最遠的一架沒有受傷，火速飛入地球，在廿乃廸機場降落，其餘的五架太空戰機，同歸於盡。

這一場戰役十分慘烈，在美國太空總署秘窟，列根總統對卡靈博士說：「也許別人說我們失敗，我認爲它成功，因爲它證明光柱式的激光威力强大，下次我們出擊，不要機師，由機械人操縱，讓它跟對方的人造衛星同歸於盡，那就可以掃蕩蘇聯所有已經升空的人造衛星，使他們在太空戰鬥方面屈居下風！」（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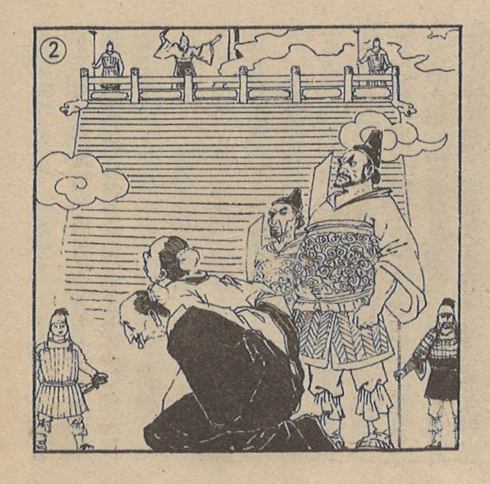
關趙于・編繪

楊戩除四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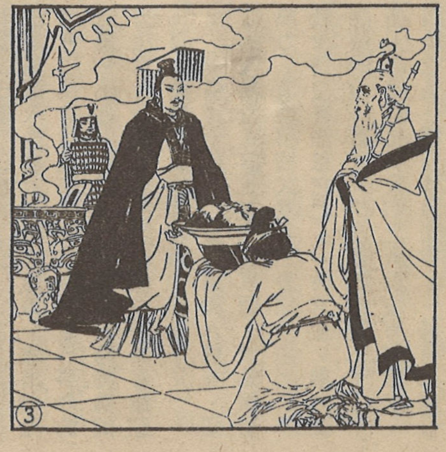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姜子牙擊敗商紂許多將卒的進攻，西岐聲勢越來越盛，朝歌太師聞仲調遣魔家四將去征伐西岐，魔家四將用法術困住西岐，楊戩立即下山助威，隱身在魔家四將的豹皮囊中，在黃天化迎戰魔家四將時，作爲內應，一起消滅了魔家四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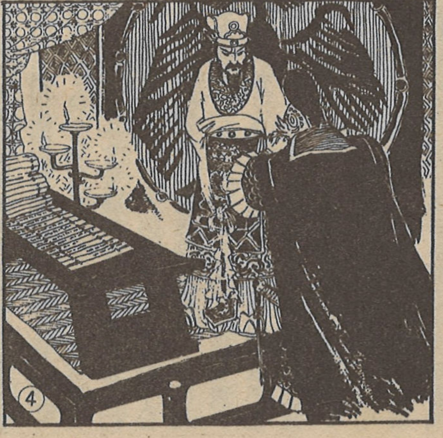
1 話說姜子牙在岐山活捉奸臣費仲、尤渾之後，將士歡欣鼓舞，百姓人心大快。姜子牙請武王駕臨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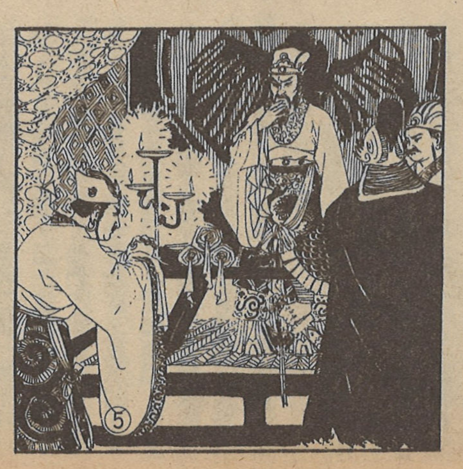
2 武王在岐山肅立拈香，准備祭祀。姜子牙下令：「斬訖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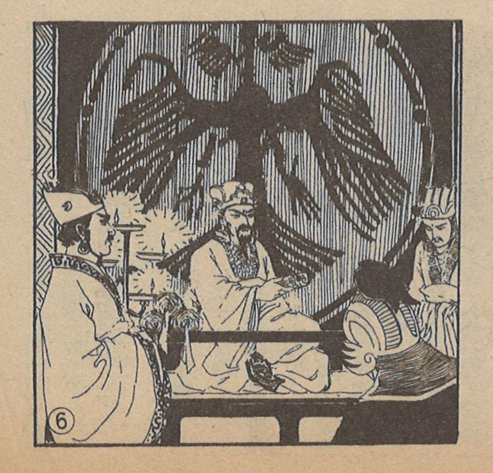
3 霎時間，刀斧獻上兩個首級。武王大驚，忙問：「相父祭山，爲何殺人？」子牙答道：「此二人是助紂爲虐、殘害忠良之奸賊。」武王道：「奸佞之臣，理應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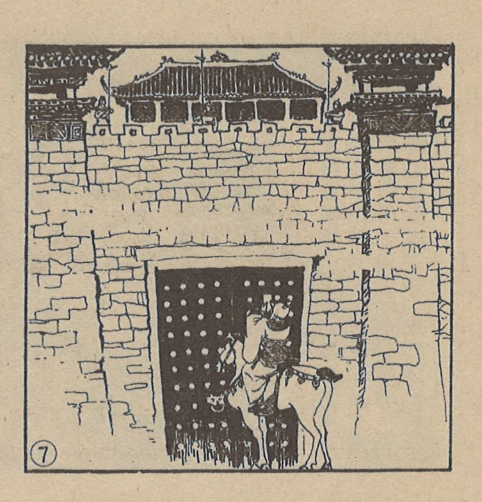
4 此時朝歌太師府內，太師聞仲正在閱讀各地奏章。汜水關總兵官韓榮報告說，商將攻西岐，已兵敗人亡，全軍潰散……聞太師頓足叫道：「不料西岐姜子牙這等厲害！」



5 聞太師問左右：「我如今再遣何人可伐西岐？」吉立答道：「姜子牙足智多謀，兵精將勇，派佳夢關魔家四將前往征伐，或可大功告成。」



6 太師大喜，道：「非此四人不能克此大敵。」忙發令牌，委派魔禮青、魔禮紅、魔禮海、魔禮壽四兄弟征伐西岐。



7 傳令官快馬加鞭，日夜兼程，趕到佳夢關，報告說：「聞太師有緊急公文。」



8 魔家四將看罷公文，大笑道：「太師用兵多年，爲何如此糊塗！料西岐不過是姜尙、黃飛虎之輩，不堪一擊，殺鷄焉用牛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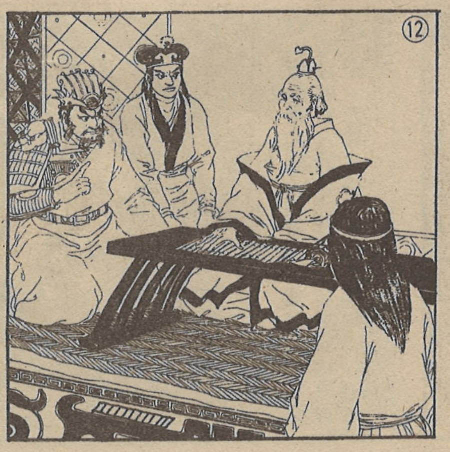


9 魔家四兄弟率領精兵十萬，逢州過府，越嶺登山，浩浩蕩蕩，軍威大振，向西岐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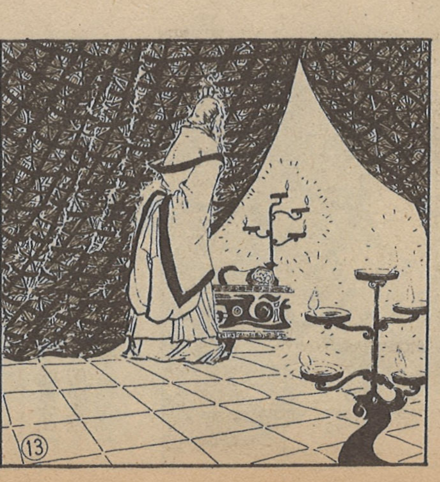
10 非止一日，十萬大軍趕到西岐北門外，安營紮寨。魔家兄弟舉杯痛飲，口出狂言：「至多三日，大功告成，俺弟兄活捉賣笊籬的小販姜尙，凱歌而歸，獻俘朝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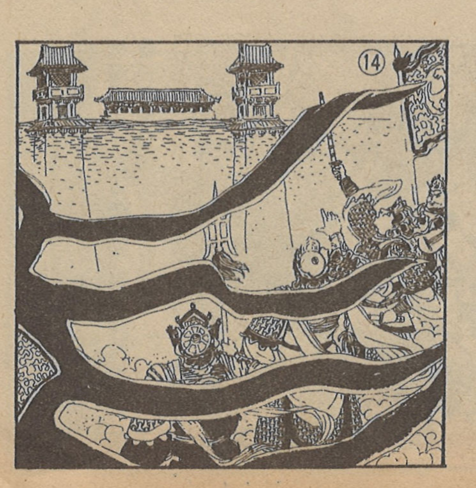
11 姜子牙正在相府商議軍情，探馬忽來報告：「佳夢關魔家四將領兵駐紮北門。」姜子牙忙與衆將商議退兵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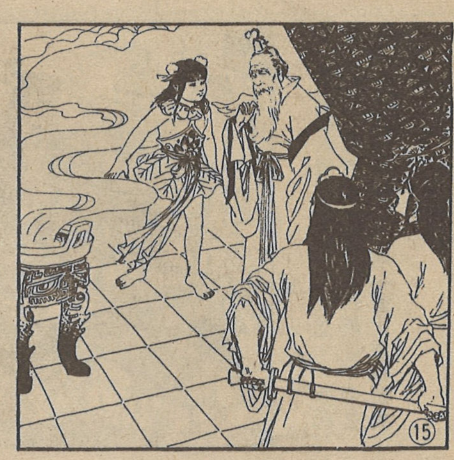
12 武成王黃飛虎憂心忡忡，道：「魔家四兄弟皆有異人秘授之法寶術，變幻無常，實難對付。」此四人曾在黃飛虎麾下征東海，武藝非凡，天下無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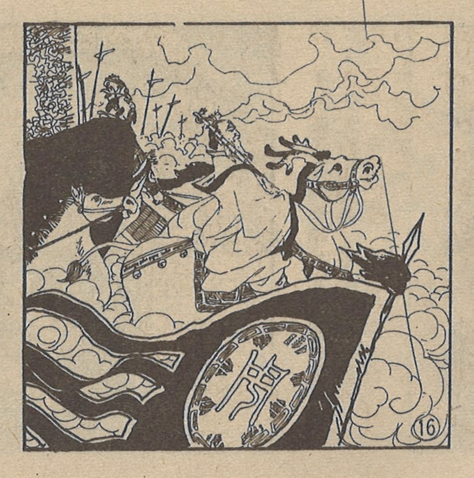
13 聽罷黃飛虎的介紹，姜子牙悶悶不樂，徹夜難眠，預感到此役凶多吉少。



14 次日清早，魔家軍擊鼓放炮，擺開陣勢，魔家四將立於轅門之下，高聲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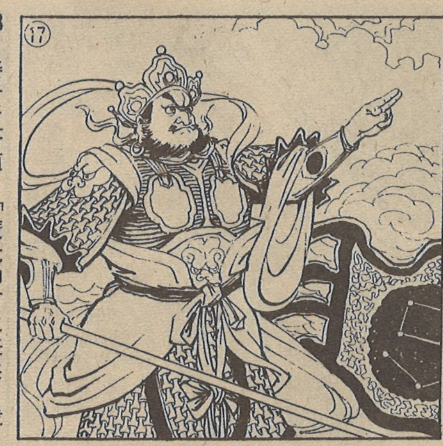


15 姜子牙猷豫未決，金吒、木吒、哪吒三兄弟躍躍欲試，請戰道：「師叔，難道依黃將軍所說，我等便不戰而敗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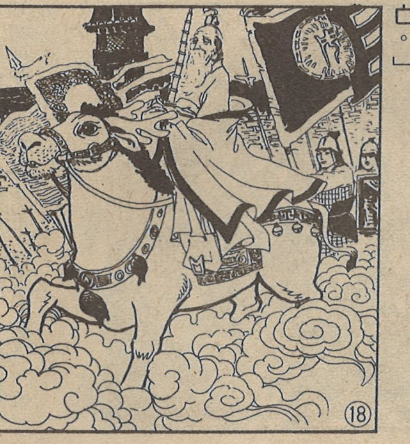


16 姜子牙抖擻精神，下令迎戰魔家軍。魔家四將見西岐出兵有法，紀律森嚴，兵卒踴躍，衆將軒昂。姜子牙金冠道服，鶴髮童顏，騎着怪獸四不相，來到陣前。

17 魔禮青大呼：「姜尚，你收納叛亡，興兵作亂，破壞朝廷法紀，殺大巨號令西岐，實屬大逆不道。今天還不倒戈投首，若待天兵踏平城垣，你等俱爲齏粉，即悔之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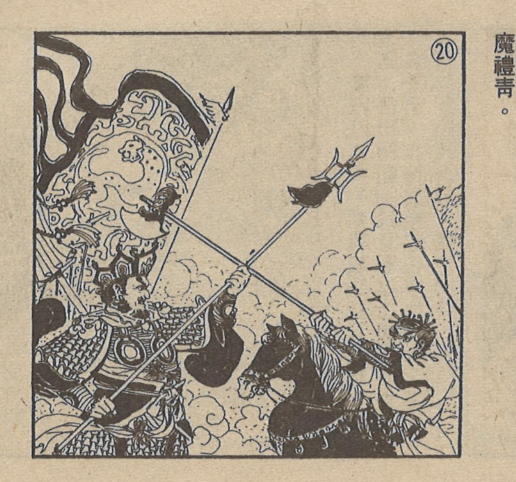
18 姜子牙答道：「魔元帥言之差矣！我等奉公守法，並無一兵一卒冒犯五關，豈得稱爲反叛？今朝廷腐敗，狐狸精迷惑昏君，殘害忠良，你等征伐西岐，實自取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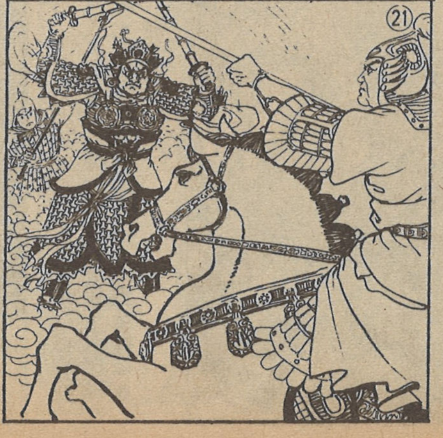


19 魔禮青大怒，叫道：「你敢花言巧語，辱罵朝廷，罪該萬死！」說罷舉槍直取姜子牙。西岐大將南宮適縱馬舞刀，迎戰魔禮青。



20 魔禮紅舉起方天戟衝殺過來，欲與魔禮青夾攻南宮適。西岐名將辛甲大喝一聲，舉斧來戰魔禮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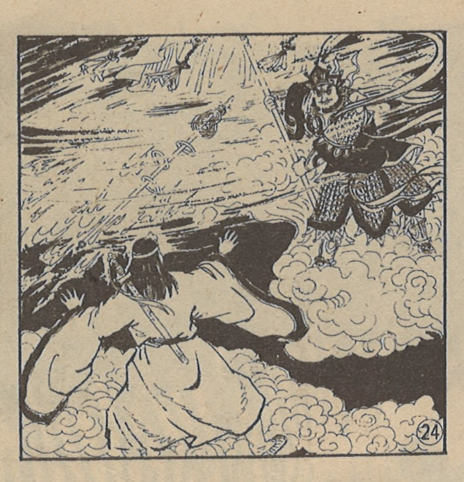
21 魔禮壽揮舞兩根鞭，殺將過來。西岐的武吉，銀盔素鎧，騎白馬，舞長槍，迎戰魔禮壽。三軍吶喊，鑼鼓頻敲，這一仗直殺得旭日天光，天昏地暗。



22 哪吒搖火槍迎戰魔禮海。二將雙槍幷舉，火星飛濺，殺了五十回合不分勝負。哪吒趁勢把槍架開，隨手取出乾坤圈拋向空中，要打魔禮海。



23 不料被正在與辛甲拚殺的魔禮紅看見了。他慌忙跳出陣外，撐開混元珍珠傘一晃，頓時，天旋地轉，妖風四起，把哪吒的乾坤圈收走了。



24 金吒見收了兄弟的法寶，連忙使遁龍樁捉拿魔禮紅，不料遁龍樁遇見混元珍珠傘就失靈了，也被魔禮紅收去了。

25 姜子牙察覺不妙，連忙祭起神鞭。誰知打神鞭只能打神，却打不了仙，打不倒人，也被魔禮紅的混元傘收去了。姜子牙大驚。



26 這時，魔禮青向南宮适虛晃一槍，跳出陣外，抽出青雲劍連揮幾下，頓時黑風捲地，萬刄橫飛，西岐兵將不知東南西北，陣容大亂，紛紛受傷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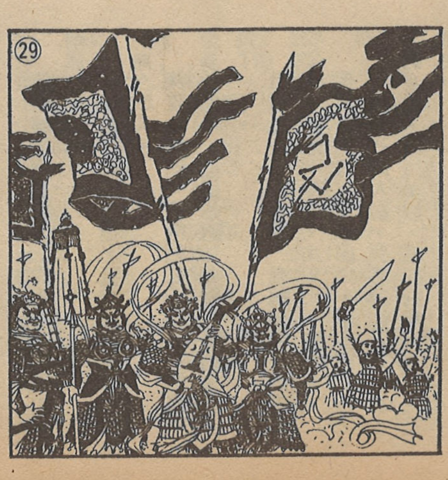


27 魔家將大喜，魔禮紅又把混元珍珠傘撐開，連續轉動，只見戰場上黑霧瀰漫，烈焰騰起，似萬道金蛇在空中狂舞，直燒得西岐軍焦頭爛額，四處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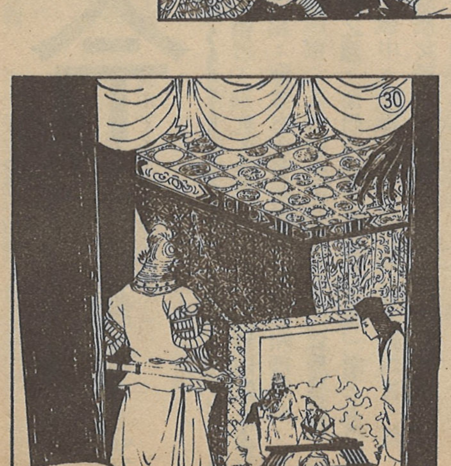
28 魔禮海撥動了地、水、火、風四弦琵琶，魔禮壽從豹囊中放出白鼠般的花狐貂，頓時大如白象，生翅橫飛，張牙舞爪，胡亂咬人。

29 魔家四將揮動人馬，往前衝殺。西岐軍丟盔棄甲，潰不成軍，傷亡慘重。姜子牙騎四不像飛了，哪吒登風火輪逃了。



30 姜子牙大敗回城，查點人數，發現損兵萬餘，戰將大半受傷，陣亡九名，其中六名是文王的兒子。丞相府愁雲籠罩，姜子牙悲傷不已。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全帶着于飛虹、周杰等人進入湘西山區，邊行邊將山區的情況作介紹：聽說有兩股勢力叫五毒教和殭屍門，五毒教以用毒見長，殭屍門的武功，更是別走蹊徑；五毒教一直守在雪峯山這片地盤上，男耕女織，採藥出售，生活舒適，不作出山之想。他們一路上你一言，我一語，不覺得疲累寂寞，而于飛虹未出過門，行入大山大嶺中，曉風晨走，殘月夜行，雖然苦一些，倒覺得充滿着詩情畫意。姜全心中暗忖，這些女娃們尚未遇到凶險，再行下去就知道了，看妳們屆時怎樣應付？一行人等晚上在獵戶借宿，遇一杜姓受傷公子……

鏢頭行藏有踪迹　衆人來到不歸谷

瑤華轉身快步而去。

獵戶的女主人，瞭解了于飛虹等四人是女子身份之後，把內室中一間房子讓出來，給四個女的住，而且，把珍藏臘好的鹿、野鴨，拏出來饗客。

于飛虹還放下黃金一錠，白銀十兩。

這女主人有生以來，從未見那麼一大塊黃金，心中高興的極了，不但把被褥分出來，也帮忙切肉洗菜。

自從入山之後，于飛虹等吃了最豐盛，美味的一頓晚餐。

周杰、姜全、劉星，都集中在廳中過夜，山谷中寒氣雖重，但幾人都有武功在身，地上又鋪有乾草，茅舍雖然簡陋，但却擋住了刺骨的冷風。

三更過後，夜寒正濃，但臥在廳角、滿身裹滿白紗的杜公子，突然坐了起來。

他輕輕推開蓋在身上的乾草，緩步起身，悄然行向室外。

他舉止小心、謹愼，竟然沒有驚動到姜全、周杰等人。

深夜的冷風，使得杜公子打了一個寒顫，全身的傷口，也似是開始收縮，疼的他全身抖動了一下。

但這杜公子却有着一股超越常人的狠勁，咬咬牙，强忍下傷疼，未發出一點聲息。

他冒着夜寒，强忍傷疼，擧步向前行去。

一條輕巧的人影，突然飛起，緊躡在杜公子的身後，身法美妙，輕如飛烟，這人正是于飛虹。

杜公子行到山谷中的小溪之前，停下脚步，顯然，對如何越渡小溪的事，心中發愁。

于飛虹心中盤算，看如何帮助他渡過溪流，却不料這滿身傷痕的杜公子，竟然是飛躍而



起，越過小溪。

這等驚人的豪勇之氣，只瞧的于飛虹，心中震動，敬佩不已，世上竟然有如此狠勇的人物。

雖然一躍渡溪，但人在落着實地之後，立刻倒臥下去。身軀不停的掙動。

于飛虹也感受到那種傷口開裂的痛苦。

但杜公子却未發出一聲呻吟。

也就不過是片刻工夫，杜公子又挺身站了起來，向前面山崖處行去。

于飛虹心中大感奇怪，忖道：深夜離此，唯一的原因，似乎是不願和我們多作交往，但他不走平坦的山谷小徑，却行向對面的山崖，不知用心何在，難道他滿身傷口，還能爬山不成。

杜公子眞在爬山，而且是懸崖、削壁。

這面懸崖上，長有矮樹，以一個身具相當武功之人而言，攀登不算難事，但他滿身刀傷，更加剛才跳躍溪流，震裂傷口的情形而言，這等不顧生死的攀登絕壁，自然會牽動裂開的傷口，那種痛苦，實已達到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極限。

于飛虹站在崖下，仰首上望，腦際間縈繞着他滿身浴血、傷痕交錯的情形，不自覺內心中陣陣的抽疼。

忽然之間，杜公子失手滑落，身軀墜了下來。

于飛虹吃了一驚，一提眞氣，直飛而上。

她輕功使出，這一全力施爲，身子如飛衝起。

于飛虹到達杜公子身側時，剛好杜公子也抓住了一株矮樹，同時，于飛虹的雙手又托住了杜公子的雙足。

她發覺了杜公子臉上那種痛苦的神情。

但杜公子回目一顧于飛虹時，臉上痛苦的神情，又立刻平靜下來，冷冷說道：「不用妳幫助，我也不會摔下去。」

于飛虹點點頭，道：「我看到了，你及時抓住了矮樹……」忽然發覺他裹身白紗上，透出了血跡，如此寒冷的天氣下，鮮血能透紗而出，那說明了，流出了相當多的鮮血，心中驚駭，尖聲叫道：「你身上又流出血……」

杜公子冷冷的說道：「妳叫什麼？我身上多處受傷，自然會有血水透出來，也值得大驚小怪……」

于飛虹接道：「你……你不疼麼？」

杜公子說道：「當然會疼，不過，我不怕疼！」

于飛虹道：「人却是血肉之軀，你又爲什麼不怕疼！」

杜公子道：「因爲我內心中的痛苦，比肉體深重十倍，這等皮肉傷破流血的痛苦，就容易忍受了。」

于飛虹道：「你心中有何痛苦？能不能說出來？……」

「不能……」杜公子道：「說出來也沒有用。」

于飛虹道：「也許，我們能幫助你，何不說出來……」

「沒有人能幫得我……」杜公子說：「妳唯一能幫助我的是，馬上立刻離開這裏，我不喜歡有人在後面監視我……」

于飛虹接道：「你爲什麼如此的冷漠，拒人於千里之外，其實，我……」

「住口……」杜公子冷厲的說：「妳可以回去了，那就是幫助我。」

于飛虹歎息一聲，道：「你多保重。」飛身躍下懸崖。

杜公子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高聲說道：「我欠你們一份情，如果我不死，我是會還

給你們的。」

于飛虹的自尊心，似是受到了很大的傷害，不再回答，身快如飛，越過溪流，回到了茅舍之中。

第二天，日上三竿後，于飛虹等一行，才離開了山谷獵戶之家，繼續湘西之行的旅程。

這個地區，山勢起伏，到處是原始森林，蛇獸出沒，縱有人家，也都是三五獵戶，聚居在一起。而且，種族複雜，苗、漢雜處。

不過，湘西苗族，大都已是熟苗，受漢人的影响很大，已非茹毛飲血時代的生活。

于飛虹内心一直深藏着一股强烈的好奇，想不通，那位杜公子爲什麼在身受重傷之後，還要爬上那處懸崖去？

只可惜，她一直在心中推敲，却未說出口來，如若說出來，和周杰等商量一下，也許立刻會掀起一段武林秘辛。

異於常情的事，必會有非常的原因。

但于飛虹却缺乏了這個經驗。

自和瑤華、周杰等接觸之後，于飛虹也受到了人間風俗的影响，感覺到一個少女在深夜中，追踪一個大男人，有些害羞的說不出口。

事實上，杜公子那種超越常情的慓悍，也給了于飛虹一種奇怪的刺激，内心中對他忍受痛苦的神勇，出了一種莫名的敬佩。

這就是情愫，一種看不見，摸不着，却又讓人常繞腦際，迴縈心中的懷念。

忽然間，當先而行的飛斧姜全，停了下來，目光抖動，四下探視。

這時，天已過午。

周杰快行兩步，追上姜全，低聲道：「姜兄，發現了什麼？」

姜全道：「人……」

只聽一陣冷笑聲，傳了過來，對面不遠處一片濃密的樹林之中，緩步行出兩個人。

當先一人，藍布褲褂，四旬左右，頭上戴了一頂虎皮帽子，臉色黑中透亮，大眼，濃眉，有着一種常年山居，與獸爲伍的慓悍之氣。

第二個身着羊皮大褂，短褲及膝，赤着的雙足，却穿一雙草編的多耳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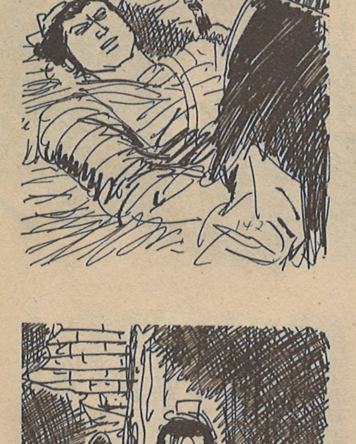
他上半身似是過冬，膝以下，却又似在過六月暑天。

一眼之間，就可以看出來，是一個苗人，手中提着一柄月牙形的彎刀。

姜全一抱拳，說道：「在下姜全，尋人到此……」

藍衣中年大漢接道：「尋人？」

「是……」姜全說：「在下等一行，正爲



找人而來。」

「噢……」藍衣中年大漢臉上的敵意稍減，但仍然保持着冷厲和戒備的神情，道：「這湘西地處僻遠，近來，却又有不少武林人物，結夥侵犯，而且，連番械鬥，殺傷了不少人的生命……」

姜全想到了杜公子，以他身受之傷的情形看來，顯然是經過了很激烈的搏鬥，看來，這湘西地面上，確然發生了不少事故，當下一拱手，道：「在下確實在找人……」

藍衣人道：「什麼人？」

周杰接道：「朋友是五毒教中人？」

藍衣人冷冷一笑，道：「不錯，區區藍封，近日中，本教接到連番快報，湘西地面上，本教地盤内，連番發生事故，藍某奉了教主之命，出來查看一下，五毒教已三十年不和江湖上朋友來往，爲什麼會有這麼多武林道上的朋友，侵入本教中來？」

姜全道：「原來是五毒教的藍兄，兄弟是龍鳳鏢局長沙分局的鏢師，爲追尋敝局的總鏢頭行踪而來。」

藍封沉吟了一陣，說道：「本教雖然三十年足不離湘西地盤，但對江湖上的事情，多少也有個耳聞，龍在天的大名，在下也曾聽人說



過……」

「那就好，……」姜全說：「藍兄，可曾聽到過敝局龍總鏢頭的消息？」

藍封點點頭，道：「七日之前，藍某人聽到過一次快報，好像是龍總鏢頭和一位靑衣少年，急足快奔，進入了不歸谷中，……」

「不歸谷……」周杰急急接道：「那是個什麼所在？」

藍封接道：「只要聽聽名字，閣下就多此一問了，既名不歸谷，那就是有人入谷，無人出谷。」

姜全長長吸一口氣，壓下激動的心情，道：「那不歸谷也是貴教的地盤了？」

藍封搖了搖頭，說道：「老實說，湘西地面，如此的廣大，說是本教地盤，也不盡妥，只不過，本教住在此地時間久了一些，一般的村民和獵戶等，和本教相處很好，有什麼事情，都設法傳報到本教中去，至於那不歸谷，就藍某所知，一向無人居住，而且，它隣近殭屍門，以不歸谷爲界，本教和殭屍門分成了兩個地段。」

姜全問道：「那不歸谷離此還有多遠的路程？」

藍封道：「不遠，如果諸位熟悉形勢，明天入夜之前，即可達到不歸谷了……」

語聲一頓，接道：「姜鏢頭，你問了藍某人半天，藍某人也想問問你了？」

姜全道：「好！藍兄請說。」

藍封道：「龍總鏢頭爲什麼深入湘西這不毛之地？近日中，有不少江湖上朋友，結夥來此，和此事是否有關？」

姜全沉吟了一陣，道：「龍總鏢頭深入湘西，是爲了查明一批失鏢，江湖朋友結伴進入湘西，在下就不敢亂講了，是否和敝總鏢頭有關？」



突然，一聲鷹鳴，傳了過來。

緊接着，一隻梅花鹿，疾如流星一般，越山飛奔而來。

藍封臉色一變，說道：「又有一批人到了，看來，這湘西山區，倒是成了江湖上逐鹿、爭霸的地方了，那裏，還把我們五毒敎看在眼中。」

但見那身着羊皮大褂的苗人，舉手一招，口中發出一聲低嘯，那梅花鹿突然疾如流矢般，奔行到那苗人身前。

只見他伸手在鹿身上摸一摸，取出一封密函。

于飛虹看的心中一動，忖道：原來五毒敎利用梅花鹿傳遞信函，利用空中的飛鷹監視入山的人，難怪他們消息靈通了。

那苗人大概識字不多，取過信函之後，交給藍封。

藍封折開瞧了一眼，冷笑一聲，道：「一行四人，直奔西北。……」

苗人接口道：「藍兄，要不要我召集人手，去截擊他們？」說的竟是一口漢語。

藍封沉吟了一陣，道：「敎主不願咱們五毒敎捲入江湖的恩怨之中，如若他不隨便傷人，只在暗中監視就行了。」



苗人點點頭，轉身疾奔而去。

他身法快速，登山越嶺，如履平地，片刻之間，已走的踪影不見。

姜全輕輕咳了一聲，道：「藍兄，那是四個什麼樣的人物？」

「傳書中沒有說的很明白，只說明四個江湖人，身佩兵刃，行色匆急…」藍封說：「他們行進的方向，如若不改變的話，那就和諸位想去的地方一樣了……」

姜全接道：「他們也去不歸谷？」

藍封點點頭。

姜全急忙道：「藍兄，龍總鏢頭行入不歸谷之後……」

藍封接道：「之後，就沒有消息了……」

周杰接道：「藍兄，對此事，可有什麼高見，兄弟希望藍兄能指點我們一條明路？」

聽到了龍總鏢頭進入了不歸谷後，就沒有了消息，姜全心情激動，連話也說不出口了，周杰倒還能自持，希望由藍封的口中，聽出一點眉目。

藍封輕輕吁一口氣，道：「龍在天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困在不歸谷中，一個是進入了殭屍門的地盤，由那裏也可以離開山區。」

于飛虹突然開口了，道：「藍先生，我想請敎，那不歸谷中，究竟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入谷的人，怎會有去無回？」



「沒有人瞭解到不歸谷內的詳細情形……」藍封說：「那裏除了有高溫的火焰噴泉之外。還有流沙一般的泥沼，自然界的凶險如此，至於還有些什麼神秘，在下就不知道了，不過，除了火焰噴泉，泥沼之外，確定還有別的神秘，危險……」

「那些危險……」于飛虹問：「是來自天然的變化，還是人爲的設計？」

藍封道：「我想人是不可能常年停留在那裏，應該不是人爲的設計……」

「不是自然界的變化，也不是人爲的設計，那會是什麼呢？」于飛虹奇道：「難道這世上，眞有山海經中所說的怪物不成？」

藍封說道：「本敎也希望能對不歸谷中的情形，多一些瞭解，所以，在三年之前，我們選派了三名年輕的高手，進入了不歸谷中，而且，動員了派中的人力、物力，以作支援，結果……」

于飛虹接道：「他們找出了什麼隱密？」

「沒有，三個人進入了不歸谷中……」藍封說：「就像是投入在大海中的泥沙一樣，竟完全沒有了消息……」

于飛虹接道：「你們應該找下去？」

藍封道：「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在谷外守候了半個月，才撤回去，白白的犧牲了門下最好的三名弟子，對不歸谷中的事物，仍是沒有探出一點隱密！」

姜全經過這一陣調息，心情定了下來，道：「藍兄，請指示一條捷徑，我們要盡快趕到不歸谷去。」

藍封取了一段樹枝，就地畫圖，邊畫邊說，交代的十分清楚。

姜全抱拳告辭，周杰却突然問道：「藍兄，不知道爲什麼，這裏突然來了很多的江湖高手，在下想請敎的是，我們一旦相遇，雙方很可能有所衝突，在貴敎的地盤上，我們應該如何應付？」

藍封沉吟了一陣，道：「在下也不能讓諸位束手待斃，只要沒有本敎中人在場，諸位盡可還擊！」

「有你藍兄這句話，我們就放心了。」周杰長長一揖，轉身而去。

四十里後，進入了一片極少見到的窮山惡水之中，山勢並不高，但却全是黑色的岩石，觸目所及，寸草不生。

山谷中也有水，而且山泉擊石，響起脆鳴，聲音也很好聽，但水色淡黑，別說游魚了，連一隻小蝦子也找不到。

于飛虹蹲下身子，嗅了一下，只覺水中有一股很怪的氣味，這樣的水，自然是無法生長魚蝦，也不可能食用了。

姜全暗叫了兩聲慚愧，低聲道：「姑娘，這水有什麼問題？」

于飛虹道：我不知道，但是這水中有一股怪味……」

周杰道：「是不是被人放了藥物？」

（未完・十五）



俠情詭異小說

魔界

黃鷹・文
可飛・圖

鬼怒江浮屍　江湖有謠傳

引子

任何人也難免有被誤會的時候，尤其江湖人，因誤會而遭殺身之禍的更不知多少。兵器不用說，即使是獨門內功也難免有雷同，眞正明辨是非的江湖人到底有限，名利之外再加上誤會，江湖上當然難得有寧靜的日子。

這件事發生在江湖上，開始也是由於誤會，鳳棲梧雖則不準備，也提不起興趣作任何解釋，仍然不能不承認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

驚險、刺激、恐怖……任何類似的形容詞都可以用在這件事上，而即使全部加起來，相信亦難以形容這件事的一二。

也就因爲這件事，鳳棲梧才知道在人間還有另一個世界。

——魔界。

× × ×

夜漸深。

鳳棲梧仍然坐在江邊的一塊大石上，輕理着放在膝上那張古琴的絃綫。

十五月圓，圓月却在濃霧中。

濃霧圓月下千萬匹銀白色綾絹般翻滾起伏，看不到水面，只聽得江濤拍岸。

江濤拍岸聲驚心動魄，這種境界神秘而淒迷，鳳棲梧却並不是因爲這個原因而沒有彈琴的心情，也不是因爲現在才感覺殺氣的存在。

到現在，殺氣已嚴如霜雪，包圍着鳳棲梧的人巳由三個增加至十七個。

第一批三個人出現的時候，鳳棲梧巳立即感覺到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

他並不認識他們，却絕對可以肯定他們的殺氣因他而發，也多少明白是什麼原因。

殺氣之外他還看到他們眼瞳中閃射出來的殺機，他希望他們在動手之前會開口說清楚，但他們只是等着，到現一句話也沒有說。

其他的人態度也是一樣。



濃霧一來，這些人亦凄迷在其中，有如幽靈般，彼此之間也竟然並無說話。

他們好像在等待什麼。

鳳棲梧也沒有問，只希望他們繼續這樣，一直到他在等待的事物出現。

他所以在這裏出現當然有原因。

然後他突然感覺他的希望可能要破滅。

那股殺氣來得非常突然，而且比在場十七個的殺氣加起來似乎還要凌厲。

殺氣由江面湧來，鳳棲梧面江盤坐，才感覺殺氣，眼前濃霧便分開，一個木排當中穿出。

木排上一個黑衣老人，飛捲的濃霧中看來更加像幽靈，一手拄竹竿，隨意一點水面，木排便在鳳棲梧前面三丈處停下來。

周圍十七個江湖人的目光立時都落在這個黑衣老人的面上，看他們的神態，他們在等候的就是這個黑衣老人。

「鳳棲梧——」黑衣老人目光只是落在鳳棲梧面上，眼瞳中並無殺機。

這剎那鳳棲梧都感覺一股殺氣排山倒海般湧來，亦感覺到這個老人對自己的仇恨。

「諸葛先生——」鳳棲梧暗歎了一口氣。

諸葛長樂江湖上無人不知道是一個老好人，一直以來人如其名，難得看不見笑容，這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很快樂很美麗的家庭，而到他這個年紀，這個地位，也應已很滿足別無他求的了。

唯一令他深感遺憾的就是他雖然有七個女兒，却只得一個兒子。

正如一般人一樣，對這個兒子他難免有些溺愛，他也知道江湖險惡，除了將一身本領傾囊傳授，自小還指點這個兒子許多做人處世的道理，所以他絕對相信這個兒子絕對不會變成一般紈袴子弟，到處惹事生非。

事實也的確是如此，這個兒子並沒有令他失望，在江湖上行走，既俠且仁，備受推崇尊重，也所以死訊傳來，令他甚至有如在夢中的感覺。

諸葛世家雖然沒有少林武當的勢力雄大，到底也是江湖上的大家族，黑白兩道多少都讓着一些，以他這個兒子的行事作風，更沒有可能惹事生非，而招致殺身之禍。

消息傳來也的確如此，這個兒子在與三個好朋友跑到鬼怒江之前並沒有鬧事。

四個人的屍體也就是在第二天早上被發現飄浮在鬼怒江上。

他立即趕來，雖然悲憤，仍能夠保持冷靜，在看過他這個兒子的屍體，又聽得鳳棲梧出現在鬼怒江附近的消息，也只是說了一句：「鳳棲梧是我的。」

也就是因為這句話，大家雖然發現鳳棲梧的行踪，將他們包圍在這裏，並沒有採取行動，只等他到來。

近這十多年來他雖然沒有再在江湖上行走，但當年的雷霆脾氣，霹靂手段，大家仍

然印象深刻。

鳳棲梧也雖然是年青一輩，多少也聽過這個老人的傳說，看見這些江湖朋友對這個老人的敬畏，更不能不相信那是個事實。

也所以他歎氣。

諸葛長樂應聲目光落在地面上。「你就是鳳棲梧，江湖上的朋友稱爲年青一輩當中最有前途的鳳棲梧？」

「我就是鳳棲梧。」

「這是謙虛？」

「我只是說我知道的。」

「很好——」諸葛長樂的眼睛瞇起來，目光有如電閃一樣。「你的內力修爲絕無疑問在我那個兒子之上，難怪在江湖上他給你比下去。」

鳳棲梧沉吟着。「我沒有見過他，到現在爲止我們仍然只是相信事實。」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諸葛長樂目光更凌厲。「暗示這事情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有？」

「所以我出現在這裏。」

「這幾個月以來這鬼怒江一帶死了不少江湖朋友，在他們死亡之前，據說都聽到一種奇怪的琴聲。」

「琴劍江湖的朋友很多。」

「能夠將內力用到琴上的眞是絕無僅有。」

「老前輩——」

「以琴絃爲武器的也該是。」諸葛長樂截斷了鳳棲梧的說話，若說目光能夠殺人，鳳棲梧已經在他的目光中被碎屍萬段了。

鳳棲梧又歎了一口氣。「有那一個能夠肯定浮屍在鬼怒江上的江湖朋友是死在琴絃下。」

諸葛長樂笑了笑。「我以爲你會問有那一個看見你以琴絃殺人。」

鳳棲梧搖頭。「老前輩威震江湖。」

「陳年舊事，還說來幹什麼？」諸葛長樂又笑了。「你放心，我一定會公平處理這件事。」

鳳棲梧目光一轉。「江湖上傳言，鬼怒江一帶夜間近來琴聲陣陣，聽到的內功不好的人都爲之失魂落魄，內功好的江湖朋友循聲去一看究竟，次日便被發現浮屍在江面上，屍體上出現傷在琴絃下的傷口，大都在咽喉。」

「你當然清楚。」

「我只是聽說，就是因爲不清楚才到來等一個水落石出。」鳳棲梧口裏盡管還在分辯，心中經已在一再嘆息，從諸葛長樂以及那些江湖朋友的表情反應，他已經知道根本不相信。

諸葛長樂果然接道：「你沒有必定再解釋爲什麼你要到這裏來。」

那邊一個彪形大漢緊接道：「也不必解釋爲什麼你要殺害那許多人，只要你承認事情是你做的。」

鳳棲梧搖頭。「事情不是我做的。」

「連承認的勇氣你也沒有？」那個彪形大漢暴喝。

「勇氣與事實是兩回事。」鳳棲梧目光回到諸葛長樂面上。

那個彪形大漢亦目注諸葛長樂。「諸葛老爺子，過山虎得罪了！」

語聲一落，他腰間一柄五虎斷門刀便出鞘，大喝着殺奔鳳棲梧。

好像他這樣的一個莽漢能夠等到現在實在已經很不容易的了。

諸葛長樂大笑。「鳳棲梧還是我的。」竹竿拔離水面，刺向鳳棲梧的胸膛。

鳳棲梧苦笑一下，身形拔起來，竹竿上一滾而過，落向江邊另一塊大石，却還未落到，身形半空中又變，斜掠向丈外水面。

那塊大石上立時多了一個圓洞，竹竿上貫注內力與鐵打的並無分別。

諸葛長樂接連兩竿落空，身形亦離開了木排，貼着水面飛撲向鳳棲梧，不等他撲到鳳棲梧一掌已凌空印向水面，一股水柱被激起來，他一個身子借力拔起，一個倒翻掠上江邊的一株柳樹上。

那株柳樹隨即被過山虎的五虎斷門刀一刀斬爲兩截，斷落向江面。

鳳棲梧連隨從樹上拔起身子，幾點寒星緊接射到。

發暗器的是一個少女，輕功不錯，暗器手法也不是一般可比。

一看那種暗器，要撲前去的都收住了勢子，諸葛長樂眉頭一皺，竹竿往水面一點，倒掠向木排上。

那幾點寒星也就在這時候在半空中爆開，散發出一股股七色繽紛的彩霧，湧向鳳棲梧。

鳳棲梧身形連隨又一轉，一手抱琴，一手拂袖，那彩霧却沒有被他拂開，翻騰着繼續湧近去，他雖然第一次看見這種被稱爲江湖上第一毒的「銷魂瘴」，對這種毒瘴的厲害却不是第一次聽說。

這種毒瘴收集不容易，敢胆用這種毒瘴的除了苗疆五毒老祖，據說就只有他的兩個徒弟金童與玉女。

他們也人如其名，天生地設一對，也所以五毒老祖毫不猶疑的，撮合他們的婚事。

苗疆五毒自立門戶，五毒老祖江湖上傳說旣邪且惡，事實也只是傳說，否則五毒老祖早已仗着蠱瘴等毒物稱霸江湖。

他甚至連行走江湖的興趣也沒有，在苗疆自得其樂，却絕不反對新婚的金童玉女到各地去遊玩一番，也絕不以爲以他們的一身武功與蠱瘴毒物，在江湖上還會有什麼危險。

金童玉女也是有這份自信，再加上他們天性善良，也自信絕不會在江湖上惹事生非。

一直到金童突然夜間失踪，次日被發現浮屍在鬼怒江上，玉女才晴天霹靂，知道江湖上的確凶險。」

玉女却不知道金童玉女到底開罪了什麼人，只知道夜間倦極熟睡，隱約聽到陣陣琴聲。

悲痛之餘，她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然後說到有關鳳棲梧的傳說，所以跑到這裏來。

鳳棲梧是否殺害金童的兇手她不能夠肯定，正如在場的江湖朋友一樣。

過山虎諸葛長樂先後出手，她的殺機才被挑起來，諸葛長樂無疑是輩份最高，也無疑是來人的頭兒，連他也肯定的事情，應該不會錯誤的了。

「銷魂瘴」是她隨身攜帶的藍瘴當中最毒的一種，出手便是這種毒瘴可見她對鳳棲梧的怨恨，也可見她與金童的恩愛。

這種銷魂瘴雖然甚少在江湖上出現，十多年來只不過三次，經已足夠。

連諸葛長樂也避忌，其他的江湖朋友還不遠遠的躲開。

鳳棲梧也就是知道這種毒瘴厲害，袖拂不開，當機立斷，身形疾翻，倒插進水裏。

彩霧隨即落在水面上，那片水面也隨即給煮沸了也似，冒起了一個個水泡，一縷縷水烟緊接冒起來。

一股接一股彩霧落下，水烟水泡冒湧更多，就像是一陣陣暴雨疾打在水面上。

那些江湖的朋友，固然是目定口呆，就是諸葛長樂，看在眼內，亦為之魄動驚心。

也就在這時候，一陣琴聲突然傳來。

鳳棲梧已跳進水裏，周圍數十丈的水面都已被銷魂瘴封鎖，他就是水性怎樣好，也不可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泅越數十丈水面冒出來。

琴聲聽來又是那麼的遙遠。

是那一個在彈琴？循聲望去，只見夜霧迷濛，目光尖銳如諸葛長樂亦一樣看不透。

玉女第一個反應已是脫口一聲尖叫：

「莫非我們誤會了？」

沒有人回答，齊皆呆呆的望着琴聲傳來的方向，諸葛長樂也不例外，竹竿突然一點水面，木排又動，向琴聲傳來的方向蕩去。

木排過處，十多個江湖朋友不約而同，身形拔起，往木排上躍落。

玉女是最快的一個，諸葛長樂目光自然的落在她面上：「女娃子，銷魂瘴可不要隨便使用。」

「已經用了。」玉女漫應一句。

諸葛長樂淡然一笑，他喜歡爽快的人，也所以隨即又一句，道：「已經發生了的事情任何人也不能夠扭轉，無須耿耿於懷。」

「老前輩做得到？」玉女反問。

「做不到。」諸葛長樂深注玉女：「好可愛的女娃子，果真是造化弄人，一個人只想好好的過日子也不能夠啊。」

玉女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

說話間，木排已蕩進濃霧深處。

這個木排雖然不大，載着十八個人仍然綽有餘裕，諸葛長樂目光從玉女面上轉過，突然道：「此去殺機四伏，有那一位不願意去的，現在還來得及離開。」

過山虎大笑着應：「要離開的人根本不會躍落這個木排上。」

「我現在有些喜歡你了。」諸葛長樂竹竿再點，木排的去勢又快上了很多。

濃霧深處不辨方向，非獨看不見天空，連水面也看不見。

琴聲彷彿相接响亮了很多，諸葛長樂却雖然也通音律，一樣聽不出彈的是什麼曲調。

越接近他突然感覺琴聲彷彿停留在他的腦海中，一段再一段，反覆循環，繚繞迴盪，緊接就是一陣陣魄動魂離的感覺。

連他們彷彿為之魄動魂離，內功造詣差一點的更加就可想而知。

木排繼續蕩前，有去無回之勢，在到來這裏之前他們已經抱着必死的決心，為了追尋眞相，就是刀山劍池，也要闖進去的了。

危險是意料中事，這一闖竟然是闖進人間另一個境界，却還是他們始料不及。

× × ×

鳳棲梧的水性絕無疑問非常好，入水之前也經已估計清楚銷魂瘴波及的範圍，隨着水流泅出了數十丈才冒出水面。

周圍都是濃霧，看不見諸葛長樂等人，江濤拍岸聲中夾着陣陣琴聲。

鳳棲梧目光不由一落，竟然有些懷疑琴聲乃是由手抱着的古琴傳來，却隨即驚覺，泅向岸邊。

沒有人跡，周圍濃霧翻騰，鳳棲梧沿岸追着琴聲奔走了一程，終於找到了那葉輕舟。那葉輕舟繫在柳樹下，原是他買來，為了追查眞相，他已經作好了種種準備，以便不時之需。

他以槳作劍，將繫舟的繩子削斷，隨即放舟追向琴聲傳來的方向。

越接近琴聲便越激盪，濃霧也似乎受影响，翻滾在琴聲中，以他的精通音律，一樣分辨不出彈的是什麼曲調，然後，那種魂離魄動的感覺來了。

他知道那就是他要追尋琴聲，催舟如箭，繼續追進去。

更接近，那種魂離魄動的感覺更強烈，他不由自主坐下來，一口眞氣運行，混身上下的脈搏急激震動，魄動魂離的感覺才平淡下來。

輕舟前行的速度也相應緩下，正當此際，他聽到了水聲，循聲望去，濃霧一分，一條巨木衝進來，上面立着一個書生，雙目直視，有如白痴。

鳳棲梧認得他就是方才包圍自己的江湖朋友之一，方待招呼，巨木已然從舟前衝過，書生半身突然一栽，倒栽進水裏。

「小心——」鳳棲梧語聲出口，輕舟一偏，探手便要抓去，前面濃霧突然又開，過山虎手抱五虎斷門刀立在另一條巨木上，迎面衝來也是雙目直視，有如白痴，面色却蒼白得有如塗上一層白堊。

鳳棲梧催舟避開，伸手方要將過山虎截下，過山虎經已翻身墮水。

他立在巨木上看似穩定，但輕舟蕩過，水流一動，便受影响。

鳳棲梧立即伸手進水裏，一把抓着過山虎的腰帶將他抓離水面，拉到小舟上。

觸手冰冷，脈搏停頓，氣息也沒有，伸手探向過山虎的鼻端同時，鳳棲梧亦發現過山虎咽喉上一點血點，再看清楚原來是一個圓洞，鮮血欲流未流。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將過山虎的屍體拋回巨木上，催舟繼續往琴聲傳來的方向蕩去。

第三第四個江湖朋友跟着出現，都是立在一條巨木上，巨木上也繫着繩子，鳳棲梧也不難想像到那是由諸葛長樂那個木排分出來。

繩子的斷口很齊整，却又不像是刀劍削斷，鳳棲梧也無心細究，催舟更急。

越入，琴聲越更激盪，濃霧也彷彿隨着琴聲震盪，鳳棲梧的心神却是絕無疑問

，他體內眞氣一遍又一遍運行，勉強將心神穩定下來。

一聲慘叫就在這時候响起，是女人的慘叫聲，鳳棲梧不知怎的，立即想到了那個玉女。

他手中槳急落，催舟如箭，隨即又一聲慘叫响起來。這一次，令他想起了諸葛長樂。

這一聲慘叫過後，琴聲便緩下，濃霧也變得平靜，鳳棲梧輕舟當中穿過，眼前突然一清，終於穿出濃霧，隨即一呆，槳落處，輕舟亦停下。

十數丈外一塊奇大石壁浮在面上，石壁前面幾條巨木漂浮，每一條巨木上都立着一個江湖朋友。

巨木轉動着一條接一條往濃霧處漂去，立着上面的江湖朋友一個個都是面色慘白，目光下份外恐怖。

鳳棲梧披着月光催着輕舟緩緩向那塊石壁盪去，輕舟從巨木當中穿過，看見方才仍然活生生的江湖朋友，現在都變成這樣子，不由他由心寒出來。

到底是什麼人能夠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將這許多江湖高手殺掉？

一想到那種驚心動魄的琴聲，鳳棲梧心頭不由又一陣迷惑，江湖上以琴爲武器，內力又怎麼深厚强勁的在他的印象中一個也沒有。

他的思想才回到現實，「嘩啦」一聲水响，一條巨木突然從水裏冒出來，緊接是一個女孩子。

玉女——

鳳棲梧一怔，玉女已然筆直地落在巨木上，巨木也正好落在水面上。

與之同時，鳳棲梧眼角已瞥見諸葛長樂，目光不由自主地轉回石壁上。

諸葛長樂的一個身子就像是壁虎般，貼在石壁上，一身衣衫「拍拍」的迎風飛舞。

石壁上緊接住浮現出很多人，鳳棲梧却不能夠肯定那根本就是早已存在，只是他沒有在意，抑或是隱藏在石壁內，現在才浮現出來。

那也並不是眞的人，只是一個個浮雕，却全部栩栩如生，裝束很奇怪，並非中土所有，鳳棲梧分辨得出那是扶桑武士的裝束。

那些武士神態各異，喜怒哀樂都有，全都張着口，當中五個却是女人，四個作侍女裝束，還有一個裝束極高貴，相貌也特別美麗。

諸葛長樂就貼在這個女人的浮雕前，驟看起來好像被這個女人抱在懷中。

鳳棲梧方待看清楚，諸葛長樂已凌空落下，墮進水裏。

「——」鳳棲梧想叫，但沒有叫出口，那刹那他突然有一種感覺，那個女人是活人，並不是浮雕。

他感覺那女人神態在變動，可是一再細看，只是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

然後他留意到那個女人浮雕的嘴角掛着一縷血絲。

不知怎的他就是有血的感覺，隨即有一種衝動，要更加接近細看清楚。

也就在這時候，「嘩啦」一聲水响，墮進水裏的諸葛長樂隨着一條巨木從水裏冒出來。

——怎會這樣的，鳳棲梧看不透，也想不透。

琴聲這時候將停未停，鳳棲梧也終於肯定是由石壁上傳來，也終於忍不住拔起身子，向那面石壁掠去。

一陣急風即時吹至，水面一陣激盪，發出一陣鬼哭神號也似的聲音。

鳳棲梧也不知怎的，就是有鬼哭神號的感覺，身形却沒有停下來，一隻飛鳥也似，石壁上借力使力，掠上了石壁頂。

一個女人背坐在石壁頂的一端，長髮飄飛，一身淡紫衣衫亦在急風中飄舞，輕彈着放在身前石上的一張古琴，一下接一下，終於停下，餘音裊裊。

鳳棲梧這才開口：「是你在這裏彈琴，將那些江湖朋友引到這裏來。」

紫衣女人一些反應也沒有，彷彿早已發覺鳳棲梧的所在。

「江湖上傳說，這附近出現了一個邪派高手，殺人取血，就是你？」鳳棲梧接問。

紫衣女人還是毫無反應，鳳棲梧語聲再提高。「以我推測你是在練着一種邪門內功！就算沒有人懷疑到我頭上，既然給我遇上了，還是不能夠視若無睹，袖手旁觀。」

他的手接落在琴絃上，漫不經意的一撥，七條琴絃離開了琴面，「錚錚」聲中又落下。

那七條琴絃首尾相連，赫然只是一條，由細而粗，晶光閃耀，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弄出來。

紫衣女人仍然沒有反應，鳳棲梧語聲一沉，終於道：「我不想背後出手，請轉過身子。」

紫衣女人終於緩緩轉過身來，鳳棲梧也終於看到她面貌，立時一怔。

他闖盪江湖多年，美女見得也不算少的了，跟眼前這個，完全給比下去，那刹那他突然有一種感覺，眼前的少女不是凡人，是天仙。

她看來不過十七八歲，目光凄迷在月光中，幽怨的望着鳳棲梧。

「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少女只是歎了一口氣。

「我看你完全不像是一個壞人，怎麼你要做這樣壞事，」鳳棲梧疑惑的看着，突然又說出一句：「我相信這不是你的主意。」

少女怔怔的看着鳳棲梧，顯然很奇怪鳳棲梧竟然全說出這種話來。

「若是被迫，你不妨說出來，也許我能夠幫助你。」鳳棲梧移步走前。

少女神色一變，惶然站起身子，一手捧琴，一手很自然的伸出，向着鳳棲梧搖一搖。

「迫你做這種事的人莫非就是在這附近？」鳳棲梧目光一轉。「他的身手絕無疑問很不錯，可是我不怕。」

少女這一次却是搖頭。

「你到底害怕什麼？」鳳棲梧再移前一步。

少女身形同時展開，凌空一翻，往石壁下躍落，鳳棲梧急躍上前，一股濃霧正好從石壁下湧上，那裏還有少女的踪影。

他想想，身形還是展開，往下躍去，既然找到這裏來，又看見一個那樣奇怪的少女，就是一份好奇心，已足以令他心動，非追查下去，求一個水落石出不可。

石壁這邊也是滿佈扶桑武士的浮雕，鳳棲梧扳着那些浮雕沿着石壁四面搜索，越看便越覺得奇怪。

那些浮彫無一不栩栩如生，驟看簡直就要衝壁而出，數以百計，要在浮在江中這樣的一塊石壁上雕刻這麼多石像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做這件工作的人也必定對扶桑的衣飾非常熟悉。

若是扶桑本土的雕刻名家，老遠跑到中土來做這件工作實在不可思議。

這樣的一塊石壁到現在也竟然沒有人發現，當然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發現這塊石壁的人除非沒有可能離開，否則一定會告訴其他人，可是到現在爲止，江湖上並沒有關於這塊石壁的傳說。

這塊石壁却又顯然與江湖人有關係，否則也不會有這許多江湖人在這塊石壁前喪命。

彈琴的紫衣少女到底是什麼人？

鳳棲梧一面搜索一面想着那個紫衣少女，他怎也不相信那個紫衣少女是殺害那些江湖人的兇手。

到了石壁下方，風吹更急勁，江濤相擊在石壁上，有如鬼哭神號，令人爲之魄動心驚。

鳳棲梧突然又有一種感覺，那種鬼哭神號也似的聲響，也就是來自石壁上的浮雕。

也由於這種感覺，再看那些浮雕，更覺得迫眞，鳳棲梧的胆子雖然大，不由亦寒起來。

再下，他終於找到了一條縫隙，丈許高下，成三角形，內望一片漆黑。

縫隙的下半截浸在水中，當中一塊塊巨石浮出水面，鳳棲梧踏足石上，探頭內望，漆黑中隱約看見光影浮動，彷彿什麼將亮光反映到水中，但凝目望去，却是什麼也看不見。

他很自然的從懷中取出一個火摺子，那個火摺子經已水濕，但給他的內力一迫，迅速便乾透。

火摺子給剔亮，鳳棲梧目光及處，又給嚇了一跳。

縫隙的兩旁石壁赫然又是一個個浮彫，仍然是武士裝束，張牙舞爪也似的，彷彿要擇人而噬。

鳳棲梧深吸了一口氣，踏着浮在水面上的石塊往前走進去。

那塊石壁在外面看來數十丈廣闊，走在石壁裏，却有一種無盡的感覺。

鳳棲梧一面走一面小心着周圍，除了那些浮雕，並無發現。

進了縫隙，鬼哭神號也似的聲音更加響亮，而且迴聲激盪，聽來更令人魄動心驚。

那種恐怖的聲響中偶然夾雜着「錚錚」一聲響，彷彿琴聲，但細聽之下，不難發覺不過是石壁上的水珠滴落在水面上發出來的聲音。

鬼哭神號也似的聲響中滴水的聲響竟然那麼清楚，無疑又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鳳棲梧聽着甚至有一種感覺，那種鬼哭神號的聲響不過是一種幻覺。

在這個時候這種環境仍然能夠保持冷靜的人實在很少有的了。

鳳棲梧一面繼續走前，內力一面迫到火摺上，那個火摺子也因而越來越乾爽，也當然越來越光亮。

他却是不能夠令火摺子的火焰穩定下來，搖曳的火光照耀下，那些扶桑武士的浮雕也當然更顯得猙獰可怖，呼之欲出。

再前行，突然一陣羽翼拍擊聲，幾隻飛鳥羽翼在拍着疾飛出來。

鳳棲梧下意識偏身一閃，一隻飛鳥在火摺子旁邊飛過，將那個火摺也撞擊得從鳳棲梧的右手飛脫出來，飛墮進水裏，眼看火光迅速減弱，便要熄滅。突然又從水裏徐徐升起來，却已變成了碧綠色。

鳳棲梧詫異中伸手要接，那個燃燒着碧綠色的火焰的火摺子却在他的手伸到便移開。

他探手再探手，那個火摺子移開又移開，始終與他的手保持三尺的距離。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鳳棲梧細看再細看，還是看不出其中的奧妙，身形暴長，探手抓去。

這一撲便撲進了另一個境界。

鳳棲梧有這種感覺，在他的眼中，那剎那，非獨火摺子一分爲二，連他的身子也一分爲二。

他看見另一個一模一樣的火摺子由那個火摺子分出來，也看見一個一模一樣的自己突然出現在自己前面。

惶惑同時他一個身子不由撲前去，抓向那個一模一樣的自己。

他的身手本來非常敏捷，這時候却變得那麼的緩慢，周圍彷彿是一種無形的阻力，但亦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總是不能夠將本身的氣力痛痛快快地用出來。

這種感覺有如夢魘，說不出的難受，他探手再三，不由自主叫出來，然後他的身子突然一快，終於追上了那個自己，二合爲一。

鳳棲梧絕對有這種二合爲一的感覺，那種身不由己，力不從心的感覺與之同時消失，整個人也感覺充實，前所未有的充實。

這時候他才發覺周圍的環境已完全改變，脚下的不是石塊，也不見水光，兩旁也不是石壁浮雕，飄浮在半空中的火摺子赫然已變成千百個。

他也就立在一個不停在幻變，完成沒有方向感的一個怪異的圖案中。

火摺子也就是圖案的一部份，跳躍的火焰使得整個圖案更加有動感。

鳳棲梧開始有目迷五色的感覺。

圖案隨即轉動，越轉越快，鳳棲梧一個身子隨即亦感覺轉動起來。

他不想轉動，這個念頭才起，自不由己的感覺又來了，他輕喝一聲，收攝心神，盤膝坐下，隨即閉上了眼睛。

在他的感覺，閉上了眼睛，最低限度應該改變視覺的影響，那知道眼睛雖然閉上，那種圖案仍然在腦海中盤旋不開。

突然一聲鼓響輕輕傳來，所有映像剎那間完全消失。

鳳棲梧腦海剎那一片空白，很自然的將眼睛張開來。

（未完・一）



赤子

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隱居五老峯的畢思經帶着三個徒弟李英揚、林祖聰、姜玉英來到長安四海鏢局，原來這四海鏢局的主人廖光遠正是畢思經的師兄，大家寒暄一番，廖光遠的兒子廖尙禮、廖尙義，便帶李英揚等三人到後花園賞花，廖氏兄弟對姜玉英特別關心，但對林祖聰却是很不禮貌，還出言侮辱他，一言不合，打了起來，林祖聰敗了，姜玉英見狀興緻索然，衆人便回房歇息，次日一早，忽見丐帮萬字堂堂主翟通典到來，向廖光遠、畢思經兩人算舊賬，原來廖光遠、畢思經兩人昔年正是黑道上的「黑白雙煞」，當年曾害得翟通典家破人亡……

愛之欲其死　無辜入監牢

林祖聰急急的說道：「這樣說來，那老叫化說的可是眞的了?那麼師父和師伯，豈非……」

廖尙禮乾咳一聲，道：「你們師父可能是，家父可不是那種人！」

李英揚忙道：「家師亦非那種人，是那姓翟的含血噴人！」林祖聰用疑惑的目光望着師父，心中實在不明白，大師兄怎會在倏忽之間，改變了看法！

大廳一陣沉默，各人都想着心事，但最沮喪的要算林祖聰，萬一師父眞的是翟通典和伍鍾行說的那種人，那麼該是個「壞蛋」，他可接受不了！

過了一陣，只見廖光遠和畢思經自內堂走了出來，五個小輩連忙站起，廖光遠道：「咱們半夜便出發，禮兒，義兒，你倆快去收拾一下！」

廖尙禮兄弟應了一聲進內了，姜玉英問道：「師父，咱們呢？」

「咱們當然也去？」

林祖聰接問道：「師父，咱們要去何處？」

畢思經咆哮道：「你要跟咱們去便去，不去便給我滾！」林祖聰不敢再吭出一聲。

到了三更，廖光遠帶着侍妾兒子，畢思經帶着徒弟，分兩批離開四海鏢局。跟隨廖光遠的尙有鏢局裏的幾個心腹，一個是姓施的鏢頭，一位姓周，另一位是趟子手老趙。

老趙是長安通，武功雖不怎樣行，但人頗機伶，也有胆略。出了四海鏢局，廖光遠便將三位心腹遣出去，叫他們到城外打探。

未久，老趙等人回來報說，出城的道路都有丐帮弟子把守，畢思經有點担心，低聲道：「師兄，現在怎辦？」

廖光遠也拿不出主意，老趙在旁道：「總鏢頭，屬下有位遠親住在城內，他家裏沒有人，但空房子却有好幾間，咱們先到那裏住幾天，等丐帮弟子離開後，再想辦法出城！」

廖光遠稱妙，道：「不知你那遠親，肯不肯……」

老趙笑嘻嘻地道：「俗語說錢可通神，她怎會不肯？」

廖光遠塞了一張銀票給他：「辦妥之後，自有打賞！」

「總鏢頭客氣，請跟屬下來！」

衆人來至一座小院前停下，老趙爬牆進去，過了好一陣他才來開門，道：「行了進來吧！」

老趙的親戚是位四十多歲的寡婦姓張，公婆早亡，唯一的兒子上京赴試，家裏只有一個丫環，張寡婦家原來也有些錢，只是坐吃山崩，雖不至山窮水盡之境，但生活亦已極爲拮据，是故本來家中尙有一位僕人，在兒子赴試後，亦已辭退，如今可以賺一筆銀子，自然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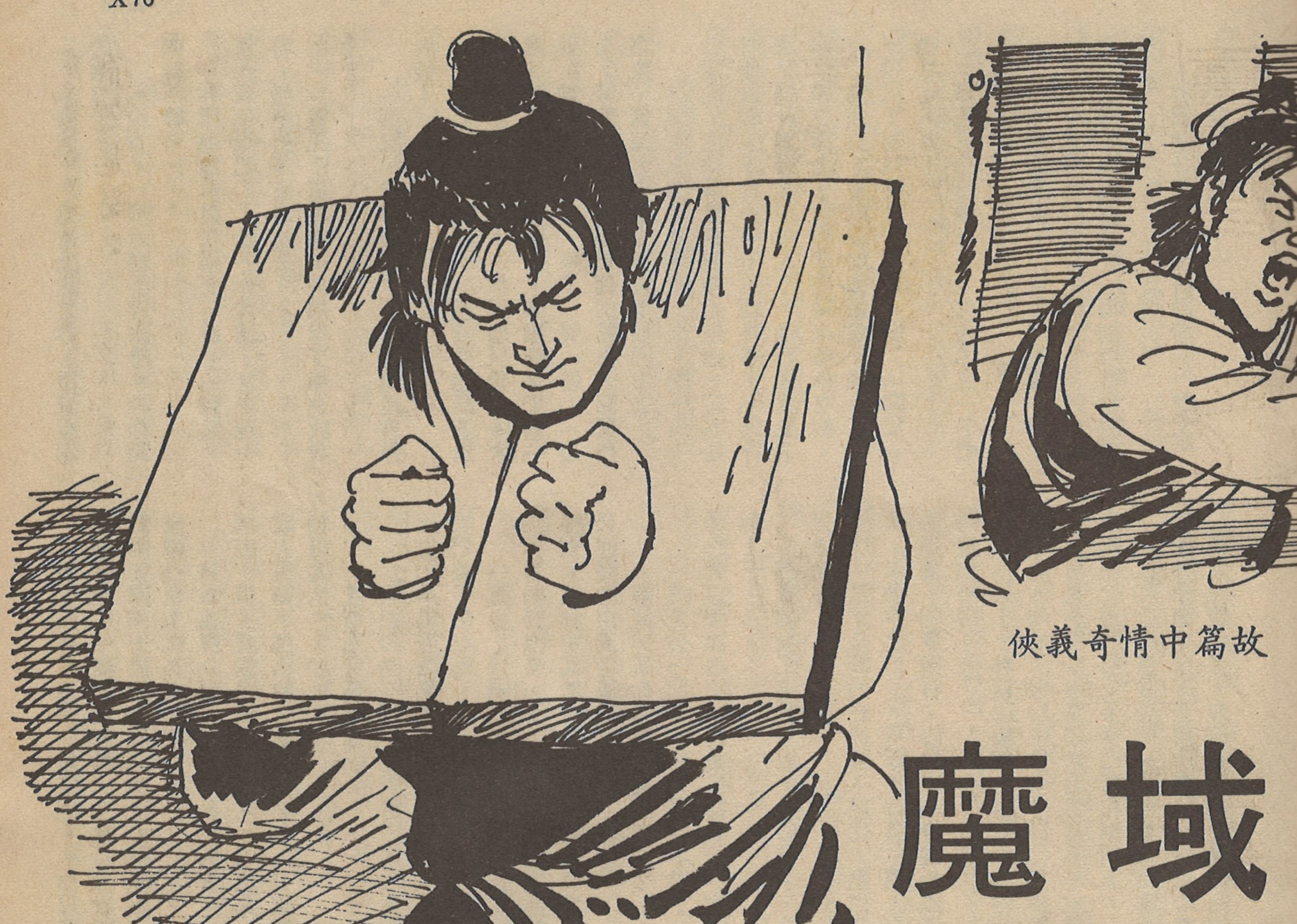
張寡婦跟衆人點點頭，便回房了，留下丫環替他們打掃一下客房，廖光遠將老趙拉到一旁，問道：「你怎樣對她說？」

「屬下說有人打探到總鏢頭要押一批紅貨出城，內外佈下綫眼，所以借她地方住幾天才起程，她深信不疑！」

× × ×

衆人在張寡婦家住了幾日，丐帮弟子仍未撤掉，衆人都十分焦慮，林祖聰發覺師妹神色大異往常，悄悄問之，姜玉英冷淡地道：「沒事，你不必多管，小妹只是担心讓丐帮找上門來而已。」

由於家裏多了十一個人吃飯，存米很快便已吃光，廖光遠給錢丫環讓她去買米，臨行叮囑她要小心。他們入住之後，張寡婦得到好處，但做丫環却比平日多了許多工夫要做，廖光遠叫她分批買米，她嫌



俠義奇情中篇故

魔域

麻煩，一下子買了兩袋，叫夥計送回去，自己又去買菜。

大門被拍响，張寡婦等人都只道丫環回來，也沒留意，當廖尙義開了門，見來人是個男人，才呆了一呆，偏是那小夥計認得他，一愕之下，隨即扛米進來，恭聲叫道：「二公子你好！」

畢思經與廖光遠目光俱是一亮，廖光遠連忙離座，問道：「你是誰？你認得他麼？」他指一指兒子。

那夥計得意洋洋地道：「大名鼎鼎的四海鏢局二公子，城內有誰不識？咦，你好像是廖總鏢頭！」

「你送米來，有誰知道？」

夥計又呆了一呆，道：「咱掌櫃的知道，因爲秋紅姐是老主顧，店裏的人都認得，總鏢頭，你們跟張大嫂是親戚？」

廖光遠目光閃過一抹殺機，道：「咱們跟你更親！義兒關門！」那夥計聽出他話中有不善之意，正想逃跑，廖光遠撲前一步，一掌印在其後腦，腦袋也被拍扁，登時七孔流血，倒地氣絕！

與此同時，廳裏同時响起「啊」的一聲驚呼，畢思經不用回頭也知道是林祖聰和張寡婦發出的，他冷哼一聲，道：「住嘴！」

張寡婦嚇得身子籟籟亂抖，一張臉比雪還白，她再也坐不住，推說不舒服，進房去了。廖光遠敎兒子收拾了那夥計的屍體，又跟畢思經交換了一個眼色。

老趙道：「這人一死，咱們這裏是呆不住了！」

廖光遠問道：「有別的地方麼？」

「有是有，不過地方可沒這般大！」

廖光遠沉吟了一下，道：「今晚待我出去走一趟，再作決定！」

俄頃，那叫秋紅的丫頭已買菜回來，到灶房裏洗米煮飯。畢思經忽然將林祖聰拉到房裏，低聲道：「聰兒，你還當不當我是師父？」

林祖聰吃驚地道：「師父，你不是要將徒兒逐出去吧？」

畢思經故意板着臉道：「假如你不聽話，爲師自然要逐你！」

林祖聰忙道：「徒兒除了笨之外，從來都聽師父的話！」

「假如爲師着你去辦一件事，你肯不肯？」

林祖聰一挺胸，道：「只要師父有令，就算是刀山火海，徒兒也去！」

畢思經臉色稍霽，關懷地問道：「你那天給廖尙義刺傷，好了沒有？」

林祖聰心頭一暖，想道：「師父對我這麼好，他怎會是『壞蛋』？一定是翟通典弄錯了！」當下道：「多謝師父……關懷……徒兒的傷早養好了！」

「那好極了，等下你替爲師將秋紅殺死，要做得乾淨一點，不許發出聲音，驚動隣居！」

林祖聰好像一下子掉落冰窖般，全身內外一陣冰寒，半晌才顫聲道：「師父……這，這是爲什麼？」

畢思經寒着臉道：「不殺死她，咱們的行踪便會洩漏，丐帮弟子通天下，實力有多强，不用師父饒舌，你也知道，你要不要活命？」

「師父……難道除此之外，便沒有別的路可走?」

「沒有。」畢思經聲音冰冷。「你到底幹不幹?」

林祖聰忽然跪在地上，道：「師父，您就放過她吧……她一介女流，驚告她一番，她絕對不會說出去……」

「放屁！這種事，還用得了你來教我嗎?」

「師父，就算殺死了秋紅，也還有張大嫂！」

畢思經冷冷地道：「她當然也活不過今晚，不用你担心！」林祖聰只覺一陣冰寒，身子禁不住抖動着，畢思經瞥了他一眼，神色至爲不屑，哼了一聲，道：「起來，等下你若果在她們面前露出一點兒什麼來，爲師……哼！」言畢推門出去。

林祖聰失魂落魄地爬上來，腦子是十分紊亂，生怕畢思經要殺的是他，而不是叫她去殺人！他心中不斷地叫着：「爲什麼?爲什麼師父要殺人?」他好像虛脫了般，躺在床上，直至李英揚來喚他吃飯。

晚飯時，林祖聰如骨鯁喉，難以下咽，只扒了兩口便放下飯碗，道：「師父，徒兒吃不下！」

畢思經冷冷地道：「你先休息一下吧，等下爲師來找你！」

林祖聰回房後，魂魄仍未歸體，過了一忽，畢思經推門進來，說道：「她在灶房裏洗碗，你現在進去，用劍割斷她的喉管！」

林祖聰身子急促地抖動着。「師父……我，徒兒害怕……」

畢思經語氣不帶一絲情感。「你只有兩條路走，一就是殺死她，二就是你我斷絕師徒關係，從此如同陌路人，再無第三條路可走！」

林祖聰內心天人交戰，久久不能作出決定。畢思經忽然嘆了一口氣。「聰兒，殺人是迫不得已的行動，武林中人有誰不殺過人?」

「但她是善良的女子……」

「但假如她不死，咱們這十多人便要死！」畢思經語氣變得十分無奈。「假如咱們被丐幫殺死，你說寃不寃?」

「寃……但咱們可以向丐帮解釋！」

畢思經冷笑一聲：「假如這麼容易辦得到，武林中又怎會有這許多殺戮?爲師又何必隱居五老峯?」

「師父，那你爲何要重出江湖?」

「這是另一回事，你到底幹不幹?」畢思經沉聲說道：「這是爲師最後一次問你！」

林祖聰咬了咬牙，道：「師父……徒兒這就去！」

「這才是我的好徒弟！記住，動作要快，未動手之前，不可露出聲息，讓人有所預備，劍取喉管，旣快又不會讓她臨死時發出叫聲！」

「是！」林祖聰緩緩走出去，有點行屍走肉的味道。他心中拚命叫自己不要緊張，可是一影心還是怦怦地跳個不停，還未跨進灶房門檻，手掌已落在劍柄上。

秋紅全神貫注洗碗，背對着林祖聰，對于林祖聰進來，全無所覺。林祖聰心想，她背向着自己，如何能將劍送進她的咽喉?

他想了一下，覺得該先將劍抽出來。他一劍在手，心情更爲緊張，幾乎聽到自己的心跳聲，長劍因他手腕發抖，而隨之顫動着！

也許因爲如此，是以秋紅聽到聲音，轉過頭來，她一見林祖聰直勾勾地望着自己，先是一怔，後見到他手中握長劍，又是一驚。「你……你幹什麼?」

她不開腔猶好，一開腔，林祖聰受到刺激，下意識地舉劍刺出！

對他來說，這一劍已經很快，但實際上仍然慢了一分，秋紅及時一閃，劍尖刺在膊子上，却不中要害！

秋紅手中的碗跌倒地上，發出「砰」的一聲响！就在此刻，人影一閃，畢思經飛了進來，只見他手上飛出一塊石頭，秋紅登時不能動彈，他低喝一聲：「還不快下手！」

林祖聰剛才那一股銳氣已洩，但格于嚴師在旁，沒奈何只好閉起雙眼，咬牙挺劍一刺！

「噗！」林祖聰睜開一縫，只見劍尖刺進秋紅的左肩下，鮮血汩汩而流，他連忙縮臂，忽覺手肘尖處一麻，一股大力湧至，手臂不由自主地伸向前！

「噗」又一聲响，這次劍尖不偏不倚，送進其咽喉！林祖聰大吃一驚，如遭電殛般縮手，「噹」的一聲响，長劍已落在地上！

畢思經冷哼一聲，轉身出去，忽見張寡婦掉頭出房，連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畢思經淡淡地道：「沒什麼，秋紅摔破了一隻碗！」

張寡婦縮進房裏，畢思經令李英揚與姜玉英守在前進，廖氏兄弟則守在後進。他分派完畢，才見林祖聰虛脫般自灶房走出來，手上那柄長劍猶在滴血。

姜玉英輕聲問道：「二師哥，你，你殺了人?」

林祖聰臉色青白，他剛點點頭，忽然彎下腰，「哇」地一聲，張嘴嘔吐起來！

畢思經冷哼一聲，道：「膿包！進房去！」

林祖聰舉袖拭嘴，急不及待溜進房去，畢思經道：「有人來，或者你們師伯回來，通知爲師！」言畢忽然走到張寡婦房外，伸手敲門。

張寡婦問道：「誰呀?」

畢思經道：「是我！大嫂，秋紅手掌被破碗割傷，流了許多血，咱男女授受不親，請您去看看她！」

「哦，等等！」

半晌，房門拉開，張大嫂見畢思經就站在門口，吃了一驚，還未待她發出驚呼聲，畢思經巳一指戮在她暈穴上，然後將她抱進房裏。

× × ×

林祖聰走進房內，不知爲何，只覺自己全身的力是好像被人抽乾，他撲在床上直喘着大氣。

過了一陣，他忽然聽到隣房有低低的飲泣聲，林祖聰漸漸定下神來，想道：「師妹爲何無端端哭起來?」他好奇心一起，體力又慢慢恢復了，悄悄下床，走到房

外探察。

只見大廳裏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前院則只有一個李英揚，林祖聰忖道：「莫非大師兄欺侮師妹？」當下閃了出去，見姜玉英房門沒鎖上，便推開閃進去。

姜玉英伏床飲泣，不知林祖聰進來。

林祖聰猶疑了一陣，輕聲道：「師妹……是誰欺侮你？」

姜玉英嗚咽地揮手道：「你給我滾出去！」

林祖聰抓抓頭皮，道：「師妹你有什麼心事，不妨說出來……」

姜玉英忽然抓起枕頭向林祖聰拋去，林祖聰及時伸手接住。「你再不出去，我便喚師父來！」

林祖聰忙道：「師妹息怒，愚兄出去就是！」他剛走出房門，便見李英揚向自己揮手，於是走落院子。「大師兄你喚小弟何事？」

李英揚道：「你陪愚兄在這裏監視外面的情況！」

林祖聰道：「師兄，師妹不知為何哭了！」

李英揚道：「師弟，我告訴你，你最好少管閑事，以免吃虧！」言畢一躍跳上屋頂，伏在瓦上。

林祖聰聽了他說的話，更加認定姜玉英被他欺侮，對於他在輕功上的表現，毫無羨慕之感。正在胡思亂想，忽聞李英揚在上面道：「小心，有人來了！」

與此同時，畢思經也如鬼魅般自張大嫂房裏閃出來。他走到姜玉英房外，乾咳一聲，然後走落院子。林祖聰本想告訴師父姜玉英飲泣的事，但見他額頭隱見汗跡，臉色鐵青，反將話嚥回肚子裏。

俄頃，已聞衣袂聲，李英揚自屋頂跳下，道：「師伯回來了！」

話音剛落，廖光遠果然踰牆而入，畢思經忙問：「師兄，情況如何？」

廖光遠道：「丐幫弟子曾到舍下查問過，但並沒有去騷擾，咱們現在便回去！小紅已留在舍下！」

畢思經道：「揚兒，你到後進把禮侄義侄找來！」

廖光遠道：「不必，咱們由後面去！嗯，這裏的人都已解決了沒有？」

畢思經淡淡地道：「師兄這樣問，也太看輕小弟了！走吧，聰兒，快去叫英兒出來！」

× × ×

眾人返回四海鏢局，眞可說點塵不驚，連燈也不多點一盞，生恐洩漏行踪，畢思經有點担憂。「萬一咱們行動落在丐幫眼中，他們在外面一圍，咱們就全部完蛋了！」

廖光遠含笑道：「愚兄估計他們不敢胡來，眞有那一天，愚兄家裏也還有藏身之所，他們來查過，再來查便不會太認眞了，過兩天咱們便悄悄溜出去吧！」

夜深了，眾人都回房睡覺，林祖聰一合上眼，眼前便浮上剛才殺死秋紅的情況，那裏睡得着？過了許久才迷迷糊糊睡去，就在此刻，他忽然發覺身旁似乎多了一個人，瞿然而醒，再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二師兄是我！……」

林祖聰吃了一驚，口吃似的道：「師妹，你……你為何來這裏……沒有地方睡麼？」

姜玉英忽然撲進林祖聰的懷抱中，林祖聰有點手足無措。「二師兄，你喜歡小妹麼？」

這是林祖聰夢想，可是他自知配不上師妹，一直以來他只是將愛意深藏心中，姜玉英這句話，令他不敢相信。

姜玉英食指在他臉上一戮，嗔道：「傻子，你在發夢麼？人家問你，你還未答話！」

林祖聰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師妹，愚兄不是在夢中吧？」

姜玉英輕輕一笑，道：「當然不是！你快答我呀！」

「我……愚兄很喜歡你……」

姜玉英似有無限的嬌羞，在他耳旁道：「小妹也很喜歡你！」

她呵氣如蘭，說話口氣噴到林祖聰的耳上，只覺又痲又酥，魂魄似在半空中遊蕩，不過他是正人君子，定下神來後，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師妹，夜深了，愚兄送你回房睡覺吧！」

姜玉英臉色一變，泣啜地道：「二師兄，你……你欺侮我！」

林祖聰忙道：「愚兄幾時欺侮你？」

「還說沒有？你剛才不是麼？」

可憐林祖聰不解風流，如何聽出她話中的意思？只落得張大了嘴巴，姜玉英道：「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為何又要趕我回去？」

「咳……男女授受不親……而且，如果讓師父知道了，那就……」

「那就怎樣？我却不怕，你害怕什麼？」姜玉英輕輕將他扳倒，朱唇印在他臉上，林祖聰只覺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如踩在雲端，不知身在何處，他只覺得自己的衣裳被解下了，有一雙灼熱的手在他胸膛上撫摸，林祖聰的呼吸立即急速起來。

過了一會兒，他又覺得一具火熱的身子伏在他身上，林祖聰靈魂似乎出了竅，喉頭好像有東西梗住，只能胡胡作响，姜玉英已在這時候嬌喘起來，她身子不斷地起伏着……

就在此刻，房門忽被人震開，一道冰冷的聲音，在黑暗中响起。「你們幹的好事！」

林祖聰如胸中刄，滿腔熱血都已冷却，他倏地坐了起來，把姜玉英攏倒，姜玉英嬌軀亂抖，縮在林祖聰身後。

「師父……」林祖聰與姜玉英同時吶吶地叫着。

畢思經鐵青着臉道：「你們的奸情是何時開始的？」

姜玉英嗚咽地道：「師父，二師兄騙弟子來的，他……不是人！」

林祖聰一驚非同小可，急道：「師妹，你……」猛覺後腰被她捏了一下，下面的話，登時嚥回肚子裏。

畢思經低聲叱喝道：「住口！畜生行為，眞氣煞我也！」林祖聰正想再分辯，不料畢思經已長嘆一聲：「算了吧，你血氣方剛，又自小就與師妹一塊兒長大，人非草木，誰孰無情！反正此乃家醜，為師也不想張揚出去……聰兒，為師問你一件事……」

林祖聽聽師父語氣已緩，不急于分辯，便道：「師父請問。」

「萬一有事，你肯負責麼？比如說英兒有了孩子……」

林祖聽只覺一股熱血冲上腦門，耳邊又聞姜玉英的飲泣聲，英雄感油然而生，挺胸道：「徒兒做的事，自然負責！」

「那好，待渡過危機，爲師便替你倆完婚吧！」畢思經聲音又轉厲。「只是爲師要再提醒你，大丈夫一言旣出，駟馬難追，眞是有什麼事情的話，你可要一肩承担！」

姜玉英嗚咽地道：「師父，徒兒怕他食言！」

畢思經唔了一聲。「聽兒，你們現在沒有名份，也難怪你師妹不安，你當着爲師的面，發個重誓來！」

姜玉英道：「二師兄，我說一句，你跟我念一句！」

林祖聽此刻尙有什麼不肯的，只求早點打發師父離開，免得赤身露體，十分尷尬。當下姜玉英道：「皇天在上，我林祖聽今日佔了姜玉英的身子，汚了姜玉英的清白，日後不管因此而引起一切任何後果，都願意承担！今後並處處以姜玉英的名節和利益着想，有違此誓，天誅地滅！」

林祖聽十分爽快地跟她唸了一遍，畢思經這才面露笑容，道：「名份未定之前，苟且之事，還是小做爲佳！」他轉身欲行，忽又回頭，問：「英兒，這是頭一次麼？」

姜玉英道：「不，第三次了……頭一次是剛到這裏……徒兒怕家醜外揚，所以不敢呼叫，免得讓師伯一家恥笑！」她說話時，手指不斷在林祖聽背後點點戮戮。

林祖聽本想分辯，但回心一想，忖道：「師妹這樣說必有原因，反正事情已做了，而師父又准咱們成親，還管它是什麼時候……」

畢思經又問道：「聽兒可是眞的？你强暴英兒？其實又何須如此急色，你倆青梅竹馬，你師妹不嫁給你，還嫁給誰？混帳！」

「是……師父說得是……」林祖聽聽了這話，心頭一陣狂喜，忖道：「原來師妹早已對我有意……如果不是，她今夜又怎會……咳咳，我眞笨，連師父都看出來了，自己還不知道！」

畢思經出房順手將房門關上，林祖聽立即反身一把抱住姜玉英，輕聲道：「師妹，你以後就是我的人了，我，我不是在作夢吧？」

姜玉英輕輕推開他，抓起衣服往身上披。林祖聽吶吶地道：「師妹，你要走了麼？」

「讓師父知道了，還能胡來麼？」

「愚兄眞笨，居然不知道妳對愚兄也有意思！」

「就怕你忘記剛才的誓言！」

林祖聽忙道：「英妹，你如果還不放心的，愚兄再發一個誓！」

姜玉英掩住他的嘴巴，道：「夠了，只要你記住就行了？」

林祖聽只覺她玉手滑不溜丢，指縫間似有香氣噴出，心頭一盪，輕輕握住她的手，問道：「師妹你剛才爲何對師父說是愚兄强……强暴你的？」

姜玉英白了他一眼，道：「我是女兒家，難道你要我說是我自己送上門麼？你是男人，替自己女人受點委屈，算得了什麼？」

林祖聽英雄感充滿胸間，傻傻地笑道：「是的是的，爲了你，愚兄什麼委屈也肯受！嗯，這樣說來你說第一次是在……咳咳，那也是這個道理？」

「算你不傻！」姜玉英手指頭在他額上輕輕戮了一下，接着又在他頰上吻了一下，道：「好好睡吧，我回去了！」

「愚兄送你！」

「傻子，你不怕讓人看見麼？」姜玉英像幽靈一般，閃了出去，林祖聽關上門，背倚門板，想起剛才旖旎風光，鼻端似仍聞到姜玉英身子那陣子幽香，那動人心魄的細細嬌喘，魂魄又出了竅。

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沒法入眠，一直至紗窻發白，索性披衣下床，開門出去。廳裏只有兩個趟子手在掃地，一見到他便道：「林公子，你怎地出來了？」

林祖聽怔了一怔，反問道：「請問家師呢？」

一個趟子手道：「林公子請回房，在下會將早點送到你房裏。」

林祖聽只得走回去，經過姜玉英的房間，他伸手敲了幾下，房裏沒有反應，林祖聽見門沒門上，便輕輕推開，探頭望進去，房裏空空，不見姜玉英的芳踪。

林祖聽心情十分複雜，又焦又急，又是惆悵，只恨不得立即跟姜玉英到個沒人的地方，互訴心曲。他回房後，過了好一陣，那趟子手一手捧點心，一手提着水壺進來。

林祖聽問道：「請問家師跟師妹去了何處？」

「嗯，對啦，總鏢頭他們都在內堂，林公子吃了早頓，在下便帶你進去。」

林祖聽一聽，三扒兩撥便將那碟點心吃個精光。那趟子手依諾帶他到內堂，他引林祖聽到一間密室，這密室的門是在一幅掛畫之後，窻子則開在屋頂，林祖聽見裏面只有一張蓆子，一隻尿桶，微微一怔，問道：「大哥，這……」

趟子手道：「總鏢頭他們也在其他密室，這是預防萬一，等丐帮弟子離開，自然會放你出來，不外三五七天而已！」

自此之後，林祖聽便住在密室內，每頓飯有人送來，有人替他倒尿桶，日子過得十分慢，他每天都問送飯的人，都只答他這是總鏢頭及畢師父交代下來的。

林祖聽大約住了四五天，這天早上竟無人來送早頓，他不知發生了什麼，用力敲打密室的門。大約過了半柱香工夫，忽聞外面有人聲，接著是開鎖的聲音，林祖聽忍不住埋怨道：「今早怎地這麼遲才送早頓來……」

話音未落，門已推開，露出幾張陌生的臉孔，首先那位年紀看來已三十多歲，留着一抹短髭，他冷冷地道：「你想早點還不容易？相好的出來吧！」

林祖聽吃了一驚，怯生生地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姜玉英已在咱們的手上，你出不出來？」

林祖聰一聽，不及細思，立即鑽了出去，反聽「啪」地一聲响，巳被扣上枷鎖，他驚呼道：「幹什麼的？」

那短髭漢子水火棍在後胯抽了一下，打得林祖聰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咱們是衙門裏的，快走！」

「在下犯了什麼王法？」

那長着短髭的捕快道：「到衙門你就知道！」那幾個衙差，不由分說，將林祖聰推去衙門。

衙門外巳圍着許多人，林祖聰還未定下神來，巳被衙差按倒在大堂上，道：「跪下！」

短髭捕快道：「啓稟大人，犯人林祖聰巳經帶到！」

林祖聰悄悄抬頭，見堂上坐着一位官兒，也不知是幾品官，官架子十足，一手捻着鬍子，一手拍下驚堂木，喝道：「林祖聰，茲有民婦姜玉英告你强暴，因而成孕，你認不認罪！」

林祖聰如遭雷貫頂，失聲驚呼，一側頭才發現旁邊跪着一個女子，可不正是師妹姜玉英？林祖聰失聲道：「師妹，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姜玉英哭哭啼啼地道：「大人，正是此人！」

「大胆林祖聰還不招供？」

「師妹……你……咱們不是快要成親麼？」

那官兒喝道：「公堂之上，不得無禮，來人，先打二十棍！」

幾個衙差一湧而上，將他推倒，手起棍落，二十棍下來，林祖聰痛得死去活來，但身體上的疼痛，又怎及得他心痛，他實在想不通為何姜玉英會這樣。

姜玉英忽然輕聲道：「二師兄，你還是認了吧，省得受皮肉之痛！你可記得那晚的誓言？」

林祖聰心頭一凉，整個人都呆住了。

官老爺再拍驚堂木。「林祖聰，你現在認是不認？民婦姜玉英肚子裏的，是不是你的骨肉？」

林祖聰呆呆地道：「大人，小人願意娶師妹為妻！」

「混帳！强暴之後，再提親便可以無罪，如此一來，道德如何維持？豈不是好色之徒都有三妻四妾乎？」

「但師妹巳經答應小人的婚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現在她來衙門告你，可見當時她並不同意！」官老爺道：「本官再問你，你可曾强暴過姜玉英？」

林祖聰心如刀割，他心中有太多的話要問姜玉英，可惜在公堂上不便啓齒，對于姜玉英，他確是一片眞情，也不想將實情說出來，是故沉吟了一陣，終於道：「有……」

「那就好！你肯坦白，本官自會從輕發落！」

師爺拿了狀紙放在林祖聰面前，林祖聰無暇細看，提筆劃了花押。官老爺十分滿意，說道：「本官姑念你初犯，又肯坦白招供，從輕發落，判你入獄三年，期滿出獄要負責姜玉英母子的生活，你服是不服？」

林祖聰失魂落魄，心頭一片迷惘，只好答應道：「只要英妹不反對，小人也同意！」

姜玉英道：「大人英明，民女十分滿意！」

官老爺大聲道：「拉犯人下去，本案了結，退堂！」外面看熱鬧的人，想不到一宗師妹告師兄强姦的案子，這般快便解决，都失望地離開了。

那官兒走到後堂，只見四海鏢局的趙子手老趙追了上來，塞了一包銀子到他袖管裏，道：「大人辛苦了！」

那官兒心裏高興，嘴上仍道：「貴上昨天巳『意思』過了，何必再破費！」

「敝上說昨天是昨天的，今日這是給你買酒吃的！」

「回去告訴貴上，說有機會下官定必請他喝酒！」

「至於林祖聰……」

「放心，他進得來，便出不了！」官兒眯着雙眼道：「下官自有辦法！」

× × ×

林祖聰被送到大牢裏，獄卒開了門，把他推進去，還未上鎖，巳聽得一聲暴响：「老子早說過只能一個人住！」

獄卒將門鎖上，道：「海老大，這個人給你消遣你還不高興？別姑負大人的一片苦心！」言畢人巳消失在甬道盡頭。

林祖聰棒傷疼痛，又遭奇變，失魂落魄，也不理那海老大是誰，看也不看裏面那人是什麼模樣，便撲上稻草上。

「他奶奶的，誰叫你睡？滾！」

那人聲音雖大，林祖聰却毫無所覺，一忽聽見稻草的沙沙聲响，估計是海老大走過來，他也懶得睜開眼來，忽然覺得後臀一陣劇痛，不由立起身來，抬頭一望，吃了一驚。

原來是一個滿腔于思，赤着上身，胸膛上長滿茸茸黑毛，不到四十的年紀，滿臉煞氣，只見他大嘴一咧，罵道：「操你奶奶的熊！老子還以為你死了，再不起來，老子就再請你吃一腿！」

林祖聰慢慢站起來，雙眼睜着對方，海老大微微一怔，道：「臭小子，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啦？還瞧着老子！」他忽然一把扭住林祖聰的衣襟，道：「是那一條綫上的？」

林祖聰根本不知道他說什麼，又見他凶神惡煞，吶吶地道：「我……請您放手！」

「叫什麼名號？」

「林……祖聰！」

海老大倏地大喝一聲，道：「再說一遍！」

林祖聰被嚇了一跳，只好硬着頭皮再道：「我是林祖聰！」

「啪！」海老大揮手在他臉上摑了一巴掌。「好大的胆子，你是我祖宗？」說着在林祖聰又打了兩拳！

這兩拳十分沉重，痛得林祖聰幾乎喘不過氣來。海老大道：「有種的，再說一遍！」原來林祖聰剛才有神無氣，咬字不清，林祖聰三字，聽在海老大耳中，却變成「您祖宗」！

林祖聰捂着肚子，蹲在地上，那裏還說得出話來？海老大一抬腿，一脚踢在林祖聰胸膛上，林祖聰被踢飛，後背撞着石牆，暈死在地上。

對面的囚犯都拍手叫起好來：「打得好！誰敢討老大的便宜，誰就要死！」

「這小子說話倒霉，正好讓老大解解悶！」

海老大嘿嘿一笑，道：「你們不用拍老子的馬屁！」他走到牆角坐下，忽然又站了起來，解開褲子，對着林祖聰的臉撒了一泡尿。

林祖聰慢慢醒來，只覺嘴唇鹹鹹的，又見海老大在紮褲帶，他就是再笨也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是以怒目而視。

海老大格格大笑，道：「想不到老子這尿比仙藥還靈哩！過來，替老子擂擂腰骨！」

林祖聰坐着沒動，海老大怒道：「小子，你眞要再討打？」說着又走了過去。

林祖聰本來失魂落魄，只恨不得躲在無人的地方靜一靜，對海老大的侮辱，都忍了下來，這時候却給他挑起怒火，心想左右是個死，不如跟他拚一拚！

他心念一動，立即自地上竄了起來，一拳擊在海老大的肚子上！

這一拳他拚力而發，力度可不能小覷，海老大似乎料不到他敢發難，竟然閃不開，林祖聰一拳得手，又在他胸膛上連擊兩記，嘶聲叫道：「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海老大定一定神，連忙退後閃開，他武功甚高，吸了幾口氣，已經沒事，覺得這小子拳法中破綻百出，覷得眞切，一拳擊過去，連中林祖聰的胸膛！

「砰」的一聲，牢房裏响着回音，林祖聰幾乎閉了氣，如喝醉了酒晃晃盪盪地退了兩步，海老大再飛一脚，林祖聰如皮球般，飛到牆角，連頭也撞破了，再度暈死過去。

海老大拍拍雙手，意猶未足，低聲罵道：「膿包！眞沒趣！」正想再去弄醒他，忽聞甬道上有人道：「開飯啦！」

海老大坐在木柵後，只見獄卒在外面擺了兩隻大海碗，勺了飯，另一個澆上一些菜汁，海老大怒道：「怎地連一片肉也沒有？」

那獄卒顯然對他十分忌憚，低聲道：「老大您請包涵，等下再派給您，那是小的特意孝敬您的！」

海老大滿意地唔了一聲，伸手將兩碗飯捧進去，抓起竹箸，便一陣狼吞虎嚥。俄頃，獄卒走過來，拋了一包東西進去，海老大解開白紙，裏面是幾塊燒肉，他哈哈大笑：「有意思有意思！」眨眼間將兩碗飯吃個精光，心想道：「這小子來了倒也有好處，起碼老子每頓可多吃一點！好，得想個辦法跟他玩玩！」

海老大吃飯之後，躺在稻草上，哼着小調，過了好一陣，才見林祖聰有點動靜，林祖聰迷迷糊糊地叫道：「水水……水……水……」

牢房之內，本來只有吃飯時才有一小杯，不過海老大例外，另外備了一小桶清水，他想了一下，勺了一杯，拿到林祖聰面前，灌他喝了下去，道：「老子今日服伺你，你明天便得陪老子玩玩！」

林祖聰是被一陣吆喝聲吵醒的，那已是次日早上，獄卒又來分派早頓，早頓十分簡單，只有兩個又黑、又乾、又小的窩窩頭。

林祖聰一直俯伏着，聽見聲才慢慢站起來，見柵外有杯水，拿起就喝，那杯水喝下，仍覺喉頭似要冒烟，海老大道：「老子那一杯給你喝吧！」

林祖聰本來想說聲多謝，但喉頭乾涸，居然發不出聲來。他又一口將另一杯水喝光。海老大伸手到他碗中抓起一個窩窩頭，往嘴裏便塞。「一杯水換一個窩窩頭，兩不虧欠！」

林祖聰自入獄開始，對生命已無所留戀，是以怒目而瞪，海老大胆子雖大，但見他雙眼噴火，似欲吃人，不禁也微微一凛，忙陪笑道：「老子這裏還有一桶水，你要喝，隨便喝吧！」

林祖聰眞的舀了一杯，咬下那個窩窩頭，再飲下那杯水，肚子裏才有點東西，他伸了一個懶腰，才覺得全身骨頭都似要散開，連忙扶牆，側身躺下。

海老大一邊咀嚼着窩窩頭，一邊問：「姓林的，你犯了那一條王法進來的？」

林祖聰心中十分難過，這件事敎他如何開口？海老大那知道他另有苦衷，見他不答，不由怒道：「老子好言問你，你竟敢不答？」

林祖聰嘆了一口氣，說道：「一言難盡！」

「老子可沒叫你一句話就說得清清楚楚！」

「我……我是寃枉的！」

「這年頭，寃枉的還少？你奶奶的，你就乾脆說狗官判你犯了什麼罪吧！」

「犯……强姦罪！」

對面一個囚犯聽後，叫了起來：「原來是個『挨打』的貨！」

海老大臉色也倏地一變，站了起來，道：「你再說清楚一點，你有沒有犯强姦婦女的罪？」

「沒有？我深愛師妹，平日一絲兒都不敢唐突她，又怎會强姦她？」

海老大微微一愕，道：「告你的是你師妹？」他見林祖聰點頭，續問：「你既然沒有强姦她，而她又是你師妹，怎會誣告你？」

林祖聰痛苦地道：「我也不明白！」

「你認了沒有？還是屈打成招的？」

林祖聰臉色雪白，將臉埋在雙掌之間，沙着聲道：「我認了！」

對面那囚犯又道：「這分明是『挨打貨』！」原來盜亦有道，黑道上的人都看不起採花賊，即使在牢獄裏的囚犯也看不起强姦犯，只要有强姦犯進牢，其他囚犯必拿他來出氣，打罵是家常便飯，很多强姦犯在服刑期間，都被囚犯打死，所以牢裏的人都喚强姦犯爲「挨打貨」。

海老大道：「老羅，你給我閉嘴！」他去到林祖聰身邊，手一落，抓住他頭髮，將他的頭扯了起來。「你爲何要認？」

「因爲……」林祖聰可不能說不出眞相，這不單只是自己曾經發過誓，而且他也不忍讓師妹清白受汚，想到此，他心頭一動，一個念頭升上胸間：當夜師妹迫自己發那樣的誓，莫非她早有預謀？那麼她半夜進來找我，師父又……這豈不是一個圈套？

「因爲什麼你快說！」

林祖聰越想後背寒氣越盛：「師父跟師妹一早便要害我？」他心中極不希望，事實如自己所忖測，但越想越覺得蹊蹺，忍不住叫了起來：「爲什麼？爲什麼？」

海老大忍無可忍，手起掌落，摑了他一巴掌。這一掌打得林祖聰耳朶嗡嗡亂响，但他仍無所覺，依然不斷地叫着：「師父和師妹爲什麼要害我！」

海老大見他神情十分痛苦，怒氣登時消了大半，放下手，道：「你好好給老子解釋清楚，要不你一定要死在這裏！」

林祖聰抬起頭來，說道：「我發過誓，不洩漏一句，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說！」

「你以爲老子不敢打死你？哼，老子半生人也不知殺死多少人！」

「活着痛苦，死了什麼也不知道，反而舒服！」林祖聰誠懇地道：「海大哥，你打死我吧！」

海老大又是一愕，乾咳一聲：「你眞要尋死？他奶奶的！你這小子有點傻！如果老子是你，就活着出去找機會報仇！告訴你，最毒婦人心，女人沒幾個好的！」

「最毒婦人心……」林祖聰喃喃地道：「師妹天眞無邪，她不是那種人！」

海老大冷笑一聲：「呆子！笨蛋！你這種人活着也只是浪費糧食！」

林祖聰望着那只有一尺見方的窗子發怔。海老大好生沒趣，林祖聰這副模樣，叫他下不了手，半晌他大喝一聲：「老子不管你是眞呆，還是假呆，總之假如你想活着出去，以後便得聽老子玩耍！」

林祖聰好像不懂一般，一動不動，他說的話，一個字也沒溜進他的耳朶。

海老大似乎也知道他現在動不得身手，所以一連三天都沒理睬他，依然每頓飯尅扣他的食糧。三天以來，林祖聰除了吃飯拉矢，都躺在地上，有時候，連海老大也以爲他死了。

第四天早上，海老大忽然道：「林祖聰，老子已讓你休息了三天，你身上的傷，大概也好得差不多了吧？」

林祖聰呆呆地望着他，不發一言，只短短幾天，他雙頰已陷了下去，一對顴骨明顯地凸了出來。海老大冷哼一聲，道：「老子悶得發慌，你陪我打一架！」

林祖聰搖搖頭，又往地上躺去，海老大猛一聲暴喝，倏地撲前，在他脅下打了一拳。這一拳他未使盡全力，但已够林祖聰受的！他怒眼而視，海老大笑道：「老子可沒限制你打我，來呀，你不動手，老子可不會客氣！」

林祖聰呼吸粗濁，仍沒有反應，海老大再打出一拳，這次林祖聰反應頗快，立即回了一掌，可是却讓海老大伸手架開！

「對呀，動手才是上策！」

林祖聰心中早蹩足了窩囊氣，忽然怪叫一聲，向海老大撲去，海老大向後跳開，道：「不行，你毫無章法，老子三五招便可將你打倒，這有什麼好玩？」

林祖聰聲音沙啞，道：「我根本就是這樣！」說着又撲了上去，手足齊施。海老大抵擋了幾招，伸脚一掃，林祖聰應聲倒地。

「再來再來！」

林祖聰再度爬起來，瘋狂似的進攻。那架勢看來十分兇狠，其實到處都是空門，海老大輕易又在他身上加了一拳一掌打得林祖聰疼痛難當。但他似乎發了狠，亡命地進攻，好像跟海老大有十寃九仇般！

海老大見狀也微吃一驚，萬料不到這傻小子，一横下心便這般不顧性命。當下他覷得眞切，飛起一脚，將林祖聰踢飛，跌倒地上。

林祖聰一臉早巳變白，仍掙扎地爬上來，海老大忙道：「慢來慢來！你師父是誰？」

「畢思經！」

「畢思經……」海老大輕輕唸了兩遍，道：「沒聽見，敢情是不入流的拳師，難怪他功夫這麼膿包！」

林祖聰道：「家師才不膿包，酒鬼伍強也未必打得贏他！」

海老大一怔，忙又問：「他倆打過沒有？」

「打過，不分勝負！」

「這就奇怪了！伍酒鬼在武林大大有名，你師父如果能跟他打個平手，又怎會這般膿包！」

「膿包的是我！因爲我笨，師父十成武功，我學不到兩成！」

海老大續問：「你跟他學了多久？」

「十三年。」

「再蠢的人也不會這般差！」海老大沉吟道：「除非是……」

林祖聰急問，「除非什麼？」

海老大道：「除非他藏私……甚至故意敎些歪招怪式與你……奇怪啊，武林中師父留幾手不敎，比比皆是，但像你這種情況，却未曾聽過！咦，莫非你跟他有仇？不對不對，如果有仇，又怎會收你爲徒！」他抓頭搔腮，想了一陣，忽然大叫一聲：「老子知道了！你可知道是什麼原因麼？」

林祖聰臉色十分難看，搖搖頭，海老大得意洋洋地道：「除非你師父仇家很多，怕你學了他的武功，會洩漏了他的行踪，所以故意胡亂敎你些歪招！」

林祖聰心頭一陣絞痛，他暗讚海老大粗中有細，忖道：「別人都看得出來，看來師父眞的是白光了！」當下問道：「海大哥，你可曾聽過白光的名？」

「是『黑白兩煞』那位白光？」海老大道：「余生也晚，老子只聞其大名，未見其人，聽說『黑白兩煞』絕跡武林已十六七年了！」

「這兩人的武功怎樣？」

「武功當然是一流的，但最可怕的是他們的機詐奸狡，黑白兩道都有很多人吃過虧！嘿嘿，這兩人十分聰明，知道自己若不收山，遲早一日必引起公憤！當然他們亦斂了許多錢財才會收山！」

林祖聰又問：「他倆怎樣斂財，斂的又是什麼財？」

「嘿嘿，只聽他倆的外號，你便該知道幾分！」海老大忽然咦了一聲，問道：「你問這個作甚？莫非你師父就是黑白雙煞？」

林祖聰忙道：「不是不是！」

海老大粗中有細，察言辨色，發覺有異，沉聲問道：「不是的話，爲何你問個不停！」

（未完・二）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重九佳節，五老峯這個登高大會，却是武林正邪存亡絕續的大會，雙方人馬到齊，東棚以斗姆爲主，邀請助拳的有天山三怪、五行五老；西棚的有姜竹坡木劍道人爲主，邀請武當、華山、南海風雷門，還有少林瘋和尚尚未到，雙方行過禮節之後，斗姆作開場白，先由木劍道人說明仇讎恩怨，然後由凌千青、管秋霜對柳鳳嬌，正是十年仇恨一劍消，柳鳳嬌抵償了二人殺父之仇；再來是排教總舵主向秩然對歐一峯，經過說明恩怨之後，排教撤走；跟着五行五老敗陣撤退；最後輪到天山三怪和三掌門人、凌千青、管秋霜對陣，互相擺好陣式……

五劍誅三怪　瘋僧捉迷藏

三怪沉哼道：「青藤劍會是你師父木劍門的劍嗎？」

「青藤劍？」凌千青故作不解地，說道：「在下此劍，名爲乙木劍，並不是青藤劍。」

「哈哈！」大怪發出破鑼似的笑聲，臉色獰厲，喝道：「王西神的青藤劍在你手上，他的劍法你學會了沒有？」

凌千青自然看得出三人神色獰厲，想必和王西神有仇，他們說的劍法，也自然是指「天壤一劍」了。師父剛才叮囑過自己，動手初期，不可就使「天壤一劍」，必須等管秋霜祭起誅神劍的同時，才能施展，方可收一擊成功之效。

這就依然欠着身道：「在下並不認識王西神，在下木劍門下，學的自然是師門劍法，怎會去學外人的劍法？」

大怪看他說得不像有假，再說凌千青不過二十來歲，據江湖傳言，天壤一劍王西神身故也有二十年了，看來果然和這小子無關，口中沉哼一聲，也從肩頭抽出劍來。

二怪、三怪看老大拔劍，也各自掣劍在手。

他們三人身形高大，掣出來的三柄長劍，也與衆不同，劍長足有四尺，闊如手掌，只要看他們這三柄劍，就可以看出他們劍上的造詣的深厚了。

二怪尖聲笑道：「咱們老大要你們出手，你們還客氣什麼？」

乙青道長長劍當胸，打了個稽首道：「貧道等人那就有僭了。」當胸長劍一舉，嗡的一聲向天空劃了一個圓圈，「一元復始」，正是武當「兩儀劍法」的起手姿勢。

商子畏同樣手腕一振，太白劍飛起一點寒芒，也使出華山「太白劍法」的起手式「太白現西方」。

歐一峯使了一招「離火燒天」，這三人都是向天發劍，並未眞的攻出，這是身爲一派掌門，存有揖讓而升的風度。

凌千青使的是「乙木劍法」第一招「

紫氣東來」，由東向西推出一劍，劍身輕震，泛起一片青光。

管秋霜使的是「金蓮劍法」，軟劍一揮，就劃出三朵金蓮，冉冉而生，朝前飛去。

五人之中，只有他們兩人是眞的攻出了一劍。

天山三怪眼看凌千青使的雖是青藤劍，但使出來的劍法果然不是仇家路數，倒也相信了。

這時五人列成的四象陣勢，既已發動了攻勢，他們也就不再客氣，各自揮起闊劍，朝外推來。

前面一再提到過天山三怪是當今武林黑道中首屈一指的大魔頭，平日一向自視甚高，武當乙青道長、華山商子畏、和南海歐一峯在第一劍上都不是眞的攻擊，他們三人的出手，第一招，又如何肯眞的發招？

三柄闊劍迎風推出，發出「嗡」的一聲劍鳴，劍氣迸發，却也並不對人！

但凌千青和管秋霜攻出的一劍，却是眞的攻了過去，天山三怪這一劍只是臨風推出，既不是眞的攻敵，自然只是一記虛招，當然也沒有封架了。

照說，凌千青揮出的一片青光和管秋霜幻起的三朵金蓮，若是對手換成江湖普通高手，那麼兩人這出手一劍，已是十分凌厲了。

天山三怪却連睬也沒睬，同時凌千青和管秋霜可有了感覺，推出去的劍勢，被對方迸發的劍氣所阻，再也推不出去。

人家雖未有封架，其實等於已經封架了。

乙青道長含笑稽首道：「三位施主太客氣了。」

口中說着，長劍一圈，幻起兩圈銀光，朝二怪推去。

商子畏也不再客氣，太白劍一振，一記「白虹貫日」攻向了三怪。

這也是預先分配好了的。由乙青道長對付二怪，商子畏對付三怪，由歐一峯和凌千青、管秋霜三人對付大怪。

歐一峯繼「離火燒天」之後，長劍一轉，平推而出，劍光倏然由下翻起，劍芒流動，居然盡作火焰之狀！

大怪縱然武功高深，也識不透他這一招的劍法變化，闊劍一引，斜劃出去。

他雖是隨手一劃，劍風嘶然，勁力之强，大概數尺之內，你若是刺去的劍勢，可能也會被它盪開。

凌千青一見歐一峯第二劍出手，也跟着青藤劍一緊，使出了一招「惟木有德」，青光乍捲，湧起一排滾滾劍影，席捲而出。

管秋霜同時在振腕之間，推出了五朵金蓮花。

這是作者分頭道來，看去就覺慢了，實則幾人之劍勢，幾乎是同一時候齊發動的。

大怪一劍斜劃，只是劃開了歐一峯的一招「金犂火耕」，他隨劍發出的劍風，雖然强勁如同有物，但也無法把凌千青和管秋霜的第二劍迫開。

既然無法把兩人的劍勢迫退，那就是兩人的劍勢，已然攻入他封出的劍風之中了。

大怪是何等人物？自己隨劍發出的劍風，被人長劍攻破，他那得不覺？

心中暗暗忖道：「這兩個年輕人，劍上造詣果然不弱。」

心念這一動，劃出去的闊劍，又劃了個弧形，朝兩人劍上推出。

江湖上能得他天山三怪的大怪稱道的人，可並不多，要大怪揮劍接招，也自然更少了。

尤其在歐一峯、凌千青、管秋霜三人還只是第二招，大怪却已使出了三招，更是異數了。

（第二招，他闊劍斜劃，封住了歐一峯攻去的劍勢，在他原意，他只須在劃出的劍勢中，發出去的劍風，就可以把凌千青管秋霜兩人的攻勢擋住了；但這回劍風未能封擋得住兩人的劍勢，只好回劍封出，那是第三招了。）

雙方劍勢一經展開，刹那之間，劍影縱橫交織，森寒劍氣，愈擴愈大，頃刻之間瀰漫到二、三丈方圓，人影迷離，難分敵我！

其中天山三怪的三柄闊劍最爲突出，有如三條攪海蛟龍，劍光粗逾水缸，長逾數丈，矯捷不可名狀，隱隱如聞潮聲，簡直無人能制。

但任你三怪闊劍使得如何威猛，站在四個方位上的五人，雖然被迫守一隅，屈居下風，依然均能各展所學，謹守門戶，五支劍劍光霍霍，劍氣嘶嘶，封閉遮擋之間，偶而也有一、二招精妙的反擊招數出現，帶守帶攻，也儘自抵擋得住。

凌千青已經使出了全身解數，把師門的「乙木眞氣」，「乙木遁形身法」配合「乙木劍法」，都使了出來，一個人青光繚繞，悠忽來去，了無破綻，不愧是木劍門的新秀。

管秋霜也同樣使出了「縱地金光法」，身形倏高倏低，不可捉摸，手腕搖處，泛起朵朵金蓮，大怪闊劍劍勢，縱然又粗又重，却也無可奈何他們。

歐一峯當然也奮起了全力，除了威力最强的「天雷指」尚未使出，一柄丙靈劍發如雷霆，隱挾風雷之聲，他風雷門唯一和人不同之處，別人劍氣森寒砭骨，他丙靈劍上散發出來的是「三陽眞氣」，嘶嘶劍風，熾熱如火。

商子畏太白劍色呈純白，華山「太白劍法」，輕靈處如鴻毛飄空，快速處如行雲出岫，凝重處如華嶽聳峙，變幻處如蓮花倒垂，堅靭處如百煉精金，劍法之奇，確然已臻神化之境。

乙青道長手中一柄玄武劍，除了式樣奇中，看去毫無光芒，此時使出來的是「太極兩儀劍法」，每一劍都在劃着圓圈，劍光倏然若來，寂然而去，絲毫不見用力，而眞力自然流露，即在其中，這是武當道家最上乘的劍術功夫。

五人雖然在對方三柄闊劍之下，都已全力適應，但大家都留了最後一手，並未展露，只是各自倨居一隅，以守代攻，這是爲了先看看對方三人的劍路，和究竟有些什麼殺着。

天山三怪一向自高自大，先前並未把對方三人放在眼裏，凌千青和管秋霜自然

不用說了；但經過這一陣纏鬥，不但武當、華山、南海三派掌門人劍法精純，無懈可擊，就是凌千青、管秋霜二人也使他們刮目相看，心頭不期而然漸漸感到沉重起來。

心中暗自想到：自己三人若是連這五人都收拾不下，還能在江湖道上稱得第一號人物，受人擁戴？

三怪心意相通，一念及此，那還忍耐得住？大怪驀地洪笑一聲，聲若巨鐘，笑聲甫起，劍光暴漲，衝天而起！

他這一發難，二怪、三怪也緊跟着縱身飛起，劍勢暴長，三道劍光刺空直上，衝起三丈多高，才盤空一匝，疾然回頭，倒掛而下。

這一下有如天龍噴霧，三道劍光同時爆散開來，化作千萬點流星飛芒，漫天俱是嗤嗤劍氣，籠罩在兩丈方圓，像泰山壓頂，挾雷霆萬鈞之勢，朝五人頭頂劈擊而下！

這一擊威勢之强，武林罕見，東西兩棚之人，但覺劍光奇亮刺目，幾乎令人睜不開眼睛，那裏還看得清下落的情形？

就在此時，管秋霜耳邊突聽師父姜太公「傳音入密」的聲音喝道：「徒兒還不祭劍，更待何時？」

管秋霜聽到聲音，急忙右腕運勁，把誅神劍奮力朝空中擲去，一道銀光沖霄直上。

這時凌千青耳邊也聽到了師父木劍道人「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徒兒，準備使『天壤一劍』！」

這本是大家事前約好了的，以管秋霜祭起誅神劍爲號，就是大家動手的時候到了！

現在管秋霜的誅神劍已經祭起，乙青道長等三人看到銀光沖霄而上，心知已是時候，也立即隨着發動。

乙青道長緩緩吸氣，右腕向空中連揮，玄武劍立時劃起了三個圓圈。冉冉往上升起！

劍光凝聚的三個圓圈，一經上升，就漸漸的在放大，現在這三個圓圈已升到離他頭頂五尺光景，每一個圓圈都已有面盆大小，劍光流轉，發出嘶嘶異響！

這一招「三花聚頂」，乃是玄門劍法最上乘的功夫，這三圈劍光，也凝聚了乙青道長畢生的功力，可以承受任何巨大劈擊力量。

商子長太白劍臨風向上直劈而出，一道白虹應手而起，比起方才來，劍光也幾乎粗了兩倍，他這一招名爲「直破天門」，正是「太白劍法」中的精髓，劍氣迸發，不但精芒耀目，森寒金風，隨劍而生，宛如大海中直竪而起的波濤，當眞海立雲垂，差可比擬！

歐一峯長髮披散，一張臉色如硃砂，渾身冒起了青烟，長劍向空連劈五劍，這五劍劈出，但見五道色呈暗紅的劍光，同時向上湧起。

每道劍光都有丈許來長，這是他以「三陽神功」貫注在丙靈劍上發出來的劍氣，熾熱逼人。

凌千青更不怠慢，劍訣突然朝天一指，長劍接連揮出，刹那之間，青藤劍青光暴漲，有如孤峯突起，一幢青濛濛的光幕，如雲如嶂，如浪如濤，衝天湧起，四周寒氣襲人！

這四道劍光，都是衝天而起，但要數凌千青這一幢青濛濛的劍光最强最盛，令人睜不開眼睛。

不，還有一道衝霄直上的銀光，到了三丈高處，陡然間暴漲開來，精光四射，銀芒耀目，緩緩降落。

這時天山三怪已從三丈高處回頭撲落，這道裹着奇亮銀虹的劍光，却出現在他們頭頂，森寒劍氣，直砭肌骨！

大家仰頭觀看，那道銀虹降落之勢似乎極緩，實則一丈光圓早已被它劍氣所籠罩，如果身在高空的人，就會感覺到劍光已迫眉睫。

天山三怪此時就有這種感覺。

他們騰空發劍，原是志在傷人，如今這道劍光超過他們頭頂，再往下直落，已是直接威脅了他們的安全，自然只好放棄傷人之念，先把這道劍光擊落了再說。

三怪心意相通，一念及此，登時口發長嘯，三個人同時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本來劍先人後，往下俯衝的人，居然一下掉過頭來，而且又升高了六七尺，同時闊劍一揮，朝那道銀光四射的無人長劍上擊去。

天山三怪說來眞也了得，濶劍一揮，同時發出匹練般三道劍光，分三個方向擊到。

「噹！」半空中響起一聲震懾人心的金鐵大震，這一聲金鐵交鳴，是三柄闊劍同時擊在管秋霜祭起的誅神劍上發出來的聲響。

天山三怪雖然凌空，但劍在手中，這一記三柄濶劍同時劈在誅神劍上，誅神劍只是管秋霜向空擲起的一柄劍，（說「祭」，不過好聽一些而已）沒人執在手裏，三怪三柄闊劍同時劈落，這力道有多大？照說，誅神劍自然要垂直跌落無疑！

那知道一聲金鐵交鳴響過之後，誅神劍並未被擊落，依然緩緩下降如故。

天山三怪的三柄闊劍，在這一擊之下，登時被截成了兩段。

天山三怪沒想到會在一劈之中，被截斷了長劍，尤其經過一劈之後，誅神劍紋風未動，依然緩緩下降，光芒四射，不由怔得一怔。

他們方才一個觔斗騰空躍起，但在揮劍一擊之後，人究竟不是飛鳥，無法在空中停留，這時三個人又垂直落下，誅神劍緩落之勢，比他們要慢，故而又在他們當頭落下，劍氣寒光，籠罩了一丈方圓，也等於籠罩住了三人頭頂。

這從三怪騰空躍起，到管秋霜祭起誅神劍，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也就在此時，三人脚下，四幢不同的劍光，同時衝天而起。

天山三怪四十年前仗持武功，橫行江湖，被天壤一劍王西神擊敗，要他們立下重誓，再入中原，便得五劍分屍。這件事，他們認爲是一生的奇恥大辱，下了四十年苦功，非報此一劍之仇不可，誰知他們多方打聽，王西神已在三十年前去世了。

方才他們認出凌千青使的這柄軟劍，正是天壤一劍王西神的青藤劍，還以爲凌千青是王西神的傳人，後來細看凌千青的

劍法路數，果是木劍門下，本來一柄名劍，落到某一個人手中，等他身死後，得到這柄劍的新主人，不一定是某人的兒子或門徒，因此三怪也深信不疑。

此時驟覩東首衝起來的一幢青色光芒，使的正是王西神的「天壞一劍」！

三人手中闊劍雖被截斷，（但還有半截，足有兩尺多長）此時一見凌千青使出「天壞一劍」來，仇怒之火突然大熾，口中同時怒嘯，正待朝凌千青撲去。

歐一峯早就在等着那聲金鐵狂鳴，這一切自然全在姜太公的意料之中，早就囑咐歐一峯依計行事。

半空中那聲金鐵狂鳴乍起，歐一峯左手早就凝聚了「天雷指」功力，奮力一指朝大怪凌空點去，指風乍發，但聽「轟」然雷鳴，大怪一個人如遭雷擊，一個觔斗，往下跌去。

他這一跌，快要落到乙青道長三圈劍光之際，右手斷劍連劈兩劍，又是「噹」「噹」兩聲金鐵狂鳴，他居然藉着這兩記劍劍交擊，又騰空撲起，但在這兩聲金鐵交鳴聲中，他兩尺長的斷劍，又被乙青道長的玄武劍削斷了兩截，剩了尺許長一截斷劍。

凌千青看佹從北首騰空躍起，似有突圍之意，也立即振腕發指，也使了一記「天雷指」，朝他胸腹擊去。

凌千青修爲雖淺，但「乙木眞氣」，木能生火，這一招「天雷指」，同樣威力奇猛，又是「轟」的一聲，大怪又被打了個觔斗，一個人乘機朝西掠去。

商子畏大笑道：「此路不通，閣下快回頭吧！」左手一記「穿雲指」迎面點出去。

大怪怒吼一聲，舉起手中僅存一尺長的短劍，朝商子畏就刺。

商子畏太白劍凌空挑出，又是「叮」的一聲，一尺斷劍又被截去了一半，手中斷劍僅存下五寸長了。

但他身子一直在空中打轉，無法落下，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心中暗道：「就憑我申屠夫一身修爲，還怕了姓凌的小子不成？」

口中大喝一聲，五寸斷劍揚處，一轉頭，縱身朝凌千青撲到，但聽又是一陣「噹」「噹」輕震，他憑手中五寸斷劍，幾乎把凌千青這招「天壞一劍」交織如電的劍光撞散。

凌千青覩狀大驚，趕緊奮起全力，又是一記「天雷指」，朝佹後心擊去。

「轟！」指風如雷，這一指，直打得大怪眼冒金星，一個人往下直落，正好跌在凌千青一幢青濛濛的劍光之中，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就被劍光輾過，身上少說也中了十七八劍，往下倒去。

這雖然只說了大怪一個人，但二怪、三怪的情形，亦復相同，在闊劍和誅神劍交擊，發出一聲金鐵交鳴之後，歐一峯連續點出了三記「天雷指」，把二怪、三怪，同樣震飛出去。

這時凌千青在東，歐一峯在南，商子畏在西，乙青道長在北，管秋霜雖然和凌千青站在一起，但祭起的誅神劍，却在中間，正好合了五行之勢。

二怪、三怪、也和大怪一樣，他們平日自恃功力，很少聯手合擊，因此一旦遇上強敵，他們就沒有聯手合擊的想法，仍然是各自應戰，像現在長劍被截，形勢不利，也各自尋求突圍。

這一來三人就成了各自爲政，也很容被各個擊破了。

三人闊劍一截截的被削斷，就像凍窟蒼蠅一樣，到處亂鑽，二怪被歐一峯連續兩記「天雷指」，打得昏頭轉向，跌落在商子畏的如濤劍光之中，刹那就被劍光淹沒。

三怪則被乙青道長一記「太極掌」，連人帶劍摔到歐一峯的五指暗紅的劍柱之中，也瞬時畢命。

天山三怪當年立下的重誓，再入中原，當五劍分屍，如今正好喪在由五支聞名武林的利劍所組成的劍陣之中，豈非道長魔消，天網恢恢？

天山三怪受誅，管秋霜收了誅神劍，其他四人也各自收劍，騰霄劍氣，如山劍影，霎時盡斂！

斗姆眼看三怪伏誅，心頭由驚而怒，由怒生戾，口中尖喝一聲：「你們欺人太甚了！」

縱身朝場中撲落，目中光芒閃動，指着姜太公厲聲喝道：「姜竹坡，你還說封劍五十年了，這場屠殺明明是你安排好的，你們自認是名門正派，却專門和江湖同道作對，好，今天咱們就在這裏作一次徹底了斷，大家作一個總結，你自己下塲來，老身要向你討教幾招。」

姜太公暗暗攢了下眉，心中暗道：瘋和尚至今未至，這女魔頭難纏得很，這倒是棘手之事。

東棚之中，魔手天尊朱九通一見師父向對方叫陣，也不覺霍地站起，回頭朝黑衣魔女何眞眞道：「三師妹，咱們出去。」話聲一落，右手大袖一揮，當先朝場中走去。

他這一揮手，仙女廟八大護法木龍車如海、大頭鬼王冷倫、黑扇秀才韋三元、過天星汪照庭、過關刀劉有祿、白虎煞王進士等黑道煞星，也紛紛跟着走了出去。

黑衣魔女何眞眞眼看師父、大師兄都出去了，她自然不好留下，也只好跟着衆人身後，走出棚去。

歐一峯眼看東棚中人紛紛向場中圍過來，人數不少，自己這邊金羅漢大師大通、姜太公、木劍道人三位早已封劍，不會和他們動手，武當、華山兩位掌教，是姜太公請來對付天山三怪的，也不好叫人家出手，眞正能動手的，只有自己和凌千青、管秋霜、畢秋雲、沈若華等人，可以應敵。

聶小香身懷六甲，自然不好出手，田玉燕武功平平，也絕非這些兇神惡煞的對手。這一來，人手就嫌不足，心中正感爲難。

姜太公含笑朝場中斗姆拱拱手，說道：「斗姆，妳這話就不對了，兄弟一向從未和江湖作過對，而且今日兄弟應邀而來，純是爲紫衣帮之事，替你們雙方排解來的，當日你斗姆也是因爲紫衣帮，才邀兄弟來的，但今日此會却在咱們到達之後變了質，成爲正邪之爭，兄弟如何事先安排了？」

斗姆怒聲道：「你們方才排出來的陣勢，難道還不是事先安排好的麼？若非五柄寶劍，佔了五行方位，天山三老豈會中你的埋伏，送命於此？」

「哈哈！」姜太公大笑一聲道：「天山三怪，三十年前曾立下誓言，重入中原，便當五劍分屍，他們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重入中原，不過應了他們昔日的誓言而已！」

「五劍分屍，不是你們預先作好的安排麼？」

斗姆厲聲叱叫道：「你要凌千青這小子去少林、武當、華山，就是你出的主意了。」

「斗姆，妳又錯了！」

姜太公微微搖頭道：「妳可知道凌千青是何人門下嗎？」

斗姆哼道：「他不是木吾門下麼？」

「非也。」姜太公道：「凌千青只是木吾道兄的記名弟子，他眞正的師父乃是天壤一劍王西神。」

斗姆道：「王西神已經死了三十年，姓凌的小子今年幾歲？」

「這妳就不知道了。」姜太公微笑道：「王西神和木吾道兄是方外知交，在臨終之前把青藤劍一招『天壤一劍』，都交給了木吾道兄，託他物色弟子，代傳曠世絕學，木吾道兄就收凌千青爲記名弟子，與他繼承王西神的衣鉢，凌千青既是天壤一劍的傳人，他自然有負責完成先師的遺志，天山三怪不遵守昔年誓言，凌千青前去武當、華山借劍，是他履行先師遺志，也是他應盡的職志，這又有何不對了？」

這是說天山三怪不遵守誓言，自取滅亡！

斗姆心中暗道：這小好身邊有天壤一劍的青藤劍，我早該想到他是王西神的傳人了，但這話她並未說出口來，只是冷冷一哼道：「老婆子不管這些，反正今日之事，是你姜竹坡領的頭，老婆子向你討教幾招，也是應該的了。」

姜太公大笑道：「斗姆，妳這就找錯人了，兄弟五十年前已經不再和人動手，五十年後，豈會和妳斗姆動手？」

斗姆兇睛一轉，忽然落到凌千青的身上，厲笑說道：「那好，天山三怪，是老婆子約來的，他們死在王西神的傳人劍下，是應昔年誓言，老婆子的徒兒柳鳳嬌殺了凌千青的老子，是替夫報仇，凌千青殺死柳鳳嬌是替父報仇，老婆子總也可以爲徒兒報仇，爲朋友報仇吧？」說到這裏，長劍一指凌千青，呷呷尖笑道：「姓凌的小子，老婆子說的話，你聽清楚了吧？來，在你劍下已經死了四個人，你賠上一命，也應該夠本了，讓老婆子仲量仲量你師父的『天壤一劍』，究竟厲害到如何程度，你可以亮劍了。」

管秋霜應聲道：「殺柳鳳嬌有我一份，殺天山三怪也有我一份，妳把我也算上了。」

斗姆看了她一眼，點頭道：「很好，就算妳一份。」

「且慢！」歐一峯道：「斗姆，妳也是成名多年人物，凡事總得有個理字。」

斗姆道：「我那裏沒理了？」

歐一峯道：「凌老弟，管姑娘父仇不共戴天，自然非手刃親仇不可，歐某却沒有聽說過徒弟之仇，也不共戴天，何況妳是武林前輩，妳找凌老弟、管姑娘報仇，以大欺小，未免有失公允，此其一……」

斗姆道：「你還有第二？」

「有。」歐一峯道：「天山三怪不遵誓言，凌老弟爲先師了斷未完心願，他一個後生晚輩，獨力無法對付天山三怪，邀約助拳，這也是人情之常，但誅殺三怪，究非凌老弟一人之力，你說替朋友報仇，就不應該只找凌老弟一個，此其二。」

斗姆又問道：「你好像還有第三個理由？」

「不錯。」歐一峯道：「歐某妻子，落在仙女廟手中，歐某該不該找妳要人，歐某的女兒，該不該向妳要娘？我歐一峯父女，找妳斗姆，是不是名正言順？」

他說話之時，沈若華也站了出來。

斗姆兇睛連轉，點點頭，厲笑道：「很好，都是你們有理由。」她目光一瞥武當乙青道長、華山商子畏兩人，色厲內荏，尖笑道：「你們兩個既然參加了圍殺天山三老，大概也不會置身事外了，這樣也好，咱們今天也不用講什麼理由了，大家各展所長，各顯神通，在這裏作個了斷，也是好事。」

說到這裏突然抬腕掣劍，只聽「嗆」的一聲，餘音未絕，她手中已經多了一柄四尺長的細長長劍，劍鋒色呈純白，使人看見了有不安的感覺。

姜太公暗暗攢了下眉，忖道：魔教的天魔劍會在這女魔頭手中！

她這一亮劍，歐一峯父女、凌千青、管秋霜四人自然也很快的拔出劍來。

斗姆目光狠毒，朝武當乙青道長、華山商子畏投來，冷冷的道：「你們二位怎的還不拔劍？老婆子一經出手，就不會客氣的了。」

乙青道長和商子畏還沒開口，朱九通，木龍車如海、大頭鬼王冷倫等一干人看斗姆已經亮了兵刃，也紛紛各自掣出了隨身兵器。

這一陣「鏘」「鏘」劍鳴，當眞聲勢驚人，場中登時平添了無限殺氣，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武當乙青道長和商子畏二人雖未拔劍，但武當門下八個藍袍弟子已經散了開來，一手緊按劍柄，作出了戒備之狀！

就在此時，但聽有人大叫一聲：「鶯兒，妳這是做什麼？」

聲音入耳，但見一道灰影從遠處電射而來，朝陽中瀉落。

這人好快的身法，簡直如天馬行空，劃空飛墜，聲音堪堪入耳，人已端端正正的站在斗姆面前。

姜太公聽到這聲「鶯兒」，不禁臉上有了笑容，暗道：「他終於來了！」

金羅漢大通大師也低低誦了一聲：「阿彌陀佛！」

這時雙方都準備出手之際，突見有人瀉落，還不知道來的是敵是友，數十道眼光同時急忙朝那人投去，才看清這瀉落場中的竟是一個身穿灰布僧袍蓬頭垢面，鬍子如同刺蝟的和尚。

他一襲灰布僧袍，雖然沒破，但已經很久沒有洗滌，油光光的，又縐又髒。和

尚本是光頭，但他除了腦門烙了戒疤，頭髮長得像茅草一般，臉也好久沒洗了，有着泥垢；但他臉上肌膚却可以看出長得甚是白淨，白的地方紅潤如嬰兒。

這和尚居然使人看不出他的年紀來，既似三十出頭，也像四五十歲，總之看去怪怪的。

只有凌千青認識，他就是自己遠上少林，去請求的瘋和尚——當今少林寺方丈的師叔天風大師。

斗姆森冷的目光逼注在瘋和尚的臉上，冷冷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什麼人？」

瘋和尚一呆，用手指着自己鼻尖，楞楞的道：「妳不認識我了？」

斗姆大喝道：「我不認識你，你快走開！」

瘋和尚忽然雙手亂拍，雙脚亂跳，一屁股朝地上坐了下去，像小孩子賴皮一般，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雙脚亂踢，說道：「我還以爲妳會一直記得我的，原來妳已經不認識我了！……」

在這殺氣瀰漫的戰場之上，忽然來了這麼一個瘋瘋癲癲的和尚，舉動又和小孩子一般，大家不覺忍俊不禁，臉上都有了笑意。

斗姆看着他，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是誰？」

「阿干。」瘋和尚用手背擦着眼淚，大聲道：「妳記不記得阿干？我就是阿干呀！」

「阿干？」斗姆臉上飛過一絲難以形容的神色，兩眼盯着瘋和尚，問道：「你眞是阿干？」

「是啊！」瘋和尚坐着的人，也沒見他脚下用勁，一個人忽然跳將起來，笑逐顏開的道：「妳終於想起來了，鶯兒，我們有多少年不見了，妳還記得我們小時候，並排坐在小河邊的一塊大石頭上，妳取出包在衣衫裏的一個豆沙包，悄悄塞在我手裏，叫我快些吃……後來給你娘知道了，還痛罵了妳一頓，妳哭着回去，我心裏好難過，所以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要吃豆沙包，我吃豆沙包，就會想到妳，我當了和尚，也一直愛吃豆沙包，天底下，只有豆沙包最瞭解我的心了……。」

他好像遇上了親人，也忘了他是和尚；他把小時候眞摰的愛，天眞的話說了出來。

斗姆被他當着敵我雙方這許多人，當着她徒子徒孫的面，說出來小時候的情景，不禁臉上一紅，說道：「阿干，這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你還提他作甚？」

「我要說！」瘋和尚道：「我時常一個人說給自己聽，有時也悄悄告訴我佛如來，只是他是和尚，說了也沒用，我又去和廟前面的樹說，和山上的石頭說，如今見到妳，自然要說了。」他嚥了一口口水，接着道：「方才，我一直躲在很遠的地方，看着妳，又不敢叫妳，妳雖然和從前的鶯兒不大一樣了，但經過很多時間，才認出來，妳眞的是鶯兒，妳怎麼又叫斗姆了呢？」

斗姆道：「我不是從前的鶯兒了，你快走吧！」

這句話，她口氣說得很柔，和她平時的口氣，完全不同。

瘋和尚道：「妳是的，妳是鶯兒，一點也沒錯，妳總記得我們在樹林子裏捉迷藏，妳那時候躲到樹後面去，讓我捉不到妳，有一次，我給樹根絆了一跤，跌破了頭，妳用手帕給我包紮，還用手指沾着口水給我揩血跡，問我痛不痛。我說不痛，妳不相信。我說：妳不相信，我再摔一跤給妳看，妳罵我是不知痛癢的小子，我笑得很傻。妳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記得，所以直到現在，我最喜歡捉迷藏，我也時常和街上的小孩子捉迷藏，就是找不到妳，只好和他們捉迷藏了。鶯兒，我們再來捉迷藏好麼？」

他想用手去拉她。

這番話，聽得大家都不禁暗暗覺得好笑。

這是個瘋和尚！但有誰知道瘋和尚年歲雖大，依然不失其赤子之心。

斗姆身子後退一步，她已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了；但這一步後退，竟然怯生生的像個含羞的少女。

她臉色一沉，喝聲道：「阿干，你瘋了？」

瘋和尚望她，傻笑道：「他們本來都說我是瘋和尚，我不發瘋，誰去發瘋？天底下有幾個不瘋的人？我佛如來，如果不發瘋，會去當和尚？鶯兒，妳如果不發瘋，會帶了這許多人到山上來，要和酸秀才動武？鶯兒，不要和酸秀才過不去了，我們還是捉迷藏的好，叫大家都來捉迷藏，這山頂上就沒有殺氣了。」

他口中說的酸秀才，自然是指姜太公了。

斗姆一張臉突然沉下來了，手中長劍一指，厲聲叱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是不是姜竹坡要你來的，你竟敢在老婆子面前裝瘋賣傻，戲耍於我，你大概嫌命長了！」

這話是說給姜竹坡知道她小時候有一個青梅竹馬的阿干，才故意使他假冒阿干，來勸她的了。

瘋和尚一呆道：「你怎麼知道是酸秀才叫我來的？其實就是十個酸秀才來請我，我也不會來，我是聽說妳要來，才趕來的。」

姜太公聽到這裏，暗道：糟了，這瘋和尚胸無城府，口沒遮攔，怎好說出是我請他來的呢？

果然，斗姆聽了他的話，口中發出一聲尖笑，說道：「你果然是姜竹坡支使出來到這裏來搗蛋的，說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瘋和尚囁嚅的道：「我在少林寺出了家，叫天風。」

「好哇！」斗姆厲聲喝道：「姜竹坡，你去請了少林、武當的人來，就能奈何得了老婆子了？我就殺了這個野和尚！」長劍突然朝瘋和尚當頭劈落！

瘋和尚楞楞的「咦」了一聲道：「鶯兒，妳怎麼要殺我了？」

他身形不晃不動，却已經向右移開了兩尺光景，口中又叫道：「我眞的是阿干呀！」

斗姆老羞成怒，臉上殺機隱現，一劍劈空，也不禁呆得一呆，她出手一劍，何

等神速?也沒見瘋和尚動過,竟自躲了開去,心中更怒,尖哼道:「你就是眞的阿干,我老婆子今天也非殺了你不可!」

細長長劍一揮,漾起七八道劍光,一齊朝瘋和尚當頭罩落。

這一劍,共有七八道劍光,也足足擴及七八尺寬,劍光細如銀縷,直射而下,勢道奇快無比!

瘋和尚身形一晃,大家只覺他人影忽然從劍光劈落之際消失,再定睛看去,他已到了斗姆背後。

斗姆似乎尚未發覺,這使斗姆門下的朱九通,何眞眞都大感驚凜,以斗姆的武功,別說她背後站一個人,就是離她身後十丈二十丈外來了一個人,她也會及時察覺,由此可見這瘋和尚輕功造詣何等深厚了!

斗姆七八道劍光劈落之際,對方人影突然由劍下消失,這自然使斗姆暗吃一驚,人影明明是從劍光下消失,不是閃出,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會昏花到如此的地步。

人影會從劍下突然消失,除非是鬼!

她素不相信鬼神,何況光天化日之下,那來的鬼?

那麼只有一點可以確定,這瘋和尚的武功已經到了高不可測的境界。

但這一點,她又不相信,當今之世,若論武功,若說有人比她高,譬如眼前的金羅漢大通大師、姜太公和木劍道人都是,但在她眼中,他們(金羅漢等三人)也高出自己有限得很。

譬如天山三怪吧,在魔教中身份崇高,但武功也只是和她在伯仲之間而已!

難道瘋和尚還會高過這些人?他到底是不是阿干呢?

六七十年前留在腦子裏的印象,阿干只是一個孩子而已,如今都已成老朽,從這個瘋和尚的臉型輪廓上看去,依稀有些像阿干小時候。

姜竹坡縱然打聽到自己小時候的情形,也未必見過阿干,他能叫一個人冒充阿干,却塑造不出阿干貌相的輪廓來。

難道他眞的會是阿干,阿干已經出了家?

她在沉思,只聽身後響起瘋和尚的聲音,嘻嘻的笑道:「對!鶯兒,妳就這樣劈劍,劈得越快越好,這比捉迷藏又好玩得多了。」

斗姆倏地回過身,問道:「你眞是阿干麼?」

「不是,不是。」

瘋和尚朝她笑嘻嘻的道:「其實我又不叫阿干,是酸秀才叫我這麼說的……」

話聲未落,斗姆氣怒的道:「該死的東西!」長劍圈動,發出嘶嘶劍風,一連劈出了三劍。

斗姆這三劍出手何等神速?劍勢何等凌厲?但見劍光繽紛,上下連環如輪,耀目光芒,登時大盛,幾乎把一丈方圓全圈入在她劍下了。

在場的都是劍術入行家,眼看斗姆只劈了三劍,就有這份聲勢,委實不可輕視的!

瘋和尚一個人就好像在繽紛彩帶之中,他突然興頭甚好,身子東一閃,西一閃,正好在無數道錯落劍光之下,從這一道閃到那一道,好像劍光與劍光中間,就預先替他留了出路一般,只幾閃,又躲到斗姆身後去了。

斗姆怒嘿一聲,長劍一翻,身隨劍轉,像陀螺般轉了過來。

瘋和尚一見她轉過身來,口中嘻嘻的一聲,身形輕晃,又轉到了斗姆身後。

斗姆經過這兩次都被他躲到身後去,心中已是明白此人身法怪異,輕功奇高,但她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不能有人勝過她,如今發現瘋和尚一直朝自己身後躲閃,心頭一氣,口中大喝一聲,反手一劍,朝身後揮去。

那知劍光掃過,依然沒有瘋和尚的踪影。

斗姆怒不可遏,身形像陀螺般不住的旋轉,劍光繚繞全身,越轉越快,漸漸失去了斗姆的人影,但見一幢青光,宛如龍捲風一般,在場中飛旋。

大家也沒有再看到瘋和尚的人影,不知他在這幢劍光之中,還是在劍光之外?

魔手天尊朱九通眼看瘋和尚被師父圈入在劍光之中,心頭大喜,口中大喝一聲:「咱們上!」

長劍向空中一揮,使劍直向凌千青奔來。

凌千青見他揮動長劍,直向自己奔來,急忙右腕一振,揮起青藤劍,把他攔截住。

朱九通一動手,木龍車如海、大頭鬼王冷倫、黑扇秀才韋三元、過天星汪照庭,過關刀劉有祿、白虎煞王進士一干黑道巨擘,也紛紛掠上,朝着西棚羣雄逼攻過來。

姜太公朝木劍道人微笑道:「看來他們要羣毆了。」

木劍道人還沒開口,金羅漢大通大師合十道:「有我們三個在這裏,他們會得逞麼?」

這時木龍車如海左手提着四尺長劍,第二個衝來(他右臂已斷),他原是要找凌千青報一臂之仇;但一來凌千青已被朱九通搶先找了去,二來,他方才聽了姜太公的話,已知凌千青是天壤一劍王西神的傳人,他對舉世無人能敵的「天壤一劍」,毫無制勝把握。

因此衝上來之後,目光如炬,朝來人之間一瞥,一下落到武當掌門乙青道長的身上,獰笑道:「乙青子,車某有兩個門人,五年前死在武當派的手下,這筆帳,車某一直想找你武當掌教算清楚,難得今天你也在場,車某找你討劍幾招,你不會見外吧?」

乙青道長微笑道:「車道兄既然指名要向貧道賜教,貧道怎好推辭?」

「那好,」木龍森然一笑道:「道兄那就請發招了。」

乙青道長緩緩抽出玄武劍,打了個稽首道:「車道兄請先。」

木龍冷冷的說了一聲,道:「車某那就有僭了。」

話聲一落,四尺長劍起處,一招「朱衣點頭」,劍風嘶然,朝乙青道長眉心點去。

乙青道長長劍一抬,劍使「迎雲捧日

」，硬封對方劍勢，兩劍交擊，響起「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兩人都各自退了半步。

乙青道長心頭暗暗一怔，對方在左手使劍，劍上功力居然不在自己之下，當眞不愧他木龍之名！

木龍車如海和乙青道長一劍交擊，心中也自忖道：「武當派掌教原來也不過如此！」口中冷嘿一聲，左手連振，劍勢由下劃起，劍光閃動，銀芒流動，一連攻出三劍。

乙青道長長劍推出，劍勢不徐不疾，又是鏘鏘三聲，把木龍的攻勢封了開去。

木龍三劍被乙青道長封開，立即展開了一片攻勢，四尺長劍大開大闔，隱挾風雷之聲。

乙青道長只是不徐不疾的應戰，劍畫太極，寓攻於守。

兩人這一動上手，各出奇招，自然不是一時之間可以分得勝負來。

大頭鬼王冷倫一衝上來，就遇上歐一峯。

歐一峯潤劍一橫，大喝道：「閣下兵刃呢？」

大頭鬼冷森的道：「冷某從不使用兵刃，接招。」鬼手一劈，迎面劈了過去。

歐一峯左手迎出，硬接了對方一掌，口中沉笑道：「很好，你待歐某收了長劍，咱們好好較量較量。」說話之時，迅疾返劍入鞘。

大頭鬼王大笑道：「好，那你就再接王某一掌。」暗中凝聚「玄冰掌力」，又是一掌，猛擊而出。

這一掌他使出了「玄冰掌」，一股強猛絕倫的掌風，奇寒澈骨，勢道迅疾無儔，狂捲過來。

歐一峯在對方掌力發出之際，已然警覺對方不是普通掌力，心中不禁暗暗冷笑：「你這是找錯人了。」一面往後疾退一步，默運「三陽玄功」，右手緩緩推出。

就在他推出的一瞬之間，他一隻右手，已經色呈朱紅，四週泛起一片炙熱如火的掌風，緩緩迎將出去。

一來一往，自然十分快速，大頭鬼王冷倫瞥見歐一峯迎來的手掌色呈火紅，便已知道不妙，匆忙之間，要待收掌，已是不及。

雙方掌風乍接，登時響起一陣嗤嗤異響，白氣瀰漫，「玄冰掌」立被「硃砂掌」一擊散！

南海門「三陽神功」、「硃砂掌」，正是大頭鬼王「玄冰掌」的尅星。

大頭鬼王不待收回掌力，雙足一頓，一個人凌空倒飛出去。

歐一峯一掌擊敗「玄冰掌」，那還容他逃出手去？口中大笑一聲，道：「你想走麼？」左腕振處，凌空就是一記「天雷指」。

但聽「轟」然一聲，大頭鬼王悶哼一聲，一個身軀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直摔下來，便已氣絕。

要知大頭鬼王冷倫一身武功，在江湖上也數得是一流高手，如是各憑招式，歐一峯和他打上千招，也未必一定能勝，但因兩人所學功夫，正好有了尅制，所以便在這交手一招之間，就送了性命。

這時東西兩棚的人，全已動上了手。

管秋霜接住了衝過來的黑扇秀才韋三元，雙方不用打話，就交上了手。

管秋霜那會把對方放在眼裏？展開「金蓮劍法」，一柄長劍，泛起朵朵青蓮，劍氣森寒，自是十分凌厲。

但黑扇秀才韋三元也是黑道上著名的人物，一柄色呈烏黑的鐵骨摺扇施展開來，一片烏光，像扇面般灑開，上下翻飛，隨扇揮起來的勁風，就飛捲如同有物，好像是一堵無形氣牆，任妳「金蓮劍法」招數精妙，也休想遞得進去。

管秋霜幾次揮劍撲攻，都被黑扇秀才扇上劃出來的潛力震開，心中不禁暗暗有氣，忖道：「難道你會比天山三怪還要厲害不成？」

黑扇秀才當然也看得出管秋霜劍法精奇，是以先求自保，再求克敵，一柄鐵骨摺扇，攻少守多。

畢秋雲迎戰衝來的過天星汪照庭，人家還沒衝到面前，她早已一聲清叱，鎮山劍揮起一道白光，迎面劈去。

過天星使的是九節軟鞭，鞭頭尖銳如鏢，一見畢秋雲長劍迎面劈來，隨手一抖，撒啷啷輕響，就朝劍上纏去。

畢秋雲冷哼一聲，倏地長劍一收，身隨劍走，展開「紫氣東來劍法」，唰唰兩劍急刺而出。

過天星右腕一振，九節鞭劃起碗大一個鞭花，尖銳如鏢的鞭頭就像靈蛇一樣，上下閃動。攻勢不定。

畢秋雲冷哼一聲，霍地一個旋身，閃到了過天星側翼，鎮山劍使了一招「天外飛雲」，往外疾展，森冷劍鋒閃電刺向對方肩膀。

過天星這外號就表示他以輕功見長，畢秋雲劍勢極快，但他身法更快，一鞭出手，方位立變，身形輕閃之際，軟鞭已從他身後發出，「噹」的一聲，纏住了劍身，左手一掌，却朝畢秋雲當胸推來。

要知江湖上原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是男子和婦女動手，不論黑白兩道也好，男子出手，不得以拳脚襲擊婦女胸乳下陰等部位，兵刃亦同，否則就被視爲下流招式。

畢秋雲雖然穿着男裝，但究竟是姑娘家，過天星一時疏忽，竟然忘了對方是個女子，手掌才會當胸推去。

畢秋雲瞟見他手掌朝胸脯推來，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嬌叱一聲，左手同時推出，五指一放，從掌心射出三支金光閃閃的太陽針。

過天星一掌推出，聽到畢秋雲的嬌叱，心中猛然一怔急忙身形一側收回掌去。

三支太陽針從他肩頭擦過，畢秋雲長劍也及時抽回，又是唰唰兩劍急刺出去。

過天星大喝一聲：「來得好！」九節軟鞭起處，如龍蛇疾舞，鷹隼迴翔，招數變化繁複，刹那間，鞭影重重，勁風呼呼，兇猛已極。

過天星究是成名多年的人物，方才那一掌無心之失，使他心生愧怍，惱羞成怒，大有把畢秋雲立斃鞭下之意。

畢秋雲在對方一陣全力猛攻之下，頓感劍勢大受威脅，施展不開，只好全力封架。

（未完・廿四）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余大民正要解手，張五、廖六扮無頭鬼嚇得他失魂落魄，尖聲大叫，他們三人一夥的林閣、陳素趕來，見到現場情景，嚇得拔腿便跑。這一着得手，張五去嚇洪放，他是九衞士之首，廖六嚇北面那組的三人，片刻工夫便竟全功，轉去看張五進度怎樣，來到東邊先用訊號聯絡，沒有回應，嗅到一股烟味，河邊餘燼剛熄，以爲張五已竟功，正想發出暗號與張五聯絡，發現陳素斷了頭，半身浸在溪中的洪放，還有一個是「張五」便上前扶起，突遭假張五、假洪放襲殺，原來這兩人是狐震碑、鐵蒺藜。張五見廖六慘死，豁出命也要爲他報仇……

風雷劍影　擊敗魔招

戚少商喃喃地道：「戚少商，我是戚少商。」

那一個聲音突然分成兩種聲音，一是戚少商的語音：「我是戚少商我是戚少商我是戚少商……」一個如嬰孩斷氣，病弱彌留的語音道：「你是戚少商你是戚少商你是戚少商……」

戚少商斷喝一聲：「你是誰？」震得喀喇喇廟頂一陣塵沙簌簌落下來。

這一聲斷喝又造成廻聲：「你是誰你是誰你是誰……」旋又分成兩個聲音：「你是誰」、「我是你」，接着，又嗡嗡廻應地分成了四個聲音：「你是誰」、「我是你」、「你是誰我就是誰」、「我是戚少商」……反覆廻旋着，然後又分成八個、十六個不同的語音，交織、迴蕩成在戚少商腦裏耳中。

戚少商突然驟起長嘯。

嘯聲清越。

綠焰一晃。

破廟裏蝙蝠，昏鴉四飛而起。

廟宇驀然又靜了下來。

只剩下戚少商一人盤膝而坐，面對綠焰。

戚少商眉髮皆碧。

無聲。

靜。

×　　×　　×

鐵蒺藜已到了張五的眼前！

饒是一向機變百出的張五，也不及作出任何應變。

這是一枚奪命的暗器！

因爲這一下避無可避，非死不可，在這刹那間，張五的腦裏，因爲自份必死，反而沒有震愕，沒有恐懼，全副心神都在一個「死」字上！

（沒想到我就這樣死了！）

這是張五在這生死一髮間唯一想到的事！

他盯住疾飛而來的鐵蒺藜，居然連眼也不眨。

正在此時，突然間，一片小物飛旋而

至！

就在鐵蒺藜差一分就要釘入張五鼻樑之際，這片事物後發先至，從側激撞，「啪」的一聲，爆出了星花。

張五甚至可以感覺到自己鼻尖微微一癢。

那枚鐵蒺藜被這一撞，突然加快，往相反方向，迅若星火，疾飛而去！

而那片事物，餘力已盡，落到地上。

張五大叫一聲，仰身而倒。

狐震碑突然厲嘯一聲：「來了！」揚手打出一道火箭花旗在夜空裏璀璨燦目！

× × ×

戚少商的呼息已調勻。

他雙目發出冷湛的神光。

他盯着綠焰，一字一句地道：「九幽神君，虧你還是個武林前輩，在暗裏施展這裝神弄鬼的把式，這算什麼？」

只聽一個幽幽細細的語音唧唧笑道：「好眼光，居然識得我老人家的『奪魄回音』。」

戚少商冷冷地說道：「還有『勾魂鬼火』。」

那幽異的聲音，忽又哼哼嘿嘿轉成了嬌嬌嚦嚦的女音：「靜無慮念，以制萬幻，戚寨主落到這個地步，還能有這樣的定力。」

戚商微微一笑，道：「過獎。」

那語音轉爲陰惻惻，直似從地底裏傳來道：「不過，定力是不夠用的，在江湖上，要講究實力，而你我之間，則要比功力。」

正在這時，廟外突然光了一光，亮了一亮。

戚少商瞥見夜空爆起一朵奇花，綻如兩樹，墜如流金，這劈面映得一映，已聽九幽神君笑道：「劉獨峯已去了迎救他心愛的部屬，他再快也不及回來救你了。」

這句話才說完，那一面被火焰托起的綠色薄紗，突然震起，攫了過來！

那薄紗看去只是火焰燃燒時的形成的一種幻覺而已，可是這「綠紗」竟然離開了火焰，活似一頭綠獸，罩向戚少商！

戚少商眉眼全碧。

「綠紗」已直蓋下來，一陣腥膻污穢的惡味，撲鼻而來。

戚少商突然拔劍。

他身上無劍，劍在何處？

原來劍就藏在他的斷臂袖子裏！

劍拔出時，「綠紗」已離頭頂不及半尺，青光乍現，迅逾電掣，把「綠紗」斬而爲二！

「那綠紗」一旦裂開，便發出一聲瘖啞的慘呼，聽來令人不寒而慄！

「綠紗」一分爲二，竟一左一右，一上一下，平削向戚少商！

戚少商一生歷過不少險風跟不少高人交過手，但如今始終是一面「綠紗」追襲，可謂聞所未聞，遇所未遇！

戚少商腳步游離倒錯，突然一翻，間不容髮的自兩片綠光之間穿過，青芒一閃，又把兩片「綠紗」，砍爲四爿！

戚少商手上的劍，正是「青龍劍」。

「青龍劍」在他第一次跟劉獨峯交手時已失去，劉獨峯知道九幽神君的弟子已經出現，便把「青龍劍」還給戚少商，以備應急之需。「青龍劍」是戚少商的愛劍，當日連雲寨叛徒人人都以爲戚少商已被炸死，獨顧惜朝見「青龍劍」不在現場，認爲戚少商定已逃逸。

那四塊「綠紗」，嗚嗚長鳴，在半空游散飄蕩，忽又四爿合一，筍接無間，天衣無縫，乍响起一陣嘿嘿怪笑，呼地向戚少商平削而至！

這片「綠紗」，竟然像活的一般！

戚少商一時也不知如何應付是好！

那片「薄紗」經已飛割而至！

戚少商一個旱地拔葱，孤鶴橫空，全身拔起，「薄紗」削空，割入廟柱，「喀喇喇」一陣瓦落樑移，那偌大的一條柱子，竟給割爲兩截，這陳年失修的廟宇一陣晃搖！

「薄紗」却似人一般，以後爲前，退撞而至！

戚少商對這毫無生命不怕傷害、但却又似有生命能傷害人，倏忽在前忽然在後的「事物」，束手無策，退跳丈遠，「綠紗」飛襲而近！

戚少商突一讓身。

他背後原是火焰。

他一腳橫掃，往火爐掃去！

幾根兀自燃燒的柴薪，立即直撒向「綠紗」。

戚少商想以火滅紗。

那些火團撲到了綠紗身上，果然蔓延開來，幾處都着了火，可是經這一燒，變成了鑲滿朵朵綠焰的袖子，中間一陷，兩邊包抄，恰似一個罩袍人展袍左右一攏，要把戚少商用綠火袖子摟實！

那一道「綠紗」，連柱子都削木如灰，加上「滿身」火焰，一旦被他沾上，豈有活命之理？

戚少商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一「敵人」、一種「武器」，任何招架它或反擊它的方式，都使它更加威力強大！

戚少商唯有再退。

他退往廟角一片灰暗所在。

他腳倒踩七星，當劍當胸，正待全神對付那片「綠紗」，驀然間，天地全暗了下來。

原來，他退入了地方，不是地方。

而是一張灰袍。

灰袍已合攏。

戚少商正要掙扎，忽聞到一陣如蘭似馥的香味，全身如同跌了一個不着邊際、渾不着力的地方，只覺一陣昏眩。

這時候，戚少商已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灰袍覆蓋向他，就像一張天羅地網！

突然間，他被裂帛刺耳的銳响驚醒！

他出力一掙，一個翻身，撲跌出去！

人逸丈外，足下一穩，迴劍邊峙，却見那一張灰袍已然粉碎成漫天布片，在廟內迴蕩如灰蝶飛蝠。

灰袍碎裂處，有一個人，手中有一把劍。

紅光蕩漾。

三綹長髯，目蘊神光，正是劉獨峯！

綠芒彩光，把這人的臉上映得陰晴不定。

灰布飛揚，只聽廟裏迴响着一個悽厲的語音：「你沒有走！」

劉獨峯笑笑道：「我根本就沒有離開過！」

那語音厲聲道：「你丟掉兩個手下親信不理，却來救這小子性命？」

劉獨峯道：「因爲我知道你會來，你一定會來。」

語音突滅，剩下那片「綠紗」，突然顫震扭曲，駁纏絞結，就似一條抽搐的綠蛇。

劉獨峯說道：「你巳中了我的『一雷天下响』，萬籟無聲，五雷轟頂，你可夠受了。」

那綠紗絞成一個時老時嫩的語音：「你……你這老狐狸，你暗算我，傷了我形神——」

劉獨峯長吸一口氣，道：「不錯，我暗算了你。」他又自背後拔出一劍，藍光湛然，與右手紅劍浸揉成紫，他臉上也煞氣大盛，「我還要殺了你。」

那九幽神君的語音悽悽慘慘的道：「我早知道，你和諸葛都容不得我。」

劉獨峯長嘆一聲道：「你又何嘗容得下我！」

那「綠紗」突然光芒暴長，竟向自身一投，全身即時變形 化成一縷綠烟，一溜兒往廟外掠去！

劉獨峯長嘯一聲！

地上近破鼎之後，原插着一把劍。嘯聲一起，劉獨峯凌空接引隔空發力，黃光陡起，破門而出，攔截綠烟！

那「綠烟」竟似有人性一般，半途一扭，竄入破舊幔帳之後，往神龕掠去！

神龕上供着被蛛網繞纏、臉目難以辨認的山神！

劉獨峯沉聲喝道：「那裏逃！」藍紅雙劍合一，電射入幔簾之後，雙劍一分，一斬綠烟之首，一截綠烟之尾！

戚少商歷過不少陣仗，但這等怪異鬥法，平生僅見，他只覺神智恍惚，四肢無力，未能恢復，一時也不知何從插手臂助是好。

却眼見劉獨峯馭劍兩頭一截，那縷綠烟走投無路，劉獨峯這下急掠，陳舊的黃幔巳陡揚了起來。

戚少商眼快，只見那座山神神像，突然眨了眨眼。

——神像怎會霎眼？

那一雙眼神，倏地變成極其悽惡！

「山神」突然動了：雙手一掣，多了一柄三尖双鑲錬齊眉棍，一棍自上而下，往劉獨峯攔腰打落！

戚少商大叫一聲：「留神！」

劉獨峯身子陡止，雙劍一架，剪住齊眉棍！

正在此時，那黃布幔驀地夭矯盤旋，巳捲在劉獨峯腰上！

這時候，廟內突然充滿了風雷之聲。

這一連串悶响，使得戚少商感覺到一股無形的大力，像萬浪排壑、驚濤裂岸的潛湧而至，耳爲之塞，鼻爲之窒。

只聽拍叻叻一陣聲响，再看去時，只見捲裹在劉獨峯腰畔的黃幔全碎。

接着一聲厲嘯，像是痛極而呼，非男非女，刺耳欲聾，這時龕上的神像，那一縷綠烟，一齊消失不見。

只剩下劉獨峯一人，臉色微微發黃，他那黃、紅、藍雙劍，全插在身前土中，兀自晃動不巳。雙手執持黃劍，狀若入定。戚少商率衆與他對敵數次，甚至毀掉他的青、黑、白三劍，從未見過他動用黃劍應敵的。

戚少商道：「你——」

劉獨峯陡地睜目，神光暴飛，叱道：「退後！」此語一出，廟內陡而响起了一陣萬鈞怒發，驚魂欲裂的怒嘯，像九萬張强弩滿弓欲射，而厲雨狂飆飛襲的刹那，全湧了進廟裏。

戚少商只覺廟門「朋」的一聲，被震了開來，外面無星無月，一片漆黑，其中一張黑色的「蒼穹」，竟以巍峨無匹的聲勢，罩蓋而來！

戚少商看不見敵人。

只見一張黑袍！

他甚至一時無法分辨得出，是蒼穹還是一面黑衣！

黑影一至，天地盡黑。

劉獨峯全身突然發出一陣風雷之聲，閃身便到了戚少商身前，坐馬揚聲，雙掌平推而出！

這兩掌推出之後，外面突又一聲爆响，一朵火樹銀花，在半空亮了一亮，而厲嘯聲突然增强，但由近而遠，滿廟的勁氣突一掃而空。

星月滿天。

古廟寂然。

劉獨峯緩緩收掌，一晃，再晃，三晃，戚少商想上前扶持，但又渾身不着力，只見劉獨峯一個蹌踉，扶着一排木牌架子，回首苦笑，邊揮袖揩去嘴邊的血迹，道：「這一掌對得好實！」

却又反過來問戚少商：「你覺得怎樣了？」

× × ×

戚少商仍覺天旋地轉，剛才的事，就像一場來去如風的噩夢一般。

「這是……怎麼一回事？」戚少商很有些迷茫。

劉獨峯嘆道：「敵人巳經退走了。」

戚少商還是覺得有些渾渾沌沌，劉獨峯道：「你中了『尸居餘氣無心香』，幸你的『一元神功』基礎穩實，所以中毒不深，但一時三刻，怕仍難以復元，必須要抱元歸一，活脈行血，袪逼毒力。張五廖六恐巳遇危，我先過去探探。如無意外，敵人經巳遠去，會調兵蓄銳，再發動攻擊，但決不會是頃刻間的事。」

戚少商知道他心念部屬，忙道：「我不碍事，你去救人吧。」

劉獨峯一跺足，忽道：「我不放心，我們還是一道兒去的好。」

戚少商知道他是担心自己的安危，而不是防自己脫逃，心中感念。劉獨峯一手搭住他的肩膀，道：「你不必發力奔行，只提氣便可。」當下便以這「一臂之力」，扶着戚少商疾馳起來。

× × ×

劉獨峯與戚少商在亂岩嵯峨，怪石矮樹的河澗，找到了幾具屍體。

一名是被斬成兩截的死人。

一名是首頭之間只剩一張薄皮連着的老漢。

另一名便是被開了膛子，背插鐵叉的

廖六。

劉獨峯用手輕輕掩闔了廖六怒瞪的雙目。「小六子，你是死不瞑目的，我是知道的，你們遇難，我沒有趕去救援，可是，我也知道九幽老妖的目的，便是要我過來，他們好把戚少商殺死，他們既有這一着，便會防我趕至，所以，我是萬萬不能中計，不能離開戚少商的。」劉獨峯平靜地道：「我雖不能及時趕來，但我一定會替你們報仇，一定。」

戚少商被晚風一吹，已清醒了大半，加上路上血脈暢行，剩餘的一點毒力已被迫出體外。他當然明瞭劉獨峯正在極度的悲痛之中。他心裏又悔又憾，知道劉獨峯是爲了不忍放下他，以致無法及時救援他的兩名部屬。

他只能在旁說：「張五不在這裏。他可能還活着。」

劉獨峯喃喃地道：「是的，他可能仍然活着。」

戚少商垂首道：「都是我累事，害死了……」

劉獨峯長嘆一聲，道：「也不僅是爲你。我料想九幽老怪用他幾個徒弟調虎離山，旨在殺你。他以爲我趕過來營救，再趕回去山神廟時，大約他已能把你制住或殺掉，他同樣會設法取我性命，故此，我讓他錯以爲我已離開，先發制人，一舉先重創了他。」

戚少商茫然道：「他……他究竟是人還是鬼？是什麼妖魔？怎麼變成一道綠芒？那綠芒是什麼東西？」

劉獨峯道：「這九幽老怪有過人之能，古怪武功極多，他能借五行五遁攻襲對方，那道由火焰煉化的綠紗，就是他形神凝聚的化身之一，只要能使那綠芒粉碎，便可以殺傷他。但我還是太疏忽了。」

戚少商也很想明白箇究竟，不由問：「爲什麼？」

劉獨峯說：「我忘了他還有一個小徒弟叫『泡泡』！」

戚少商皺眉道：「『泡泡』？」

劉獨峯道：「泡泡是九幽老妖的得意弟子，學了他不少本領。剛才一戰，開始潛化爲那件『綠芒』的是九幽老怪，後來則由泡泡撐持，他化作灰袍罩住你。你失去抵抗之力，便是着了泡泡『尸居餘氣無心香』之故。他以爲我已遠去，不及趕回，故現身出手，因此，爲我『風雷一劍』所傷。」

他說到這裏，把廖六抱到地勢較高，泥土較鬆軟一邊，用地上那一對銀鈎，一下一下往地上掘落。

戚少商明白他的意思。

劉獨峯要把廖六埋好。

戚少商也有這個意思。

他總是覺得，劉獨峯帶來的六個人，有五個人都可以說是他間接害死的。

他沒有任何法子去償還這些人的命，但心裏決不忍廖六就此橫屍荒山。

所以他也收劍回鞘，在地上拾起那把被削得像是根鋼錐禿棒的兵器，用力往地上掘。

劉獨峯忽道：「你手上的棒子，是九幽老怪的趁手兵器之一，叫做『陰陽三才奪』，看來，狐震碑已經來了，這地上還有幾枚鐵蒺藜，『鐵蒺藜』也肯定到過這裏。你交手的時候可要留意，九幽老怪手上還有一支陽奪，能使九招，登七種機關，務需小心。」

戚少商看看自己手上的「禿棒」，不禁趁着涵照的月色細細把玩了一番，道：「我看也沒什麼。一把利器，被削成這般怪樣，看來也不大濟事。」

劉獨峯冷哼道：「那是因爲它碰着兵器的尅星：春秋筆！」

戚少商抬頭望了一眼，凜然道：「筆則筆，削則削，春秋之筆，器如斧鉞。」

劉獨峯頷首道：「『春秋筆』就在張五手裏。」

戚少商道：「那麼說，張五也來過這裏了？」

劉獨峯微喟道：「廖六遇難，張五怎麼不過來？我這六名部屬，只有臨危赴義之人，沒有貪生怕死的事！」

戚少商怕他又觸景傷情，忙找個比較轉憂爲喜的話題：「看來，張五得以身免，却不知到那裏去了？」

劉獨峯用鈎子指指地上，下頷微揚，道：「你看。」

那對鈎子被他大力掘地，早已碰損撞崩，刄口倒捲，劉獨峯恨它爲殺廖六凶器之一，掘土時全不護惜。

戚少商只見身前地上，有兩行輪印，雖被亂石枯岩切斷，但在有泥土不遠之處亦可續接。這輪痕在輾過石上綠苔時，尤爲深刻分明。

戚少商恍然道：「來人乘坐木輪轎子麼？」

劉獨峯眉心打了一個結，道：「我就是奇怪這一點。九幽老怪風癱多年，乘輿而出，原無足奇；但九幽老怪既在破廟偷襲，又怎麼能分身來此襲擊廖六，這倒是奇。」

戚少商道：「在破廟裏的確是九幽老鬼？」

劉獨峯微哼，道：「要不是九幽親至，就有這等功力，那豈容我們兩人活到現在？」

戚少商知道劉獨峯年紀雖大，德高望重，但是，爭强好勝之心，仍然熱切，不過他說的話也有道理，便說道：「在破廟裏，那塊灰布——九幽老妖中了你一劍，明明已化作一道青烟，又被你兜截住了，怎會——？」

劉獨峯道：「你被『尸居餘氣』所迷，看去約有一半模糊不清，一半是幻象。要是別人，早已倒下了，你的內力畢竟不弱，幾經折騰，還可以保住元氣。不錯，九幽老怪是着了我一劍，我錯以爲他潛化爲『綠紗』，再轉爲青烟溜走，正欲乘勝追擊，不料那一道青烟，只是他徒弟『泡泡』的傑作，他則潛入帳幔之中，趁我乍然受他另一位徒弟龍涉虛化作山神像攻襲時，也傷了我一記。」

他苦笑一下，接着說道：「要不是我傷他也相當不輕，加上那一道示警的烟火，九幽老怪才不會與龍涉虛、泡泡急急退走。」

戚少商道：「烟花？示警？」

劉獨峯道：「九幽老怪一定還有別的門徒在外把風，第一道烟花，顯然是向他

暗示，我已趕到這裏，意促九幽老怪動手。第二道烟花，應該是示儆，但還有什麼含意，我就不知道了。他臨撤走前，仍不死心，全力反撲，彼此對了一掌，嘿，嘿，誰也討不了好。」

戚少商微一沉思，道：「不過，那第一道烟花所傳遞的訊息，未免失誤，你壓根兒沒離開過廟裏。」

劉獨峯手下不停，一面說道：「是呀，我也覺得奇怪。」突然彎腰撫腹悶哼一聲。

戚少商知他傷得不輕，忙問：「你怎樣了？」

劉獨峯立即挺身，截然道：「我沒事。」雙眉閃電般迅快一蹙，長吸一口氣，反問道：「你呢？」

戚少商知他好强，便道：「還有些渾渾噩噩，要不是捕神來得快，我迷醉得被人大卸八塊也渾然不知呢！」

劉獨峯拍拍戚少商肩膊，笑道：「你豈會這般不濟事！我當年也着過迷香，全憑一口眞氣，制住了七大寇，才倒下去，昏迷了個一天一夜，醒來的時候，那七個窩囊却仍未冲開穴道，能奈我何？哈哈……」這笑得幾聲，不知是因笑震痛了傷處，還是忽又想到傷心處，撫胸變臉，却成了幾聲乾咳。

戚少商岔開話題，道：「看來，九幽老妖這一傷，非要一段時間不能復原。」

劉獨峯臉色越來越差，戚少商迎着月色一望，只見他頭上的白氣越來越濃，仔細看去，隱隱晦黑，不禁嚇了一跳。

劉獨峯大力掘了幾下，又大聲喘了幾口氣，忽然道：「我知道你在担憂我的傷勢。」

戚少商說道：「天快亮了，張五他不知道會不會退回廟裏找我們？不如廖六哥的葬地就由我來挖去，劉大人先回廟裏歇歇。」

劉獨峯道：「你看我只是在掘土，其實，我是用大力掘地的挫力來療傷回氣。我傷在腰腎，五行中水屬黑，我頭上冒黑氣，便是要把腎臟的瘀傷散發出來而已，我正要借掘土時冒升之氣，來運導體內的水氣流往正途，你要我回廟療傷，反而是捨近求遠了。」

戚少商這才恍悟，劉獨峯正是要借土力生化，催養調和，恢復傷患。只聽劉獨峯又道：「張五如果能回到廟裏，也必會來此處找我們，只怕他——」

戚少商連忙說道：「張五哥機警過人，而且，他手上又有你親傳的『春秋筆』，只要不是九幽老怪親出，要爲難他談何容易！」

劉獨峯道：「我知道，這是你安慰我，廖六死了，他本來也有『軒轅昊天鏡』，而今不也一樣不翼而飛！難道，除了九幽老怪之外，又來了些什麼强敵？」

戚少商心中一動，道：「江湖傳聞說你傳給六位部屬親信六件寶物，件件都是犀利霸道的武器，不知可有此事？」

劉獨峯微笑道：「你可知道那六件武器的名堂？」

戚少商道：「倒是聽人說過。」

劉獨峯道：「你說來聽聽。」

戚少商道：「『滅魔彈月弩』、『后羿射陽箭』、『秋魚刀』、『春秋筆』、『一丸神泥』和『軒轅昊天鏡』。」

劉獨峯點點頭，道：「不錯。他們六人，武功不高，我原先之意，是把這六件寶貝傳予他們，配合運用，來的就算是高手，也不易應付。」

戚少商道：「張五哥生死未卜，廖六哥的『軒轅昊天鏡』恐怕已然落入敵手，剩下的三件不知道是否還在劉大人處。」

劉獨峯眼睛忽發出異采，道：「『一丸神泥』，已給周四用去。『秋魚刀』、『后羿射陽箭』在藍三、李二死時，廖六已收回交我，現仍在我這兒。」他頓了一頓，又沉聲問：「你爲何不說四件，而說三件？」

戚少商道：「這便是我問的眞正用意。當日，周四的『一丸神泥』，便施放在我和息大娘一役中。是役大娘順手拿去『滅魔彈月弩』，這件事，我覺得應該向你交代一聲。」

劉獨峯頹然揮了揮手，道：「罷了，罷了，有也罷，無也罷，再見這六寶，無非增添覩物思人。我生平慣用六把劍，即是『黃雲』、『紅花』、『碧苔』、『藍玉』、『黑山』、『白水』六劍，而今，黑山、白水、藍玉三劍已毁，僅存黃、青、紅三劍，其實，世上有那一事那一物能永存？縱連寶劍古鞘，也不過是一時之利器罷了。」

這時土坑已掘得相當深寬，劉獨峯替廖六拔掉背上的鐵叉，血污汨汨流出，沾濕了他的雙手。劉獨峯平靜地道：「廖六，我知道，殺你的人是狐震碑和鐵蒺藜，這些都是他們的獨門暗器。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你放心安息罷。」

說着，把廖六放入坑裏，開始撥泥入坑。

戚少商在旁協力撥土。

劉獨峯一直沒有說話。

他的雙手和鞋子，全沾滿了泥土。

冷月下，戚少商突然覺得這一向榮貴逸尊、錦衣玉食的老人，很是孤獨無依，悽凉可憐。

劉獨峯在奮力壙土，渾似已忘了身上的泥污。

他身邊已沒有服侍的人。

劉獨峯忽然震了一震，從側面望去，他白花花的鬍子也微微顫動着。

戚少商很想過去摻扶他。

劉獨峯馬上就感覺出來了。

他突然强了起來。

整個人就像是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的一種堅强。

土已塡平，他用雙掌平壓了幾次，然後道：「九幽老怪不可能就此放過我們，這一路上，難免多事。」

戚少商垂下頭來，好半晌，才澀聲道：「我覺得……大人——」

劉獨峯微笑打斷他的話，道：「叫我劉獨峯。」

戚少商頓了一頓，道：「劉前輩。」

劉獨峯堅持道：「如蒙不棄，我們就交了這個朋友。叫我劉獨峯。」

戚少商道：「不行。」

劉獨峯訝然道：「哦？」

戚少商道：「這個時候不行。」

劉獨峯問：「爲什麼？」

戚少商道：「這個時候，你是在扣押我，假如我是你的朋友，你還方便押解我嗎？」

劉獨峯道：「不對。朋友是朋友，押解是押解。你縱然是我的朋友，只要犯了法，我還是要拿你。」

戚少商道：「不是的，我只要跟誰交上了朋友，我就維護他，他做錯了事，我也會袒護他，除非他泯不悔改，我才下手制裁。」

劉獨峯道：「所以你遇刦難時，也有很多人爲你泯不畏死。」

戚少商點頭道：「我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劉獨峯道：「那只是個性上不同而巳，人與人之間，不一定要個性相同才能成爲好朋友，只要志趣相投，便可以成爲知交。」

戚少商說道：「我如果當你是朋友，縱然應付了九幽老鬼之後，我有機會逃脫，但也不能逃脫了，因爲這樣會對不起朋友的。我一生不是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而是儘可能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但若是有機會，我是一定要逃走的，因爲我要爲我的朋友報仇。我還是叫你劉捕神好了。」

劉獨峯嘆氣道：「你執意如此，我也不能勉强。但我心裏，還是當你是我的朋友。」

兩人靜默了半晌。

劉獨峯才道：「你剛才想說什麼？」

戚少商道：「我覺得九幽老怪志在殺我，你大可不必插手。我要是能在他手下逃脫，那是我的造化，你不必爲我擋這個災煞！」

「這點你估計錯了。」劉獨峯道：「九幽老怪要是只想把我引出廟外，不殺廖六，我或許也能相信他目的只在要你的命。他既然下令把廖六也殺死，便無懼於與我結下深仇。想來，傅宗書所下的指令裏，不但要拿你的命，也要我的人頭。這也罷，我跟他的新仇舊恨，多年對峙，總該找個時候算算總賬！」

他撫髯又道：「現在我跟你，是在同一條道上併肩作戰，你不必再担心連累我的事，等擊退了强敵，你再設法你的脫逃，我再進行我的押解。」

戚少商長嘆道：「也罷。」忽道：「看！」

劉獨峯循指望去，只見來處漆黑一片，但凝視一會之後，隱隱覺得黑幕天邊，似乎有一股濛濛黃光，微微晃動。

劉獨峯詫道：「火光？」

戚少商畢竟長年累日在「連雲寨」上主持大局，對風火所示，高探測極有把握，他說道：「我們走時，廟裏的火是否巳經滅了？」

他們走時確把柴火完全踏熄，生怕山火無情肆虐。

劉獨峯會意地，問道：「是在廟裏的火？」

戚少商望定天邊，臨風岸立，薄唇抿得緊緊道：「廟裏有人。」

× × ×

廟裏有人。

是敵？是友？

劉獨峯和戚少商都沒有避開。

如果是敵，避也避不開。

如果是友，又何必要避？

所以他們一齊往火光處掠去。

× × ×

火暈漸漸旺熾。

除了兩人巳漸漸接近火光之外，這火也正好被撥生起來。

——生火的人似有恃無恐！

劉獨峯、戚少商接近廟門之際，驀地兩人一分，戚少商一個一鶴冲天，掠上廟簷，倒掛金鈎，猱身而下，捷逾猿猴，輕似四两棉花。

劉獨峯一按劍，一捋髯，吐氣揚聲，提足踢開半掩的廟門！

突見火光一盛，一支火把焰子，迎面撲來！

劉獨峯一閃身，猱身而上，青芒一閃，火把巳斬成兩半，火頭掉落地上，灼了那白鼻人的脚一下。

那人痛得大叫一聲，還說了半句話：「爺——！」

話止，聲絕。

戚少商的劍巳架在那人頭側。

他的人也無聲無息地落在那人背後。

劉獨峯乍聽語音，叱了一聲道：「慢着！」

這時三人才彼此看清楚了對方的面目，都喊了一聲：

「是你！」

× × ×

這人正是張五。

張五的鼻子白了一塊。

那是一塊包紮着他傷口的白布。

張五沒有死。

他還一隻手拿着昊天鏡，另一隻手準備去掏春秋筆，準備跟來敵拚個死活。

可是他這時巳被制住。

同時也看清楚了來人。

來人正是他惦念着的主子！

× × ×

張五仍然活着。

可是連他都以爲自己死定了。

那一片事物，撞開了鐵蒺藜，落到地上，原來是一枚銅錢。

張五全身都軟了。

而鼻尖的痲癢更厲害了。

他仰身倒下時，只見狐震碑揚手發出了烟花，金燦奪目！

他還看見那枚被倒撞回去的鐵蒺藜，竟倒射向「鐵蒺藜」！

「鐵蒺藜」本來勝券在握，乍逢急變，一時慌了手脚。

他也聽見另一個女音叫道：「正點子來了。」隨後他就不省人事了。

× × ×

再醒來的時候，張五發現自己身在破廟裏，鼻子隱隱有點疼痛，伸手一摸，原來裏了塊白布。

張五迷迷糊糊間摸索着覺得自己胸腹有一方輕物，類似紙帛，在廟裏光綫昏沉，正要掙扎起來點火，突然間，一物閃入，如飛蝠一般，在張五身上一掠而過。

張五神智未復，竭力閃躲，把椿不住，摔了一個大跤。

（未完・廿四）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小玉見到恨帝，二人說得很投契。恨帝將魔教傳入中原的始末歷史說得繪影繪聲，後來因爲內鬨火併，中原黑白兩道高手乘機反擊，終於把他擊潰逃回波斯去，他這樣說目的是在騙取岳小玉的信任，自己並無爭霸的野心，矛頭指向神通教萬層樓的身上，話題一轉，說他與西方魔教勾搭，出賣中原武林，完成他的野心……岳小玉要求開釋師父，遭到恨帝拒絕，要求小玉去殺掉萬層樓作交換條件，派艷艷跟隨監視，而艷艷原是去臥底的，在路上碰到歐如神和郭冷魂，才知道她是布公子派去天帮臥底的人，是氣血門掌門人的女兒……

玉傳

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拆穿借刀計　另耍回馬槍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錯！正是如此……」

艷艷再也忍不住了，忽然兩眼一紅，「哇」的一聲便哭了出來。

岳小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女人放聲大哭，一聽見艷艷哭聲大起，立刻便不知所措，忙道：「別哭，妳不高興嫁給姓岳的就不嫁，千萬不要生氣，一生氣就害死姓岳的了……」

但艷艷一哭起來，豈是他這三言兩語就勸止得了的？」

岳小玉只得嘆了口氣，道：「都是我這張王八嘴巴不好，該打！該打！」

他說打便打，眞的劈劈啪啪在自己的臉上打個不停。

艷艷初時還是無動於衷，你打你的，我哭我的，但後來悄悄斜眼一望，只見岳小玉把自己的嘴角，都打得爲之鮮血直冒，不由心中一軟，連忙說道：「你別再打了。」

郭冷魂却在嘿嘿一笑，道：「這是苦肉計，妳千萬不要當眞。」

艷艷止住了哭聲，但還是有點抽噎，她昂起了臉，咬着嘴唇說：「我也知道，這只是一條苦肉計。」

岳小玉嘻一嘻一笑，也不否認，道：「這本來就是一條苦肉計，但天下間最難使的計，也正就是這麼一條。」

一面說，一面摸摸臉頰，又是不禁「雪」一聲呼疼，艷艷看在眼裏，又是好笑，又是憐惜。

過了好一會，郭冷魂才正色說道：「形勢天天蛻變，氣血門必須重新整頓旗鼓，方始不負布公子一番期望。」

艷艷道：「但……」

「當仁不讓！」岳小玉剛才還是嬉皮笑臉，但見郭冷魂嚴肅起來，他也就一本正經地說：「氣血門不倒，有益天下，氣血門一散，有害蒼生，事情就是這麼簡單，再無執拗餘地。」

艷艷沉吟半晌，終於點了點頭，說道：「有三舅父和巢二叔在，我本來也是用不着畏首畏尾的，我答應挑起這個担子便是。」

郭冷魂不由開懷一笑，道：「很好，年輕一輩，哭哭鬧鬧的情緒過了，就該挺起胸膛，正正經經幹一番事業，那才無愧於列祖列宗。」

岳小玉不斷點頭，心裏想的却是：「老子若娶得艷艷爲妻，也同樣是無愧於列祖列先了。」在心中大做白日夢之餘，却又想起了穆盈盈、水瑩兒、小惡女、小公主這四個美人兒，覺得個個都是人間絕色，倘若一塊兒投懷送抱，這就眞是乖乖的不得了。

就在這時，馬車忽然停下。

未幾，車廂門打開，外面站着的人正是「江北仙上仙」歐如神。

歐如神伸一伸腰，打個「呵欠」道：「人老了，就大大的不中用，連趕車也背脊酸軟，累得馬上就想睡覺。」

岳小玉笑笑，道：「歐前輩氣色很好，正是精神充沛，勁力內蘊，跟那個『老』字離題萬丈之至。」

歐如神搖搖頭，道：「岳老弟，別的事情，俺可能都是外行，但觀看氣色，俺自信還有八九成功夫，否則也混不出『江北仙上仙』這個嚇死人的名堂出來。」

嘆息一聲，又自接道：「實不相瞞，俺近來氣色甚差，眞是烏雲蓋面，黑如墨斗，唉，說不定……說不定……」一連兩句「說不定」，但到底說不定會怎樣，却是沒有繼續說下去。

岳小玉忙道：「歐前輩，晚輩雖然不懂相術，但却深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兩句至理名言，歐前輩就算氣色再差，但



中篇俠義奇情故

岳小

平時積福行善不計其數，即使有甚麼刼數，也必然可以一跳而過，終歸還是平安大吉的。」

歐如神笑了笑，道：「是平安大吉也好，完蛋大吉也好，歐某一概甘之如飴便是。」

岳小玉說道：「歐前輩為人樂觀，那是衆所週知的，今日既有幸相逢，當浮一大白。」

歐如神道：「你甚麼時候變成一個嗜酒如命的酒鬼了？」

岳小玉連忙說道：「前輩，切莫誤會，晚輩就算喝酒，也只是在高興的時候才喝的。」

歐如神「唔」一聲，道：「這還差不多，酒可以喝，但切莫過量，須知酒能亂性，喝得太多，那就不怎麼好了。」

岳小玉道：「前輩訓諭，晚輩一定會緊緊記住的。」

歐如神道：「岳老弟，你這五年來，已練成了一身武功罷？」

岳小玉道：「那全是師父和義父的功勞……但……唉……」說到這裏，不由長長嘆了口氣。

歐如神眉頭一皺，道：「有甚麼事？要不要我來帮忙？」

岳小玉道：「我師父給恨帝覊禁起來，眞是越想越氣！」當下便把看見公孫我劍與恨帝之事詳細直說。

歐如神駭然，說道：「眞令人難以置信。」

郭冷魂道：「公孫老俠被囚，只怕已不是近日的事。」

歐如神點了點頭，道：「不錯，公孫大俠已有好幾年不見踪影了，歐某也早有懷疑……」

郭冷魂接道：「以公孫老俠的脾性，決不會無緣無故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五六年之久，但却還是想不到，他老人家原來已落在天恨帮手裏。」

歐如神道：「恨帝用這種方法來要脅岳老弟，固然是卑鄙萬分，但對恨帝而言，這的確是極高明的手段。」

郭冷魂道：「借刀殺人，不費自己一兵一卒，正是何樂而不為？」

歐如神道：「倘若小岳子失手，對天恨帝是毫無半點的損失，這算盤眞是敲得挺夠响亮。」

郭冷魂道：「恨帝若不是個工於心計的老狐狸，也就不是恨帝了。」

岳小玉道：「南宮業跟着恨帝，遲早也會變成另一條害人的狐狸。」

郭冷魂不禁冷冷一笑，說道：「這南宮小子狠勁有餘，陰險也是十足，但若論到眞正的本事，只怕三十年後還比不上恨帝。」

歐如神道：「後生小子學得快，變得更快，切莫等閒視之。」

岳小玉道：「南宮業以豪賭公子之名在賭坊揚名立萬，似乎其志不小。」

歐如神道：「不問而知，這是恨帝的主意，最少，他已把你引到秘密行宮，還故意讓你看見了公孫師父。」

岳小玉道：「師父是一定要救的，只要能讓他老人家安然脫險，無論用任何代價換取，都是值得的。」

歐如神搖搖頭，道：「人當然要救，但却毋須盲目付出過鉅的代價，最好能夠順水推舟，收其事半功倍之效，方算最為妥當。」

岳小玉皺着眉，道：「能夠事半功倍，當然永遠都是最好的，就只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做起事情來不如想像中的遂意。」

歐如神道：「別把事情看得太壞，尤其是照我看，你的氣色極好，就算再壞的事情到了你的手裏，也會逢凶化吉。」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有一件事，小岳子到現在還沒弄清楚。」

歐如神道：「你說的是那一件？」

岳小玉道：「玫瑰苑那一頓吃喝，是誰代爲付帳的？」

歐如神笑了笑，道：「不是我。」

岳小玉一聽他這麼說，再看看他臉上的表情，立時恍然大悟，直盯着郭冷魂道：「是你？」

郭冷魂淡淡一笑，說道：「可以不可以？」

岳小玉哈哈地笑起來，道：「有人代爲付帳，怎會不可以？最好郭大哥以後次次做東道，小岳子吃得滿肚肥腸，福有攸歸，壽與天齊。」

「多吃無益，」歐如神不住的搖頭，道：「這幾年來，我就是嫌自己太胖了，老是想清減一點，但却事與願違，身子還是一比一天胖，唉，眞是不消提之至。」

岳小玉笑道：「既不消提，那就別再提了，還是談回老的一筆。」

郭冷魂道：「要救公孫師父，必須先從恨帝的要害處下手。」

岳小玉道：「找恨帝決一死戰嗎？」

郭冷魂搖搖頭，道：「暫時毋須硬碰，先以智取，方爲上策。」

岳小玉道：「如何智取法？」

郭冷魂說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但咱們對恨帝的一切，却是知道得太少了。」

岳小玉沉吟了一會，忽然回頭盯着艷艷：「妳跟了他這段日子，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過沒有？」

艷艷蹙着眉，道：「要怎樣的事情才算特別？」

岳小玉用手指虛劃了幾下，道：「一時間我也說不上來，這下子最好妳代替我來想想。」

艷艷想了很久，忽然「啊」一聲叫了起來，道：「有啦！」

岳小玉給她嚇了一跳，道：「什麼有啦？大驚小怪的！」

艷艷不好意思的訕訕一笑，隔了半晌才把嗓子壓低，道：「恨帝是有一個女兒的。」

「女兒？她叫什麼名字？」岳小玉一聽之下，登時爲之精神一振。

艷艷却搖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在帮中，她沒有名字，只是叫她『白木頭一塊巾』。」

「『白木頭一塊巾』？這算是什麼玩意？」岳小玉莫名其妙，道：「這根本就不像個名字，倒像個啞謎。」

艷艷道：「在天恨帮，本來就有數之不盡的啞謎，就像是恨帝的身份一樣，總是令人猜不通，想不透。」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狐狸再狡猾，也總有露出尾巴的一天，咱們走着瞧好了。」

艷艷道：「就只怕越瞧越糟，咱們辛辛苦苦白幹一場，到頭來還是道消魔長，好人沒有好報應。」

岳小玉道：「別說這些喪氣話，老子一向以爲，恨帝是孤家寡人，上無父母下無妻兒的，想不到他也和萬層樓一般，也有個寶貝女兒跟在左右。」在他心目中，萬層樓的兩個女兒，只有小公主才最寶貝，至於萬如意，却是不提也罷。」

歐如神聽見岳小玉這麼說，巳明白他的心意，便道：「你想動『白木頭一塊巾』的主意？」

岳小玉道：「正是。」

歐如神沉吟半晌，道：「這主意也許不怎麼光明磊落，但却也不失爲一個有效的辦法。」

岳小玉道：「恨帝可以把我師父擄走，咱們爲什麼不可以動他女兒的主意，這是你打我一拳，老子踢你一脚，一拉一扯，比起半斤樹葉換半斤樹皮還更公平！」

歐如神聽了笑笑，默然不响地望着郭冷魂。

郭冷魂也點了點頭，道：「事情確有可行之道，但不知從何着手？」

岳小玉道：「這就得靠艷艷姑娘帮忙帮忙了。」

艷艷道：「怎樣帮忙法？」

岳小玉道：「我想找到恨帝的女兒——『白木頭一塊巾』！」

艷艷道：「這可不大容易。」

岳小玉道：「正因爲不大容易，所以非要妳來帮忙不可，否則我師父就很難恢復自由了。」

艷艷沉思片刻，忽然目光一閃，道：「有一個人，他應該知道恨帝的女兒在哪裏。」

岳小玉忙道：「這人是誰？」

艷艷道：「來自長白山清壑觀的絕世高手。」

岳小玉聳然動容，道：「妳說的這個絕世高手，莫非就是清壑觀主太乙眞人不成？」

艷艷道：「正是太乙眞人。」

岳小玉、郭冷魂與歐如神聞言，都是不禁爲之面面相覷。

太乙眞人在江湖上的輩份奇高，武功之高更是出神入化，鮮有人能望其背項。即使是岳小玉的義父「茹毛歃血鬼獨夫」練驚虹，一旦聽見了太乙眞人這四個字，也難免不爲之退讓三舍，未敢硬攖直鋒。

所以，艷艷一說到太乙眞人之名，岳小玉三人全都呆住，良久還作聲不得。

艷艷奇怪地望着三人，道：「怎麼啦？太乙眞人又不是吃人妖怪，你們怎麼害怕起來了？」

郭冷魂道：「我們不是害怕，只是感到驚奇，同時也感到懷疑。」

艷艷道：「懷疑什麼？」

不等郭冷魂解釋，歐如神巳接口道：「太乙眞人久不出山，他這位方外高人，怎會知道『白木頭一塊巾』的下落？」

艷艷道：「這就不知道了。」

岳小玉道：「妳知道不知道其中原因，那也沒有什麼要緊，但太乙眞人遠在長白山外，咱們又怎能趕到那麼遠去問他這件事情。」

艷艷說道：「太乙眞人已不在長白山上。」

岳小玉道：「不在長白山，難道已到了江南？」

艷艷道：「正是。」

岳小玉道：「妳從前見過太乙眞人沒有？」

艷艷搖搖頭，道：「從來沒見過。」

岳小玉道：「既沒見過，又怎知道他已到了江南？」

艷艷道：「是一個老叫化子說的。」

歐如神不由嘆了口氣，道：「一個老叫化的說話，又怎可當眞？」

艷艷道：「別的老叫化，就連我也不會相信，但這個老叫化的身份，却是大大不同。」

歐如神道：「這老叫化是誰？」

艷艷道：「丐帮帮主諸葛酒尊。」

歐如神一聽見諸葛酒尊這個名字，臉上立刻就發出了光。

岳小玉更是興奮之極，道：「諸葛大叔在那裏？」

艷艷望着他，道：「你認識諸葛帮主嗎？」

岳小玉道：「當然認識，他是『酒王之子』又號稱『江南丐中丐』，跟歐前輩這位『江北仙上仙』齊名武林。」

歐如神却問艷艷：「妳見過諸葛帮主嗎？」

艷艷道：「見過好幾次，都是在極秘密的情況下跟他老人家相會的。」

歐如神目光閃動，道：「是不是布公子安排下來的？」

艷艷驚異地瞧了歐如神一眼，道：「你怎會知道？」

歐如神淡淡道：「想當然而已。」

郭冷魂笑道：「仙上仙料事如神，丐中丐出神入化，兩神相遇，誰與爭鋒！」

這一次，倒是岳小玉一本正經起來，神情凝重地問艷艷：「諸葛帮主怎會知道太乙眞人到了江南？又怎知道太乙眞人知道恨帝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前後才只有兩句話，但却已有三個「知道」的詞彙在內，使人聽來很不順耳。

但艷艷冰雪聰明，還是一下子就已明白他說話的意思。

她回答說：「太乙眞人這一次南下，跟諸葛帮主很談得來。」

岳小玉道：「這兩位武林前輩早已認識，倘若談不攏，那才是怪事。」

艷艷道：「諸葛帮主也是這麼說，同時，他老人家也囑咐我，多一點留意『木頭一塊巾』。」

岳小玉「哦」一聲，道：「原來諸葛大叔的消息也很靈通。」

歐如神淡淡道：「他是丐帮帮主，而丐帮消息之靈通，在武林中本來就是首屈一指的。」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當上丐帮帮主，只怕也有五六年光景了，初時就連他老人家也担心坐不穩站不住，但照現在情況看來，却是大大的不俗。」

郭冷魂說道：「諸葛帮主統領丐帮逾萬弟子，肩上責任實在是非同小可的，只要一着棋差，就會釀成不可收拾的丐帮浩刦。」

歐如神道：「萬一丐帮眞的有什麼浩刦，其餘名門正派也勢必殃及池魚。」

「不錯，」郭冷魂點頭道：「武林大動亂，往往一發不可收拾，那些抱着獨善其身想法之輩，只怕很難可以如願以償了。」

歐如神道：「兎死尚且狐悲，丐帮不倒則已，一倒下去，中原武林最少坍塌了一半。」

岳子玉皺了皺眉，忽然道：「『白木頭一塊巾』，算是什麼名字來着？」

歐如神欣然道：「俺似乎猜到了一點點。」

岳小玉忙道：「請歐前輩指點迷津則個……」

歐如神却只是嘆了口氣，道：「只是猜到了一點點，又如何談得上可以指點迷津了。」

岳小玉見他不肯說，知道再追問下去也是無用，只得目光一轉，移向艷艷的臉龐，道：「太乙眞人若到了江南，事情就很不簡單了。」

郭冷魂頷首道：「不錯，太乙眞人乃長白山羣雄之首，他雖然是個出家人，但對中原武林大勢，却是瞭如指掌，是個眞眞正正的絕世奇人。」

岳小玉道：「奇人奇事層出不窮，武林中勢必有一番大大的熱鬧。」

歐如神微微一笑，道：「若論奇人，岳老弟也可算是一個。」

岳小玉忙道：「不敢當！不敢當！」

「你不敢當，誰敢當？」歐如神道：「你可知道，自己總共有五奇？」

「五奇？」

「不錯，」歐如神慢慢的說：「你骨格清奇，此乃第一奇。腦筋古怪稀奇，爲之第二奇。所練武功，博雜招奇，是爲第三奇。你年紀輕輕，已際遇極奇，謂之第四奇。尚有一奇，哈哈……」

「哈哈？」岳小玉這才眞的奇怪起來了。「第五奇是什麼東西？怎麼弄出一句哈哈來？」

歐如神又再「哈哈」一笑，道：「這一奇，才是奇中之奇，不說也罷……」

他越是這樣，岳小玉就越是給他弄得心癢難熬，不由道：「既是奇中之奇，那必然是最重要的一環，歐前輩若不爽爽快快直說出來，那便犯了一個很要不得的毛病。」

歐如神笑道：「這毛病是不是叫『婆婆媽媽』？」

岳小玉道：「又給歐前輩說中了，不愧是『江北仙上仙』。」

歐如神道：「又來這一套了，怪不得尊師常用『蹋股功』來對付你！」

這一次，連郭冷魂也忍耐不住，催促的說道：「岳老弟的第五奇到底是什麼來着？」

歐如神莞爾一笑，道：「那是艷福既多且奇，哈哈！哈哈！」

他說的那個「艷」字，語音來得特別

重，而且目光還直視着艷艷的臉，顯然是語帶雙關，不由使艷艷爲之臉紅紅的，就像是一顆熟透了的春桃。

岳小玉斜眼一瞧，瞧見她這副模樣，不禁登時爲之一醉，暗道：「老子眞箇艷福不淺，就只怕妻多夫賤，將來會在衆多石榴裙之下焗死。」

但轉念一想，又忖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與其做個悶悶不樂的活死人，何不做個風風流流的快活鬼？」

他越想越遠，簡直爲之魂不守舍，郭冷魂瞧着他，忍不住問：「你怎麼了？」

岳小玉這才驚醒過來，訕訕笑道：「沒什麼，我只是在想，怎樣才可以找到恨帝的女兒。」

歐如神道：「唯一之法，是向太乙眞人着手。」

岳小玉道：「要向太乙眞人着手，得先找到諸葛大叔。」

歐如神道：「要找諸葛帮主，那是不怎麼難的，只要到就近的丐帮分舵查問便可。」

郭冷魂道：「可以問得着嗎？」

歐如神道：「憑俺跟諸葛帮主的交情，應該不難。」

郭冷魂道：「但于姑娘又怎樣？」

歐如神道：「到了這下子關節上，就是各有各忙的時候了，她如今應當回到氣血門，協助巢二叔跟三舅父重新整頓。」

岳小玉點頭稱是，但心裏却大有不捨之意。

歐如神接着又說：「爲了公孫師父安全着想，岳老弟不宜跟太乙眞人那邊接觸，倒不妨裝裝蒜，還是按照恨帝的意思，混到萬層樓那裏去。」

岳小玉一凜，道：「眞的要把萬層樓幹掉嗎？」

歐如神說道：「這就由你自己來決定了。」

岳小玉又是爲之呆住，道：「怎麼決定法？」

歐如神道：「你自己拏主意，倘若認爲萬層樓殺之不枉，那便殺了，連眉頭也不用皺一下。」

岳小玉點頭道：「對！一把骰子賭它十萬八萬也不皺眉，殺一個萬層樓又何須諸多放屁！」

郭冷魂眉頭一皺，道：「有女眷在此，說話可得斯文一些。」

岳小玉笑道：「做人嘛，原來就該當斯文一點，這叫做自我尊重，嘻嘻。」

郭冷魂看見他這種憊懶的模樣，也知道勸了也是等於白勸，只得嘆了一口氣便算。

其實，郭冷魂被江湖中人譽爲「流水客」，本身也是個不拘小節，生性隨和之極的人，只不過他爲人頗有一套原則，就是決不會在女眷面前說出任何不雅詞句。

倒是艷艷在天恨帮裏浸淫日子不淺，對於一般市井俚語，早已聽慣，反而不覺得岳小玉的言詞有什麼不妥。

歐如神忽然乾咳一聲，說道：「坐而起行，事不宜遲，咱們這就分頭去行事可也。」

岳小玉道：「但要找萬層樓，只怕不易。」

歐如神道：「怎麼？你忘記了小公主嗎？」

艷艷咬了咬嘴唇，忍不住問：「什麼小公主？」

歐如神淡淡笑了一笑，道：「小公主就是萬層樓的小女兒，年紀比妳還細小一點。」

岳小玉連忙岔開話題，說道：「時候不早了，既然各有各忙，就此分道揚鑣可也。」

郭冷魂沉吟半晌，道：「這輛馬車，就交給于姑娘使用罷。」

岳小玉道：「這主意很好，先讓她回到氣血門，穩定了軍心再說。」

歐如神微微一笑：「你說得倒像是正在打仗。」

岳小玉道：「江湖爭殺，那一點比不上沙場戰陣兩軍厮殺？」

郭冷魂道：「所差者，也許只是人數多寡罷了。」

歐如神說道：「那也不見得，江湖爭殺，有時候，動輒也會殺出成千上萬的人來。」

岳小玉道：「只不過，江湖爭殺一旦人數衆多，就會演變成爲烏合之衆的大集會。」

歐如神嘆了口氣，道：「岳老弟此言，眞是一針見血，有時候，一場爭殺弄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但歸根結底，說不定只是爲了芝蔴綠豆般的小事，就白白枉送了無數人的性命。」

郭冷魂道：「一會之差，就會鑄成大錯。」

岳小玉道：「最可怕者，就是這些大錯，並非只是作法自斃，而是平白連累一大羣無辜者慘作犧牲！」

歐如神道：「眼下江湖局勢正有此等危機，以後凡事非要小心在意不可。」

此時，忽有微雨洒下，艷艷仰望天色，道：「好像快要下雨了。」

岳小玉立時道：「現在就巳下雨！」

艷艷道：「我是說，雨點好像越來越大……」

岳小玉「唔」一聲，道：「所以，還是在車子裏避一避再說。」

歐如神却搖頭道：「你不是志在避雨，只是不想離開這輛車子。」艷艷聽了，臉上巳是爲之一紅。

郭冷魂却還加了一句，道：「只怕不是爲了車子……」

不是爲了車子而避雨，當然就是爲了艷艷了。

艷艷不是笨人，立刻連耳根都熱得像是給火燙一般。

岳小玉臉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再纏下去，只得乾笑道：「老子巳經七八天沒洗澡了，這場雨下得正好……」

不等他的話繼續說下去，艷艷巳跳上車轅，叫道：「我要走啦！」

岳小玉站在路旁，不斷的向她揮手，道：「來日方長，老子一辦妥正經事，就算老天爺天天下大雨，老子也非要找到妳不可。」

他的說話越是明目張胆，馬車就跑得越快，不消片刻工夫巳完全消失了踪影。

岳小玉臉上一片依依不捨的神情，歐

如神不由嘆了口氣，道：「人已走啦，是不是想追上去？」

岳小玉眨眨眼，道：「她獨個兒上路，只怕不怎麼方便，但咱們這邊的正經事也不少，眞是愛莫能助。」

歐如神道：「其實，你也不一定要去找萬層樓。」

岳小玉聽見他忽然改變了主意，不由一陣怔忡：「我若不找萬層樓，恨帝知道了，說不定會對師父不利。」

「這倒未必，」郭冷魂搖搖頭，道：「恨帝是個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不到最後關頭，決不會輕舉妄動。」

歐如神道：「恨帝若要對尊師不利，早巳動手，絕不會等到這個時候。」

岳小玉陡地目光一亮，道：「歐前輩說得對，恨帝脅持着我師父，對他來說永遠都是有利的。」

歐如神說道：「不錯，所以就算你另有圖謀，他也不會貿然魯莽行事，況且你什麼時候才找萬層樓，他也不會怎麼清楚的。」

岳小玉聽得不住點頭，道：「對了，只要太乙眞人那邊早早有了結果，把『白木頭一塊巾』揪出來，咱們跟恨帝就可以扯成平局，重頭再來！」

歐如神道：「話雖如此，但這樣做還是有點兒冒險的。」

岳小玉道：「人在江湖，本來就是一件極冒險的事。」

歐如神道：「你很有賭徒本色。」

岳小玉道：「賭徒有很多種，但大致而言，可分兩大類。」

歐如神微微一笑：「怎樣分法？」

岳小玉道：「第一種是不賭不快，賭少一忽兒也會身癢骨疼腰酸的。」

歐如神道：「第二種又怎樣？」

岳小玉道：「第二種賭徒，並不是經常賭，天天賭，但一賭起來就兇狠無比，孤注一擲的，通常都是這種賭徒。」

歐如神道：「你算是那一種？」

岳小玉笑笑，道：「兩種都不是。」

歐如神「哦」一聲，道：「那就是另一種了？」

岳小玉道：「我這一種，是爲勢所逼才會賭得兇，否則便會小注押押、玩玩便算。」

歐如神道：「所以，你這一次拿公孫師父的性命來冒險，也是爲勢所逼的？」

岳小玉道：「當然是爲勢所逼，否則決不會出此下策。」

歐如神道：「但除此之外，你還有別的辦法可想嗎？」

岳小玉道：「幹掉萬層樓，然後用他的腦袋瓜子換回師父。」

歐如神道：「倘若恨帝食言，那又怎樣？」

岳小玉道：「那就只好結結實實的栽一個觔斗可也。」

歐先神道：「與其冒這個險，不如走另一着棋子，雖則這一着棋子也同樣要冒險，但總是較佳的一着，而且並不會只是給恨帝牽着鼻子走。」最後一句話，最合岳小玉的心意。

岳小玉聞言，立刻點頭不迭，道：「對了，與其給恨帝當作是猴子般耍來耍去，倒不如耍一招，好讓他知道厲害。」

郭冷魂沉吟半晌，道：「就只怕形勢忽然有變。」

岳小玉道：「總要隨機應變，千萬別中了恨帝的陷阱。」

郭冷魂道：「放眼江湖，各大門派雖然對天恨帮恨之切骨，但却人人各自爲戰，抱着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此風一長，無疑就更助長天恨帮的氣燄了。」

岳小玉道：「向聞少林派一直執掌武林牛耳，怎麼不率先領導羣雄，與奸邪作一生死決戰？」

郭冷魂道：「少林派也有少林派的難處，據愚兄所知，這二十餘年以來，少林寺最少跟七八個武林帮會結下了樑子，萬一爲了對付天恨帮而使這些帮會有可乘之機，這個岔子就十分嚴重了。」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出家人常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怎麼到了這緊張關頭，却只顧着保存一寺之安危，而罔顧武林同道的命運了？」

歐如神聽到這裏，不禁連連搖頭，道：「少林寺威名歷久不墮，歷刦不衰，靠的並不是武功，而是靠一個『忍』字。」

「忍？」

「不錯，」歐如神點點頭，道：「一個門派，往往猶如一人而巳，一人逞匹夫之勇，難成大器，更難成大事，而一個門派也是這樣，有勇無謀之帮，遲早必成弱帮，別說要執掌武林牛耳，便是想繼續存在下去，也是難乎其難。」

岳小玉道：「勇謀兼備，又和『忍』字有什麼相干？」

歐如神道：「『忍』不單是修養，也是一種高深的謀略。」

岳小玉楞住。

歐如神接着又道：「『忍』就是以靜制動，也是以不變應萬變之根本竅訣，小不忍則亂大謀，由這句話就可以證實，『忍』與『謀』乃是大有關連的。」

岳小玉道：「和尚注重修心養性，這『忍』字訣必然是練得十分到家的，所以少林派就一直抱着動不如靜的宗旨，來對付天恨帮了？」

歐如神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心裏大不以爲然，忖道：「什麼不動不如一靜，有時候聽來簡直是一派胡言。」

嘴裏却淡淡道：「少林高僧，必有遠見也。」

歐如神道：「你師父和你義父是很有遠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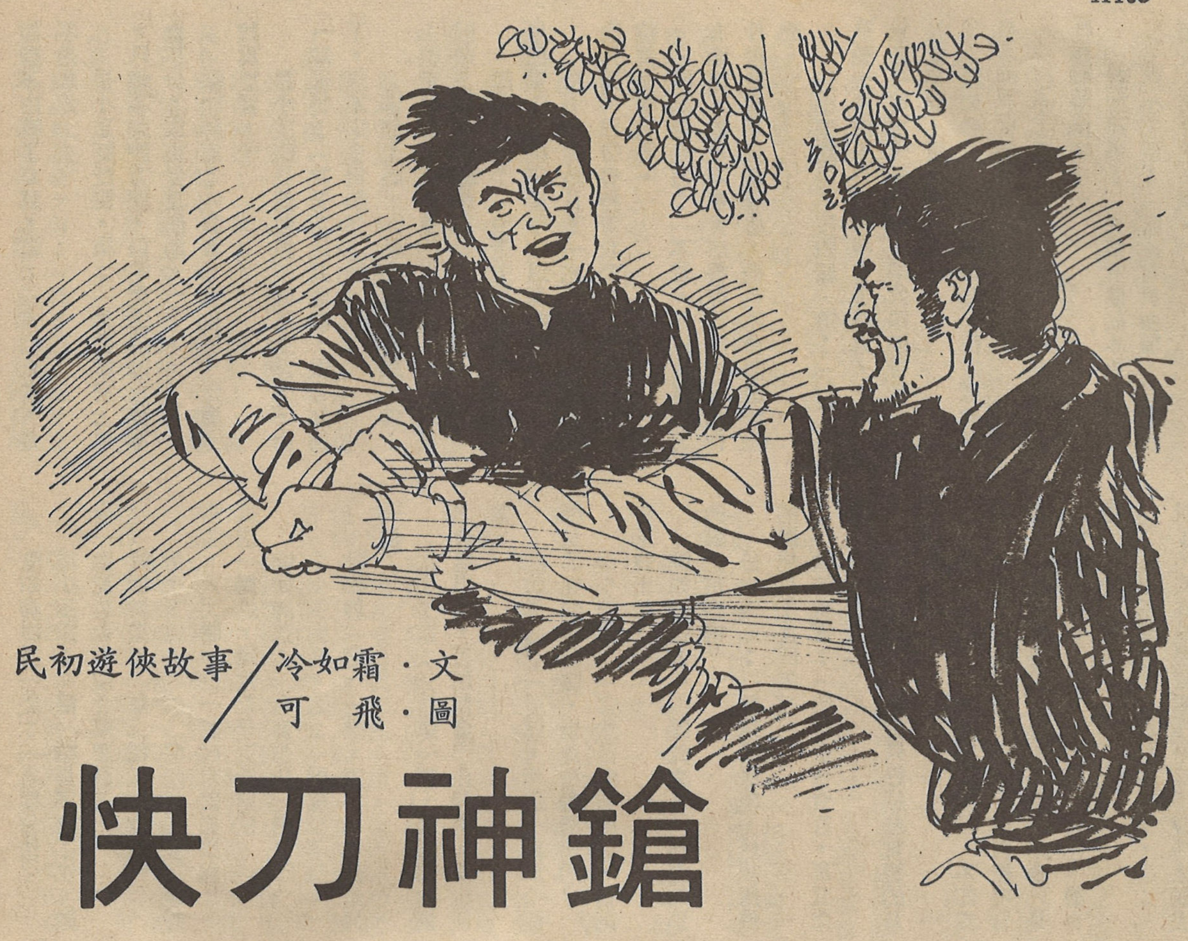
岳小玉道：「不錯，否則這兩位老人家也不會調教出我這個徒兒來。」他這樣說，一半是自己開自己的玩笑，另一半却也有點自嘲的味道。

歐如神淡淡一笑，又把話題帶轉回去：「少林寺站得穩固，對天恨帮始終是個威脅，反之，少林派若是發動攻勢，而又師老無功甚至大有損傷的話，對整個中原武林來說就很不妙了。」

岳小玉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提起少林寺，就想起和尚。」

郭冷魂一怔，道：「提起了和尚，那又怎樣？」

（未完・卅七）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快刀神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尚威因受創傷和陳剛打鬥，爲了自衞，用帶刀的鞘傷了陳剛，竄了出去又中了一箭倒地，跟着一蒙面黑衣人竄至想向他下毒手，突然來了雲中燕小姑娘把他救走，帶回雲府，她爹雲薄天初時怕惹是非不想收留，後來知道他就是快刀神鎗，又殺了自己對頭人梁文修，便叫女兒爲他療傷，準備招他入贅爲婿。那蒙面黑衣人是北洋政府的鷹犬，跟踪來至雲府，說明梁文修是革命黨濟南地區的主持人，是奉命將他殺掉，武尚威想通風報訊，故一併格殺，請協助交出犯人。雲薄天又變了主意，帶他去捉人，此時雲中燕巳帶武尚威出走……

寃情未洗脫　恩怨已分明

雲薄天冷冷說：「閣下何必還要我多說，殺梁老頭擄刦他女兒的並不是武尚威，要是任武尚威活着，對您的害處可比對我的害處大，武尚威的那把刀跟那支百發百中的槍，可都是要人命的閻王。」

黑衣蒙面人聽得不禁打了個冷顫，發出一陣凜人的冷笑：「好，好！雲薄天！算你厲害，我領敎了，好吧，這差事算咱們倆的，我先走一步了。」

說完，一轉身飛奔而去。

「老三！」雲薄天望着黑衣蒙面人的背影去遠消失在夜色裏後，冷然地喊。

黑衣漢子應聲從石屋竄了出來。

「姑娘往那個方向去的，你知道，是不是？」

「是的，屬下知道。」

「我把這件事交給你，只要找着人，都給我綁回來，姑娘她要是抗拒，跟武尚威一樣，給我砍！」

黑衣漢子一怔，要說話。

雲薄天巳厲聲說：「還不快去。」

黑衣漢子沒敢說話，恭應一聲如飛奔去。

雲薄天忽然一跺脚，說：「眞氣死我了。」

沈百達在一旁沒說話。

雲薄天在前，沈百達隨後，離開了石屋，兩人默默地往前走，都沒開口說話。

忽然，一聲冷笑，路旁的一處樹林中竄出一個人來，攔立路中，擋住了兩人的去路。

那是個一身青衣，生得很白淨很俊逸的青年。他攔立路中，一雙目光冷冷地直視着雲薄天，既不動，也不說話。

雲薄天跟沈百達雙雙停住脚步，凝目打量着青衣青年；從對方那冷冷的目光中，雲薄天看得出對方對他懷有着强烈的敵意。可是他却不認識對方，甚至連見也沒見過。

「尊駕是？……」他輕咳了一聲問。

「我籍籍無名，默默無聞，說了你也未必知道。」

「說一說又有何妨，你說了我就知道了。」

「這話說的也是，我姓名叫冷鋒，我給自己取了個外號叫『草上飛』，這表示我有一身很好的輕功，能在草上飛奔。」

「哦。」雲薄天微皺皺眉頭：「你這名號我倒是確實沒有聽說過。」

冷鋒淡淡地說道：「我本來就籍籍無名，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馬上就要成名了。」

「你馬上就要成名了？」

「你可知道為什麼？」

「那是你的事……」

「但也是你的事。」

「也是我的事？」

「不錯。因為事情跟你有關，沒有你的幫忙我成不了名。」

雲薄天微微一怔：「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冷鋒冷冷一笑：「濟南一帶的黑道瓢把子雲薄天，勾結北洋政府『特務隊』的人，以栽贓嫁禍手法陷害江湖白道英雄，我拿住你讓你向天下江湖招供，為那被陷害的英雄洗刷不白之冤，你說，我是不是會一舉成名？」

雲薄天聽得心驚色變，說：「你怎麼知？……」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剛才你跟那個北洋走狗的談話我都聽見了，那北洋走狗他自己也告訴我不少。」

雲薄天說：「他自己也告訴你不少？難道他……」

「告訴你也無妨，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那些東西，他已經死在我手裏，我沒留他活口，有你這個活口已經很夠了。」

沈百達突然開了口：「好大的口氣，你不過是個籍籍無名，默默無聞的後生小輩。」

冷鋒冷冷說：「宰你這麼個聽人使喚，供人驅策的奴才角色可是綽綽有餘。」

沈百達勃然變色，怒叱一聲，撲了過去。

冷鋒站在那兒沒動，眼看沈百達已經撲近，他身軀突然騰空躍起，沈百達擦着他腳下撲過；只見他半空中一個翻身，雙腳連環踢向沈百達的後腦。「噗！噗！」兩聲，沈百達連一聲叫喊都未能發出，便腦漿迸射屍身倒地一命嗚呼。

冷鋒身子同時落地，轉過身來雙目冷冷地又直視着雲薄天。

雲薄天是濟南地面上的黑道瓢把子，沈百達是他的總管，一身武功自非泛泛，但一個照面沒出一拳，便被冷鋒雙腳踢死，足見冷鋒一身功夫實在極高。他心頭暗暗震驚，自度出手決難討好，但他老奸巨滑，心頭雖然暗暗震驚，表面上却一點不露神色，淡然一笑：「尊駕果然好功力，怪不得敢來找我，只是尊駕既然聽見了我跟那位特務隊員的談話，就該明白殺人擄人的事我並未參與，也與我無關。」

「不錯！殺人擄人的你是沒有參與，也與你無關，不過那北洋走狗曾答應在他們特務隊裏給你安個名義，作為你追殺『快刀神槍』武尚威的功勞之酬，只沖着這一點江湖上就容不了你。」

雲薄天臉色一變，但一剎那間又恢復平靜：「看來那位特務隊員已把我和盤托給你了，只是你忽略了一點……」

「那一點？」

「死無對證。」

冷鋒冷冷一笑：「到了這時候你還跟我要奸滑，足見你平常是個怎麼樣的人了。我不妨告訴你，沒對證也沒關係，我不計較這個。」

「你不計較，江湖上可不會不計較，我只來個死不承認，別人又豈會只聽你一面之詞？」

「試試看吧，別忘了你還有個女兒，你的女兒現在能為武尚威背叛你，到時候她也許會當着別人指控你。」

雲薄天臉色又是一變，吸口氣說：「虎毒不食子，做女兒的再狠她豈會不念父女親情，向別人指控自己的父親？」

「那可難說，到時候她要不指控你，江湖上便容不了武尚威，她勢必在武尚威跟你之間作個選擇，從她現在毅然決然背叛你這一點看……」

雲薄天心裏不由一緊：「厲害！厲害！尊駕好不厲害，我領教了。」雙目忽然一凝：「這就是你的登龍術成名法麼？」

「不錯，這樣做正是我一舉成名的捷徑。」

「但據我所知，江湖上的成名法有很多……」

「別跟我徒說廢話，休想說動我，也休想以利誘惑我，我除了想一舉成名以外，還為的是『正義』兩字。」

「那咱們倆便說不到那兒去了。」他兩手一攤，倏然齊揚，兩把飛刀直向冷鋒射去。

「我早防着你這一着了。」冷鋒一聲冷笑，身軀一矮，橫竄了出去。

雲薄天雙手打出兩把飛刀落空，他右手一抬，探腰就要去摸兵刃。

可是冷鋒的身法太快，他矮身橫竄出去，腳一沾地便又折了回來；身軀貼地平射，直撲雲薄天的下盤。雲薄天右手剛摸着兵刃，猛覺兩腿一陣澈骨奇疼，大叫一聲倒了下去。

冷鋒一腳踩在他的胸脯上，冷冷地說：「雲薄天！濟南地面黑道瓢把子這張寶座，從今天起你要拱手讓人了。」

「尊駕要是願意……」

冷鋒冷一笑：「燕鵲豈知鴻鵠之志。雲薄天！你們縫裏瞧人，把我瞧扁了，一個小小濟南地面的黑道瓢把子，我豈看得上眼，那也會玷辱我。」

「那麼你要怎樣處置我？」

「我帶着你替那位『快刀神槍』武尚威洗刷不白之冤，讓江湖上都知道事實眞相。」

「姓冷的！你要想帶着我在這一帶走動，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錯了。雲薄天！你們那帮人以利合，不是以義合，典型的烏合之衆。蛇無頭不行，樹倒猢猻自散；他們自顧都不暇，那還會管你？我可以扛着你在路上大搖大擺的走，我敢說你的那些嘍囉們絕不會管你，不信咱們便試試看。」

他突然一指在雲薄天的腰眼上點了一下，伸手抱起雲薄天一掄，扛在肩上大步向前行去：「眼看天就亮了，到了路上見

了人，你儘管大聲叫喊，看看你的那些嘍囉們，有幾個對你忠心耿耿來救你的。」

雲薄天心中一聲苦笑，因爲他知道這位「草上飛」冷鋒的話說得一點都不錯。

他曾想到與其這樣丟臉不如嚼舌自絕，但他缺少那一咬的勇氣；而且他還存有一絲希望，盼望那一綫生機。

× × ×

一陣縱騎疾奔，到了一座山下。

雲中燕抱着武尙威躍下馬背，伸手在馬股上拍了一掌。那匹馬立刻向前狂奔，轉眼工夫消失在夜色裏，也聽不見有蹄聲了。

雲中燕抱着武尙威往山上走，上了半山再往裏走，一口氣奔入山區七八里。當她找到一個乾淨的山洞放下武尙威時，她已經累得一身香汗淋漓，嬌喘連連，躺在地上老半天都沒動一動。

武尙威剛才在路上一直閉着眼，現在他却一直詫異地望着她，沒說話。

好久好久，雲中燕才吁了一口氣，支撑着坐起來，望了他一眼：「你怎麼不說話。」

「在府上的時候，姑娘趕我走，現在又把我帶到這兒來，我不懂姑娘是什麼意思，不敢冒失開口。」

雲中燕臉露歉疚地說：「別生我的氣，是我誤會了你……」她輕嘆了口氣，把她的家世，她爲什麼把武尙威趕出她家，又爲什麼趕來救他的經過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後又說：「你是我仰慕已久的英雄，也爲我心裏的一份愧疚，現在你明白了麼。」

「我明白了，」武尙威釋然地點點頭：「謝謝姑娘。」

雲中燕道：「我差一點兒害了你，你還謝我。」

「這種誤會是我自己故意造成的，爲的是有時間能救梁老爺子，沒想到仍然遲了一步，反而讓人把贓栽在我的頭上，凡是有血性的人都會不齒我，恨我，我怎麼能怪姑娘？姑娘對我有兩次救命之恩，我理當謝謝姑娘。」

「你別那麼客氣，你是我心儀已久的英雄，我該救你。」

「姑娘高看我了，我當不起。」

「好了，我們不談那些了，我叫雲中燕。」

「雲姑娘。」

「幹嗎老是姑娘姑娘的，聽得人心裏怪彆扭的。」雲中燕看了他一眼，臉孔忽然一紅，低下了頭，話聲也越說越低。

武尙威心裏不禁微微跳動了一下，沒說話。

「你已經知道我的家世出身了，你是不是會看不起我？」雲中燕抬起頭，臉兒上猶帶着三分紅暈，眼睛凝望着他。

「那怎麼會。」武尙威搖搖頭：「姑娘既知道我，就該知道我不是那種人，姑娘難能可貴，我對姑娘只有感激，只有敬佩。」

「眞的。」

「我不是個擅虛假，善說謊的人。」

雲中燕忽然又低下了頭：「其實我倒不是要你感激什麼，也更不要你敬佩什麼，我只要……」

不知她是沒說下去，還是話聲太小？那「要」字以下的聽不見了。

武尙威雖然沒聽見她說的是什麼，但他不是個糊塗人，也明白她的意思，他輕嘆了一口氣說：「人非草木，武尙威更不是人間賤丈夫，姑娘的好意我明白，只是……我現在是個殺人兇手，北洋軍的通緝犯。」

「你要知道，我現在的處境也不不比你好到那兒。」雲中燕的話聲說的好低好低。

武尙威怔了怔：「是我連累了姑娘，害得姑娘有家歸不得。」

「你怎麼這樣說，我早就想離開那個家了，只是一直沒有機會，那個家沒有兩可，待在那個家裏我心裏只有厭惡、痛苦。」她幽怨地說。

武尙威吸了口氣：「不管怎麼說，雲老總是姑娘的生身之父。」

「我知道。」雲中燕幽幽一嘆：「我這麼做也許是大逆不道，可是至少我心裏不會再有那種厭惡、痛苦的負担，至少我會感覺良心平安，身爲人女，我本不該批評自己的父親，可是我總覺得他老人家的所作所爲是罪惡，我勸過他多少次，他不聽，我只有背叛他，離開他，除了這，別的我還能怎麼樣？」

「也許令尊現在已經悔悟了。」

「不會的，」她抬起頭，眉宇間含着幽怨，雙目中也噙着淚光，說：「知父也莫若女，這時候他只覺會恨我，要是讓他找到我，他能活活打死我，甚至剝了我的皮。」

武尙威微皺了皺眉：「對令尊，我也略有耳聞，但虎毒不食子，我敢說有一天他總會悔悟的。」

「這倒是有可能，不過那一天很不容易到來，眞要有那麼一天，我願意跪在他面前任他處置。」

「姑娘是位孝女。」武尙威深看了她一眼。

「那我可當不起，」雲中燕苦笑地搖搖頭：「我只希望他老人家能早一天醒悟，讓我死我都願意，只是你知道，走錯了路想回頭可不容易，除非那一步是剛邁出，像我爹，他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錯路了，就算他想回頭，但江湖上的事兒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眞要到了那時候，我倒願意助令尊一臂之力。」

雲中燕說：「你願意助他一臂之力，你不記恨。」

武尙威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要是令尊能醒悟，那該值得人敬佩。」

雲中燕深深一眼望着他：「你不愧是個英雄，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姑娘太高看我了。」

雲中燕說：「咱們不較這個了。」嫣然一笑：「這麼一陣折騰，你的傷現在覺得怎樣？」

「謝謝姑娘，不碍事。」

「讓我看看。」她伸過手來大方地把住了武尙威的腕脈，忽然一怔：「呵！我眞糊塗，這麼半天了，我竟然忘了替你解開穴道。」

她鬆開手，在武尙威的腰間擰了一把，武尙威立時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她又把住他的腕脈，刹那間她皺起了眉頭，但沒有說話。

「我自己知道我的傷有多重。」武尙威的神色很平靜。

「倒也沒有什麼，只是十天半月內，你不能再妄動眞力了，也就是說咱們得在這兒待上十天半月。」

「姑娘！我很不安。」

雲中燕說：「別說這些了，是我自己願意的！」

× × ×

天亮了，曙光照進了洞裏。

武尙威跟雲中燕緊緊地依偎着，睡得正酣，雲中燕的秀髮有點亂，臉兒上紅紅的，還透着動人的光澤，掛着唇邊一絲甜蜜的笑意，她一定正在做夢，而且是一個甜得不能再甜的夢

朝陽的光輝裏，鳥兒叫聲聒耳。

雲中燕醒了，睜開了眼睛，黑白分明的眸子是那麼亮，還閃漾着動人的光采。

第一眼，她看了看身旁的武尙威，臉上突然泛起一片羞紅，好嬌好艷。

武尙威睡得正濃，她雙目深情脈脈地凝視着武尙威的臉兒，她臉上含着嬌羞，也帶着無限的喜悅。

良久、良久，她輕輕地叫說：「威！威！醒醒！天亮了！」

武尙威沒動靜。

她貝齒輕咬了咬下唇，遲疑着抬手輕輕地推了推武尙威。

有動靜了，武尙威睜開了眼，猛可裏坐了起來：「姑娘……」

「還叫姑娘，你就只會叫姑娘麼？」雲中燕挺身坐起，一臉嬌嗔。

「中燕！我……」武尙威連忙改了口說。

「什麼都別說了，現在還用得着說什麼嗎？」

「中燕！」武尙威伸手握住她的手，滿臉誠懇地說：「我有一句很重要的話非說不可。」

「那你就說吧。」

「今生今世，我要全心全意的愛上妳了！」

「這一句勝過千言萬語，夠了。」雲中燕深情地看了他一眼，嬌軀緩緩偎進了他的懷裏。

武尙威環臂輕擁着她。

這一刻，最溫馨、最甜、最美。

半晌過後，雲中燕仰起了臉兒，說道：「剛才你睡得好沉好沉，現在覺得怎麼樣？」

武尙威笑了笑：「有妳這個可人兒整天的體貼照顧，你想我還會有什麼怎麼樣嗎？」

「油嘴。」雲中燕臉孔一紅地嬌嗔了一句，旋即興緻勃勃地說：「山上的一早最美，咱們出去走走，順便找點吃的，好不？」

「好啊。」武尙威立刻也爲之興緻勃勃。

雲中燕挺腰站起：「啊……」她剛站起突然發出一聲輕呼，眉鋒爲之一皺，嬌軀也爲之一彎。

「怎麼了，武尙威連忙站起伸手扶住她。

「還問！」雲中燕臉兒飛紅，白了他一眼。

初爲人婦的嬌羞與喜悅最美最動人。

武尙威先是一怔，繼而他馬上明白了，連忙體貼地說道：「那妳躺下休息一會兒吧。」

「討厭。」擰腰往外行去。

出了洞，只見滿眼青翠，連綿的山勢，數不盡的峯巒；遼闊的天空，襯托出大自然景色的幽美與雄壯，令人心胸爲之一暢。

「好美，」武尙威吁了口氣。

「再往裏去一點兒更美，就是在這兒住上一輩子也不怕有人發現。」雲中燕抬手朝深處指了指。

「中燕，這兒是？……」

「從這兒往南去是泰山，往東去是魯山，你說這兒是那兒？」

「那麼，這兒該是千佛山附近了。」

「對，這一帶山區極廣，幾座山連起來有好幾百里，到了深處會迷路。」

「哦！」武尙威忽然伸手摟住她的柳腰：「中燕！我們在這兒幾天了？」

「五天。」

「五天，外面不知已經鬧成什麼樣子，我想我們該出去看看了。」

「那怎麼行，你的傷，還沒有完全好呢？」

「誰說我的傷還沒有好，傷口都已經結疤了。」

「內傷呢？」

「也好了七分以上。」

「七分以上不行，必須全好。」

「中燕！可是我心裏實在……」

「威！」雲中燕不等他把話說完，很快地接口說：「我知道你心裏很急，我心裏又何嘗不急，可是你應該明白，你要對付的不完全是江湖上人，還有北洋軍特務隊的人，他們不但多半會武功，而且個個有槍，你現在的情形根本不能跟人激烈拚鬥，只一用力，肩上剛結好的傷疤便會迸裂，內傷也會惡化，所以現在我們絕不能出去。」

武尙威眉鋒微皺地：「依妳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出去？」

「要等你內傷完全痊癒，肩上傷疤結老才成。」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想大概再過三五天就可以了。」

「再要三五天的時間，我心裏可眞要急死了。」

「威！這是急不得的事，爲你自己也爲我，你應該多忍耐、多保重，你懂。」

武尙威不說話了，這話他當然懂，她如今已是他的人了，他萬一有個長短，她怎麼辦？她當然要他爲她保重。

「好吧！」他輕吁了口氣：「雲中燕！我聽妳的就是。」

雲中燕笑了，笑得好美，嬌軀偎在武尙威的懷裏，偎得好緊！好緊！

× × ×

武尙威跟雲中燕回到了濟南，他倆沒進城，在離城十里的「十里舖」歇了脚。

武尙威的內外傷已經完全痊癒，體力

已如同往昔，儘管他不在乎雲薄天那帮人，但不能不在乎特務隊的人，自然這並不是因爲特務隊的人除武功以外還個個有槍，而是他已經揹了黑鍋，不能讓這寃枉越來越大。

他勢必得進濟南城，因爲他要找雲薄天只有雲薄天才可能知道那個讓他揹黑鍋的黑衣蒙面人。

擄刼梁小姐的是這個人，殺他父親武維揚的也可能是這個人。

殺父之仇不能不報，小姐是吉是凶，是死是活也都在這個人的身上，所以他必須要找出這個人來。

他要進濟南城，只是要找機會，不能這樣大搖大擺的進去，要是他沒有猜錯，城門口一定貼有緝拿他的懸賞告示，說不定連他的面像都畫上去了，所以，他跟雲中燕在「十里舖」歇脚探風聲。

找雲薄天這件事，當然是武尙威事先跟雲中燕商量好的，女婿找丈人，世上這種事兒不多，而且不管怎麼說，雲薄天總是雲中燕的生身父，雲中燕自然也知道，武尙威是個至情至性之人，絕不會傷她這位生身父親的。

雲中燕心思靈巧，在出山的時候找上一戶民家，花了點錢把自己的打扮全改了，如今的她是個鄉下小媳婦兒，手上還挽了個花布包袱，乍看誰也不可能認出她就是雲中燕。

她還給武尙威找了頂寬沿兒大草帽，旣寬又大的帽沿兒遮住了大半張臉，只要不摘帽子，不掀帽沿兒，誰也看不出他是「快刀神槍」武尙威。

「十里舖」有個賣酒的地方，是個棚子，緊挨着大道旁，兩顆大樹遮日頭，來往的人多，生意也挺好！

兩人走進棚子，坐在最靠裏的一張桌子，隨便叫兩樣東西，雖然兩個人誰也不能說不餓，可都沒心情吃喝。

武尙威心裏在想：找雲薄天這件事在必行，可是到時候雲薄天給他來上三字「不知道」，那便怎麼辦？」

雲薄天是個奸滑的老狐狸；看準了沖着雲中燕，武尙威絕不能拿他怎麼樣，這不是沒有不可能的。

雲中燕的心裏也在想：雲薄天再怎麼不好總是她的生身之父，她知道武尙威的爲人個性，他絕不會對她爹怎麼樣；可是她爹就難說了，到時候武尙威基於自衛，衝突恐怕在所難免。那麼，一個是她生身之父，一個已是她的夫婿，她該怎麼辦？又能帮誰？……

兩個人心裏都有事；而兩個人都盡量不讓這份憂慮在臉上顯露出來。

也就因爲兩個人都有心事，所以一直到坐定了才發現，應該說是雲中燕發現的；她發現「十里舖」這些客人跟往常不一樣，竟然十有九成都是江湖上的人物。

她馬上把這發現低聲告訴了武尙威，武尙威眼光四掃，也這才警覺棚子裏客人大都是大河南北水旱兩路，黑白兩道上的人物，甚至有的他還見過。

一個瘦高個兒低着頭走進棚子來，進來抬頭；武尙威立刻認出他是直隸地面黑道上出名心狠手辣的煞星，「瘦皮猴」吳文奎。

他認出了「瘦皮猴」，也有旁人認出了吳文奎，那是個白淨臉的矮胖子，臉上帶着笑意，站起來揚着胖手叫道：「吳老大。」

吳文奎抬眼一看，馬上放步走到矮胖子桌前，拉把槐子往下一坐：「這是那陣風把你也給吹來了。」

矮胖子咧了咧嘴：「把我吹米不稀罕，把你吳老大給吹來才稀罕呢。」

吳文奎嘴角牽動了一下，算是笑：「別打哈哈了，咱們心裏都明白，說不定咱們都是沖着一件事兒來的，你照子放亮點兒瞧瞧，沖着這件事兒來的又何止咱們兩個。」

矮胖子笑了笑：「說起這件事兒可眞玄，眞是八十歲的老娘倒繃了孩兒，終日打雁的竟讓雁啄了眼珠子去。雲老頭兒何等個人物，跺跺脚這塊地兒都得好幌一陣子，怎麼竟讓一個乳臭未乾，胎毛未掉的小嫩蛋兒給整了；據說這小子把命都玩兒上了，整天扛着雲老頭兒在濟南城大街上到處逛，可笑雲老頭兒的人都瞪眼瞧着，硬是連靠近那小子都不敢靠近。」

吳文奎哼哼一笑：「這小子要是爲揚名立萬闖字號的話，這條路他算是走對了，也讓他走絕了。這件事兒已轟動了大河南北江湖道上的人，那個不豎拇指說這小子有種，是條漢子。」

「吳老大！你可知道這小子是那一方的神聖？」

「我只聽說他姓冷，單名一個鋒字，外號叫『草上飛』，別的一無所知，以前也沒聽說過那塊地兒上是他這一號。」吳文奎搖搖頭。

「我跟你一樣，這小子實在讓人摸不透，他到處嚷嚷說今兒個正午要在『大明湖鐵公祠』前揭發雲老頭兒損人利己的罪行。」矮胖子聳聳肩說：「其實雲老頭兒平日的作爲，只要是咱們這條綫兒上的，誰不是胸中雪亮，有什麼好揭的？」

「不！」吳文奎一搖頭：「我看這小子必是另有所指。」

「你是指？……」

「我不知他指的是什麼？可是敢說絕不是指雲老頭兒平日的買賣作爲。就像你所說的，大夥兒都胸中雪亮，有什麼好揭的？」

「嗯！不錯，這倒也是。」矮胖子沉吟地說：「這麼着雲老頭兒一定是另有什麼把柄落在這小子手裏了。」

「這倒確有可能。」

他倆這麼一說，武尙威聽得楞住了。

雲中燕却揪緊了一顆心。

武尙威一邊聽，腫海裏一邊盤旋；他怎麼也想不出這位「草上飛」冷鋒是何許人？

雲中燕臉現焦急地看着他，口齒啓動，要說話。

武尙威連忙向她遞過一個眼色，丟下酒錢站了起來，雲中燕會意地跟着站起。

武尙威避開大道，走向小路往西行去；雲中燕急急跟上一步道：「威！你看這是……」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武尙威搖搖頭說：「不過咱們現在已經不能等到晚上行動了，必須得在正午以前趕到『大

明湖鐵公祠』去。」

「我說句不該說的話。」雲中燕神色有點黯然：「我爹要是有個什麼，那也是他自己找的。如今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手裏，恐怕這是他當初怎麼也想不到的事。」

「那個姓冷的可稱得是個有胆識，有智謀的人物，事到如今也只有在白天冒一次險了。走！咱們走快一點。」

雲中燕連忙也加快脚步跟上。

一陣奔跑的脚步聲由身後方向傳了過來，武尙威跟雲中燕停步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身材矮胖的漢子飛步奔來。

「阿胖！」雲中燕脫口叫。

「姑娘！果然是您。」阿胖奔到近前停步，一臉激動驚喜神色，說：「我老遠看着像您，可是不敢冒叫，只好跑近來看看。」

「你怎麼在這兒，聽說我爹出了事兒了，是不？」

「是的。」阿胖看了武尙威一眼，臉上浮現怯意地低着頭說：「那一天夜裏，老主人帶着人找武爺，城外發出訊號已經截住了武爺。等老主人跟沈總管趕去，已經遲了一步，您已經把武爺帶走了。老主人好生氣，回城途中碰上了那個自稱『草上飛』冷鋒的小子截住了老主人，他說那個特務隊員已經讓他殺了，老主人跟特務隊員談的事兒他全清楚。他要老主人面對江湖同道，親口承認跟那個特務隊員談的事，並要老主人做證爲武爺洗刷不白之寃。您是知道的，老主人那受得了，當時就動了手，沈總管毀在他手裏，老主人也就栽在了他的手裏。」

「聽說那姓冷的今兒個正午要在『大明湖鐵公祠』前，當衆揭露這件事？」雲中燕皺着雙眉。

「是的。我跟阿瘦都快急瘋了，可是老主人在他手裏，我們倆又不敢接近，那姓冷的小子又精得跟個猴兒似的；想近他也沒機會。我跟阿瘦心裏一琢磨，心想這件事已轟動了各路江湖道，您要是聽說了一定會趕回來，所以我等在城外碰您，好請您拿個主意。」

阿胖讓她拿主意，這可給她出了難題了。

她是個聰明人，聽完阿胖的話，她立刻想到了一點；就是這位「草上飛」冷鋒這麼做却是爲了武尙威，是爲武尙威伸寃洗刷不白。這是伸張正義，是典型的俠義肝胆，俠士作風，也是最快、最有效爲武尙威洗刷不白的好辦法。武尙威是她的夫婿，對這件事別說是阻攔了，她應該感激這位「草上飛」冷鋒才是。

可是，令她作難的是這件事的關鍵人物乃是她的生身之父，她父親的作爲再怎麼不好，怎麼不對，但生她、育她二十年的親恩却是無法抹煞的；一旦爲武尙威伸了寃，洗刷了不白，她父親這後半輩子也就完了。

她該怎麼辦？怎麼辦？……

因此，她深皺着雙眉，沒說話。

她沒說話，阿胖那裏却又開了口：「姑娘！這件事可關係着老主人……」

雲中燕正在爲難，聞言心裏不由一急，揮手大聲：「我知道。」

阿胖愕然一怔，驚詫的望着她，沒敢再說話。

雲中燕立刻發覺自己失態。阿胖也是一番好意；跟着她爹多年，好也好、壞也好總是忠心耿耿。在這時候還留在濟南等她也委實難能可貴；怎麼好對他發脾氣？

「可知道那姓冷的現在那兒？」她馬上平靜一下語氣。

「就在大明湖鐵公祠裏，阿瘦在那兒守着他。」

雲中燕轉眼望向武尙威，沒說話。只因爲她不能拿主意，也沒辦法拿主意。

實在也是她太爲難了；一個是她的夫婿，一個是她的父親，她能偏向那一個？她可以背叛她父親可以背叛她的家，但是一旦面臨關係着她父親後半輩子的這種事，她就不能不猶豫了。這也是人之常情。

武尙威吸了口氣，平靜地說：「咱們先到『鐵公祠』去看看再說吧。」他轉身要走。

「武爺！」阿胖喊。

武尙威停步回轉身望着阿胖。阿胖遲疑了一下：「武爺！我知道我們老爺子對不起您，也知道您是讓人栽了贓，可是您是位大英雄，您不一定非用這種辦法，非靠這次機會……」

武尙威沒說話，轉身又要走。

阿胖身子忽然前竄，攔住武尙威，滿臉堅毅之色地雙眼直視着他：「武爺！我阿胖不敢也沒有理由請您伸手拉我們老主人一把，但我要請您別用這個辦法，別靠這次機會洗刷您的不白；也就是說我們跟姑娘想法子救我們老主人，請您高抬貴手別阻攔，要不然您請先殺了我阿胖。」

雲中燕站在一旁沒說話。

「我說過要攔你們救人的嗎？沒有吧。」武尙威的神色平靜而淡漠。

阿胖一陣激動彎腰躬身而退。

武尙威突然飛步向西奔去。

「武……」雲中燕一怔急叫，但只叫了一個字便猛悟不能高聲叫喊「武尙威」，連忙隨後飛奔下去。

阿胖緊跟在後。

× × ×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這便是「大明湖」的寫照。

「大明湖」在濟南城的西關外，周圍廣達五六里，湖界城垣東、南、西三邊。

「鐵公祠」在「歷下亭」之西，是祭祀明室忠臣鐵鉉的所在。

鐵鉉，明朝人，字鼎石，官至山東參政。與盛庸守濟南，曾屢挫燕王大軍，後不幸死甚慘，後人紀念其忠義，立祠祀之，香火不絕，有楊繼盛楹聯：「鐵肩担道義，辣手著文章。」

武尙威老遠就看見了「鐵公祠」，雖然還不到正午，可是「鐵公祠」前已站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做生意的有眼光，不少賣吃喝的小攤兒擺上了。

武尙威心裏明白，那黑壓壓的一片人羣中，一定有北洋軍的人混雜其中。他絕不能這麼走過去；要是被人認出來，必然會惹出大麻煩。

於是，他拐了彎兒，繞向「鐵公祠」後，利用「鐵公祠」後的涼亭跟那些樹木作掩蔽，以極敏快的動作閃身竄到了「鐵

公祠」後。凝神傾聽，聽不見裏面有什麼動靜；用手推推後門，裏頭閂着，也推不動。

他提一口氣，彈身上竄，翻牆進入「鐵公祠」的後院內；後院子裏沒有人，一片空蕩、寂靜，連一點聲息也沒有。

他再凝神聽聽，仍沒能聽出什麼。於是他緩步向前走去；剛走兩步，驀覺身右響起一陣急風飛撲了過來。

好快！他剛警覺地轉過身子來人已到了他眼前，一雙手掌已分向他胸腹擊到。

躲已來不及，發話也嫌稍遲。不得已抬手出掌，硬接下了對方的雙掌，並且將對方震得後退了兩步。

那是個白淨臉孔俊逸的青衣青年，一雙目光驚訝地注視着武尙威。

「尊駕可是姓冷？」

「不錯！我正是草上飛冷鋒。」

「好俊的輕功，不愧『草上飛』，我叫武尙威。」

冷鋒一怔：「怎麼說，尊駕就是『快刀神槍』武尙威？」

武尙威抬手摘下頭上的大草帽，提着刀雙手抱拳：「特來拜謝冷兄仗義。」

「對武兄，我仰慕已久，武兄也請別客氣，我刦持雲薄天的事，武兄已經知道了？」

「要不我怎麼說特來拜謝？」

「這可不敢當，我學了這身武功爲的是什麼？遇見不平事，理應作不平鳴。武兄請稍候，我這就去提雲薄天，咱們一塊出去。」說完話轉身就走。

「冷鋒且請留步。」

「武兄有什麼見教？」

「冷兄俠肝義胆，古道熱腸，我很感激，只是在這兒有個不情之請，請冷兄把雲薄天交給我。」

「武兄要雲薄天？」

「是的！我不希望讓他當着江湖道作招供……」

「武兄是想了結他？」

「不！冷兄誤會了，他的女兒對我有活命大恩，我不想讓雲姑娘爲難，我要把雲薄天交給她。」

「哦。據我所知，雲姑娘是位深明大義，難得的俠女，平日對她父親的作爲，早就有所不滿……」。

「但雲薄天畢竟是她的生身父，要是讓雲薄天面對各方江湖道招供作證，我武尙威的冤情固然可得洗刷；可是雲薄天的後半輩子便算完了，我不願讓雲姑娘爲難，不願令她悲痛一輩子。」

「那麼武兄的不白之冤怎麼辦？」

「走一步是一步，將來我自己再找機會昭雪。」

「這我倒是沒有想到……」冷鋒皺着眉頭。

「對冷兄的仗義胸懷，我仍然十分感激。」

冷鋒含笑地搖頭：「武兄不是俗人，怎麼老提這個，再說當初我只是激於義憤，並沒有想要獲得什麼。我可以把他交給你，只是你這不白之冤……」

「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我不會永遠這麼被冤下去的，雖然我也急於洗刷自己，但我不能爲此而被人視作忘恩負義的人間賤丈夫。那樣，我寧願被冤一輩子。」

「武兄有沒有想到，這不白之冤一天不能洗刷，你便一天不得安寧，一天到晚得躲躲閃閃地躲避那些江湖上的血性好漢，跟那些北洋軍特務隊、偵緝隊的人，那種日子……」

「那也沒有什麼，但得仰不愧、俯不怍，心安理得，我不計較那些。」

「好！」冷鋒忽然一點頭：「你『快刀神槍』武尙威果然是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眞豪傑，冷鋒不敢陷你於不義，請稍候。」

轉身奔進東邊的一間屋內，再出來時手裏多了個人；正是雲薄天。他把雲薄天放在武尙威的面前地上：「不能讓江湖道說我冷鋒欺人，我得對外頭等着的人有個交待。」他邁步要往前去，武尙威伸手抓住了他。

「武兄……」

武尙威淡淡說：「外頭的那些人從各方老遠跑到這兒來，不是來聽你解釋的，你從後頭走，我自有辦法打發那些人。」

冷鋒猶豫了一下點頭說：「好吧。」

「臨別讓我告訴你，你這個朋友我交定了，咱們各自珍重，後會有期。」他鬆手放開冷鋒。

冷鋒笑了：「不賴。得能交上『快刀神槍』武尙威這麼個朋友，够令我高興的。」他抬手拍了拍武尙威的肩胛，向後竄去，接連兩個起落就翻出了牆外。

武尙威俯身一掌拍開了雲薄天的穴道。雲薄天穴道被制有好些日子，身子很虛弱，他睜開眼睛一見武尙威，立時臉色大變，虛弱的身子突然精神地竄起。

武尙威伸手一把抓住了他。

「武爺！大人不計小人過……」雲薄天兩腿一軟跪了下去。

武尙威連忙把他拉起：「你誤會了，現在已經沒事了。令嫒跟阿胖、阿瘦在外頭等你，外頭也有不少江湖同道在等着看熱鬧，聽究竟，你記住告訴他們，就說這完全是武尙威一個人弄的玄虛，你走吧。」他鬆開了手。

雲薄天目光疑惑的望着他，脚下緩緩移動着往後退；退了幾步轉身就跑，一口氣跑出了「鐵公祠」。

到了「鐵公祠」外；他停了步，臉上立時換上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雙手往後一背，冷然抬眼四掃。

「鐵公祠」外，站立着一大羣人，本來是亂哄哄的，由於他的突然出現，立時鴉雀無聲，寂靜一片。

「老主人！」

「爹！」

兩聲叫喊，三個人飛奔了過來；是雲中燕，阿胖跟阿瘦。

「爹！您怎麼……」

雲薄天剛要說話，十幾二十個人撲奔了過來；爲首之人正是那位「鐵布衫」陳剛。

突然有人大叫：「武尙威大概在裏頭，這一定是武尙威攪的鬼。」

這一來，亂了，所有等着看熱鬧的人都撲了過來。

雲中燕恍然大悟，嬌臉失色，急叫一

聲「武尚威」，就要往裏撲。

雲薄天抬手一指點了她的穴道，抱起她，輕喝：「走！」帶着阿胖阿瘦急奔而去。

陳剛帶着十幾二十個人衝進「鐵公祠」找武尚威，可是，他們連武尚威的影子也沒見着。

× × ×

武尚威由「鐵公祠」後一座林木非常茂密的小樹林裏走了出來，繞過「鐵公祠」到了前面。

靜悄悄地，剛才那麼多的人，現在已經走光了。

他原以爲雲中燕還在「鐵公祠」門口等他，現在他方才想到：他想錯了，雲中燕可能是跟他一樣，暫時避開了；等到這一帶確實沒有人後，再來找他？嗯！多半是這樣，雲中燕沒有理由就這麼跟着她父親走了。

因此，武尚威耐心地等上了；等雲中燕找他。

從中午十二點多鐘一直等到三四點鐘，竟未見到雲中燕的影子。

他越等心裏越奇怪，越等越沉不住氣，有好幾次想走，又怕她來了撲個空，找不着他着急。一直等到天黑下來，仍不見雲中燕的影子，至此他才敢下斷論：雲中燕是不會來了。

那麼，她必是跟着她父親回家去了。

於是，武尚威邁步離開了「鐵公祠」，很快地消失在夜色裏。

× × ×

武尚威到了雲家後門外。聽不見裏頭有什麼動靜；但看得見燈光。

沒錯，雲中燕跟着她父親回來了，不然雲家那來的燈光？

她也眞是，讓他一個人在「鐵公祠」苦苦的等，她在家裏也眞待得住。

武尚威心裏多少有點兒埋怨；就帶着這點埋怨彈身躍起，越牆進了雲家後院。

幾處屋裏有燈光，却不聞人聲，不見人影。

武尚威馬上知道情形不對，心裏也驀生警覺。

忽然，四下屋裏竄出了二三十個人，都是濟南府保安隊的，有的手裏拿着明晃晃的鋼刀，有的手裏拿着槍；長的短的都有。迎面一人赤手空拳，正是那位「鐵布衫」陳剛。

武尚威臉色一變，閃身要動；驀見牆外四週燈光上騰，人聲嘈雜。

「武尚威！保安隊的人有一大半在這兒，你還想走麼，不怕死你就闖闖看。」陳剛冷笑着說。

武尚威聽得臉色大變，心神震動，但是刹那間他又恢復了平靜。

「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是束手就縛，跟我去打這場官司，還是要跟我拚一拚？隨你。」陳剛一個人大步走了過來，雙目盯視着他。」

「陳剛！你可是爲梁老爺子被殺之事拿我？」武尚威的語氣神色都很平靜。

「你以爲我是爲什麼拿你？」

「陳剛！殺梁老爺子的不是我。」

「你認爲是誰？」

「我只能告訴你我知道有人刺殺梁老爺子，我是趕來救梁老爺子的，不想被人趕前一步栽了贓。」

陳剛冷聲一笑：「武尚威！你也是江湖道上的人物，放光棍點兒，好漢做事好漢當……」

「對！」武尚威接口說：「武尚威在江湖上也薄有名氣，不是我誇口，只要是我做的事，還沒有個不敢當的，但不是我的事我不能爲別人揹這口黑鍋。」

陳剛雙目一瞪：「你還不承認，我親眼看見……」

「陳剛！你看見的只是梁老爺子已經被殺，我手裏握着一把匕首，但是你並未看見我用那把匕首割斷梁老爺子的咽喉。」武尚威道。

「我承認沒有看見，不過……」

「陳剛！你不愧是個英雄。只是你該聽說過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我確實是趕來救梁老爺子的，却不料落人後着讓人栽了贓。我希望你相信，否則我也就只有跟你放手一拚了；我沒有罪，我不甘束手就縛，冤枉賠上這條命。」

陳剛跨步就要欺前，但腳下剛動却又把腿收了回去，雙目一凝：「你知道有人要刺殺梁老爺子，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件事說來話長，只要你有耐心聽，我願意一一奉告。」

「好吧！你說。」陳剛沉吟地看了他一眼。

武尚威當即從特務隊人去找他父親武維揚說起，直到雲中燕明白了內情，毅然背叛雲薄天來救他的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陳剛目光凝注地：「你這都是實話？」

「武尚威的微名或許微不足道，但是『八臂哪吒』趙一飛，你應該知道他是個何許人物。」

「你說雲薄天的女兒聽見了雲薄天跟那個特務隊員的談話，明白了眞象，因而不惜背叛她父親救了你？」

「不錯，這是事實。」

「今天上午你可到過『鐵公祠』，雲薄天可是你放的？」

武尚威點點頭：「我到過『鐵公祠』，雲薄天也是我放的。」

「這是怎麼回事，聽說那個姓冷靑年要揭雲薄天的罪狀，雲薄天旣然害過你，你爲什麼反而放了他？」

「那位姓冷的要揭發的就是勾結那個特務隊員陷害我的事。雲薄天害過我，但她女兒却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使雲姑娘爲難，更不能爲洗刷自己毀了雲薄天的後半輩子，害得雲姑娘悲痛終生，所以我潛進『鐵公祠』，商得那位冷朋友的同意，放了雲薄天。」

「事情的經過眞是這樣？」

武尚威神色一正說：「武尚威不是謊言欺詐之輩，我要是只顧自己，我就不會商請那位冷朋友放雲薄天了。」

陳剛沉默了一下，深看了他一眼：「我告訴你一件事，當初有人密報說你潛來濟南要刺殺梁老爺子，今天下午又有人密報說你一定會到這兒來。」

「哦……」武尚威一怔。

（未完・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伍家堡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少堡主伍英因誤入絕情谷，雙目被谷中少女弄瞎，送出谷外，又被天駝叟的弟子摧心掌震傷內腑，由天駝手倔脚夫用滑竿載回伍家堡，因護住心脈的元氣，尙未嚥氣，堡主伍天義和義弟追魂秀才井望天、無情金鏢楚定一，江湖稱爲中州三傑，竟敢有人向自己兒子下毒手，經過伍英斷斷續續的訴說，因傷重未能盡訴便死去……井望天是一位足智多謀之人，知道伍英之言另有隱情，再從他身上搜出遺言字句：湖畔南角斷崖下，青松西側有淸泉。雖然和伍明珠端詳不出，商議去勘探，先打發入堡的兩個地鼠門人……

樹上取秘笈　冒險探鶴潭

木門緩緩打開，兩個黑衣人一探頭，突然分左右飛躍而出，一出室外，忽的就地一滾，右手執刀護身，緩緩站起身子。

井望天揮揮手，示意李總管和手執兵刄的八個堡丁們退遠一些，才拱拱手，說道：「兄弟井望天，請敎兩位兄台上姓大名？」

兩個黑衣人對望了一眼，齊聲說道：「咱們沒有姓名？」

李正怒聲喝道：「大胆匪徒……」

井望天接道：「你們都退下去。」

李正呆了一呆，帶着圍上來的堡丁，往後退去。

井望天說道：「兩位雖然不肯通名報姓，但兄弟瞧得出來，兩位都是地鼠門中人。」

兩個黑衣人看井望天確無惡意，緩緩收了手中短刀。

左面黑衣人抱拳，道：「井兄就是中原三傑中的井二爺了？」

井望天道：「不敢，不敢，難得敝兄弟這點微名，連貴門也有耳聞。」

左面黑衣人道：「井二爺大名鼎鼎，江湖上有誰不知，咱們既然被發覺了行踪，只能怪咱們學藝不精，也無顏留在此地，不知井二爺是否准許咱們告辭？」

井望天微微笑了一笑，說道：「如是井某人沒有放走兩位之意，也不會招呼兩位了……」

語聲一頓，接道：「廳中已備好水酒，請兩位賞臉，到廳中稍坐片刻，飲一杯水酒再走如何？」

兩個黑衣人可能是眞的餓了，也許是鼠輩們貪吃，又相互對看了一眼，竟然點點頭。

井望天帶兩人進入了大廳。

果然廳中早已擺好一桌酒菜，酒是醇酒，香氣撲鼻，菜還冒着熱氣，顯然是剛剛由厨下作好。

廳中沒有戒備的堡丁，只有一個伺酒的童子，站在一旁恭候。

井望天讓兩人入了席位，自己在主位

上坐下。

鼠輩多疑，兩個人入了座之後，却不肯動筷。

井望天老江湖，自然是心中明白，先替自己斟了一杯酒，然後，又替兩個黑衣人斟酒，笑一笑，道：「兄弟作主人的。先乾爲敬。」

乾了面前一杯酒，又遍嚐佳肴。

兩個黑衣人眨動了一下眼睛，開始大吃大喝起來。

井望天暗中留心觀查，發覺這些人的舉動、習慣，都盡量模仿老鼠，看來這地鼠門中的武功，可能眞的和老鼠有關。井望天陪着兩人，直待兩人吃得七成飽意時，才開始問道：「兩位兄弟在地鼠門中屬於那一級？」

兩個鼠輩之間，顯然有着階級的區別，雖然事事都商量一下，但却一直由左面一人答話，道：「銀鼠級。」

井望天道：「銀鼠級中人數不少，兩位怎麼識別稱呼呢？」

左面黑衣人道：「告訴你也不要緊，這不算什麼機密，兄弟銀鼠十九號，那一位二十。」

井望天道：「聽說貴門中人，都廢了名字不用，只把姓氏冠在號數之上？」

銀十九道：「井二爺對咱們地鼠中的事，似是知道的不少，不過，還不夠清楚，進入地鼠門的人，姓名都要廢去，就以等級爲姓，再加上號數，在下是銀鼠級，編號十九，那就叫銀十九，他叫銀二十，如能升入了金鼠級，在下就姓金了……」

語聲一頓，接道：「這些事，在本門中算不得什麼隱密，但也不會隨隨便便的告訴人，看在你井二爺對咱們這份禮遇，在下投桃報李，告訴你一些還未傳入江湖的隱密。」

井望天道：「承教，承教……」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進入貴門中，這一生一世，都不能再用姓名了？」

銀十九道：「那倒不是，那升入長老，護法級的人，就可以恢復姓名，我們有很多戒規，也有很森嚴的律令，不過，對升到本門護法、長老的人，就放寬了很多，所以，本門中的長老、護法，都享有很舒適、優遇的生活。」

口中說着，神情間有着無限嚮往。

井望天瞭解適可而止，他已對地鼠門有了一個大概的瞭解，再要問下去，那就可能會鬧成不歡而散的局面。

所以不再多言。

兩頭銀鼠，已經吃得酒足飯飽，才自動站起身子，一抱拳，道：「井二爺，謝謝你這頓酒菜招待，咱們要告辭了。」

井望天道：「兩位還有公事在身，井某人也不多留，走！我送兩位出堡。」

這時，天色已亮。

井望天一直把兩頭銀鼠送出了堡門之後，才抱拳作禮，道：「兩位好走，恕兄弟不遠送了。」

銀鼠停下腳步，突然回過身子，緩緩說道：「井爺，你爲什麼不問咱們兄弟夜入貴堡，爲何而來？」

井望天拈鬚微笑，道：「兩位銀兄，如是可以說，我相信不用兄弟問，兩位就說了出來，如是不能說，兄弟問了也是白問。」

銀十九道：「不便說，不便說，但我們大吃大喝了一頓，也不能一點也不透露給井二爺。我們兄弟此番夜入貴堡，是想取一件東西回去。」

他把「偷」字說成了「取」字，但取什麼，他沒有說下去。

井望天只是淡淡一笑，也未多問。

銀十九打個酒呃，道：「二爺，你請回吧！咱們走了。」

井望天心中一動，說道：「兩位銀兄，兄弟心中想請敎一事，只不知是不是該說？」

銀十九道：「不要緊，你儘管問，能夠回答的，我們會回答你，不能回答的，咱們就不回答。」

井望天道：「伍家堡不願和貴門結仇，兩位離去之後，不知是否還有貴門中人入侵本堡？」

銀十九怔了一怔，道：「這個？在下可以奉告二爺的是，咱們兄弟只能把二爺的好意轉告，會不會再派人來，老實說，咱們作不了主。」

井望天道：「銀兄，在下還想請敎一件事。」

銀十九道：「好！兄弟能說的，言無不盡。」

井望天道：「伍家堡這麼待兩位，算不算仁盡義至？」

銀十九道：「很好，二爺，我們很感激，回去我們會盡力美言，江湖上傳說的地鼠門，那只是一般情形，明白點說一句，皮相之論，其實，地鼠門有地鼠門的規戒，如是沒有幾下過人之處，在門戶分立的江湖中，冒不出我們這樣一個組合，二爺，兄弟也希望能說動我們金九哥放棄這筆生意。」

井望天道：「如是說不動呢？」

銀十九道：「那就不是兄弟能力所及了，不過，你已經盡了心意，兄弟也盡了報答情意。」

井望天道：「最重要的是，貴門若再有人進入敝堡，我們該如何應付？」

銀十九道：「問的好，二爺，兄弟我會把事情詳作稟報，而且，具結留言，作爲張本……」

井望天接道：「銀兄，那對我們伍家堡，有什麼好處呢？」

銀十九道：「好處大的很，有了兄弟的具結留言，我們這一次出動的鼠隊主持，金九哥也不敢輕易地把它毀去，這件事，早晚要到門主那裏，你們伍家堡對敝門有過一次人情，但這人情無法阻止地鼠門再向貴堡侵犯……」

井望天接着問道：「既不能阻止貴門向敝堡侵犯，那麼這人情，又有什麼價值呢？」

銀十九道：「價値在地鼠門不會再記貴堡的私仇，也就是說，地鼠門中，再向貴堡尋仇，如遭受了什麼損傷，不會再記私仇，也不會再向貴堡報復。」

井望天一抱拳，道：「有銀兄這一句話，兄弟放心不少……」

語聲一頓，接道：「銀兄，你雖不肯以眞正姓名相告，但我井某人自覺這對老眼不花，看得出你銀兄是一位很有義氣的

朋友。」

銀十九道：「二爺誇獎。」

井望天說道：「銀兄如是日後有機會路過伍家堡，千萬給井某人一個把晤的機會。」

銀十九道：「一定，一定，到時候，一定再來拜望二爺，咱們告辭了。」

井望天道：「二位好走，恕兄弟不送了。」

銀十九道：「不敢有勞。」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兩頭銀鼠的背影，井望天嘴角間泛起了一抹微笑。

回到堡中，只見無情金鏢楚定一正在廳門口處，見了他一欠身，道：「二哥，早啊！」

井望天道：「你站此好久了？」

楚定一道：「小弟一直在暗中看着你應付兩個鼠輩，小弟怕壞了二哥的事，不敢現身。」

井望天道：「哦！」

楚定一笑一笑道：「二哥，地鼠門中人，在江湖一向不登大雅之堂，咱們中州三傑，還用不着和地鼠門攀這份交情，二哥怎會那樣的好耐心，應付他們？」

井望天道：「三弟，咱們伍家堡正值多事之秋，不能再結下地鼠門這個強敵，他們像纏身怨魂一樣無休無止，能夠不惹他們，豈不是更好？」

楚定一道：「二哥，把他們安撫好了麼？」

井望天道：「地鼠門有他們的規戒，我聽口氣，他們似乎是受人指使而來，也許，他們早已收了人家的銀子，因此，他們無法罷手。」

楚定一道：「這不是白白餵了他們一頓酒飯麼？」

井望天笑一笑道：「老三，工夫沒有白費的，咱們這樣對待一個暗中探堡的敵人，要說他們心中不感激，除非他們完全沒有了人性……」

楚定一說道：「這麼說來，下一次，地鼠門中再有人來，咱們就可以放手對付了。」

井望天道：「對，先禮後兵，再來了，就讓他們吃點苦頭。」

楚定一道：「地鼠門中再有人來，小弟就要他們試試我的無情金鏢。」

井望天道：「老三，銀鼠十九號，已和我把事情談的很清楚，我相信那一頓飯沒有白餵兩頭銀鼠，只要他們說的是實話，咱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楚定一笑一笑道：「二哥高明……」

語聲一頓，接道：「二哥和兩頭銀鼠說了很久，不知把地鼠門中的隱密，摸出了多少。」

井望天道：「摸出來的不多，只知道他們銀鼠上面有金鼠，金鼠上面還有一種鼠，但什麼鼠，他沒有說出來？」

楚定一道：「銀鼠下面呢？」

井望天道：「大概是鐵鼠吧！那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脚色。」

楚定一道：「二哥，他們究竟要來取什麼東西？」

井望天道：「這個，他們沒有說，不過，不難想到，和英侄之死有關了？」

楚定一道：「難道他要竊取英侄屍體上的東西麼？」

井望天道：「大概這樣了，我們明白點分析一下，地鼠門可能是受人重酬，來竊取一物，因爲地鼠門中人，本以偷竊之術，聞名江湖，他們搜查的本領，高人一等。」

楚定一道：「他們要找什麼？」

井望天道：「找英侄的遺物吧。」

楚定一說道：「二哥已經再三搜查過了，難道還有什麼東西還留在英侄身上不成？」

井望天沒有說明在伍英身上發現東西，他知道多一個人知道了隱密，這隱密就少一份價值。

楚定一英雄氣概，不喜和人動心機，他知道的事很容易被人用言語激出來。

井望天沉吟了片刻，道：「老三，有些話，我不能不告訴你，但你千萬不能說出去，英侄的身子，咱們已經再三的搜查，縱然有什麼隱密也應該被咱們搜出來了，但咱們可以再在英侄身上藏些隱密。」

楚定一思索了一陣，說道：「二哥高明。」

井望天一番話，說的婉轉，曲折，但却沒有說出一點內情來。

楚定一點點頭，井望天嚴肅的說道：「老三，目下的江湖形勢，雲封霧鎖，晦暗不明，和咱們在江湖上闖蕩的時間，有很多的不同了，地鼠門這樣一個見不得天日的門戶，也在江湖上稱起了字號。」

楚定一歎口氣道：「宵小稱雄，鼠輩橫行，唉！眞的叫人好憤慨。」

井望天道：「老三，英侄的事，只是一個開端，日後江湖上，還有很多令人難測的詭異變化。」

楚定一道：「二哥，是不是地鼠門這組合鬧的花樣，他們如是針對咱們兄弟而來，咱們也不能示弱。」

井望天道：「地鼠這只是被捲入這個漩渦的一個組合鬧的花樣，他們如是針對咱們兄弟而來，咱們也不能示弱。」

井望天道：「地鼠這只是被捲入這個漩渦的一個組合，老實說，目下咱們還無法確定誰是殺死英侄的眞正兇手。」

楚定一道：「二哥一向足智多謀，難道現在還沒有找出殺死英侄的兇手麼？」

井望天道：「沒有，這不是一般的江湖上尋仇兇殺，照目前的看法，也不像針對咱們兄弟而來……」

楚定一接道：「他們殺了英侄，難道還不算針對咱們三兄弟麼？」

井望天說道：「事情很複雜，英侄無意捲入了一件江湖事情中，就這樣犧牲了性命！……」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老三，目前，我還沒有把事情理出一個頭緒，所以，也無法說出個具體的形像來，不過，事情已有了一個頭緒，咱們順着這個頭緒追下去，我想總會有一天水落石出。」

楚定一道：「二哥，至少咱們知道了英侄在絕情谷中被人點瞎了眼睛，咱們爲什麼不到絕情谷中去看看呢？」

井望天道：「絕情谷自然要去，不過，不是現在。」

楚定一道：「何時去？」

井望天道：「英侄誤入絕情谷，被人點瞎了雙目，然後，在棲鶴潭被人打成了沉重的內傷，這說明了，名傳天下的絕情谷，就在黃山之中，而且距離棲鶴潭不會太遠，但英侄被點瞎雙目，和遭人打成重內傷，是兩件事，絕情谷，咱們可以隨時找去，她們跑不了，但打傷英侄的又是什麼人？……」

楚定一接道：「那兩個脚夫說的明白，那人是天駝叟。」

井望天道：「一個駝背老人，咱們不能肯定他就是天駝叟，再說，兩個脚夫的話，也未必可以相信。」

楚定一道：「二哥的意思呢？」

井望天道：「這就是我不急於赴黃山的原因，咱們要想出一個合於實情經過，然後，才能找人算帳，何況，咱們還未找人，已然有人找上了咱們。」

楚定一道：「這倒是一樁很意外的事了？」

井望天道：「一點也不意外，他們要從英侄的身上找出一個隱密，英侄不肯說，所以，他們把他送回來，他希望英侄能告訴咱們，却未料到英侄傷勢太重，見了咱們精神一鬆，散去了一口護命元氣，就這樣撒手而去，仍然未把隱密的事情說出來……」

楚定一接道：「就算英侄把隱密說了出來，他們又如何能夠明瞭？」

井望天道：「老三，超過三個人知道的事，都算不得隱密，這件事英侄如說了出來，堡中至少有不少堡丁知道了，一傳十，十傳百，這秘密就無法保存了。」

楚定一道：「多謝二哥指教。」

井望天道：「老三，伍家堡目下正面臨着很嚴重的挑戰，大哥對英侄之死，雖未說什麼，但內心之中，却是傷痛萬分，我們作兄弟的實也不好意思去驚動他，堡中的事，要你多多費心了。」

楚定一道：「二哥吩咐。」

井望天道：「由今天起，伍家堡要嚴密防守，這要偏勞兄弟。」

楚定一道：「小弟這就去和李總管商量一下，如何加强堡中的防守。」

井望天說道：「你和李總管談談，由此刻起，進入堡中的人，都要把他們留下來。」

楚定一道：「要死的，還是活的？」

井望天道：「能留活口最好，必要時，死的也要留下。」

楚定一道：「如是遇上了地鼠門中人呢？」

井望天道：「地鼠門中人，也一樣不用對他們手下留情。」

楚定一站起來躬身說道：「小弟記下了。」

轉身向外行去。

井望天有些困倦，直回自己的房中，他想盤坐調息一陣。

目前的情形是，不但要鬥力，而且還要較智。

但他回到房中之後，却發覺了伍明珠早已在那裏等候。

她穿着一身白衣，眉宇間隱隱有着倦容，顯然，這數日中，她一直沒有好好的休息過。

這位聰慧過人的姑娘，能夠料事如神，不但生具過人的才慧，主要是她肯用心去思索事情。

世上本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對這位小姪女，井望天已經另眼相看，笑了一笑，道：「明珠，妳一直沒有好睡過？」

伍明珠點點頭道：「二叔，珠兒想了一夜，覺得我們應該早些到棲鶴潭去。」

井望天道：「爲什麼？」

伍明珠道：「咱們早到一天，就可能多一些機會。」

井望天哦了一聲道：「明珠，妳覺得那些人應該會到棲鶴潭去？」

伍明珠道：「二叔，我再加上三叔，咱們要悄然離堡……」

井望天接着問道：「悄悄的走！爲什麼？」

伍明珠道：「聽說昨夜堡中來了夜行人。」

井望天道：「來了地鼠門兩頭銀鼠，我已經放他們去了。」

伍明珠道：「二叔，可知道他們進入堡中的用心麼？」

井望天說道：「地鼠門，在江湖上是一個見不得天日的組合，他們專門接做偷竊的生意，不論是自己下手，或是受人之託。」

伍明珠道：「想不到江湖上會有這樣的組合，他們除了受託偷竊之外，會不會接受殺人的委託？」

井望天說道：「據我所知不會，地鼠門，在江湖上標榜的是不傷人命，不竊女色。」

伍明珠說道：「他們的偷竊之技又如何？」

井望天道：「一個能立門戶的組合，以偷竊爲業，自然是高明的了，當然，也不是人人都高明，但聽說，那位門主，和門中四大護法，偷竊之技，已到出神入化之境了。」

伍明珠道：「二叔，他們來伍家堡，想偷些什麼？」

井望天道：「地鼠門已非昔比，除了門下弟子，私人竊取了一些銀子花費之外，肯接受委託，正式出動，自然不是一般的小事情了。」

伍明珠道：「二叔，他們會不會是來偷我大哥的屍體？」

井望天道：「偷屍體，這有些不大可能吧？」

伍明珠道：「除了大哥的屍體之外，我想不出什麼他們要偷了，咱們能想到剖腹取密，他們一樣也可以想到，他們也許不會把整具的屍體帶走，但他們可能會帶走他的衣服，或是剖開他的內腹。」

井望天點點頭，道：「這個顧慮不錯，能花錢請來地鼠門中人出動，自然不是偷竊一般東西。」

伍明珠道：「他們聽不到一點消息，所以，不惜花費代價，請地鼠門中人；他們也會想到棲鶴潭。」

井望天道：「對！我們應該早些到棲鶴潭去。」

伍明珠道：「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隱密，只要他們仔細的搜查一下，大哥停留

過的地方，就可能找出他們想得到的東西了……」

黯然歎息一聲，接道：「那些賍物，也許不是我們所有，它過去也和我們無關，但大哥以性命得到了它，我們就不能讓它落入別人手中。」

井望天道：「明珠，你這番話提醒了我，我們應該早些到棲鶴潭，那地方我去過，找起來不會太困難。」

伍明珠道：「二叔準備何時動身？」

井望天道：「賢姪女覺着應該走得隱密些，咱們今夜中離堡。」

伍明珠道：「好！二叔昨夜也未好睡，現在請好好休息一會，珠兒也要準備一下。」

井望天道：「明珠，這件事，妳告訴過妳爹沒有？」

伍明珠低下頭，泫然欲泣，道：「沒有。爹爲大哥之死，傷心欲絕，他對大哥的寄望太大了，但大哥却不幸而逝，爹表面雖然保持鎮靜，內心却是沉痛萬分，所以，他巳默認我插手此事的行動，和二叔一起去，爹是不會反對的。但我想在離開之前，給爹說一聲。」

井望天點點頭，道：「明珠，你三叔恐怕不能去。」

伍明珠道：「爲什麼？」

井望天道：「你爹哀痛，他表面上維持的鎭靜，只不過是做給堡中手下人看的，所以，妳三叔一定要留下來，照顧堡中的事。明珠，地鼠門不會就此罷休，他們受人之託，必須要給人家一個交代。」

伍明珠道：「三叔如是不能去，只有咱們兩個人去了，二哥和三哥都太剛烈，動手搏殺的事，他們可以參與，像這樣的事，對他們不大適合。」

井望天沉吟了一陣，道：「好！我會安排一下，咱們決定初更離堡，妳先去和妳爹談談。」

伍明珠欠身福了一福，退了出去。

× × ×

初更時分，井望天和伍明珠離開了伍家堡。

兩個人都經過了改扮，伍明珠一身男裝，扮作一個司藥童子。

井望天改扮成了一個走方郎中。一匹走騾，拖着藥箱和簡單的行李。

伍家堡走了井望天，但堡中仍然有一位井二爺。

那是一個護院武師經過易容扮成。

這件事，伍家堡中只有兩個人知道，一個是老堡主伍天義，一個是無情金鏢楚定一。

井望天走得很小心，先把走騾和應用之物，派一個堡丁送出伍家堡，寄存十里外的小鎭上，初更時分，才和伍明珠先後離堡。

井望天的判斷沒有錯，在兩處要道上，發現了暗樁。

那是伍家堡東行、南下必經的一個出口。

井望天地形熟悉，越過一片雜林，才避開兩個暗樁的耳目。

伍明珠就沒有那麼順利，被暗樁發現了。

可是伍姑娘很聰明，暗樁發現了她時，她也發現了暗樁。

她看見裝作未看見，緩步折轉入一家農舍中去。

那暗樁發覺伍明珠只是一個小童，而且行入農舍，只道是村童晚歸，未放在心上。

伍明珠在農舍暗影中隱藏了片刻，才悄然繞道而行。

趕到和井望天會合之處，已經晚了半個更次。

一路小心觀察，未見有跟踪之人。

這一日，趕到了黃山，兩人又改了裝束，井望天扮成一個老樵夫，伍明珠恢復了女裝，改扮一個村姑。

梳着兩條大辮子，穿了一身土布花衣服。

這位細心的小姑娘，雖然穿了花衣服，却是很舊，顯出是生長黃山農舍中的村女。

趕到棲鶴潭，是近午時分。

棲鶴潭不算太大，但也不小，水面有二十畝方圓，潭水清澈，四面環山，東北兩面，崖壁如削，數十道流泉順山而下，流入潭中。

潭畔生滿了青草，雜着不知名的盛放山花。

潭西邊距山較遠，是一片古奇的松林，上面有千頭棲鶴，青白交映中，和以不停轉動的鶴頂紅冠，滙聚成一幅絕佳的山水松鶴圖。

四顧無人，伍明珠才長長吁一口氣，道：「二叔，好幽美的棲鶴潭，山水如畫，松鶴相得。」

井望天却是面色嚴肅，道：「珠兒，是不是太靜了些？」

伍明珠道：「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那百道流泉，湍飛而下，水聲鏘然，只增加了棲鶴潭一些生氣，却無法破壞這份幽靜的美，自然造化之奇，實非人工能及……」

井望天搖搖頭，道：「明珠，我說的不是這個，十年前我到此地時，潭裏總有二、三小舟，蕩漾水波，漁人垂釣其間，而且南面懸崖下還有一座茅舍，汲泉煮茶，以供遊客，十年後，應該更加熱鬧才是，怎的如今茅舍失踪，漁舟不見？」

伍明珠呆了一呆，道：「這就有些奇怪了，這樣一個好去處，山道又非崎嶇難行，是應該有遊客……」

井望天接道：「明珠，快！咱們到南面看看去。」

一面放步而行。

伍明珠緊隨在後，一面低聲吟道：「湖畔南角斷崖下，青松西側有清泉。」

寫得明白，自然好找。

棲鶴潭西面有松，而且是千株成林，但南角處松却不多。

南面山坡較平坦，斷崖只有一處。

井望天和伍明珠，很快的找到了那處斷崖。

先看到西側一棵青松，然後聽到了淙淙流水聲。

伍明珠還積存的疑問，恍然大悟，道：「是了，是了，大哥雙目瞎了，他怎麼看到這潭畔的青松，和松下的清泉呢？」

井望天一時間還未想出個中內情，笑

一笑，道：「明珠，妳想到了什麼？」

伍明珠道：「這些天，我一直在想大哥留下的血書，上面字跡，分明是他在雙目盡瞎之後所寫，爲什麼他能見到青松流泉，現在我明白了，他先聽到泉水聲，行了過去，摸到了那株青松……」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咱們過去瞧瞧吧！」

那青松就在兩人身側丈餘處。轉瞬即至。

只見那青松下，一片石岩之中，流出來一道泉水。

松下青草過膝，那泉片水又不大，如是聽不到水聲，稍存大意，根本就不會發覺那松樹下會有這一道山泉。

千年滴水穿金石，那水泉雖然不大，但由經年累月的流出來，在那岩石之下，也形成了一個水坑，約有缸大小，深約兩尺，清澈見底。

伍明珠雙目凝注在山泉之上，瞧了很久，低聲道：「二叔，大哥遺書中所說，就是這一道山泉了。」

井望天說道：「這青松四週，只有這一道山泉，左右五丈內，也只有這一棵青松。」

伍明珠道：「大哥聽到山泉行過來，摸到了那株巨松，一定是在盲目之後的事，問題是，他那時是否已受了傷。」

井望天道：「那字跡分明是受傷之後所寫。」

伍明珠道：「如是他在受傷之後才到此地，定然在別人的監視之下，就算他把東西留下來，可能早被人家取走了。」

井望天道：「有道理。」

伍明珠道：「聞水聲而至，摸到青松，志不在水，而在松。」

突然一提眞氣，飛上了巨松。

那株孤立青松不很高，但枝葉密茂。一個人躲在松上，可以完全隱起身形來。

伍明珠隱身在青松枝葉中後，半晌不出聲音。

井望天正想喝問，耳際間突然響起了伍明珠的低微聲音，道：「二叔，有人來了，想法子把他引開。」

井望天立時轉身，行到五丈之外。

那是一片傾坑度不大的山坡，滿生青草，一塊高過兩丈的巨岩，擋住了陽光，蔭地約丈許左右。

井望天倚岩而坐，閉目小息，身側放着打柴的木担、鐵斧。

表面上看去，他睡意正濃，不停在發出均勻的鼾聲。

事實上，他却正微啓雙目，打量湖畔四週的形勢。

一個身着黑色長衫的中年人，由一條小徑上緩步行了過來。

那人看到井望天，突然加快脚步，行了過來。

片刻間已到達井望天的身側。

打量了井望天兩眼，黑衣人突然高聲說道：「閣下，醒一醒！」

井望天睜開了雙目，望了黑衣人一眼，道：「你是跟我說話麼？」

黑衣人說道：「不錯，你到此地做什麼？」

井望天道：「打柴，那片松林中有不少枯了的松枝……」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朋友，用不着找藉口了，江湖人眼睛裏揉不下一粒砂子，這地方已經有兩三年沒有漁翁，遊客來過了。」

井望天道：「採樵的人，總有來過的吧！」

黑衣人搖搖頭，道：「閣下眞的是採樵人麼？」

井望天指一指地上的木担、鐵斧，道：「這個，你瞧見了沒有？」

黑衣人道：「木担、鐵斧，配備的很齊全啊！」

井望天笑一笑道：「吃飯的傢伙，自然是隨身不離了。」

黑衣人突然一伸手，抓起了地上的鐵斧，仔細的看了一陣，說道：「這把斧頭不錯，用來砍枯樹、木柴，未免有些可惜了。」

井望天道：「閣下的意思是？——」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這把利斧，用來殺人倒是不錯。」

井望天緩緩站起了身子，道：「老樵夫沒有殺過人，只殺過兩頭野狼。」

彼此雖然還沒有揭開臉，但已經針鋒相對了。

黑衣人道：「上得山多遇到虎，閣下打過狼，只不知是否打過老虎？」

井望天道：「老樵夫活了這一把年紀，還沒有見過老虎，雖有打虎之心，却苦沒有打虎的機會。」

黑衣人道：「那眞的巧的很，今天，閣下就要遇上老虎了。」

井望天道：「這麼說來，老樵夫今天倒是大開一番眼界了。」

黑衣人說道：「閣下立刻就可以見到了。」

他輕輕一揮手中的鐵斧，閃起了一道寒光，笑道：「這把鐵斧，總有二十四五斤重。」

井望天道：「連斧帶柄，總共二十四斤，閣下的估算不錯。」

黑衣人突然間發出一聲低沉的怪嘯，那嘯聲怪異的不似出自人口。

井望天不想生事，但他必須要吸引住這個人，才能夠使得伍明珠有充分時間找出伍英遺留之物。

嘯聲過後不久，果然聽得一聲虎吼傳了過來。

井望天轉目望去，只見一個黑衣人，手中牽着一隻白額吊睛猛虎，快步奔了過來。

巨虎放腿而奔，帶得那黑衣人也跟着疾跑。

行過巨松時，突然停了下來抬頭看了那松樹一眼，轉向井望天奔了過去。

面對着一頭小牛般的巨虎，井望天也不禁心頭震動了一下。

他半生行走江湖，鬥過了不少的巨兇大盜，但却從沒有鬥過老虎。

那巨虎有一道鐵鍊鎖着，但行近井望天之後，牽虎人突然取下了虎頸之間的鎖鍊。

鎖鍊除下，巨虎忽然間大發虎威，縮頭聳身，發出了一聲虎吼。

這百獸之王嘯吼之聲，果非凡響，只震得林木蕭蕭，落葉紛紛。

井望天不自覺提聚了眞氣戒備。

巨虎發威之後，並未立刻向井望天攻襲，却伏下前身，作出了撲擊之狀。

那最先現身，手執着井望天鐵斧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閣下，你終於見過老虎了。」

井望天道：「虎雖可怕，但比起人來，尤遜三分。」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朋友，就憑你閣下這份胆氣，也不像一個採樵之人，聽在下相勸，說出用心吧！」

井望天心中暗作盤算，就算眼前這個黑衣人一起出手，他也有應付的把握，但加上這一頭老虎，就使他有些不安了。

如有人虎配合攻擊，那可是生平中從未遇過的事。

只聽那牽虎而至的黑衣人，冷冷說道：「大黃一向以人作食，並且已經三日未吃過人肉，此刻口腹正饑，一旦撲襲而上，必是兇猛絕倫。」

井望天說道：「這是威脅我這個老樵夫了？」

牧虎人道：「在下說的句句眞實，閣下如是不信，立刻就可以試試。」

井望天瞧瞧那大牯牛般的巨虎，心中暗暗忖道：「這樣的巨大猛虎，撲擊之勢，定極兇惡，除非能在一掌間，擊斃這頭猛虎，在兩人一虎合攻之下，自己不知能否抗拒得住？」

但他心中明白，更不能退走，那巨虎憑藉着靈敏的嗅覺，顯然已經覺察到隱身在樹上的伍明珠，如若自己退走，這頭巨虎，必將帶兩人到那株青松之下，找到伍明珠藏身之處。

這湖畔的茶棚、漁舟，絕跡於兩年之前，那顯然不是因爲伍英之事，引起的變化，而是這座棲鶴潭，早就被這一股人所盤據，伍英是在雙目盲去之後，誤打誤撞的行到此地。

井望天此刻也找出了原因，那些人用什麼方法逐走了漁人、遊客，這頭食人虎，應該是他們驚退遊客的方法。

如若伍英眞的死在天駝叟的重手法之下，這夥人，必和天駝叟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反之，死於天駝叟掌下之說，那是對方有意的嫁禍手段。

但覺腦際之間靈光連閃，有不少疑竇之處，都在這片刻之間，找到了答案。

那牧虎人目睹井望天一語不發，凝神沉思，忽而微微作笑，忽而皺起眉頭，看得大感奇怪，道：「老小子，你可是有些害怕了？」

井望天自知不能走，但也不能太露峯芒，這地方能出現兩個黑衣人，可能會有更多的人藏在附近，如擊敗這兩人一虎，可能會招來更多的强敵出現。

伍明珠是否已發現或取得亡兄遺留之秘，尚未傳出消息，自己勢不能丟下她一人離去。

這是他進退不得的處境，最好的辦法，是拖延時間。

心中念轉，口中緩緩道：「老樵夫採薪黃山，行踪遍及數百里，但還未遇過像今日的事情！……」

牧虎人已然舉手作勢，下令猛虎撲擊，聽到井望天這幾句話，又停了下來，道：「這麼說來，你老小子也是位大有名望的人物了？」

井望天道：「黃山樵子，在江湖也該有一席之地。」

牧虎人口中唸道：「黃山樵子，黃山樵子……」

突然提高了聲音，對另一黑衣人道：「曹方兄，你聽到過這個名號沒有？」

這黃山樵子四字，乃是井望天隨口揑造出來的，兩個黑衣人自然是未有聽說過了。

曹方搖搖頭，道：「沒有。」

牧虎人哈哈一笑，道：「黃山樵子，何止千萬，咱們幾乎被閣下給唬住了。」

忽然右手一揮。

一聲虎吼，隨着那黑衣人揮出的右手，傳入了耳際，一團黃影，挾着一陣腥風，撲向了井望天。

對這頭巨虎，井望天已然盤算了很久，所以，當巨虎撲來之時，立時揚手擊出去。

他手中早已扣了一把淬過劇毒的透骨釘，那巨虎撲來之時，張着大口，這一把毒釘，全部打入了虎口之中。

井望天號稱追魂秀才，也是極擅暗器的名家，只不過，他不常施用暗器對敵，而且，他用追魂釘，共分有毒和無毒兩種，如是對付一般的江湖人，很少施用有毒的暗器。

他從沒有對付過猛虎的經驗，所以，他一出手，就全力施爲。

五枚透骨釘，一起打入巨虎口中，左手同時疾快的拍出了一掌。

追魂透骨釘打入了虎口之中，立時深入要害，並且全都深沒舌根處。

巨虎受創，張開的大口忽然一合。

井望天的左手掌勢適時拍到。

他心中緊張，這一掌，用了十成的氣力。

但聞蓬然一聲，巨虎飛撲的身軀，摔倒在地上。

五枚毒釘，加上井望天全力擊出的一掌，頓使那頭巨虎癱瘓在地上。

井望天有些意外，兩個黑衣大漢更是瞧的目瞪口呆。

這頭巨虎，兇殘異常，而且，已有很多次的吃人經驗。

但却未料到一照面間，即被井望天擊斃在當場。

井望天打出毒釘的手法很隱密，在極近的距離下施爲出手。

兩個黑衣人都沒有看清楚，只見對方右手一揮，左掌即刻拍出，重擊虎頭。

定定神，井望天持髯微笑，道：「兩位，老樵夫終年在深山採樵，看過的猛獸多了，你們用老虎對付老樵人，眞是找錯了門路。」

牧虎人臉上是一片驚奇色，緩緩說道：「閣下究竟是什麼人？」

井望天道：「黃山樵子，老夫記得已經說過了名號。」

牧虎人突然伏身下去，抱起了虎頭。

只見虎口已經汩汩流出了血來。

曹方道：「朋友，一拳，一掌，擊斃了大黃，足見高明。……」

井望天冷笑一聲道：「兩位心中如是不服氣，何不聯手一試。」

牧虎人眼看巨虎是活不成了，心中大慟，仰面發出了一聲長嘯。

井望天心中明明知道，他這一聲長嘯，是召請助拳之人，或是傳遞消息，但却未出手阻止。

一則是阻止不及，二則井望天也想摸清楚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樣一個來路？

爲什麼要盤踞棲鶴潭，縱虎傷人，逐走漁人、遊客。

自然，伍明珠一直沒有放出連絡的信號，顯然，仍在那株青松之上，只不知她是否已經找到了伍英的遺物。

所以，井望天一直靜靜的站着未動。

嘯聲甫落，那棲鶴千隻的松林之中，突然行出來一個方巾青衫的五旬老者。

不見他放腿奔跑，但來勢却快速至極，一晃眼的工夫，已到了井望天等停身之處。

青衫老者的舉止很沉着，先查看了地上的巨虎屍體，揮揮手對曹方和牧虎人，道：「你們把虎屍抬走。」

兩個人，對那青衫老者十分敬畏，一躬身，抬起虎屍而去。

井望天也發覺青衫老者，不是好相與的人物，單是那份遇事的沉着，就非常人能及。

只見他緩緩抬起頭來，打量了井望天一眼，輕輕一捋虎鬚，道：「大黃是死在你淬毒暗器之下。」

他沒有打開虎口直看，能一眼瞧出巨虎是死在淬毒的暗器之下，也不禁心頭一震。

這青衣老者一句話，不但顯露出了他的精微觀察，也顯示出他是一個用毒的行家。

井望天點點頭，有些讚賞的說道：「好眼力。」

青衣老者嗯了一聲，說道：「過獎，過獎……」

微微搖晃一下腦袋，接道：「閣下已經過了易容。」

井望天心中早已知瞞不過這位大行家，索性直認，道：「佩服，佩服。」

青衣老者道：「朋友，能不能見告上姓大名？」

井望天道：「是否必須要老夫報上姓名呢？」

青衣老者道：「不說也行，但區區却不願隱瞞身份，在下齊四。」

井望天心頭震動了一下，道：「魔手齊四爺？」

齊四笑一笑，道：「那是江湖上朋友們的抬愛，齊四愧不敢當。」

井望天抱一抱拳，說道：「幸會，幸會。」

齊四道：「朋友不肯見告姓名，但來意如何，總應該說個明白吧？」

井望天點點頭，道：「四爺，這棲鶴潭本是一處遊人如鯽的名勝之地，近年中却突然傳出了虎患傷人……」

齊四笑一笑，接道：「單是猛虎爲患，也嚇不倒遊人絕跡，這地方除了虎患之外，還有山精，木怪，以及殺人草樹。」

井望天道：「扮裝山精，木怪不難，草樹能夠殺人，倒是很新鮮的事，這些草樹，並無新奇之處呀！」

齊四道：「容易得很，就像閣下適才殺虎的辦法一樣，只要手法高明一些，就可以瞞過傖夫俗子的耳目。」

井望天道：「用毒？」

齊四道：「一種一沾就死的奇毒，佈置在草樹之上，那草樹就變成了殺人的兇手了。」

井望天道：「眞是異想天開，手法奇絕。」

齊四道：「朋友想知道的事，大概就是這些了？」

井望天道：「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四爺還未見告。」

齊四道：「人貴自知，朋友不可得寸進尺。」

井望天笑一笑，道：「說的也是，但在下既然來了棲鶴潭，總希望能夠多知道一些內情。」

齊四道：「江湖上有窺人隱密者死的規矩，朋友豈可不愼！」

井望天道：「四爺既然說出了很多隱密，再多說一兩件又有何妨？」

齊四眉宇間泛起了一抹肅煞之氣，但只一閃而逝，又恢復了冷漠神色，道：「說吧！你還想知道什麼？」

井望天心忖道：久聞魔手齊四，陰沉毒辣，一言不合，出手就要殺人，今日似乎好耐性，難道這其中，還有什麼因由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四爺，在下不願知曉你們集居於此的用心何在，但覺着此地非深山大澤，常有人來人往，虎患鬼祟之事，很快會傳揚出去，至少，對你們是一件有害無益的事。」

齊四道：「多謝關懷，咱們至多還有半年，就會離開此地，那時，棲鶴潭會逐漸恢復昔日的景象，漁舟，茶棚，遊人不絕，山色依舊，名潭無恙。」

井望天已看到清澈平靜的潭水中，起了一圈漣漪，那正是和伍明珠約好的訊號，那是用細微松枝，貫注了內力，投入潭水之中，只見漪漣，不聞聲息。

目下的問題是，齊四耳目靈敏，伍明珠隱身松樹距此不遠，山林寂靜，就算伍明珠身法靈巧只怕也不易瞞過齊四的耳目，必須設法分他之心，以便給伍明珠離開的機會。心中盤算，口中朗朗大笑起來。

齊四臉色一變，道：「朋友，什麼事如此好笑？」

井望天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今日拜受了很多高論，使在下長了不少見識，如若四爺肯放人在下就準備告辭了。」

齊四淡淡一笑，道：「朋友，離去之後，如何能不洩漏今日聽聞之事，齊四想有一個保證。」

井望天道：「什麼樣子的保證，才能使你四爺放心呢？」

齊四道：「聽口氣，朋友似乎是很願意和在下合作了？」

井望天道：「不錯，在下一向是個合作的人。」

齊四道：「那很好，朋友自己說一個

辦法吧！只要能叫在下相信了，朋友盡管請便。」

井望天道：「如何能叫四爺相信，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齊四道：「對，齊某人可以不問你的姓名，也不問你來自何處，只要你能提出一個保證不洩漏隱密的辦法，朋友就可以走了。」

井望天道：「四爺，保守隱密最好的辦法，就是殺人滅口。」

齊四道：「是！不過，這法子是不是對你朋友太苛刻了一些？」

井望天道：「四爺很會爲人設想。」

齊四道：「在下一向爲別人想，朋友，再說說看，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井望天道：「第二個辦法，就是把區區留在這裏，區區就無法洩露隱密了。」

齊四道：「這法子也不好，齊某人如若把你朋友留下來，那豈不是太過難爲閣下了麼？」

井望天道：「那四爺只好相信我了，我不會把事情說出去。」

齊四道：「這樣，在下又覺得太沒有保障。」

井望天道：「四爺，我能提供出來的條件，只有這些了。」

齊四道：「這樣吧！我看我拏一點藥物，你吃下去，然後，我再給你半年的解藥，半年之後，我們此間事了，閣下來此，齊某人再給你解藥。」

井望天道：「這辦法倒是不錯，只是在下不能同意。」

齊四道：「爲什麼？你寧願被殺，寧願被我們關起來，也不願服用藥物？」

井望天道：「我這個人有點毛病，一生見不得毒，一見毒，比殺了我還要難過，四爺大仁大量，放我一條生路吧！我老樵夫答應你決不洩漏這件事情。」

齊四道：「朋友，既然你不願服用藥物，那就按照老兄的辦法，咱們把你留下來。」

井望天道：「朋友，算你狠，我被你要了半天，我還是不太明白，現在，我總算明白了。」

井望天道：「明白什麼？」

齊四哈哈笑道：「明白你是一頭老狐狸……」

井望天也哈哈一笑，道：「四爺，你誇獎了。」

齊四臉上巳經變成了鐵青之色，冷冷說道：「朋友，我齊四拏你當個人看待，你如自己不把自己當作人，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井望天就是要激他發怒，以便他耳目失去靈敏，可使伍明珠離開。

伍明珠離開了，走得是那麼無聲無息，不但齊四沒有發覺，就是在凝神傾聽的井望天，也沒有發覺。

井望天看到伍明珠打出的暗號，才知道她巳離開現場，不禁心中一動，暗道：「這丫頭怎的把輕功也練得如此高明！」

心中念轉，口中連連揮手，道：「四爺，你言重了，所謂隱密，你們不過是告訴我草樹之上放毒，由人假扮山精，木怪之流，唬人罷了，這些事，只要是稍有頭腦，心機的人，一聽就心中明白，實也算不上什麼隱密，四爺名滿江湖，老樵夫實不願招惹你，你如肯放我離去，在下就此別過，如是你一定不願放我，在下也只有放手一拚了。」

齊四沉吟了一陣，道：「你千里迢迢，易容改扮，裝作樵子身份，如若不留下一些什麼再走，豈不是有負此行麼？」

聽口氣，井望天巳明白難作善罷，伍明珠旣巳離開，井望天就少了一樁心事，略一思索，道：「看來，齊兄一定要掂掂兄弟的分量了？」

齊四說道：「咱們旣然見着了，總算有緣，閣如不留幾手下來，實是一件憾事了。」

井望天道：「四爺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齊兄請劃出道子，老樵夫捨命奉陪。」

齊四點點頭，道：「閣下終於要露相了。」

井望天道：「齊兄苦苦相逼，老樵夫只有勉强從命。」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在下希望齊兄劃出的道子，能夠點到爲止……」

齊四冷笑一聲，接道：「這麼辦吧，你接我齊某人三掌，閣下就可以平安離去了。」

井望天道：「如是我接不下呢？」

齊四說道：「那閣下只好沉屍湖底餵魚了。」

井望天吁一口氣，道：「好，齊兄請出手吧！」

齊四緩緩揚起了右掌，迎胸拍去。

招術中未藏陰着，顯然是要試試井望天的眞功實學。

井望天右掌揚起，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齊四身子一晃，井望天却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齊四這一掌用出了七成內力。

眼看井望天只被震退兩步，心中亦自震駭，忖道：「這老樵子深藏不露，不知是什麼樣一個來路。」

井望天退了兩步，右掌又橫在胸前，道：「齊兄，好雄厚的掌力。」

齊四一上步，接道：「閣下再接我一掌試試。」

第二掌迅快擊出，招式一樣，又是擊向前胸。

井望天又接下一掌，人却退後三步。

這一掌，齊四用出了九成內力。

井望天吁一口氣，說道：「厲害，厲害！」

齊四冷哼一聲，踏步出招，拍出了第三掌。

三掌攻勢，招式一樣。

井望天接下了第三掌，人却向後退了五步，身子搖顫了一陣，才把去勢穩住。

齊四這一掌，用出了十成內力。

井望天喘一口氣，伏身檢起地上的柴担，鐵斧，道：「承教，承教，老樵夫就此別過。」

齊四道：「希望你記住齊四齊某人的事。」

井望天道：「老樵夫不會忘。」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行走之間，身軀微搖，似乎受了不輕

的內傷。

轉過了一個山彎，井望天突然加快了脚步，一口氣跑了四五里路。

只見伍明珠早巳等候在一株矮松樹之下。

井望天吁一口氣道：「賢姪女，找到了沒有？」

伍明珠一點頭，說道：「總算沒有空來。」

井望天道：「此地不能停留，咱們走吧！」

兩人翻山越嶺，直走出九里以上，井望天才停下脚步來，說道：「好險啊！好險！」

伍明珠道：「二叔，你好像有些很累了？」

井望天道：「我和齊四拚了三掌，才得脫身，魔手之名，倒非虛傳，我運出了全力，才算接下他三掌。」

伍明珠道：「二叔受了傷麼？」

井望天笑一笑道：「沒有，不過力拚三掌之後，未得片刻坐息，就匆匆趕路，倒是有些疲累。」

伍明珠道：「這地方很幽靜，二叔請坐片刻，珠兒替你護法。」

井望天道：「坐息一下也好，咱們行跡巳露，難免會有麻煩，賢姪女，妳取到什麼東西，能不能先告訴我一聲。」

伍明珠道：「是一本羊皮封面的小册子，大概是什麼人留下的秘笈之類。」

井望天精神一振，道：「上面沒有寫什麼名稱麼？」

伍明珠道：「封面上沒有名稱，大哥把它藏在樹幹之內，珠兒找了很久，才找出它來，匆匆一眼，未及細看，就藏入懷中，二叔先請坐息一下，俟體能恢復，珠兒再奉呈二叔鑒閱。」

井望天心中忖道：目下只能說，暫時擺脫了敵人，未見追來，但隨時可能被强敵發現，最重要的事，自然先使體能恢復，準備隨機應變。

想至此處，暗叫了兩聲慚愧，立刻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伍明珠不知齊四是何許人物，但她却看到了井望天和人動手的情形，他顯然的不是齊四敵手。

那些人既然養有一頭巨虎，就可能有兩頭，三頭，或是其他猛獸，天賦獸類的敏銳嗅覺，使牠們具有超越人類十倍的追踪能力，他們要追踪，可能很快就找到此地。

眞到那時刻，難免要有一塲激烈的惡鬥。

所以，井望天必需要恢復體力。

伍明珠初出茅廬，已表現出思慮的週密，和過人的才華。

井望天接下齊四三掌，並未全力施爲，他只是有意落敗，敗的是那麼恰如其分，使齊四尊嚴未失，不會起拚命之心，但也使齊四不敢太輕視自己，不致於苦苦相逼。

但齊四那兇狠的三掌，也使得井望天有着血翻氣湧的感覺。

井望天沒有受傷，稍作調息，體能巳復。

伍明珠一直隱身在不遠處一株大樹後面，心中十分焦急。

她相信自己的判斷，棲鶴潭畔松林之內的一批江湖人，很快會發覺不對，而且很快追踪而至。

井望天這一陣坐息，不知要花費多少時間。

目睹井望天片刻坐息，巳睜開雙目，心中大喜，飛奔而至，道：「二叔好精純的內功，只片刻坐息，體能巳復。」

井望天微微一笑，道：「二叔並未受傷……」

伍明珠道：「二叔，咱們快走……」

井望天還未及接口，耳際間却響起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巳經走不了啦，兩位身後五丈之外，有一道山溪，想法子飛越過去，溪對面草深樹密，到處可以藏身。」

聲音來自兩丈外一座大石之後，那是一塊高過兩人藏身之地過丈的山坡，居高臨下，想來，兩人的一舉一動，都在人家的監視之下了。

伍明珠呆住了，她一心只想逃避棲鶴林中的追踪之人，却不料自投羅網，竟在別人眼皮下面坐息。

她想起了懷中收藏的秘密，如若別人早巳在此，恐是巳盡悉隱密。

井望天也有着意外之感，但他究竟是老江湖，輕輕吁一口氣，道：「閣下口氣，似友非敵，何不請出來一見？」

大石後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但却答非所問的道：「時機巳逝，兩位巳失去了逃走的機會，人家找來了。」

事實上，井望天和伍明珠巳然聽到了犬吠之聲，傳入耳際。

井望天苦笑一下，緩緩說道：「走不了啦！」

語聲甫落，齊四巳隨在兩頭似虎非虎，像犬非犬的猛獸之後，疾奔而至。

伍明珠望了兩頭怪獸一眼，低聲說道：「那是什麼？不是虎，不是豹，也不像狗。」

井望天道：「聽說有一種虎獒，是由西域巨犬和猛虎交配……」

忽然間想到了這些話如何能在一個姪女的面前說出來，急急住口。

其實，伍明珠相當的聰明，自然巳聽出內情，笑一笑道：「所以，牠們有着猛虎的兇惡　和狗的靈敏，忠實。」

井望天點點頭。

伍明珠似乎對虎獒極有興趣，略一沉吟，說道：「這種虎獒，江湖上，可是常常見到麼？」

井望天搖搖頭，說道：「沒有，我走了大半輩子江湖，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等奇獸。」

伍明珠道：「那是很稀有的怪獸？」

井望天道：「不錯，要花費很大工夫才能配養出來。」

兩人談話之間，齊四巳經步行了過來，兩隻巨獒分隨左右，身後，却跟着四個勁裝佩刀的漢子。

井望天心中明白，這一次再見，難再魚目混珠，一伸手，抓起了地上的鐵斧、木担，鐵斧交給了伍明珠。

原來，兩人入山之時，爲了不着痕跡，不帶隨身兵刃。

（未完・二）

珠緣佛劫龍鳳配

誘攻金塔寺　唆擺喇嘛僧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仲屏所說五行院派來十二殺手果然已到，使鄂倫禪師深信，並協助擊退查秋鋒等殺手，密宗掌門人天象活佛接見，韓仲屏又說動活佛襲擊五行院，然後去堵截白揚堡，活佛派人協助。這邊查秋鋒見到于冰說已派人到金塔施放奇毒，便轉去攻打，韓仲屏雖然到了白揚堡，因堡主不敢出戰，見到于冰心中有數，只好徵求鄂倫意見，鄂倫目覩金塔寺僧衆受毒慘死，聽于冰之言信以爲眞，和韓仲屏折回寺內，韓仲屏請活佛堅壁清野之計得售，引開僧衆離寺，知母親和姐姐等囚禁在寺內，再用計引開鄂倫禪師，折回寺內打開禁制，將母親和姐姐等人救出，母親知韓仲屏是兒子葉一龍裝扮，欣然登車而去……

那人微微一笑道：「即因爲如此，所以韓少俠才向家師伯求助，韓少俠這樣做是爲了不願成爲梁丘皇豎子之名，禪師尚不知呼延番酋則被鎮北侯重兵圍住，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旦夕成擒，梁丘皇如果消滅了金塔寺，威望崇隆，中原武林霸主垂手可得。」

鄂倫禪師不禁大驚失色，高喧一聲佛號，躬身合掌道：「聞得施主之言，老衲如夢初醒。」

那人道：「韓少俠大約要回來了，請禪師轉告貴掌門，今後勒束門下清修無爲，不可再涉足中原惹事生非，那册秘笈也不得妄想染指。」

鄂倫禪師道：「那册武功秘笈乃敝派上代隱宿手抄，並非中原武學。」

那人宏聲大笑道：「你我均未親眼目睹，現尚不知下落，禪師你怎知就是密宗所有？」說着轉身飄然隱去。

天色漸暗，岫雲四合，鄂倫禪師窮極目力，隱隱察見韓仲屏已走出亭外，與一雙老叟邊走邊談，身形杳失在林徑幽暗之中。

對山距鄂倫存身之處尚遠，約莫半個時辰過去，鄂倫禪師才聽韓仲屏傳來清朗語聲道：「有勞老禪師久候，在下甚感歉疚。」

鄂倫禪師轉面一望，只見韓仲屏身法奇快，已落在身前，手握着一隻革囊，其狀如枕，似內貯重物，不禁驚異地看了一眼。

韓仲屏忙道：「老禪師我們趕回金塔寺。」

× × ×

金塔寺密宗掌門人天象活佛率衆出得寺外，即見遠處飛奔而來的一個黃衣僧人，朝天象活佛躬身稟道：「于冰率衆在九里外恭候掌門人駕臨，他說沿途亦未設伏，請放心大胆前去應約。」

天象活佛鼻中冷哼一聲，亦未答言，率衆疾行如飛而去。

果然——

途中並未遭受狙截暗襲，到達約定之處，只見陰司秀才于冰滿面笑容，注視着天象活佛一行浩浩蕩蕩到來。

于冰身後兩側散立着甚多武林人物，不下百數十人，令人最注目的無過於緊傍着于冰肩後的白揚堡主鐵臂書生楊擎宇，森寒面上滿佈殺氣。

天象活佛一派掌門，胸羅淵博，眼力銳利，瞧出于冰屬下散立四外，驟看之下似亂無章則，其實暗涵先天迷踪奇門，奧妙無窮，不禁暗驚道：「難怪韓少俠讚于冰才華出衆，在五行院除梁丘皇外不作第二人想。」左掌一擺，密宗門下身形飛晃，各擇方位而立，亦佈成變化莫測陣式。

于冰放聲大笑道：「天象掌門人，金塔寺內二十九重禁制並不可恃，于某奉梁丘皇院主飛諭說是兵凶戰危，雙方原就携手合作，何必爲了一點細故決裂。」

天象活佛道：「咎在梁丘皇院主，並非老衲。」

于冰道：「誰是誰非，這點已事過境遷，眼前貴寺有纍卵之危，于某不忍貴寺因此瓦解冰消，是以奉勸不如聽命於五行院，獻出韓仲屏叛徒，梁院主大度寬容，既往不究，掌門人以爲如何？」

天象活佛道：「老衲瞧不出敝寺有何纍卵之危？」

于冰冷笑道：「掌門人眞要逼得于某第三度遣人入寺施展不解奇毒麽？」

天象活佛呵呵大笑：「于施主眞當老衲不知你的心意麽？梁丘皇遣來的身懷奇毒兇徒尚未趕至，又懼老衲撤出寺外未竟全功，所以相約老衲來此……」說着左掌虛望左方斜引。

只見一名白揚堡能手發出一聲淒厲慘呼，身形被無形掌力帶得飛起三四丈高，

叭噠墮下，眼耳口鼻內汩汩冒出如泉黑血氣絕斃命。

于冰見天象活佛喝破自己心意及顯露一手密宗絕頂武學「大手印」功夫，不禁面色一變，陰惻惻冷笑道：「天象活佛門人委實睿智無匹，大出于某意料之外，不錯，第三批施毒殺手尚未趕至，但巳在途中，貴寺仍免不了瓦解冰消之厄。」

天象活佛呵呵撚鬚宏笑道：「老衲相信于施主的話，梁丘皇不達目的誓不干休，所以說施毒殺手現在途中，但永遠到不了此處！」

于冰聞言不禁一怔，茫然不解，詫道：「這是何故？」

天象活佛道：「因爲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施毒殺手趕到亦技無所逞了。」

于冰哈哈大笑道：「說來說去，天象掌門人是說乘着此刻放手一戰了。」

天象活佛沉聲道：「正是如此？」

白揚堡鐵臂書生楊擎宇向于冰附耳低聲道：「于堂主，咱們不如放大方一點，以一對一叫陣，各憑眞實功夫，不准暗算偷襲，盡量拖延時刻俟施毒殺手趕至。」

于冰頷首道：「于某之意亦是如此，但爲何不見韓仲屏逆賊，此賊詭計多端，防不勝防，天象老禿驢胆敢率衆離寺，未必不是韓仲屏授意，何况密宗武功僻異怪絕，我方恐無法穩操勝券。」

楊擎宇道：「眼前情勢正是弓滿待發，騎虎難下，即使撤走，金塔寺也未必放得過我等。」

于冰說道：「那只有照原定之計行事了。」

天象活佛已自不耐，道：「兩位商量好了麼？」

于冰冷笑道：「天象掌門人認爲于某心怯了麼？其實我等奉梁丘皇院主之命，順說貴派歸降及擒回叛徒，不願多傷無辜罷了，好，于某斗胆做個順水人情，雙方各憑眞實功夫印證，掌門人認爲應該如何論定勝負！」

天象活佛微微一笑道：「老衲座下共有廿四法王，個個均身負奇學，此刻僅隨來法王廿人加上老衲共是廿一奇數，雙方各憑眞實武功，不准暗算偷襲，贏了十一場立即斷定勝負。」

于冰點點頭道：「好，若貴派敗了，掌門人可願歸降五行院？」

天象活佛沉聲道：「只要于施主勝了，老衲應允聽命於五行院，若于施主敗了呢？」

于冰放聲大笑，道：「于某敗了，掌門人未免明知故問，貴寺能放過于某等人麼？」

天象活佛頷首微笑道：「這倒是眞話，不過施主若打算拖延時刻，俟五行院施毒殺手趕來恐妄費心機，因韓少俠亦率領一批人手趕往前途攔阻，老衲這些施毒殺手無法避毒，抱必死之心同歸於盡，但韓少俠帶去的人亦莫不視死如歸，具有與汝皆亡的勇氣。」

于冰聞言面色一變，道：「佩服！佩服！掌門人果然高明，看來這是一場極爲艱巨殊死之戰，于某不敢輕心大意，且容于某挑選廿名高手與貴寺法王印證，你我當在勝負關頭放手一拚。」

天象活佛道：「施主請便。」

于冰立時轉面與楊擎宇細語商計，緩緩走去。

天象活佛亦召來座下法王逐個面授機宜。

其實雙方均奉了韓仲屏之命行事，可惜金塔寺這方竟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則只有于冰心中明白。

楊擎宇忽見一名白揚堡手下飛奔而至，道：「本堡爲幪面匪徒多人縱火燒爲平地，恐是金塔寺喬裝。」

「傷着人麼？」

「堡主前巳下令除了守堡弟兄十數人外，均巳盡撤，火起時守堡弟兄倉皇逃出，但均遭幪面匪徒殺害。」

鐵臂書生楊擎宇不禁目眥欲裂，冷笑道：「料不到金塔寺禿驢喬裝幪面殺害本堡弟兄及燒毀莊屋，楊某誓不甘休。」

約莫一頓飯光景過去。

天象活佛衣袂飄飄走來，宏聲道：「于施主商計好了麼？」

于冰尚未答言，查秋鋒迅疾一躍掠出，長劍平指，道：「查某願打頭陣，不知天象掌門人座下那位法王願與查某印證高下。」

天象活佛沉聲道：「降魔何在？」

一個高大虬髯黃衣僧人手持一柄降魔杵，飛步趨前，躬身道：「弟子在！」

天象活佛道：「你去接下查施主，本座與于施主議定，各憑眞實武功定高下，不准施展暗算，亦不能有別人接下，直至勝負分明爲止！」

虬髯僧人道：「弟子遵命！」身形一躍落在查秋鋒身前，沉聲道：「查施主！請！」

查秋鋒朗笑道：「好，大師你要當心了。」

言出劍出，快如電閃幻出十數支劍影刺向降魔法王而去，十數道劍影竟難分辨何者是實，何者是虛，夾着一片刺耳嘯風生生不巳。

要知查秋鋒乃五行院殺手，講求俄頃之間取人性命如探囊取物，換在平時，這招奇絕辣毒劍式能同時割取對方三四人首級，是實也是虛，是虛也是實，端的厲害無比。

降魔法王密宗高手，一聲佛號出口，降魔杵盪開一招「金輪法雨」，震出漫空杵影流芒，竟將查秋鋒劍招逼了開去。

查秋鋒心頭一震，暗道：「密宗武學果然不同凡響。」劍法立變，宛如長江大河般滔滔不絕，看來平淡無奇，其實精奇巳極。」

降魔法王呵呵大笑，降魔杵蕩開一式孔雀開屏，只見杵影凝聚着一片片眩目屏影，猶若潮送濤湧，排空推去。

其實都留了分寸，不急於求勝。

天象活佛遵韓仲屏之囑，盡量拖延時刻，等候韓仲屏返轉。

于冰自然成竹在胸，面色冷肅，凝視着查秋鋒與降魔法王猛拚激搏。

只有白揚堡主鐵臂書生楊擎宇幪在鼓裏，懷恨白揚堡被焚之仇，冷笑道：「于堂王，那賊禿功力似比查老師稍遜一籌，爲何查老師不急於取勝？」

于冰淡淡一笑道：「楊堡主，你就忘

懷了麼？」

楊擎宇道：「小弟怎會忘懷，我等必須等候五行院施毒殺手趕至後才大舉進襲，不過頭一陣須先挫挫金塔寺的銳氣。」

于冰頷首答道：「話雖不錯，據于某所知，那降魔法王在廿四法王中武功雖平平，倘急於取勝，降魔賊禿雖敗，必由另一法王接下，即對查老師亦難以活命。」語聲略略一頓，接道：「于某深知楊堡主不忘火焚白揚堡之仇，不如以牙還牙……。」說着附耳密語良久。

楊擎宇頷首道：「小弟遵命。」

于冰忙道：「楊堡主不可輕身涉險，你我屬下不妨挑選十數名精銳，潛入寺內縱火，若戒備無隙可乘，急速回撤！」

楊擎宇說道：「小弟知道。」如飛而去。

于冰嘴角泛出一絲得意的微笑，因隨來五行院匪徒均非他自己親信，均是心黑手辣的梁丘皇死黨。

約莫半個時辰過去，鐵臂書生楊擎宇迅速如風返至于冰身側，低聲道：「小弟遵于堂主之囑挑選十九名人手，並隨護至寺外，親眼目睹他們個個潛入金塔寺內，此刻寺內並無傳警鐘聲，諒尚未發覺。」

于冰面色微變，道：「不好，這天象禿驢似算準我等有此一着，那有侵入寺內不曾發覺之理，他嚴戒傳警，使我等心神不寧，唉！這十九人定有去無回，于某委實失算。」

楊擎宇聞言不禁面色如土。

驀地——

降魔法王一聲暴雷似地大喝出口，漫天流飈杵影疾斂，只見查秋鋒張口厲嘷出聲，眼耳口鼻噴出如泉鮮血，身形轟的倒了下去。

于冰大驚失色。

鐵臂書生楊擎宇一躍而出，冷笑道：「楊某願領教密宗奇學？」

對方立時掠出一瘦小黃袍老僧，合掌道：「老衲獅吼討教！」說着一翻兩隻肉掌，呼地劈出。

楊擎宇料不到對方說打就打，身形一退又出，雙掌交擊。雙方都是武林一流高手，掌掌如利斧開山，猛如雷霆，風生四外，草飛塵湧，身影如飛莫分彼此。

× × ×

金塔寺，繫囚樓下數十孔窗戶冒出奇勢如焚濃烟，瀰漫出一股焦臭氣味。

接着第二層亦冒出墨黑濃烟。

奇怪的是底層十數重重鐵門嚴嚴閉合着，不見有守護僧來及囚犯逃出。

繫囚樓建造奇特，與中原樓宇迥異，似方形寶塔堆砌，彷彿長安大雁塔一般，却比大雁塔雄偉崇宏，建基廣濶。

濃烟蔓延至樓頂，忽霍霍冒出鮮紅火舌，金塔寺多人神色惶恐，廣集樓外，無人胆敢施救，因熱度太高太强，濃烟嗆人，身未入已先被窒息斃命。

轉瞬，整座繫囚樓沒入一片火海中，金塔寺僧衆紛亂如蟻，恐火勢蔓延附近僧舍，潑水僧舍屋頂。

幸虧金塔寺多由石造磚砌，木料無多，樓與四周房屋並不隣接，相距十數丈外濺飛火星，甚難引燃。

且說天象活佛等發現寺內上空冒升陣陣濃烟，繫囚樓一片火海，却因另幢殿宇遮斷無法發現，不禁心內暗暗驚疑。

忽見一個弟子匆匆奔來，稟知繫囚樓失火。

天象活佛不禁面色一變道：「何人縱火？」

「匪徒多人潛入寺內，觸發禁制俱已殲滅，但不明是否有匪徒侵入縱火，更不解的是無人逃出，連守護弟子亦不見逃了出來，諒均遭焚斃！」

天象活佛忙道：「速搜覓敵踪，不可讓火勢蔓延開來。」

「弟子遵命。」

「韓少俠回來了麼？」

「未曾！」

天象活佛揮手示意門下離去。

座下祥雲法王忽道：「掌門人何以不命弟子等趕返救火？」

天象活佛微笑道：「于冰此舉聲東擊西，志使我等首尾不能並顧，不戰自亂，本座豈可中了他的詭計。」

這時楊擎宇與獅吼法王激戰猛烈。

只聽天象活佛一聲大喝道：「上！」

金塔寺弟子一擁而出。

于冰神色一驚，道：「天象掌門人爲何不遵守諾言？」

天象活佛道：「雙方原已說好各憑眞實武功，以十一陣言勝，不准暗算偷襲，亦不得施展詭計，施主爲何調遣人手暗襲敝寺，咎在施主並非老衲。」

于冰趁着天象活佛說話時，突一鶴沖天而起，凌空疾翻，流星急墜向十餘丈外長草叢中不見。

天象活佛大喝道：「你逃不了。」縱身前撲。

一雙五行院匪徒迎面攔阻，刀光電奔望天象活佛砍到。

天象活佛鼻中冷哼一聲，雙掌猛拂而出。只聽兩聲嘷叫，一雙五行院匪徒連人帶刀被震得倒飛彈出，橫屍在地。

天象活佛仍自撲追于冰而去。

鐵臂書生楊擎宇不愧一堡之主，施展龍形八掌，一式「龍飛九淵」，反腕刁向獅吼法王左臂，變化又快，攻式之奇大出獅吼法王意料之外。

叭的一聲，獅吼法王爲掌力擊實，如中萬斤重擊，脅骨頓被打斷了三根，張嘴噴出一口鮮血，轉身疾竄逃出。

雙方混戰猛烈，刀光血雨，厲喝嘷叫，傷亡纍纍。

約莫半個時辰過去，五行院及白揚堡匪徒傷亡慘重，紛紛轉身逃去。

遠處天象活佛騰躍返轉，見雙方傷亡纍纍，不禁皺眉低喧了一聲佛號，清點人數，座下法王死了二個，負傷五人，尚有弟子廿餘人俱遭非命，對方死難者幾乎三倍于金塔寺傷亡之衆，喝命退回金塔寺而去。

五里外茫無邊際長草叢中緩緩長身立起一條身影，正是那陰司秀才于冰，振吭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激厲，隨風飄送開去。

只見四外草叢中紛紛人影現出，望于冰存身之處掠去。

于冰發現白揚堡主鐵臂書生楊擎宇負傷不輕，嘴角尚帶有溢血，驚問何故。

楊擎宇道：「小弟一掌擊傷了獅吼禿驢後，不料天象賊禿座下三大法王聯臂合攻小弟，以一敵三，密宗武學怪異，力有不敵，一時失愼爲賊禿所傷。」說時面現歉疚之色，說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小弟急於求功，反貽天象禿驢口實，小弟該死。」

于冰長嘆一聲道：「楊堡主請不要自責，于某也是始料不及，爲今之計，你我切勿讓天象賊禿逃逸，否則施毒殺手趕至無所得逞，梁丘皇院主怪下罪來，其罪不輕。」

楊擎宇忙道：「不錯，絕不能任金塔寺賊禿逃逸。」

驀地——

天際遠處隨風傳來一聲長嘯，嘯聲泛動，裊裊不絕。

于冰精神不禁一振，道：「施毒殺手已趕到了，來的人似還不少。」

楊擎宇詫道：「于堂主爲何知來人不少？」

于冰淡淡一笑道：「于某從嘯聲上分辨出，大概轉瞬即至。」

果然——

遠處忽現出數點豆大身形，兔起鶻落，迅疾掠來。

于冰亦發出一聲長嘯，揚腕擲地，一道旗花冲空奔起，宛如瓔珞散垂，絢麗悅目。

來人旣近，爲首的是個黃衣勁裝漢子，面目悍鷙，濃眉虎眼，繞腮一部短鬚。

于冰認出來人正是梁丘皇親信霹靂殺手杜剛。

杜剛身後跟着六人，目光呆滯，神情渾渾噩噩，面色冷漠如冰。

于冰抱抱拳，笑道：「杜老師別來無恙？」

杜剛抱拳答道：「于堂主楊堡主，長遠不見，想必甚好，情勢發展如何？院主得于堂主急訊，所以命杜某率領六人前來相助。」

于冰道：「辛苦杜老師了，情勢不好也不壞！」

杜剛詫道：「這話怎麼說？」

于冰道：「雙方都死了不少弟兄，至少天象賊禿業已心驚膽寒了，不過杜老師倘早到片刻，我方非但不致傷亡甚衆，而且可將天象賊禿一網打盡。」說時將日來侵襲金塔寺詳情告知杜剛。

杜剛道：「杜某原可早到半天，怎奈途中遇形跡隱秘人物攔阻戲弄，此人行動飄忽宛如鬼魅，杜某又恐他志在傷害六人，又不敢須臾稍離。」

楊擎宇冷笑道：「不會施奇毒麼？」

杜剛面色一沉，搖首道：「他們神智受控，除非服下解藥，但服下後恐無人能制。」

鐵臂書生楊擎宇不禁恍然大悟，暗道：「難怪他們六人神智冷漠呆滯，原來神智受控。」

于冰恐楊擎宇面子掛不住，忙道：「楊堡主有所不知，這奇毒名謂不解，就是尚未找出解救之法，故而梁院主在未找出解救之藥前決不妄用，但目前情勢險惡，五行院有卵纍之危，是以不得已而爲之，倘將金塔寺殲滅，梁院主可昭告天下武林，五行院所爲，均係爲武林蒼生造福。」

楊擎宇赧然答道：「這些楊某都知道，更非有意奚落杜老師的不是。」

于冰微微一笑道：「還有一點楊堡主尙不明白，杜老師只帶了六粒解藥來，也不是服後立即可神智恢復，須俟血行周天後才慢慢清醒，惜死貪生，人之常情，他們決無不惜死之理，萬一反噬如何是好，所以他們在侵入金塔寺內才完全清醒，進攻後撤均不免一死，反不如奮勇直前落個轟轟烈烈之名。」

楊擎宇道：「恕揚某愚昧，不知者不罪，請杜老師見諒！」

忽聞金塔寺內撞起悠揚鐘聲，三短一長，並非急如驟雨般猛敲。

于冰知韓仲屛已趕回金塔寺，他方才原是拖延時刻之計，急道：「天象賊禿召集僧衆心有所安排，于某担心的是我等侵襲金塔寺恐未必能以竟全功。」

杜剛道：「杜某奉院主之命，這六人帶得之毒厲害無比，可將金塔寺全數消滅。」

「那就好了！」于冰頷首，說道：「前兩次曾攻破數重禁制，雖使金塔寺驚心喪胆，但未動搖根本，天象賊禿必不願束手待斃，必先發制人，遣人攻襲五行院，他有韓仲屛小賊爲輔，恐怕五行院永無寧日矣！」

杜剛道：「梁院主早料到金塔寺有此一着，業已約請武林同道在山外攔截，五行院穩若金湯，于堂主請勿憂慮，事不宜遲，攻破金塔寺擒住天象賊禿再說。」

于冰道：「好，咱們去吧！」

× × ×

天象活佛率衆退入金塔寺，繫囚樓燒得只剩下一個骨架，寺僧奮勇汲水撲澆，免其蔓延隣近房舍殿堂，仍自餘燼未熄，濃烟騰霄，焦臭襲鼻。

禁制內各處發現十七具屍體，不言而知乃五行院及白揚堡匪徒。

天象活佛道：「韓少俠與鄂倫返寺了麼？」

「未曾？」

忽見一番僧奔來稟道：「韓少俠返寺了！」

鄂倫禪師與韓仲屛已自聯袂如飛而至了。

韓仲屛發現繫囚樓被焚不由臉色微變道：「于冰老賊必接踵來犯，掌門人速傳諭撞鐘，不疾不徐，使于冰摸不清掌門人心意，拖延一時片刻也好。」

天象活佛雖不解韓仲屛此舉爲何，但依然傳命擊鐘三短一長。

韓仲屛道：「鄂倫禪師此樓是繫囚之所，晚輩因而未佈設奇門，難道繫囚中有五行院淵源甚深武林高手麼？可曾發現有人逃出樓來？」

一個番僧答稱未見有人侵入，亦無人逃出。

「寧有是理？」韓仲屛搖首道：「晚輩斷定死者十七人外還有人活着潛入此樓救人後縱火，再由原路逃出，唉！百密一疏，掌門人請速隨晚輩查明逃人去跡。」

鄂倫禪師忽跨前一步，忙道：「五行院匪徒已侵入本寺第一重禁制內！」

韓仲屛面色一變，急道：「老禪師速

同在下趕往第一重禁制，想不到于冰舉動這樣快。」

鄂倫禪師偕同韓仲屏急急走去。

天象活佛亦不由自主地亦隨着兩人身後。

金塔寺佔地廣袤，由上望下俯瞰，二十九重奇門禁制可顯明發現却是一極大的同心圓，宛如投石於水，波浪衍展越來越大。

只見一個面目悍鷙陰冷漢子右手握刀，左掌緊扣，現身在第一重奇門禁制內。

他神智似漸恢復，別面回顧，只覺雲迷霧繞，目光所及僅三丈遠近，並無人喝阻，略一思忖，忽騰身疾射，欲待翻越進入第二道奇門內。

但聞一聲冷哼，那人只覺撞實一塊巨石，被震得望回沉落，足尖尚未點實地面，四道寒光匹練，已向那面目森冷漢子捲來。

五行院施毒殺手並非等閑之輩，震回之際業經發覺四條黃影分向撲來，不由厲喝道：「找死！」

話出力出，一式「迴風舞柳」，寒飆狂捲，嗆嗆兵刄撞擊聲中，四條黃影似爲刀勢逼得倒翻飛了出去。

施毒殺手左掌倏揚，大喝道：「你們逃得了麼？」

只見四條黃影紛紛倒下，轉眼之間四人皮化肉爛，屍體漸消，化爲一灘黃水。

施毒殺手暗道：「厲害！厲害！」目中逼泛怨毒神光。

他心內痛恨梁丘皇惡毒，但一思念片刻之後，自己亦將不免，不由自主地發呆，凝視着地面四灘黃水面色變化不定。

驀聞傳來一聲陰沉冷笑道：「賊徒，你也活不了！」

一粒珠狀暗器疾如脫弦之弩般射向五行院施毒殺手而至，迅快已極。

施毒殺手只覺避向後方都無法避開，不由自主鋼刀揮出，意欲擊落暗器。

那知叮的一聲，暗器竟然沉勁異常，居然把刀撞開，爆散一股烈焰，施毒殺手如油迎火般轟的一聲燃燒起來。

不言而知那暗器乃韓仲屏所發出。

天象活佛與鄂倫禪師並肩卓立在第二重禁制高處，目睹韓仲屏身形快逾閃電掠向第一重禁制，虛空揚掌發出珠狀暗器，身未落地倏又翻回原處。

身法之奇，絕倫罕睹。

施毒殺手如同火人一般，手舞足蹈，狂叫慘嗥。

更令人驚奇的是那人身外雲霧變爲紫黃黑色烟瘴，如猛流灌注般投向烈火。

天象活佛忍不住問道：「韓少俠這是何故？」

韓仲屏道：「我中原數千年禮義之邦，讀聖賢書行聖賢事，明禮義，重氣節，拋頭顱，洒熱血，如文天祥史可法先賢如此節操的鐵錚錚的漢子雖比比皆是，但這等凶邪爲了一己之私，不知大義之輩，往往臨危變節，貪生怕死，所以他們奉命施毒，事前並不知道他們有去無回，故梁丘皇賜服神智受控藥物，而闖入貴寺前又服下解藥，直至進入奇門中才漸漸恢復神智……」說着略一頓，接道：「晚輩恐他神智清醒，省悟受愚，逃出寺外，他必毒發而斃，但流毒蔓延恐無法遏阻，否則晚輩何必多此一舉。」

天象活佛點點頭，道：「少俠爲何知道此人來前已服過神智受控之藥？」

韓仲屏淡淡一笑道：「知師莫若徒，梁丘皇心性爲人晚輩那有不知之理，如非梁丘皇行事毒絕，晚輩安可做下叛師悖義之行？」

鄂倫禪師道：「少俠發出的暗器莫非借來用的尅制奇毒的麼？」

「奇毒旣不可解，總有尅制之法。」韓仲屏道：「此物名喚霹靂雷火珠，威力強猛，老禪師你未瞧見此人身外紫黃烟瘴麼？它便是此人所洒放奇毒，如雲如陽般爲烈火吸焚得一乾二淨。」

天象活佛只覺霹靂雷火珠之名甚是陌生，暗道：「我怎麼不知道霹靂雷火珠來歷，只知九指雷神桓齊擅用烈火暗器。」心中一動，正要詢問借自何人，忽見烈焰未焚之兇徒已倒地燒成一具枯炭，突由胸骨處奔起一道烏黑烟球，冲霄升空。

韓仲屏面色一變，急道：「于冰老賊見此烟球，必遣人由另外方向侵入。」身形疾轉如飛掠去。

天象活佛鄂倫禪師愕然互望了一眼，雙雙追向韓仲屏之後。

果然——

另向一條身影如魅閃落第一重禁制，又點足騰身掠入第二邊禁制內。

第二重禁制烟雲鬱勃，比第一重禁制尤甚。

那施毒殺手名喚蘇森林，雙目黑多白少，呆滯無光，像活死人般，面色冷淡如冰，顯得分外陰森駭人。

突然，蘇森林眼珠緩緩轉動了起來，敢情服了解藥神智漸漸恢復，左掌緊扣，右手五指緊握着一柄寒光閃亮的鬼頭刀。

蘇森林見第二重禁制內並無異狀，亦無人阻襲，鼻中冷哼一聲，身形斜飛竄起落向第三重禁制。

就如此，竟被蘇森林深入第八重禁制中。

殊不知此乃韓仲屏故意如此。

蘇森林忽聞身外弓弦錚錚亂响，情知有異，鬼頭刀疾舞揮出一片護身寒光，左掌猛揚，洒飛無形奇毒。

怎知仍然逃不掉萬弩插身之禍，蘇森林刀光護體，潑水難入，將襲來弩箭磕飛，叮的一聲，一顆霹靂雷火珠與刀身猛接，轟的烈焰爆射將蘇森林整個身軀吞沒。

只聽蘇森林怪叫一聲，形同瘋狂，手舞腳蹈，那弩箭仍然繼續不斷射來，轉眼蘇森林變做一具火刺蝟般倒地嗥叫不絕。

驀地，弓弦寂滅無聲，蘇森林體上一道旗花冲霄騰起。

隱藏在烟雲內弓箭手爲奇毒所侵，個個橫屍在地，漸漸形銷骨化。

寺外一株參天古幹橫柯上于冰與楊擎宇並肩而立，目睹旗花，于冰不由呵呵大笑道：「蘇森林已然深入第八、第九重禁制內，我等還有四人迭次進襲，天象賊禿無險可據，不消一個對時，金塔寺變成一座死寺了！」接着又命第三名施毒殺手依照指定方向潛襲金塔寺而去。

白揚堡主楊擎宇忽目露疑容道：「倘或此計眞個奏效，金塔寺來死盡殺絕，但

我等無法入內察視究竟，萬一讓天象賊禿等逃逸，豈非心計白費，徒費無功。」

于冰略一沉吟，苦笑道：「六種不解奇毒瀰漫全寺，由外入內，雖縱火焚毀也難燒得乾乾淨淨，只吸入分毫便自毒發無救，如果天象賊禿若能逃出無恙，這眞是天意了。」

楊擎宇道：「天象賊禿逃出，而我等又未發現則將如何？」

于冰呆得一呆道：「我等在此金塔寺外佈下天羅地網，有人逃出沒有不發覺之理，聞得梁丘皇曾謂無論什麼奇毒，在空中不能停留一個對時被風吹散無存，倘需進入寺內查視究竟，非一個對時後擇順風方向進入不可。」

易天行說過這話沒有，只有于冰心中明白。

此言本是胡謅，鐵臂書生竟信爲眞。

× × ×

夜幕沉重。

金塔寺一無燈光，却火光燭天，騰起刺耳長嘯，此落彼起，宛如夜梟，令人不寒而慄。

金塔寺——

瀰漫着一片恐怖氣氛——

天象活佛寒沉着一張臉，生似又蒼老了一些。

韓仲屏勸慰道：「掌門人，根本之計不除去梁丘皇則永遠無寧日，眼前于冰可用的施毒殺手無多，晚輩計算最多七八人，容他們迭次進入廿四重奇門禁制……」

鄂倫禪師出聲打斷，接道：「少俠，施毒殺手闖入廿四重禁制後便可轉危爲安麼？」

「未必，這就是在下所要說的。」韓仲屏搖首嘆息道：「這批施毒殺手喪亡殆盡後，于冰老賊必認爲奇毒瀰漫整個金塔寺，一個對時後定進入貴寺查視是否死絕，最緊要的就是要看你們胡圖克圖已經是否喪命？」（註「胡圖克圖即活佛」。）

天象活佛鼻中輕哼一聲道：「請問少俠，何以要等到一個對時後才敢進寺？」

「經過火焚後，殘餘之毒無幾，即使殘餘尚留在空氣中亦爲一個對時的狂勁天風吹散得一乾二淨了。」韓仲屏朗笑一聲道：「我等可收一網打盡之功，不過梁丘皇豈肯就此罷休，必再接再厲，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天象活佛知韓仲屏之言絕非惑聽危言，不再猶豫躊躇，決定先發制人。

韓仲屏察顏辨色，知計已售，不由暗暗欣喜。

午夜剛過不久，五名施毒殺手先後毒發葬身在金塔寺奇門內，第五名殺手竟深入第十六重禁制。

由於韓仲屏建議盡量減少密宗弟子傷亡，每一重奇門內均撤出十之七八。

密宗武功蹊徑別走，與中原武學大相逕庭，如依眞實武功相拚，于冰等人雖有高手之稱，但仍稍遜一籌，金塔寺竟因不解奇毒胆戰心驚，無法出手一拚，天象活佛認爲乃平生奇恥大辱，不禁時而長吁短嘆。

韓仲屏知天象活佛心情沉重，一則因眼前之厄是否轉危爲安尚未定算，再聞得呼延番酋所部已爲鎮北侯大軍重重圍困無計相救，身爲西藏喇嘛活佛，千萬藏民所寄，未免心中有愧。

但——

這不關韓仲屏的事，也愛莫能助。

突然，忽聞鄂倫禪師驚詫出聲道：「又有人闖入奇門了。」

禁制佈設極爲巧妙詭奇，悉在烟雲籠罩之下，對方侵入何處，上方烟雲必翻騰滾動，踞高臨下可一目瞭然，此刻雖時逾午夜，一鈎弦月光輝映照下可瞧得清晰異常。

天象活佛也察覺了，似乎來人身法絕快，從第一重禁制到十二重禁制上空烟雲翻滾飛動而知，宏聲道：「韓少俠，來人一定要在廿四重禁制麼？」

韓仲屏稍一沉吟道：「照算這是第六個了，此次决不會來得太多，掌門人既不願這人闖入廿四重禁制，不如早點解決了他！」

天象活佛道：「老衲不是不願，一則不知施毒殺手究竟來了多久，再若不除去梁丘皇，長此以往敝教將永無寧日矣！但願這是最後一個，老朽委實不願受制於梁丘皇。」

韓仲屏道：「掌門人所言乃是實情，但事在人爲，晚輩以爲邪不勝正，梁丘皇務必授首。」

說時突長身一躍，疾掠如飛望奇門內而去。

原來侵入施毒殺手已深入二十一重禁制。

天象活佛與鄂倫禪師跟着韓仲屏身影疾掠而去。

× × ×

梁丘皇閉關自守，如坐愁城，憂心如焚。

他委實最近遭遇到甚多不如意之事。

三才院主狄洛僥倖爲翟羽暗算，不料弄巧成拙，狄洛被其女狄雲鳳帶往何處隱匿，這是他一着之失。

武林內謠諑鼎沸，均謂自己心懷叵測，毒謀霸奪武林，他雖在各大門派中隱藏着不少力量，諸如少林耆宿奇行禪師等人，但反對者即將結合一股極巨大洪流。

梁丘皇所希冀者，是摧毀金塔寺，方可振振有詞自己以往所作所爲，都是爲了國家民族，霸奪武林方可有望。

突來杜剛飛訊，稟明詳情，發訊時第三名施毒手已進入寺內第十一重禁制，預期一個對時後金塔寺衆必死盡絕滅。

梁丘皇得訊不禁大感振奮，急召來毒叟商議，認爲此舉可洗滌一切加諸于他自身的惡名。但却高興得太快，陰司秀才飛訊却接踵而來。

于冰指責杜剛途中延誤，爲天象禿賊利用時機，重新佈署，不解奇毒雖毒斃了金塔寺弟子甚衆，但毒性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俱被烈火焚毀無存，可見金塔寺不可輕侮，不解奇毒亦有尅制之法。

再天象胡圖克圖另遣能手甚衆紛紛趕來五行院，與常鴻年、郝南鴻及中原武林與院主敵對者互通一氣，聞得金塔寺持有院主當年來往書信爲證，討伐院主等語。

易天行不禁大驚失色，拍案大怒道：「杜剛竟然誤了本座大事，碎屍萬段也不足蔽其罪。」

毒叟道：「院主發怒又有何用？老朽前曾言明不解奇毒，在未尋出解藥前絕不可妄行施展，害人害己得不償失，倘金塔寺人手趕來，倘爲郝南鴻知之，則其父之死顯是五行院所爲。」

梁丘皇頓足厲聲道：「可恨逆徒韓仲屏竟爲虎作倀，日後誓必手刄以消心頭之恨！」

毒叟沉吟須臾，目中神光一亮，道：「院主，老朽有一妙計。」

「什麼妙計？」

「老朽之見來個死不承認，反咬一口，均是金塔寺所爲，而且不解奇毒亦是天象賊禿處心積慮暗中策劃！」

梁丘皇知毒叟尚言猶未詳，忙請盡吐其言，一俟聽完不禁心頭大喜，立即傳訊于冰依計行事。

于冰接奉梁丘皇飛諭時，第六名施毒殺手剛剛闖入金字塔寺而去。

鐵背書生楊擎宇見于冰展閱梁丘皇飛諭後，隨即收藏懷內面色沉肅，似有什麼重大難題不得解決，忙問其故。

于冰皺了皺眉道：道：「院主嚴令我等絕不可讓天象賊禿漏網，最好斬盡殺滅，以免後患。」說時別面望了杜剛一眼，冷冷接道：「杜老師也有飛訊院主謂一個對時後金塔寺僧必死盡絕滅，依于某看來未必能竟全功。」

杜剛冷笑道：「于堂主，天象賊禿知否我等帶來幾個施毒殺手麼？一個對時後我等進入寺中，禿驢已亡魂喪胆，以施毒相逼，那還不俯首就擒！」

于冰暗暗冷笑道：「梁丘皇面前就是多了你們這些好大喜功剛愎自用之輩，怎能成其大事。」遂故作嘆息道：「但願盡如杜老師之言，于某却担憂天象賊禿兔脫無踪。」說着燃放一道旗花，冲霄奔空，黃紅兩色異彩流焰照亮了天際。

這道旗花表面上是通知寺周伏樁嚴密戒備，不得有金塔寺僧任何一人漏網，其實乃係與韓仲屏特別聯絡方法。

其時——

天象活佛、鄂倫禪師及韓仲屏身在廿五重奇門內。

五行院第六位殺手已隔在廿四重禁制內，韓仲屏堅請天象活佛出手，說是欲瞻仰密宗奇學。

只見那第六名施毒殺手如中萬斛重擊，張咀慘嗥一聲，身形猛地拔地，韓仲屏迅快出手擲出一顆霹靂雷火珠。

轟的驚天霹靂巨响，殺手身未落地立即炸成粉碎，血肉濺飛，身藏旗花亦引燃奔空射出。

這道旗花與于冰所發出的前後只是一瞬間之別。

韓仲屏目睹寺外旗花閃現夜空，不由臉色一變，目露惶急之色。

天象活佛發覺韓仲屏神色有異，忙問其故。

韓仲屏嘆息一聲道：「于冰旗花通知這名施毒殺手潛藏在廿四道奇門內，盡量拖延時刻，不至必要不可撤毒，怎料竟慢了一步，看來于冰已得了梁丘皇飛訊，另一批施毒殺手已相繼趕至，大擧進襲，務必將貴寺連根誅絕。」

天象活佛道：「如此說來，于冰等人要大擧進犯了？」

「未必！」韓仲屏搖首，答道：「因這名殺死已死，何況貴寺廿九重禁制仍舊完好，大概一個對時內不致有何擧動，除非……」

「除非什麼？」

韓仲屏茫然一笑道：「今晚輩大惑不解的是，不解奇毒仍瀰漫在奇門內，于冰因何胆敢大擧進犯，除非梁丘皇已尋得解毒之藥，依晚輩猜測恐不大可能。」隨即兩眼一睜，目光神光電射，哈哈朗笑道：「晚輩明白了，于冰此擧乃虛張聲勢，說穿了這道旗花係讓晚輩瞧瞧的，他想把晚輩嚇走，晚輩豈是虎頭蛇尾之輩，掌門人放心，于冰一時半刻定無可擧動。」

天象活佛對韓仲屏居然信而不疑，雖然憂心如焚，但一派掌門氣度仍從容肅穆，合掌微笑道：「少俠如此說老衲就放心了。」

站了片刻，寺外一無動靜。

鄂倫禪師肅請掌門人與韓仲屏入殿飲食。

大殿雄偉寬宏，正中佛座上懸一張白色素緞傘畫，畫沿垂吊數十緞帶，其上繪滿符咒，傘下供着一亘士大三頭六臂佛母，乃密宗九天尊神主宰。

佛像全身四丈八寸，鏤金堊綵，黼晃明瑠，額頂明珠，光芒四射，寶像莊嚴。

殿廊兩廡塑有無數千奇百怪的佛像，人身獸面，男女不一，與中土叢林所奉有異。

喇嘛藏僧不拘葷腥，韓仲屏只覺金塔寺烤黃羊堪稱美味可口，酒亦芳香清冽。

食用既飽，韓仲屏道：「晚輩知道，梁丘皇倘不恃不解奇毒，雖五行院盡出殺手，恐全軍覆沒在貴教密宗扎布惡煞厲鬼大陣中。」

天象活佛神情一驚，詫道：「少俠因何知道，此乃密宗不傳之秘，只有掌門至尊歷代相傳。」

「在五行院時，晚輩從梁丘皇口中得知。」韓仲屏說時欠身立起道：「晚輩意欲出寺一探虛實，一個時辰可回。」

天象活佛聞言大感驚愕，道：「寺外强敵環伺，少俠此去無異自投羅網，還是謹慎小心不去爲宜！」

韓仲屏軒眉朗笑道：「不是晚輩自大，于冰老賊一切佈署晚輩瞭如指掌，再者晚輩尚有甚多同道等候晚輩的消息，困獸之鬪並非良策，只有改守爲攻，前後合擊可解貴寺之圍。」言畢一閃而杳。

× × ×

夜深更沉，草原狂風嘯掠，迷茫月色下一片蕭瑟。

一條魅影掠身自草叢中如飛騰起，兔起鶻落，望金塔寺下掠來，突然又隱伏無踪。

須臾，遠處又騰起一條身影，疾逾飛鳥般而來，落在先前魅影附近頓住。

清冷迷濛月色下，可見那人神態，正是杜剛。

杜剛旋面回顧，喃喃自語道：「奇事，明明瞧見于冰向此處而來，怎麼不見踪影？」

驀聞身後一個陰寒澈骨語聲傳來道：「沒有什麼奇怪，于冰老賊自尋死路，你

杜剛也難逃刦數！」

杜剛聞聲大驚失色，閃電旋身凝目望去，只見七尺開外一條身影背立着。

這後影甚是稔熟，猛的憶起是誰，不禁脊骨泛起一縷奇寒，身不由己地，立卽倒退了一步，張目問道：「尊駕莫非就是韓……」

那人緩緩回身道：「你難道不稱在下叛徒麼？」

這回瞧得極爲清楚，不是玉面哪吒韓仲屏是誰？

杜剛道：「少俠叛師甚屬不智，金塔寺覆亡在即，少俠何不……」

「住口，在下心意已決，金塔寺安然無恙，看來杜老師你的死期到了。」寒光飛閃了一閃，杜剛一條右臂忽齊肘落下，血湧如注。

原來韓仲屏說話時「犀寒」寶刀已奪鞘而出。

刀，出得快，收得更快，只一霎那工夫。

杜剛面色慘變道：「韓仲屏，你好狠毒。」

韓仲屏冷笑道：「怪不得在下心狠意毒，倘被你施展不解奇毒，同歸於盡，杜老師死不爲過，在下却嫌不合算。」說着一脚踢出。

脚尖如利刄般，杜剛左臂踢了個正着，痛極神昏，慘嗥出聲倒地不起。

韓仲屏指出如電，杜剛心脈立斷氣絕斃命。

于冰倏在長草叢中冒出，道：「少俠怎知杜剛身懷不解奇毒？」

韓仲屏自杜剛身旁取下一隻角瓶收入懷內，微笑說道：「此乃顯而易知的道理，梁丘皇視我韓仲屏如眼中釘，非拔之而後快，自然命杜剛若遇上在下不惜同歸於盡。」

于冰點首嘆息道：「難怪杜剛一直心情緊張，他希冀少俠最好在金塔寺斃命，不料偏偏遇上了少俠。」

韓仲屏道：「這且不談，于堂主仍照原計行事，明晚大舉進犯金塔寺，逼使天象賊禿改守爲攻。」

兩人商議了片刻，于冰作別離去。

忽聞一個燕語鶯聲傳來，說道：「公子！」

一條嬌俏身影疾如驚鴻般疾閃而至，俏生生立着。

韓仲屏見是蘋兒，抱拳一揖，道：「多謝蘋姐護送家母。」

蘋兒身着翠綠勁裝，髮紮綉巾，一雙明澈秋水的眸子，怔怔的注視着韓仲屏，見韓仲屏施禮，不由嬌軀一閃，輕喲了聲道：「公子，你這是幹嗎呀！老夫人已送入皐蘭西關一處大宅暫住，直至目前爲止，只有老夫人一人知情並守口如瓶。」

韓仲屏（葉一龍）不禁暗感愴然，憶起在嶺南借居南華寺攻書，晨昏定省，其母憐愛倍至，天倫之樂融融，如今覿面不敢明白相認，此情此景何所以堪。

蘋兒又嬌笑一聲道：「賤妾護送老夫人妥居後，不敢多作勾留，防令姐問東問西，防言語不愼洩露，越快溜掉越好。」

葉一龍不禁莞爾，問起其母身體如何，當然他已鄭重相託勝太乙並配製丹藥，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但句裏語間依戀之情委實感人。

蘋兒與葉一龍敍商有頃，千叮嚀，萬叮嚀，囑個郎小心從事，雖說俄頃之別，却令胸頭千縈百結，無法寬解。

× × ×

白駒穿隙易過，又是第二天黃昏薄暮時分。

五行院及白揚堡匪徒四方八面大舉進犯金塔寺，殺聲震天，火光頻閃。

金塔寺警鐘驟傳，谷鳴迴應，響澈雲霄。

陰司秀才于冰與白揚堡主鐵背書生楊擎宇留在寺外未隨衆進襲。

楊擎宇道：「爲何杜老師不見？」

于冰冷笑道：「杜老師昨晚與于某發生激烈爭執。」

「這却是爲何？」

于冰冷笑道：「于某認爲應小心從事，金塔寺被困，却元氣未傷，天象賊禿及大法王均安然無事，不如等待院主遣來大批施毒殺手一鼓作氣悉數殲之，怎料杜剛以奉有院主令諭防天象賊禿兔脫不能延誤，堅持薄曉攻山，他本人已潛入寺內查明虛實，令于某在此候其轉返。」

楊擎宇亦對杜剛傲慢不遜似甚厭惡，道：「他如果陷身在奇門中，你我該當如何？」

于冰嘆息一聲道：「杜剛貪功邀賞，其敗必然，他此行恐凶多吉少。」

楊擎宇詫道：「他貪什麼功？」

「天象賊禿持有院主昔年往來密函，杜剛自然須從天象賊禿處取回。」

「杜剛武功與你我不相伯仲間，他有何所恃？于堂主說得不錯，必傷在天象賊禿密宗絕學之下。」

于冰長長嘆息一聲道：「杜剛身懷不解奇毒，不如此杜剛何能猖狂自大！」

楊擎宇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兩眼睜得又圓又大，驚道：「他身懷不解奇毒！他不懼自身毒斃麼？」

忽見一匪徒奔來，稟道：「杜護法已從南門攻入，命小的傳話請于堂主、楊堡主四面突擊，不得有誤。」

于冰揮手示意匪徒離去，苦笑了聲道：「楊堡主，你我長話短說，杜剛一樣怕不解奇毒，這是梁院主統馭手法，帶來的施毒殺手六人神智受控，等他們潛入奇門時清醒過來却難以回頭了，杜剛却不同，梁丘皇賜與不解奇毒僅些許微量，上風施展，自身閃避得快，屏住吞吸則可避免毒斃！」

「當眞如此！」

「此乃杜剛與于某親口說的。」于冰笑笑道：「不過杜剛自身也沒有把握能否躲開劇毒而不受毒害。」說着一拍楊擎宇肩頭，道：「咱們奉命行事，見機而行，走！」

雙雙縱身一躍如飛投向金塔寺而去。

× × ×

天象活佛等韓仲屏出寺後，即與門下諸大法王弟子商議應付之策。

鄂倫禪師合掌恭身道：「啓稟掌門人，本門得韓少俠之助，定可轉危爲安，但似非長久之道，弟子只覺惟有先發制人才是一勞永逸，望掌門人施展佛法，佈設扎

布大陣將來犯一網打盡。」

天象活佛頷首道：「本座正有此意，俟韓少俠轉返了再作決定。」

突見甘珠法王稟道：「啓稟掌門人，弟子方才進入縶囚樓檢視骨骸，似有可疑，既未有人逃出，怎麼僅有寥寥數具不全的骸灰？」

天象活佛不禁一怔，只覺大有可疑，道：「難道俱爲五行院所救麼？」

正說之間，聞門下來報說是韓少俠已然轉來。

韓仲屛飄然進入大殿，發現天象活佛神色有異，忙問其故。

鄂倫禪師向韓仲屛說出骸灰寥寥無幾，未免可疑。

韓仲屛略一沉吟道：「晚輩不知縶囚樓囚禁了多少人，亦不知他等候何許人物，難道囚禁的人關係貴寺存亡絕續麼？」

天象活佛老臉不禁赧然，道：「他們都是恃武好勝的武林强梁梟勇，老衲念在上天好生之德，定以囚禁挫展銳氣，日後即予釋放，少俠未免說得太嚴重了麼。」

韓仲屛朗笑道：「依晚輩看來乃火勢猛烈，又天風狂勁，燒化成灰後那還有不吹掉之理，事有輕重緩急之分，晚輩已探得于冰等人明日薄暮時分大舉進犯貴寺，縶囚樓火焚之疑可否暫且按下？」

天象活佛道：「這點小事以後再說，老衲方才與門下商議，除了二十九重奇門外，另擺設扎布厲煞惡鬼大陣，可將來犯者一網打盡。」

韓仲屛道：「但願如此，不過晚輩心疑那杜剛身旁懷有不解奇毒，梁丘皇老謀深算，扎布大陣他已有破解之法，最好貴寺能把杜剛葬身在廿九重奇門禁制內以免不測。」

天象活佛面色微變，詫道：「少俠何以知杜剛懷有不解奇毒。」

韓仲屛道：「晚輩方才窺探山外情勢，發現于冰在寺周佈下天羅地網，援手相繼而至，來的却是應梁丘皇之請的魑魅魍魎，殺人不眨眼的黑道凶邪，其次窺聽得兩人相互談話，謂梁丘皇鑒於五行院情勢險危，不願多調出人手，所以隨杜剛而來的六名施毒殺手也許是最後一撥，但杜剛却携有不解奇毒，可任意調遣，各五行院門下充當敢死殺手，梁丘皇志在老禪師，其餘無足輕重。」

天象活佛內心震恐已極，表面上却從容異常，捋鬚淡淡一笑道：「他如此看重老衲，委實受寵若驚。」

韓仲屛知天象活佛尙有點託大，接道：「晚輩聽得杜剛奉有嚴命，務必須取得昔年與掌門人相互往來密函，更料定掌門人必佈設密宗無上威力扎布厲鬼惡煞大陣，並囑咐于冰、杜剛如何破解。」

天象活佛目中逼泛懾人精芒寒電，呵呵大笑道：「梁丘皇如何知道破解之法，密宗本門只有老衲一人知其奧秘全豹。」

韓仲屛微微一笑道：「晚輩知掌門人等已佈成陣式，僅須調遣人手立可嚴陣以待，但願可予于冰來犯之衆葬身其內，不過在下聽得梁丘皇授予杜剛破解扎布大陣之策不知是否一知半解……」說着趕前一步，與天象活佛附耳密語。

天象活佛神色大變，厲聲道：「此賊不除永無寧日了。」

原來韓仲屛所說的是杜剛明晚如何破解扎布厲鬼惡煞大陣，當然韓仲屛避重就輕，表示自己不知鬼陣奧秘，只把聽到的梗概敍出。

這是韓仲屛聰明處，防天象活佛起疑，他所聽到的無非鬼陣極小部份而已。

但，足使天象活佛心神大震，忙道：「有煩少俠再勞駕一趟探明對方動靜，敝寺能得轉危爲安，老衲當重謝少俠。」

韓仲屛微笑道：「不敢，晚輩一無所求，掌門人請嚴密戒備防兇徒潛入製造紛擾。」言畢抱拳略拱一閃出得殿外而去。

天象活佛面色禁寒如鐵，瞑目沉思。

屬下諸大法王弟子不敢晋言詢問，鴉雀無聲，大殿內如一泓死水般鼻息可聞。

驀地——

寺內藏經閣附近松林內騰起數聲慘嗥，凄厲刺耳。

密宗門下聞聲大驚，紛紛趕去，發現三名第二代弟子橫屍在地，胸陷骨折，眼耳口鼻沁沁湧出黑血，死狀慘不忍睹。

不言而知爲重手法狂猝不防下擊斃。

但——

兇徒竟不知藏身何處？

密宗門下不禁面面相覷。

一個密宗門下突驚叫一聲道：「在那裏了！」

松林南處烟雲鬱勃翻滾，無疑此人陷身奇門禁制內，被困難以脫身。

密宗弟子心切同門被殺之仇，紛紛出聲大喝撲向南方，刀光電奔，掌風雷動，威勢如潮。

只聽一聲狂笑道：「如非你等進入，老夫尙難脫身。」隨即衝出一個黑衣面目森厲老者，穿空騰起，似流星曳射墮向遠處漸杳。但見烟雲深處踉踉蹌蹌跌出數名黃衣僧人，胸前爲暗器洞穿多孔，鮮血汨汨溢出，面色蒼白如紙。

金塔寺佔地廣袤，不僅一處爲五行院匪徒潛入奇襲，自晨至午，竟有七八起，不獨金塔寺門下喪生多人、五行院匪徒亦有半數慘遭無常。

韓仲屛離去後迄未返轉。

偌大一座的金塔寺似死寂了般，一無人影，鐘鈸鐃鼓之音皆無。

堪堪天色交暮，一穿黃衣僧人急急奔入大殿。

天象活佛已佈就扎布厲鬼惡煞大陣在二十九重奇門，僅留下鄂倫禪師六大法王隨侍身側，低聲不停商議如何抵抗禦大敵。目睹黃衣僧人奔入，喝道：「何事？」

黃衣僧人手捧一封緘函，稟道：「韓少俠囑弟子交與掌門人。」

天象活佛覺韓仲屛久未返來，心內暗担憂，忙道：「如今韓少俠何在？」

「少俠謂五行院片刻之後即要攻山，請掌門人小心，他不久必回。」

天象活佛忙折閱來函，面色一變，向鄂倫禪師道：「少俠謂對方援手相繼趕至，其中不乏身手高絕之輩，如依眞實武功相拚，本寺當可穩操勝券，無如杜剛懷有不解奇毒，倘有否施毒殺手趕抵亦無法探知，勸老衲倘覺情勢危殆時立即撤出金塔寺撲向五行院，當可轉危爲安。」

（未完・廿四）


武俠小說
血雨紅燈
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九元
毒神仙
武俠小說
西門丁著
每本港幣十一元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洗腦人
H.K.N.G.
每本港幣十二元
伏魔聖手
武俠小說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十一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